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24n1450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唐 義淨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卷目次
  - 001
  - 002
  - 003
  - 004
  - 005
  - 006
  - 007
  - 008
  - 009
  - 010
  - 011
  - 012
  - 013
  - 014
  - 015
  - 016
  - 017
  - 018
  - 019
  - 02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50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一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薄伽梵，在劫比羅城尼俱律陀園中，與大苾芻眾俱。時此城中諸釋迦子，咸共集會坐於一處，共相謂曰：「若有人來問我等言：『釋迦種族，誰為最初？從何而生？有何繼嗣尊貴胄族？』有此問者，我云何答？然我未知如是次第，我等宜共詣世尊所問知此事，如佛所說我當奉持。」作是議已，諸釋子等往詣佛所，頂禮佛足繞佛三匝在一面坐，合掌向佛具陳上事，白言：「世尊！若有人問我：『釋迦種從何而生？誰最為先？誰為尊貴？有何胄族？』云何而答？為如是事故來請問。唯願世尊，哀愍為說，如佛所教我當奉持。」

爾時世尊聞此語已，默然思惟：「若我自說釋迦種族有尊貴者，恐諸外道謗言：『沙門喬答摩自讚釋種族望尊高。』」復生是念：「我弟子中誰能說此釋迦族者？」知大目連善說斯事，告目連曰：「我今入定，汝為釋種說其因緣。」目連默然受佛教勅。爾時世尊取僧伽胝衣四疊枕頭，右脇而臥兩足相重，作光明想正念起想，如是作意。

于時具壽大目揵連而作是念：「我今可入如是定中思惟觀察知釋迦種族。」即於眾前而昇高座結跏趺坐，告諸釋曰：「仁今諦聽！此之世界初成之時，爾時大地為一海水，由風鼓激和合一類，猶如熟乳。既其冷已有凝結生，其海水上亦復如是，上有地味，色香美味悉皆具足。此界成時，一類有情福命俱盡，從光音天歿而來生此，諸根具足身有光耀，乘空往來喜樂為食，長壽而住。時此世界，無有日月星辰晝夜時節，亦莫能辯男女貴賤。但相喚言：『薩埵！薩埵！』是時眾中有一有情，稟性耽嗜，忽以指端嘗彼地味。隨嘗之時情生愛著，隨愛著故段食是資，爾時方名初受段食。諸餘有情，見此食時即相學食。既食味已身漸堅重，光明隱沒悉皆幽暗。由此食量不調停故，形色損減。由色減故，互相告曰：『我形光悅，汝形損減。』彼光悅者恃形色故，遂生憍慢起不善根，緣不善故地味遂滅。地味滅已，是諸有情共相聚集，互生怨歎悲啼愁惱，作如是語：『奇哉美味！奇哉美味！』如今世人曾食美食，後常憶念先時香味，便作是言：『奇哉美味！奇哉美味！』雖作是言，然猶不識其義好惡，緣何故說地味滅沒？有情業故，地餅即現，色香美味悉皆具足，如金色花、如新熟蜜，食此地餅長壽而住。若少食者身有光明因相輕慢，廣如前說，乃至地餅皆沒。時諸有情共集一處，愁

惱相視作如是語：『苦哉！苦哉！我昔曾遭如是惡事。』是諸有情地餅沒時亦復如是，然不知此所詮何義。

「仁等當知！地餅沒已，時諸有情由福力故，有林藤出，色香味具，如雍菜花、如新熟蜜，食此林藤長壽而住。若少食者身有光明，因相輕慢，廣如前說。乃至林藤沒故，時諸有情共集一處，憂愁相視作如是語：『汝離我前！汝離我前！』猶如有人極相嗔恨不許當前，廣如上說。林藤沒已，時諸有情有妙香稻，不種自生、無糠穢，長四指，旦暮收刈苗即隨生，至暮旦時米便成熟。雖復數取而無異狀，以此充食長壽而住。時彼有情，由段食故滓穢在身，為欲蠲除便成二道，由斯遂有男女根生，便相染著。生染著故遂相親近，因造非法。諸餘有情見此事時，競以糞掃瓦石而棄擲之，作如是語：『汝是可惡有情，作此非法。咄哉！汝今何故污辱有情？』始從一宿乃至七宿，不共同居，擯於眾外，猶如今日初為嫁娶，皆以香花雜物而散擲之，願言：『常得安樂。』仁等當知！昔時非法今時為法，昔時非律今時為律，昔時嫌賤今為美妙。由彼時人驅擯出故，樂行惡者遂共聚集，造立房舍覆蔽其身，而作非法，此為最初營立家宅，便有家室。

「諸仁當知！昔因貪婬故造立屋舍，彼如法作不非法作此非法為法。彼諸有情，若日暮時、若日朝時，由飢取稻每日充足，不令餘殘。有一有情，為慵嬾故，旦起取稻，遂乃兼將暮時稻來。至其暮時，有一同伴喚共取稻，此人報曰：『汝自取去，我旦來取稻已兼兩時糧訖。汝應自去，我不煩去。』時彼同伴，聞斯語已心便讚曰：『此亦大好，我今取時亦兼二日糧稻來耳。』爾時別有一伴，聞此語已復言：『我取三日稻來。』復有一伴，聞此語已復言：『我取七日稻來。』即將七日稻歸。復有一伴，來喚其人共相取稻，其人報曰：『我先已取七日稻訖，無煩更去。』彼人聞已心復歡喜唱言：『此是好便，我今日去取若半月、或一月稻來。』如是漸漸倍於前數，由此貪心日增盛故，遂令稻中生諸糠穢。先初之時，朝刈暮生、暮刈朝生，其實尚好；以貪愛故，一刈之後更不再生，設生之時實漸小惡，於是諸人競來收採，或有遺餘漸漸小惡。時諸有情復集一處，更相悲歎曰：『我等昔時身體光悅飛騰自在，端嚴具足歡喜充食。後以地味為食，猶得香好，為食地味多故，我等諸人身即堅重，光明遂滅神通便謝。因遇種種暗損之事，諸人悲泣感生日月星辰，廣如上說。食多之者身色轉暗，食少之者身猶光悅。此二食故，遂成二種顏狀。由此二種顏狀故，遞相輕賤曰：「我是端正，汝是醜陋。」因此諸人互相輕毀，展轉生不善心故。爾時地味並皆滅盡，諸人悲歎，後生地餅，色香美味悉皆具足。我等食之長壽而住，食多之者身光轉暗，食少之者身猶光悅。由此二

種顏狀故，遂成二種好惡之類，乃至遞相輕毀。由輕毀故，展轉各生不善心故，地餅盡滅，我等悲惱。如是緣故，復生林藤，色香美味亦皆具足。我等食之年壽長遠，而住於世。食多之者身光損暗、食少之者身猶光悅。乃至林藤滅故，復生稻穀，不種自生無諸糠穢，如四指大，香味具足。我等食之身體充盛，食此稻者年壽長遠，久住於世。以貪心積聚故，其稻小惡糠穢轉盛，其稻無力採收不生，或有遺餘。』諸人見已更相告曰：『我等分取地界。』爾時封量地段疆界，各各分之：此是汝地，此是我地。因此義故，世間田地始為耕種，遂立疆畔。

「又一有情，雖自有田私盜他穀，一有情見而告之曰：『汝今何故取他稻穀？此一度盜，後更勿為。』然其有情盜意不息，於第二日及第三日亦復盜將。眾人見之而復告曰：『汝前三度私盜。』頻勸不休，有諸有情便行推捉往詣眾中具陳上事。眾共告曰：『汝自有田，何以三度盜他田穀？』勸此語已便即放之。其盜稻者告大眾曰：『此有情等，為少稻穀今故摧我，對於大眾毀辱於我。』大眾復告：『何以為少稻穀，捉有情摧毀，對眾辱之？後不應然。』因此盜故遞相毀辱，由此緣故大眾共集，遞相告曰：『汝等具見此事，為盜他穀，對眾遞相毀辱，不知二人是誰有罪？我等意欲眾中簡一有情，顏色端正、形容具足、智慧通達，立為地主。有過者治罰，無過者養育。我等眾人所種之田，各各依法，六分之中與其一分。』爾時眾中揀得如上具足德人，便即立為地主。爾時眾人告地主言：『眾中若有犯者，請如法治罰；若無犯者應當養育。我等眾人所種之田，各各依法，六分之中與其一分。』由此因緣立為地主。

「爾時地主見彼諸人，若有過者如法治罰，若無犯者如法養育。爾時眾人所種之田，各各依法，六分之中與其一分。眾既同意立為地主，故得太同意名；能擁護劣弱，故得剎帝利名；如法治國，能令一切眾生歡喜，戒行智慧，故號為大同意王。其王立時，眾人相呼為有情。大同意王有息名意樂，即立為王。爾時有情，號為近來。意樂王有息名為善德。復次仁等！善德王時一切有情，號為鬣子。善德王有息名為最勝善，即立為王。彼時有情，號為雲咽。最勝善王有息名為長淨，即立為王。彼時有情，號為多羅尚伽。長淨王頂上有一瘡疱，柔軟猶如細綿疊花，雖復增長未嘗痛惱。後漸熟破出一童子，顏貌端正，具三十二大丈夫相，莊嚴其身從頂上生故，名為頂生。時長淨王六萬夫人，爾時父王將頂生入於後宮。時六萬夫人見頂生已，各生愛念乳皆流出，咸白王言：『我養！我養！』由此義故，復名持養，即立為王。彼時有情咸皆思惟，互相諮議分別

好惡，各習一藝。時彼有情審思量故，未努沙(此名人)如前六王，壽無量歲久住於世。

「爾時持養王，右髀有一瘡疱，柔軟如綿疊花，雖復增長未嘗痛惱。後漸熟破生一童子，形貌端正，具三十二大丈夫相，莊嚴其身。以端正故，名為端嚴，即立為王，有大威力，王四大洲得大自在。時端嚴王，左髀忽有瘡疱，其瘡柔軟如綿疊花，雖復增長未嘗痛惱。後漸熟破生一童子，形貌端嚴，有三十二大丈夫相，莊嚴其身，為近王端嚴故，名為近端嚴，即立為王。亦有威力，王三大洲風化自在。其近端嚴王，右足上忽生瘡疱，其瘡柔軟如綿疊花，雖日增長而不痛惱。後漸熟破生一童子，形體端正，有三十二大丈夫相，莊嚴其身，以右足生故，名端嚴足生，即立為王。威德自在，王二大洲。時端嚴足王，左足上忽生瘡疱，其瘡柔軟如綿疊花，雖日增長而不痛惱。後漸熟破生一童子，形容端正，具三十二大丈夫相，莊嚴其身，以左足生端嚴故，名極端嚴，即立為王。威德自在。王一大洲。

「此大同意王息名意樂，意樂王息名善德，善德王息名最勝，最勝王息名長淨，長淨王息名持養，持養王息名端嚴，端嚴王息名近端嚴，近端嚴王息名有端嚴，有端嚴王息名極端嚴，極端嚴王息名愛樂，愛樂王息名善樂，善樂王息名能捨，能捨王息名為極捨，極捨王息名為支車，支車王息名為嚴車，嚴車王息名為小海，小海王有息名為中海，中海王有息名為大海，大海王有息名為瑞鳥，瑞鳥王息名為大瑞鳥，大瑞鳥王有息名香草，香草王有息名為近香草，近香草王有息名為大香草，大香草有息名為善見，善見有息名為大善見，大善見有息名為極愛，極愛有息名為大愛，大愛有息名為妙聲，妙聲有息名為大妙聲，大妙聲有息名為作光，作光有息名為有威，有威有息名為廣大，廣大有息名為大彌樓，大彌樓有息名為有彌樓，有彌樓有息名為廣慧，廣慧有息名為艷光，艷光有息名為有艷，有艷有息名為有大艷。

「有大艷王，其有大艷王息、孫、曾孫、玄孫等，於富多羅城子孫更生，至於百代。其最後王名為調怨，為能調伏諸怨敵故，名為調怨王。調怨王於無鬪城中子孫更王，乃至五萬四千代，於其城中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為無能勝，於波羅疪斯城子孫更王，至於六萬三代於其城中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為難當難當王。昔於金毘羅城中子孫更王，乃至八萬四千代，彼最後王，名為梵授。

「復次諸人！梵授王於象造城中子孫更王，乃至三萬二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為象授。象授王於削石城中子孫更王，乃至經五千代，其最後王，名為及時王。及時王於廣肩胸城中子孫更王，經三萬二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為童勝力。復次勝力王，於無

勝城中子孫更王，乃至經三萬二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為上勝。復次其上勝王，於妙童女城中子孫更王，乃至經一萬二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為勝軍。復次諸仁！勝軍王於瞻婆城中子孫更王，乃至經一萬八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為龍天。復次仁等！其龍天王於末利城中子孫更王，乃至經二萬五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為人天。復次仁等！其人天王於多摩栗坻城中子孫更王，乃至一萬二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為海天。復次諸仁！海天王於歡喜城中子孫更王，乃至一萬八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為善惠。復次仁等！善惠王於王舍城中子孫更王，二萬五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為除闇。復次諸仁！除闇王却於婆羅疐斯城中子孫更王，乃至一百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為大帝軍。復次諸仁！大帝軍王於俱尸那城中子孫更王，乃至八萬四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為海神。復次諸仁！其海神王於布多羅城中子孫更王，乃至一千代王法化世，其最後主名曰修行。復次諸仁！其修行王復於俱尸那城中子孫更王，乃至八萬四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為廣面。復次諸仁！其廣面王復於波羅疐斯城子孫相承，乃至十萬代正法化人，其最後王，名為地主。復次諸仁！其地主王復於無戰城中子孫相承乃至一千代，其最後王，名持大地，如法化人。復次諸仁！其持地王，於彌恥羅城中子孫相承乃至八萬四千代正法化世，其最後王，名為大天。

「復次諸仁！其大天王復於彌恥羅城中子孫相承，八萬四千代皆名大天，並得仙通及修戒行正法化人，其最後王，名為儞彌。儞彌王有息，名正謝王。其王有息，名堅、次名佉努、次名近佉努、次名有佉努、次名極佉努、次名善見、次名正見、次名軍聽、次名悟了、次名大悟、次名悟軍、次名無憂、次名離憂、次名續果、次名善合、次名大聲、次名殺大聲、次名明旦、次名坊主、次名鬪戰、次名生怖、次名慶喜、次名鏡門、次名能生、次名普生、次名最勝、次名飲食、次名多飲食、次名難勝、次名極難勝、次名安立、次名善立、次名大力、次名勝大力、次名善慧、次名勝堅固、次名十弓、次名百弓、次名新弓、次名妙色弓、次名勝弓、次名堅弓、次名十幔、次名百幔、次名千幔、次名妙色幔、次名牢幔。

「復次諸仁！牢幔王於善議城中子孫相承，七萬七千代，彼最後王，號果仙王。復次諸仁！果仙王有息，名龍護。龍護復於波羅疐斯城子孫相承一百一代，彼最後王名吉枳。爾時迦葉波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薄伽梵，出興於世。時彼釋迦牟尼菩薩，於迦葉佛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淨修梵行生覩史多天。復次諸仁！吉枳王有息，名善生。復次諸仁！善生王復於補多羅城子孫相承一百一

代，彼最後王名耳生。復次諸仁！耳生王有二息：一名喬答摩，一名波羅墮闍。彼喬答摩念欲出家，波羅墮闍念為國王。喬答摩見其父王，非法為法、法為非法，治化國務，便作是念：『若父王歿我當為王，法為非法、非法為法，如是治國我當墮地獄。既有此難，我當云何設何方便而得出家，得免斯苦？』作是念已詣父王所，頂禮合掌白父王言：『大王當知！我欲出家趣於非家。』王告子言：『若義利故，多有人捨施財物，供養天神、事火苦行，求國王位。汝今已得，我捨命已，汝當紹位。何故汝今捨此而去？』喬答摩白言：『我見國王非法為法、法為非法，由此罪業當墮地獄。我今怖畏，願求出家。大王慈悲！從我此願。』爾時彼王，知其子心畢欲出家，即便告言：『我今放汝隨意而去。』時彼王子聞此語已心大歡喜。

「去斯不遠有一仙人，名曰黑色。時彼王子，拜跪父王及諸眷屬辭別而去，詣黑色仙所，如法蹈跪頂禮雙足，白仙人言：『我欲出家，願仙慈悲令我出家。』時彼仙人即便聽許。時彼王子既出家已，而求菓子樹皮樹根以充資養，世便號為喬答摩仙。爾時父王便即捨命，第二王子波羅墮闍即立為王。爾時喬答摩仙，因恒食菓子及諸樹葉，遂便得病，白鄔波馱耶言：『我今欲入於聚落中而乞飲食。』黑仙報曰：『仙人有法，所謂守護六根遠離六境，若在山谷，或入聚落，無有所畏。汝若能持如是仙法，隨意而去。可近補多羅城造作草舍依之而住。』爾時喬答摩頂禮親教辭別而去，詣補多羅城，於一閑林造作草舍，乞食自活。

「爾時補多羅城有一婬女名曰招賢，形貌端正眾所愛著。時有一不善人，名蜜捺羅，由婬貪心，將諸瓔珞及以妙衣送與彼女，須擬迎娶。時彼女人，著諸瓔珞及以妙衣，欲出往彼。時彼門邊見有一人，持五百銀錢與彼女人，便作是言：『汝來！汝來！共汝遊戲。』彼女思念：『我今得五百銀錢，何為不取？我若不取即不應理。』即取錢已與彼遊戲。爾時婬女使從女人往詣蜜捺羅所而作是言：『我未莊飾，少時即來。』彼侍從女奉此語已，詣蜜捺羅所具陳上事。時銀錢主，別有餘事須臾即去。爾時婬女復作是念：『此人已去，欲往先處時亦不晚。』告從女曰：『詣蜜捺羅所作如是言：「我莊飾了，未審與我何處園林而可相見？」』時彼從女，奉此語已詣彼蜜捺羅所，具陳上事。時蜜捺羅報曰：『汝癡婦女人，或言：「未莊飾」或言：「莊飾了。」』時彼使女，先於大家有所嫌恨，便告彼曰：『我之大家非未莊飾，意欲以汝瓔珞及衣莊飾其身，別看餘婿。』時蜜捺羅聞此語已，欲心便息而生害意，便告侍女言：『汝報婬女，莊飾既了來某園林。』時彼從女詣婬女所具陳上事。時彼婬女聞此語已莊飾瓔珞，往詣彼林見蜜捺羅。蜜捺羅便

即嗔曰：『咄哉婬女！云何持我瓔珞妙衣別看餘婿？』婬女報曰：『聖子！女人常有如是過失，願恕其過。』時蜜捺羅即發忿恨，便拔利刀殺彼婬女。時彼從女即唱是言：『賊！賊！殺我大家。』眾人聞已皆集其所。

「爾時園中有喬答摩仙，於草屋坐。時蜜捺羅見眾集已，心生怖畏無處可避，遂將血刀往仙人處，置草屋前隨眾而立。爾時眾人見彼死女，尋逐蹤跡，於草屋前見其血刀，即捉仙人便作是言：『汝是仙形，云何而作如是惡業？』時仙報曰：『我有何咎？』眾人告曰：『汝與女人行於非法，復殺彼命。』仙人報曰：『我實不作如是惡業。』眾人不信，便即捉縛將至王所，白大王言：『此人與彼婬女共行非法，便殺彼女。』王聞此言更不審問，令將其仙坐尖木上，以其赤鬘著於頭上，令彼旃陀羅人身著青衣，各執利刀周匝圍繞，將彼仙人擊鼓宣示巡行城內，告諸人曰：『當知彼仙犯如此罪。』從南門出，而擲仙人於尖木上。時黑色仙來覓此仙，不知何在。處處求覓，乃見被擲在尖木上，情甚悲傷懊惱啼泣。問曰：『汝因何事遇如此苦？』時喬答摩哽咽悲泣，白鄔波馱耶曰：『此是先業，孰能避脫？』鄔波馱耶告曰：『善子！汝今被傷，於諸法行身心退不？』彼報師曰：『我今身雖被傷，心無損害。』親教告曰：『我何得知？』彼報師曰：『我發實語，曾不妄言。若我心行實不改者，願鄔波馱耶黑顏變作金色。』發此語已，而彼仙人變為金色，四方傳告：『黑仙變為金色。』其師見斯實願，心生怪喜歎為希有。時喬答摩仙復白師曰：『我今捨命，當得何道？』師答曰：『善子！如外道真婆羅門法說，無子者不得善道。汝有子不？』答曰：『我昔於宮內，為童子時意樂修道，便捨家宅常修梵行，從何得子？』教師告曰：『若如此者當念過去時事。』答曰：『我今被傷極至酸痛，節節支分如被刀割，唯念捨命。如何更有而起餘想？』時彼親教師以神通力興大風雨，沐喬答摩身，其所苦痛遂得蘇息。念往昔婬慾之事，於是身中遂有兩滴精血，從身落地。以業力故，便成兩卵。如餘經中說，有四種不思議事：一者諸佛境界不思議；二者龍不思議；三者世間心意不思議；四者一切有情業異熟力不思議。緣彼業力遂成於卵。

「其卵得日光暖故，漸漸成熟，各生一童子。去其生處不遠有一甘蔗園，其二童子遂遊彼園內，以福力故顏容日盛。其喬答摩，被日光炙遂便命終。爾時變金色仙人於明旦時來看喬答摩，見其命過，復見地上卵破，尋童子跡至甘蔗園中，見其童子。爾時仙人入定觀察，此二童子從何而來，是誰之子。即知是彼喬答摩體胤。便生愛念，將二童子還其住處，每日撫養漸漸長大，即為立名，號曰暖生，因此稱為日種。復緣喬答摩體胤故，亦名喬答摩。從本身生

故，名身生。復於甘蔗園中得故，亦名甘蔗種。由此四緣故，有此四號。復於異時，婆羅墮闍王無子身死，諸臣共議：『王恐無子，令誰繼嗣？』而有臣曰：『其王有兄喬答摩，先已入山修道，據其族次正合繼位。』作是議已，便往變金色仙人所，到已頂禮合掌，白言：『大仙！我國王兄喬答摩仙，今在何處？』金仙報曰：『被汝等輩先已殺訖。』爾時臣等復白仙曰：『其喬答摩自出家已來，元不曾見，如何得殺？』金仙告曰：『我令汝等當自知之，喬答摩曾無過咎，枉被汝殺。』眾人復白曰：『如何殺之？』時彼金仙即說上事，諸人聞已咸白仙曰：『我等實是罪過。』作此語已，其二童子即至金仙左右。諸人問曰：『此二童子是誰種族？』金仙答曰：『此二童子是喬答摩子。』諸人復言：『如何有之？名字何等？』爾時金仙即說上事，諸人聞之皆大歡喜，即於仙所請長童子，侍衛歸國便冊為王。其王治國未久之間，即便身死無有子息。爾時諸臣，復於山中迎其小弟，次紹王位，眾立王號，名甘蔗王。「復次諸人！時甘蔗王，補多勒迦城(唐云幼小)子孫相承，經一百一代，其二王皆名甘蔗種，其最後王名為軍將王。諸人當知，甘蔗軍將王亦名增長，有四大夫人，各生一男一女。其四王子：一名火炬面；二名大耳；三名象行；四名寶釧王。有四夫人，並皆身亡，時甘蔗軍將王處於宮內悲愁懊惱。諸人入宮，見軍將王憂愁不樂，前白王言：『王今何故愁憂若此？』王即報曰：『國大夫人今皆殞歿，我今何得不生愁惱？』爾時諸臣共白王曰：『王若由此而懷愁者，隣國諸王皆有好女，王應令我冊為妃后。』王復告曰：『我有四子並皆長大堪可繼嗣，由此義故，誰當以女與我為后？』諸臣白言：『王但宣令，臣等為王四方推覓。』于時有一國王，女甚端正，堪冊為后。群臣知已即來白王：『臣等今知某國王女，顏貌端正堪為王后。』王曰：『可爾。』即發國使往彼女所，見彼國王問訊起居。王問使曰：『此國幽僻，如何至此？』爾時使者白彼王曰：『我軍將王，國大夫人已終殞歿，聞王有女堪為國后，故遣我來諮論此事。』彼王聞已即便聽許，復告使曰：『汝王若欲與我為親，應先與我立於盟信，我女有息必令紹位。』使者聞已白彼王曰：『我還本國當具陳此意。』爾時使者還至本國，稽首王已具陳上事，王曰：『我有長子，彼設生子豈令紹位？』時諸群臣共王議曰：『王但冊取，彼或生男、或復生女、或是石女。王今如何先憂此事？願王早索共為歡樂。』王曰：『可爾。』即令一使速往女國立先盟誓，即依國法迎歸為后。

「時增長王，與其夫人在深宮內，娛樂快樂貪愛恣盛無時暫捨，因即懷胎，十月滿足誕生一子，容儀端正人所愛念。時增長王以八乳母共令養育。先取女時，王及諸臣共立誓言：『此女生男，當立為

王名之愛樂。』後時漸長，譬如蓮花出水，顏色敷盛。時增長王為欲冊立長息以為太子，不冊愛樂。時后父王聞斯語已，即令使者持書告增長王：『何因今者違先立誓？若違先誓，我當興兵往罰汝國，汝當嚴兵以待於我。』時增長王見此書已，集諸群臣而告示曰：『皇后父王今附書來，具陳上事，我等如何設計待彼？』群臣議曰：『彼王有大威力，可立愛樂為太子。』增長王曰：『我有長子，如何立彼小者以為太子？』爾時群臣復白王曰：『彼之國王四兵強盛，王若不許必被相侵。今請大王冊彼愛樂立為太子，其餘四子令出國界。』時增長王告群臣曰：『我之四子先無愆過，如何棄之令出國外？』群臣白曰：『我是王臣，欲為利益。我實不能於無過人輒便擯棄，有罪過人不可令住。』王聞是已默然而住。時諸大臣總集一處共相議曰：『諸仁當知！共為籌議，我等設計令王憎彼四子。』因修一園掃洒田地，散諸香花懸諸幡蓋以為嚴飾。時四王子因出遊戲，遙見其園心生貪愛，至於園門。其修園官莊嚴以畢從門而出，四子問曰：『今此之園是誰所有？』其官報曰：『是國王園。』四子聞已却迴即去，臣復白曰：『云何迴去不入園內？』四子報曰：『是父王園，我等何敢得入？』群臣白曰：『王及王子俱得遊戲，此有何過？』王子聞已即入遊戲。群臣見已馳詣王所，而白王言：『大王當知！王令修園今以嚴潔，願王親往以為遊戲。』時增長王即勅曰：『誰為此樂？』諸臣白言：『是四王子在中娛樂。』王聞是語即大嗔怒：『汝可往彼為吾殺却。』群臣咸皆跪白王曰：『願王慈悲莫斷其命，王若嫌者且令出國。』王聞依請。爾時群臣奉王命已，即喚王子來至王所，告令出國。爾時四子，四輪著地合掌白王：『我等四子請乞一願，所有眷屬欲隨去者，願王懷慈許其隨去。』王告子曰：『隨汝所願。』時四王子，各將其妹欲出國去。時國人民亦願隨去，於七日內，國中人眾隨去欲盡。爾時諸臣白王：『若不閉此城門，恐百姓盡。』王告臣曰：『急閉城門，無令盡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二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四王子，與諸人眾漸漸前行，至雪山下弶伽河側，近劫比羅仙人所住之處。時四王子與諸人眾，各剪茅草以為屋舍，依此而住，爾時眾人共相採捕以自養活。時四王子，日日三時往劫比羅仙所，親近供養。四王子等年既長大，而無妻妾形體羸瘦，仙人問曰：『汝等何因漸加憔悴？』王子答曰：『我等少年無有妻妾，日夜憂愁豈不憔悴？』時仙報曰：『汝等之妹互相配適。』王子白曰：『我等不知合得以不？』仙人報曰：『既不同母，通許此事。』爾時王子各自思惟：『我等兄弟既離本國，此處無人可為婚對，仙人此教甚適我願。』即大歡喜，互相嫁娶以成夫婦，未久之間各生男女。時四王子心生喜慶，將其妻子頻至仙所，因茲便生諠鬧。仙見是已心不得定，告王子曰：『汝當安此好住，我離斯處。』王子白曰：『何故即去？』仙人報曰：『汝等諠鬧亂我禪定，猶如跣脚踏棘刺上。』王子白曰：『願仙住此，可與我等別覓好處，我當住彼。』仙曰：『可爾！』時彼仙人有神通力，隨其所樂皆得成就，即持金瓶盛滿中水，詣餘好處洒水為界。告王子曰：『汝等可於此地安止。』時諸王子奉仙人教已，即築城壁止住其內，彼仙人灑水為界，因此立名，為劫比羅城。百姓漸多城先窄小，時有天神見此事已，便指餘處其地寬廣，即就此處別立一城，因號此城，名為天示。時諸王子總集籌議：『為我父王娶後妻故，令我兄弟出離本國。我等諸人應共立契，自今以後唯娶一婦更不娶餘。』爾時增長王問群臣曰：『我之四子今何所在？』群臣報曰：『王諸子等因有過故，王令出國，并諸姊妹。今者見在雪山之下天示城中自廣營城邑。』增長王曰：『我諸子等豈能如此自成就不？』群臣報曰：『能。』時增長王即大踊躍，端坐舉手告諸臣曰：『我子大能！我子大能！』由大威德言大能大能故，得釋迦名。後於異時，增長王崩，愛樂太子即紹立為王。

「時愛樂王亦無子息，後便命終。爾時群臣相共諮議，往天示城，冊第一王子名曰炬面以為國主，子息便死。炬面無子，後便命終，復冊大耳以為國主。大耳無子，復便命終，復便冊象行以為國主。象行無子，復冊寶釧以為國主。寶釧有子，名近寶釧，後紹王位。近寶釧有子，名曰天門亦紹王位。

「復次諸仁！其天門王，於劫比羅大城子孫相繼，經五萬五千代正法治國，其最後王名曰十車，十車有子名曰百車，百車有子名曰嚴車，嚴車有子名曰勝車，勝車有子名曰堅車，堅車有子名曰十弓，

十弓有子名曰百弓，百弓有子名曰九十弓，九十弓有子名曰最勝弓，最勝弓有子名曰嚴弓，嚴弓有子名曰堅弓。
「復次諸仁！其堅弓王而有二子：一名師子頰、二名師子吼。此贍部洲所有一切善射之者，師子頰王最為上首。其師子頰王而有四子：一名淨飯、二名白飯、三名斛飯、四名甘露飯。師子頰王復有四女：一名清淨、二名純白、三名純斛、四名甘露。淨飯王有二子：其最大太子，即我薄伽梵是；其第二者，即具壽難陀是。白飯王有二子：一名恒星、二名賢善。斛飯王有二子：一名大名、二名阿那律。甘露飯王有二子：一名慶喜、二名天授！其清淨女誕生一子，名曰善悟。純白有子，名曰有鬘。純斛有子，名曰勝力。甘露有子，名曰大力。我薄伽梵有子，名曰羅怙羅。始從地主大王乃至羅睺羅斷其繼嗣。何以故？以羅睺羅證無生果，斷生死種故，為此斷其繼嗣。」
尊者大目健連為諸釋種大眾說其釋迦族已，便即退坐默然而住。爾時世尊知大目連說種族已，便從臥起端身而坐，告大目連曰：「善哉，善哉！汝為諸苾芻，說我釋迦昔世以來所有種類。」如法說已，復告目連曰：「若復有人，為他廣說釋迦種族，此善男子於長夜中得大利益恒受安樂。」爾時世尊重復告諸大眾苾芻、苾芻尼曰：「汝等當知！應受我昔世以來釋迦種族所在餘方，如法憶念、為他廣說。何以故？能於汝等獲大利益。具利義故、具法義故、具梵行故，當得如上所有功德。是故汝等苾芻！應當受持讀誦為他廣說。」
爾時劫比羅城中諸釋種等，聞此本族次第說已，皆大歡喜，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各還本處。
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等：「汝等諦聽！昔時師子頰王，於劫比羅城正法化人，於其國土甚大豐熟、無有恐怖、人眾歡樂。其善悟王，於天示城正法化人，國土安隱、家給年豐、無有衰惱。善悟王后名曰妙勝，顏貌端正眾所樂見，一切有情恒得安樂。天示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吉祥，甚多財寶倉庫盈溢，園林田宅其數不少，多諸眷屬，所有珍財如薜室羅末拏等無有異。時彼長者有一芳園，多諸花果流泉浴池，種種諸鳥出和雅聲，世所殊絕。國王王子及諸妃后常往遊戲。時王夫人見此園林即生貪愛，白其王曰：『此園甚好，可乞我來。』王即報曰：『今此園者，是長者所有，我今安得輒持與汝？汝必須者，我於城內別自修造，勝於此園，與汝遊戲。』爾時其王為夫人故，於王城內即造一園，倍勝前者，以此園林為妙勝夫人所造故，因名此園號為妙勝。師子頰王恒自思念：『常乞一願，若得我種之內出一金輪王，甚適我願。』其善悟王亦乞一願：『願我得與師子頰王速為眷屬，甚適我願。』時善悟王最大夫人，因即懷

胎，滿足十月誕生一女，顏容端正世所希有。由此王女甚端嚴故，王及夫人後宮眷屬一切見者無不怪仰，共相議曰：『今此王女，為是人生？為是善巧天來之所化作？』經三七日，即如國法作諸喜慶，令諸群臣遞相籌議：『今與此女作何名字？』諸臣白曰：『此天示城中咸相謂曰：「由此王女先業果報，得此端正。」復相議曰：「今此王女非人能生，是善巧天之所化作。」』咸白王曰：『可名此女號為幻化。』即為此女，令八乳母共相養育，至漸長大時，占相師來白王曰：『今王聖女後必生兒，具足諸相有大威德，得力輪位。』王聞此語甚大歡喜。後善悟王最大夫人更復懷妊，十月滿足誕生一女，其女身光明徹城內，容顏相好世所無比。至三七日作喜慶已，即集群臣議其名字，以此小女勝幻化故，因即立名為大幻化。復為此女令八乳母共相養育，漸至長大時，占相師來白王言：『今王聖女後必生兒，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威德尊重，至轉輪王位。』王聞此語倍懷歡喜。時善悟王即令使者持書詣師子頰王，報其王曰：『我大夫人誕生二女，其最長者生誕之日，顏貌端正世所希有，相師占之，後當生子得力輪位。其小女者身光倍勝，相師占之，後必生子得轉輪位。我聞大王有最長子名曰淨飯，二女之中願以一女為淨飯妃，故令使報。』至彼具陳，王聞此言甚大歡喜，令使還國報善悟王曰：『王之二女皆具相好，我今總取為淨飯妃。然我先王而有要誓，不取二妃，今且取其小女生輪王者，其大女者且勿令嫁，待我集諸群臣及諸眷屬籌議此事。』時善悟王聞是語已，即以國法莊嚴小女，并令五百婇女圍繞侍從，至彼國已與淨飯王為妃。

「爾時師子頰國王，有一輔庸之國，居山谷內，名般茶婆，忽然反叛，抄掠劫害隣近諸國。時隣境住人諸釋迦種，被其侵逼，互相犇馳告師子頰：『我等村落，皆被某賊日夜侵害，願王興兵親往降伏。』師子頰王曰：『我今年老不任鬪戰。』彼諸人曰：『請王太子淨飯往彼捕捉。』王即報曰：『汝諸人等，若許太子求一願者，我便發遣。』眾答王曰：『唯然隨命。』時師子頰王於其城中擊鼓宣令，嚴勅四兵隨從太子，往彼討罰。爾時淨飯太子奉持父命，將領四兵至彼賊所共相戰害。以威力故，時彼賊眾，被太子軍或殺或縛，無有遺孑。賊既除滅，淨飯太子即領其軍還歸本國。時諸釋種既得太子平除賊已，皆大踊躍而白王言：『淨飯太子為除怨害。』臣等諸人不勝喜慶：『王之先言：「太子有願。」請王為臣等說。』時師子頰王告諸釋曰：『汝釋迦種，先立言誓不取二妻。』諸釋迦曰：『王今豈欲解先誓耶？』王曰：『不然！更須牢結。然我意者，唯為淨飯太子取其二妃，餘不應取。』諸釋迦曰：『此事可爾。』時師子頰王即令使者往善悟王所，而告之曰：『我今與諸

釋迦種等共相籌議，咸皆許我為淨飯太子取王長女為妃，王可與我。』王聞語已甚大歡喜，即以五百婇女為其侍從，種種珍服莊嚴女身，送劫比羅國。時師子頰王得其女至，即如國法，會諸群臣作倡伎樂，納娶其女為太子妃。未久之間師子頰崩，以其淨飯太子後繼父位。正法化人，國土安樂、五穀豐熟、無諸衰惱，其國人眾處處充滿。於異時中，與大幻化夫人登諸樓閣，後宮婇女圍遶侍衛，奏諸女樂縱逸遊戲。

「菩薩若在覩史多天，常有五法觀察世間。何謂五法？一者觀察生處、二者觀察國土、三者觀察時節、四者觀察種族、五者觀察所生父母。何故菩薩觀察生處？在覩史多天宮，常作是念：『過去菩薩何處受生？』便即觀見，或於淨行婆羅門家生、或於剎帝利貴種家生、或為婆羅門師、或為剎帝利師故。『當今之時，剎利為尊，我當往彼剎利家生。何以故？若我於彼貧下家生者，或有來世眾生，誹謗我故。』由此因緣，菩薩以自在福力，隨其所念皆得生彼。由此義故，菩薩受生之時，先當觀察所生之處。何故菩薩觀察國土，菩薩在覩史多天，常作是念：『過去菩薩生何國土？』即見彼國，有甘蔗、粳米、大麥、小麥、黃牛、水牛，家家充滿，乞食易得，無有十惡、多修十善。菩薩思惟：『中天竺國如是等物悉皆具足故，我今生彼中天竺國。何以故？若生邊地者，或時有情誹謗我故。』是故菩薩以福德力，隨其所念皆得生彼，如佛所說無有虛也。何故觀察時節？菩薩在覩史多天宮，常作是念：『過去菩薩於何時節下生人間？』若見彼國眾生上壽八萬歲、下壽乃至百歲，菩薩爾時來生其國。何以故？若人長壽八萬已上，時諸眾生無有愁苦、愚癡、頑鈍、憍慢，著樂非正法器，難受化故；若人短壽百歲已下，時諸眾生為諸五濁昏冒重故。云何為五？一者命濁、二者煩惱濁、三者有情濁、四者見濁、五者劫濁。菩薩爾時作是思惟：『若我惡世時出現於世，多諸外道心王誹謗，五濁增長非正法器，猶如過去一切菩薩濁惡世時不出於世。何以故？諸佛出興所說正法，皆不虛過。』由是義故，觀察時節。復次何故觀察種族？菩薩在覩史多天，常作是思惟：『觀察於何種族可受生者？』若見有人先世以來，內外親族無能謗者，即生於彼。菩薩爾時作是觀已，乃見釋迦清淨尊貴轉輪王種堪可出現。何以故？菩薩若於下賤家生世間，有情或生誹謗。菩薩於無量劫來，獲自在力，所有欲念皆得隨意，凡所說法曾無虛過。由此因緣，菩薩觀察所生種族。復次何故觀所生母？菩薩在覩史多天宮，作是思惟：『如餘菩薩，於何等母而受胎藏？』觀彼女人七世種族，悉皆清淨無有婬污，形貌端嚴善修戒品，堪任菩薩具足十月處其胎藏；而此女人，所有生業往來進止，曾無障礙。復次大幻化夫人，曾於過去諸佛發無上願：『使我

來世所生之子得成種覺。』由是諸菩薩，恐諸眾生作是謗言：『何故菩薩於彼無相女人胎中而出於世？』是故菩薩，從無始已來種諸善根，皆悉成就。由是義故，菩薩觀察所生之母。

「爾時菩薩作是五種遍觀察已，即慇懃三唱告六欲天，而作是言：『我今從是覩史多天下生人間，於白淨王最大夫人胎中為其太子，誕生之後證常住果。汝等諸天，願欲隨我證斯果者，可於人間同我生彼。』於天眾中三告是語。爾時諸天聞此語已，同聲報曰：『善哉！菩薩知不？彼贍部洲剛強難化多諸濁亂，外道六師及隨外道六聲聞等，并諸六定外道之類，遍滿其土，深著邪見難可拔濟。何謂六師：一者脯剌拏、二者末揭利子、三者珊逝移毘羅胝子、四者阿市多雞舍甘婆羅、五者脚拘陀迦旃延種、六者昵揭爛陀若提子。何謂六隨外道聲聞？一者拘達多婆羅門、二者輸那陀、三者遮彌、四者梵壽、五者蓮實、六者赤海子。何謂六定外道？一者鬱多伽囉摩子、二者囉囉哥囉摩、三者善梵志、四者最勝儒童、五者黑仙、六者優樓頻螺迦葉若胝羅(唐云有多毛)。如是等外道邪法，教化彼諸眾生，貪著邪見難可濟度。如何菩薩今欲往彼？今我覩史多宮，一一諸天聽法之座，縱廣正等十二踰膳那。當我在此說法，我等聞已深生信受，能令我等於長夜中安樂利益。』彼時諸天作是語已，菩薩爾時告諸天曰：『汝等諸天，宜各隨意作諸音樂。』時彼天眾即皆同時作諸音樂，其聲沸鬧。爾時菩薩即吹大螺，諸音樂響普皆摧息。菩薩爾時復問天曰：『諸音樂中何聲為大？』諸天答曰：『螺聲最大。』『諸善男子！汝等當知：如大螺聲能令一切諸音樂聲悉皆摧息，我亦如是，下於贍部洲中有所說法，能令六師外道、六隨聲聞外道、六定外道皆悉摧滅，令一切眾生得甘露法，皆悉飽滿；吹無常螺，令諸外道假常之計皆悉摧滅；吹大空螺，令諸外道執有之見亦皆摧滅。』爾時菩薩說伽他曰：

「『師子能伏諸猛獸，　金剛善摧一切堅；
帝釋能伏阿蘇羅，　一切光中日光勝。』

「爾時菩薩說此頌已，告諸天曰：『汝等若欲清淨飽滿甘露之法，可生中天竺國六大城內。』爾時釋提桓因在於座中，作是思念：『知釋迦菩薩必託摩耶夫人胎藏之內，我當以神通力清淨其體，令無垢穢身力強健，以待菩薩。』作是念已，即以通力淨彼摩耶夫人胎藏之內。菩薩爾時於覩史多天宮五種觀察，慇懃三唱告諸天已，即於夜中，如六牙白象形下於天竺，降摩耶夫人清淨胎內。

「爾時摩耶夫人，即於其夜見四種夢：一者見六牙白象來處胎中、二者見其自身飛騰虛空、三者見上高山、四者見多人眾頂禮圍繞。

作是夢已，向淨飯王說如上事。時淨飯王即召相師說其夢事，相師答曰：『如我相法，王大夫人必當生男，具足三十二丈夫之相，莊嚴其身。若紹王位，當乘金輪伏四天下；若出家修道，證法王位，名聞十方作眾生父。』」

內攝頌曰：

我降生時，　四天守護，　如明月珠，
諸物纏裹；　亦如寶線，　智者明了，
自持五戒，　無諸欲念。

「諸菩薩有常法，從覩史天下生母胎。當爾之時，十方大地悉皆震動，有大光明並皆周遍，六趣眾生隨業之境，日月威光所不到處，普皆明徹。其中眾生各相告曰：『今此光明得未曾有，將非我等別受生耶？』復次菩薩降母胎時，釋提桓因即遣四天王神營衛其母，而此四神：一執利刀，一執羂索，一執於戟，一執弓箭。何以故？恐諸惡魔得其母便。諸菩薩降生之時，其母胎中諸血穢等，皆悉遠離而不染著；如明月珠，雖為諸物之所纏裹，而無染污。菩薩在母胎時亦復如是。諸菩薩常法：其母常見菩薩在其胎中，猶以青黃赤白等綿裹於淨寶，諸慧眼人見其寶綿分別曉了，母見菩薩在其胎中亦復如是。諸菩薩常法：在母胎時，能令其母身體和悅無有疲乏。諸菩薩在母胎時，其母自然常持五戒：不殺、不盜、不邪行、不妄語、不飲酒。諸菩薩常法：在其母胎，其母自然不貪欲愛。復次摩耶夫人，忽自思念：『四大海水皆飲令盡。』向淨飯王說其心願。時劫比羅城中有一外道名曰赤眼，善諸幻術，王令使者喚其赤眼，說如上意。赤眼報曰：『願與夫人登高樓上。』既登樓已，即以幻術為四大海水，持其海水與夫人飲。既飲水已，爾時夫人其意即息。時摩耶夫人復更思念：『一切有情被繫閉者，悉令解脫。』作是思已即向王說。王聞是語，即勅獄官，所有囚閉皆令放出，爾時夫人其念即息。摩耶夫人又復思念：『意欲布施財物。』作是念已即向王說。王聞是語，即為布施種種財物，爾時夫人其念便息。又復思惟：『欲往苑園遊行觀望。』便向王說。王聞是已，即將夫人就諸園苑觀望，其念便息。又復生念意：『欲於父王園苑中居止。』便告王曰，王聞是語，即令使者往善悟王處報云：『今摩耶夫人，意欲就彼父王藍毘尼園中居止。』王聞是語，便即差人敷設掃洒，令摩耶夫人及諸侍從、婇女詣藍毘尼園而為遊觀。乃見一無憂樹花葉滋茂，夫人欲生太子，便手攀其樹枝。時天帝釋，知菩薩母心懷慚恥，多人眾中不能即誕其子，便作方便發大風雨，令諸人眾各自分散。是時帝釋，化作老嬭立夫人前，夫人即生。時天帝釋以仙衣擎取，先在腹內心多煩悶，告帝釋曰：『汝放於地。』時天帝釋暫少遠住。

「菩薩生時大地振動，天地光明乃至日月所不及處，皆令明徹。其中眾生皆得相見，各相謂言：『非唯我身獨在此處生，亦有餘人共在此處。』一切菩薩有常法式：從胎出時，無諸濃血及餘穢惡。其菩薩母欲產之時，不坐不臥攀樹而立，無諸苦惱後有。菩薩常法：生已在地，無人扶侍而行七步，觀察四方便作是言：『此是東方，我是一切眾生最上。此是南方，我堪眾生之所供養。此是西方，我今決定不受後生。此是北方，我今已出生死大海。』爾時諸天，手持白蓋及與白拂，萃寶嚴飾覆菩薩上。諸龍王等，各持二種清淨香水，所謂冷暖調和，洗浴菩薩。諸菩薩常法：誕生之處，於其母前現大池水，其母所欲澡洗皆悉充足。諸菩薩常法：誕生之時，諸天仙眾在虛空中，以種種天妙和香，末香塗香旃檀沈水，而散菩薩。種種諸天音樂，在虛空中自然發響。

「爾時阿私陀仙，在吉悉枳迷山石窟之中，彼仙恒知一切世間興衰之相。其仙有一外甥名那羅陀，彼那羅陀時時而來恭敬供養。爾時仙人隨緣教示，報那羅陀曰：『彼聞仙記深信不虛，喜溢身心，求請出家而作弟子。』菩薩初誕天地光明，那羅陀覩瑞，即白仙曰：『親教！頗有惡世二日雙現以不？若無二日，何故此窟有是光明？』時阿私陀仙，說伽他曰：

「『日光極熱不明淨，　此光明淨及清涼；
流輝晃耀於山窟，　我定知是牟尼光。
菩薩神通大威德，　出其母胎現此光；
清淨明朗真金色，　遍滿世間諸大地。』

「那羅陀報曰：『親教！我今隨從親教欲看菩薩。』時仙告曰：『汝今知不？彼之菩薩有大威德，天龍八部之所圍遶，我等往彼不可得見。若彼菩薩入劫比羅城三號已，然後我往可見菩薩。』菩薩生時，五百宮人各生一男，謂贊鐸迦而為上首。五百宮人各生一女，旃尼而為上首。五百大臣各生一男，鄔陀夷而為上首。有五百象各生一子，報灑陀子而為上首。五百馬各生一子，馬囉呵馬子而為上首。五百寶藏自開出現，四方諸國王等悉皆降伏，常獻種種雜物而來奉事。爾時大臣見是相已，來白大王。王聞此事便深思念：『我今此子，成就一切諸善事業。』因此大王號此太子，名為成就一切事，是故菩薩初得此名。

「時劫比羅城有一藥叉，名為釋迦增長，城內若有釋迦族類，生得男女，先將向彼藥叉而為作禮。時彼大王便勅臣佐，將其太子往增長釋迦藥叉處，遣作禮拜。臣得王教，以七寶輦輿安置太子，往詣藥叉之處。劫比羅城諸釋種等，性懷獷烈心意兇猛，多起人我堅鞕

惡暴。見彼菩薩皆悉寂靜，默然而住。時淨飯王作思念曰：『此住劫比羅城諸釋種等，性懷獷烈心意兇暴，多起人我堅鞕惡性，彼見太子入城，皆如牟尼默然而住。以此緣故，可呼太子名為釋迦牟尼。』時釋迦牟尼菩薩至藥叉廟所，彼釋迦增長藥叉遙見菩薩漸近廟所，即從座起五體投地頂禮菩薩。眾人見已甚大驚怪，即往淨飯王所白言：『大王！今藥叉神遙見太子，從廟而出頂禮雙足。』時王聞已甚大歡喜，作如是言：『若天神禮拜太子故，知是天中天。以此緣故，號為天中天。』

「時彼大王即將太子還於本宮，令宮乳母依時養育。彼乳母等甚大歡喜，即以雙手，於父王邊捧受太子，在宮閣內勤加養育。彼乳母等，每日香湯洗浴，塗妙好香種種莊嚴，每日將向王所。王乃抱持太子安於膝上，觀看相貌甚大歡喜。國有常法：若王宮生子，即喚梵行相師觀看相貌。王乃喚相人令占大子，既占相已而答王曰：『今此太子，實是成就三十二相。若在家者，得作金輪聖王，王四天下善法理化，具有七寶：一者金輪寶、二者象寶、三者馬寶、四者末尼寶、五者女寶、六者主藏臣寶、七者兵將寶，具足千子，勇健端嚴降伏他軍。此大地中所有人等無相犯者，皆悉令行勝妙善法。若當出家得法王位，如來、應、正等覺，名稱普聞具三十二相。』王即問曰：『何者是其三十二大丈夫相？』『一者具大丈夫足善安住等案地相；二者於雙足下現千輻輪相；三者具大丈夫纖長指；四者足跟趺圓長；五者手足細軟；六者手足網縵；七者垂手摩膝相；八者醫泥邪[蹲- 酋+(十/田/厶)]相；九者身不僂曲；十者勢峯藏密；十一者身相圓滿如尼瞿陀樹相；十二者常光一尋；十三者身毛上靡；十四者身諸毛孔一一毛生，如紺青色螺文右旋；十五者身皮金色；十六者身皮細滑塵垢不著；十七者於其身上兩手兩足兩肩及項七處圓滿；十八者其身上半如師子王；十九者肩善圓滿；二十者髆間充實；二十一者身洪健直；二十二者具四十齒皆悉齊平；二十三者其齒無隙；二十四者其齒鮮白；二十五者頷如師子；二十六者其舌廣薄若從口出普覆面輪至耳髮際；二十七者於諸味中得最上味；二十八者得大梵音言詞和雅能悅眾意，譬如羯羅頻迦之音，其聲雷震猶如天鼓；二十九者其目紺青；三十者睫如牛王；三十一者其頂上現烏率膩沙；三十二者眉間毫相，其色光白螺文右旋。若不出家，得轉輪聖王王四大洲。』

「菩薩常法：其菩薩母產菩薩已，七日命終生三十三天。菩薩常法：生已其身端嚴，超諸世間，眾所愛樂見者無厭，猶如善巧工人以閻浮檀金作諸形像，天衣覆上放大光明普遍暉耀。其菩薩身亦復如是，如彼蓮花眾人所愛，菩薩亦爾。菩薩常法：眼恒不眴，如三十三天。由果業故，日夜常見四維上下一由旬內，梵音深遠，如雪

山鳥其聲清妙。菩薩生已，自然具足廣大智慧，善解一切世間正化，父王國法無不明了。

「爾時那羅陀仙人來白師曰：『今者菩薩入劫比羅城，父王淨飯已立三號，願師共詣禮拜瞻仰。』其師謂曰：『今隨汝意。』二仙相隨欲修禮謁，以菩薩力故遂失神通，不得如常乘空而去，便共步往劫比羅城。既入城已至王門外，告門人曰：『汝可為我往白大王，阿私陀仙今來門外，願見大王。』時守門人即至王所，具陳上事。王聞是已，即持香花迎彼二仙，安置宮內。既安置已善言問訊：『今者大仙，何緣遠來？欲求何事？』二仙答曰：『我等故來願見菩薩。』王報仙曰：『我之大子今正安眠，且待須臾令與相見。』爾時二仙復白王曰：『雖復未覺，我等意者暫欲觀瞻。』爾時大王即領二仙至菩薩所，便見菩薩，雖復寢睡其眼常開。時阿私陀仙見是事已，即說頌曰：

「『如真飛龍馬，　暫睡還復覺；
如善營事人，　睡蓋不能覆。』

「時彼嬭母即前捧抱太子授彼二仙，時阿私陀便以雙手跪而承受遍體觀察，白大王曰：『大王已令諸婆羅門占相師等相太子未？』父王答曰：『已令相訖。』阿私陀仙復白王曰：『彼等諸人，占此太子當有何相？』父王報曰：『若紹國位，御金輪寶，聲聞十方一切國土。』時阿私陀以贊頌曰：

「『大王今當知！　相者不能測，
末劫無輪王，　必證菩提道。
一切金輪王，　相猶不炳著，
我今觀太子，　當取法王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三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詔譯

「時阿私陀仙，既知太子必成正覺，即自觀身壽命長短：『我今此生，得見菩薩證菩提不？』既諦觀已，即覩菩薩十九出家，六年苦行獲甘露果。復知己身先時殞歿不逢菩薩度人說法，便自悲傷啼泣懊惱。時淨飯王，既見此已甚大驚愕，以頌問曰：

「『丈夫及女人，　見者皆喜躍；
大仙今何故，　對此獨悲泣？
將非我太子，　有諸不祥相？
善哉大仙人！　願速為我說。』

「時阿私陀仙，以頌答曰：

「『設彼虛空中，　忽降金剛雨，
於此太子身，　不能損一毛。
猛風與炎火，　及諸利刀劍，
毒氣嚙惡蛇，　亦皆不能害。
一切恐怖人，　太子為擁護；
云何慈悲主，　而有憂害者？
自在諸梵天，　皆來為侍衛；
如是最尊勝，　云何而憂懼？
我今恨衰老，　死時將不遠；
不見轉法輪，　所以自悲泣。
當來世間人，　遇此菩薩者；
必得聞妙法，　證彼寂滅果。』

「時阿私陀仙，說此頌已便懷惱恨，作如是念：『由此太子威德力故，令我退失神通，不能飛行乘空來去。我今於此步出城門，眾人見我必生輕慢。』作是念已白父王曰：『王曾發願，願阿私他仙出入城中。我今步來酬王宿念，今亦步去。王應為我修理城路。』爾時父王即令大臣勅諸人眾，嚴飾街衢懸諸幡蓋，告國人曰：『阿私陀仙今步出城，汝等諸人隨意觀望。』時彼仙人內懷惱恨，與淨飯王及王臣佐、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前後圍遶出城門外，仙白王曰：『王可還宮，我今辭去。』既相別已，阿私陀仙漸次前行，至苹陀山即登彼山，擇其勝地因以居住。時彼仙人遠行疲乏，既坐憩

息遂入仙定。由入定故得本神通，後於他時遂便染患。仙弟子眾，以諸湯藥療治不差，眾白師曰：『師今此疾藥療無痊，世間無常不可為諱。我諸弟子皆求寂靜，師既獲得常樂，豈可不留遺誨。請師示誨，令使我等有所悟入。』其師告曰：『我雖出家希求甘露，然由未證愧無所傳。今釋氏所生童子，必當獲得無上妙果，能以甘露滋益眾生。汝諸弟子！可詣彼出家。若出家已，勿恃豪姓種類摩納薄伽，勉勵精懃常修梵行。為得法故，專精加行，若此行成當獲甘露。』作是語已說伽他曰：

「『從此於東方，　汝當往求覓；
諸佛實難遇，　見已可勤修。』

「說無常法頌曰：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會合皆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阿私陀仙，說此頌已便即命終。爾時弟子那羅陀，以種種如法供具，隨時殯葬已，便詣波羅疐斯城，於彼而住。與五百摩納薄伽，為其教示婆羅門薛陀呪。其那羅陀，為是迦旃延姓，因號迦旃延。若釋迦菩薩當成正覺，迦旃延詣於佛所，彼佛即喚大迦旃延，而便以法教示，令彼度生死大苦海，住於最上寂靜究竟涅槃，遂以名之為大迦旃延，後當得此名甘露。
「爾時菩薩坐於嬭母膝上，於金槃中食香稻飯，極多不息。嬭母見多遂奪食器，菩薩以手捻其金槃，其嬭母不能奪此食器，乃至八嬭母奪此食器，亦皆不得。其嬭母等，共往白王具說上事。王及諸宮人等，共奪此器亦復不得。王復告諸群臣，令共奪此器。其諸臣等以索及鉤，牽拽食器亦復不得。諸群臣等奪不得故，便取五百大象，及以繩索牽拽此器。菩薩爾時見諸人等慇懃方便種種牽器，菩薩思念：『此諸人等欲試我力。』菩薩遂以指鉤其器，其象牽拽力復不如，悉皆復退。時淨飯王見此事已便作是念：『而此菩薩一指鉤器，五百大象悉皆却退，若用兩手必敵一千。』是故號之名千象力，此是菩薩第四名號。
「菩薩生時有常法式，若欲入學，以五百侍從童子令隨。菩薩學習書業時，有博士名彩光甲 ，明解五百種書。時淨飯王將菩薩及諸童子，詣彩光處令遣受業。爾時彩光博士作一種書，示彼菩薩令遣學之。菩薩答曰：『此一種書我先已解。』次與第二般書而示菩薩令遣學之，菩薩答曰：『此一般書我先已解。』次與第三般書而遣學

之，菩薩答曰：『此一般書我先已解。』其彩光先生乃至示五百般書，亦復如是我已解之。菩薩問博士曰：『更有餘書與我學之。』博士答曰：『此五百般書世間行用，我唯解此餘皆不知。』爾時菩薩即自作一般之書，度與先生。問先生曰：『此是何字？又復何名？』先生答曰：『我不識此般之字名也。』菩薩答曰：『若世間中有二種出現：一者菩薩出、二者金輪王出，此般之字隨世自出。』爾時空中梵天大王即出語曰：『菩薩所說二種之現及字，必當實爾。』淨飯大王及諸群臣，聞此語已甚大歡喜。爾時菩薩，即為先生開異種新書，廣為談說。梵天大王見此之異，為證此事必當實爾，為此異故，此書號名梵天書。

「菩薩自解諸種書已，菩薩阿舅名摩那利，來將菩薩等，令教乘馬之法。又劫比羅城有一博士名曰同神，明解弓射戰法，來教菩薩及餘釋迦童子。其摩那利白博士曰：『此菩薩有大慈悲心，一切妙法願令教之，及諸童子亦堪教之。唯提婆達多，本自惡性無有慈心，願請博士勿教妙殺之法。何以故？此人惡性。博士教之，必殺一切眾生無有停息，為此勿教。』博士得此語已，即教菩薩等法，皆悉總盡。其法妙者，不教提婆達多。菩薩當日習得五種弓法：一者射諸遠物；二者彼處有聲菩薩不見，隨其所念皆即射得；三者所欲射處無有不著；四者前人身上知有要穴，隨其所念若死不死，即射其穴悉皆隨意；五者不問遠近射之極當。菩薩明此五種等藝，四方傳之，釋迦太子有如上藝。

「爾時薜舍離城諸人得一好象，形貌具足。諸人共集遞相議曰：『其淨飯王有一太子，天文占相，以後之時必為金輪聖王。由彼威德現此寶象。』令使數人將此寶象獻此釋迦太子。諸人當即莊嚴彼象，將向劫比羅城，漸行到彼，至於淨飯王宮門外。爾時惡性提婆達多王子，從於內出見彼寶象種種莊嚴，心貪愛念，即問使曰：『此象誰許？』使人報曰：『釋迦太子，天文占相作金輪王，為此因故，薜舍離城諸人將此寶象獻上太子。』提婆達多聞此語已甚大嗔怒，即出是言：『我國太子未作金輪大王！何故汝等預將寶象來獻太子？』作是語已漸近於象，嗔恚之心打象一下，其象倒地因即至死。打此象已便即却去。當時難陀王子次從內出，見此死象問其人等：『此象誰許？何人打死？』諸人報曰：『此象獻來，提婆達多打死。』即出是言：『提婆達多極是不善。』難陀重思念曰：『將非提婆達多自試力耶？』爾時難陀執其象尾，遂即拽過三七餘步，離其大路即便過去。爾時釋迦大子從內出來，見此死象問眾人等：『此象誰許？』諸人說如上意。菩薩重問：『此象誰人打死？』諸人報曰：『提婆達多王子打此大象一下，因即至死。』菩薩重問：『本於何處打此象死？』諸人答白：『此象死處在於中

路。』菩薩重問：『此象中路誰人拽來在於此處？』諸人答曰：『難陀王子一手執尾拽其大象，置於此地。』菩薩重言：『打死之人甚當不善，拽令遠路極是善哉。』重更思之：『將非二人私試自力？我亦試之。』爾時菩薩執其象鼻遙擲城外，七里墮地其地便陷。時人號為陷象之地，信心長者婆羅門便於此處起大窣覩波。時諸苾芻悉來頂禮，便說頌曰：

「『天授搏殺大象王，　難陀拽於三七步；
菩薩擲出城塹外，　如在虛空挽瓦石。』

「爾時釋迦童子遞相謂曰：『我等出外，作輪刀斷樹之樂。』作此語已，即出就於林中。菩薩聞諸童子往林遊戲，即領五百童子前後圍遶至彼林中。諸釋童子競擲輪刀樹皆摧倒。爾時菩薩亦擲輪刀，樹林悉斷而無倒者，以刀刃平故。時諸童子見樹不倒，共相謂曰：『我聞菩薩威猛自在，於諸五技無不達者，云何輪刀斷樹，一不能倒？斫樹小術尚猶如此，豈況餘技！』
「爾時天神見諸童子生此謗議，欲解眾疑，即放猛風吹諸林樹轟然悉倒。諸釋童子見斯事已皆大驚愕，方伏其妙。時諸童子復與菩薩鬪諸弓射，以七重鐵多羅樹并七鐵鼓，其間各安鐵猪，而為射垛。諸童子射不過一多羅樹，天授童子射過一多羅樹一鼓一猪，其箭便住。難陀童子射過二多羅樹二鼓二猪，其箭便住。菩薩爾時放其一箭，其箭直穿七樹七鼓七猪，并過地輪復入水際。爾時龍王即拔其箭，其箭之穴水便湧出，清香輕美，人所飲者皆稱希有。時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於其水傍造塔供養。菩薩爾時作此戲已，遂乘車馬與諸童子却還城內。其城門傍有諸相者，遙見菩薩威光殊特，競相謂曰：『今此太子，若却後十二年中不出家者，必當登彼轉輪王位。』時白淨王聞斯相語甚大喜躍，即集群臣而告之曰：『我聞相者相我太子，却後十二年中不出家者，當得轉輪王位。汝等諸人宜加防衛，滿十二年勿令出家，得使登彼金輪王位。汝等諸人宜加防衛，滿十二年莫令出家，得使登彼金輪王位，當與諸君共相圍遶，飛騰虛空觀四天下。汝等應當速立宮殿，簡求美女令共娛樂。』時諸臣等前白王曰：『我觀太子，不樂世間聲香欲愛。云何以諸美女而可留連？』王告臣曰：『我之太子縱不愛彼一切色欲，應由未見殊妙女人，自今已往汝等諸君勤加選擇上好童女，倍數將來令太子見，任其意者必生愛樂。』群臣議曰：『今此太子雖無愛染，我等諸人應造種種嚴身之具，各令童女美顏容者執其香飾之物親奉太子。復令太子各賜諸女嚴好珍飾，或有愛者便令留住共相嬉戲。』作是議已，即為太子造立宮殿，百寶莊嚴敷師子座，令太子坐於其

座前，積諸珍寶種種瓔珞以成大聚。總命諸臣及餘人眾，咸令普集所有童女，任其意願隨時莊飾，著諸瓔珞將入宮內。菩薩性愛捨施，於諸童女普賜瓔珞。

「時執仗釋種有一童女，名耶輸陀羅，容色端正世所希有。執仗釋種即還家中告其女曰：『今者太子施諸童女珠寶珍奇嚴好之具，汝可往取。』其女報曰：『我之家中豈無此耶？何用他物。』父告女曰：『然彼太子雖施珍寶，或因愛樂便以為妃。』女曰：『若因此時便為妃者，縱取餘女我必當得為其太妃。』父又告曰：『必當如斯。可便速去。』於是耶輸陀羅，即以種種珍飾莊嚴其身，與諸從女亦復嚴好，相隨而去。路傍諸人皆共愛仰耶輸陀羅，不觀餘者。耶輸陀羅入菩薩宮，雅步從容端身而進，不觀左右，於太子前立。時彼太子先以珍寶施諸女盡，更無遺餘。獨有一金指環，見耶輸陀羅即舉其指。然耶輸陀羅，先與菩薩從久遠來，恒為因緣常相愛樂，即昇師子座上，從太子指取其指環。群臣諸人遞相謂曰：『此耶輸陀羅，族姓尊貴顏容具足，於諸女中最為殊勝，堪為太子宮中侍衛。』群臣諸人同議斯已，向淨飯王具陳此事。時王即遣二萬婇女，圍遶耶輸陀羅，入太子宮內。

「復次菩薩常法：出現世界必生一樹，名曰善堅，其初生時，一夜之中便高百肘。其初生夜，未見日光形質柔軟，可以爪甲掐而令斷；見日光已即便堅硬，雖加刀斧及以猛火，不能摧損。釋迦菩薩既出世已，於劫比羅及以天示二城之間，有一大河名盧奚多，其河岸邊而生此樹，河水汎漲洪波鼓激，流沙圮岸土石隨散，其樹善堅根鬚盡露。後因猛風摧倒，橫在盧多河中，便如大堰，堰水不流。其劫比羅城漸被侵沒，天示城中又復枯涸。天示城王見斯事已，即令使者告淨飯王曰：『今此大樹橫在水中，彼此俱弊。王之國中有諸童子皆悉勇健，願王勅之令除此樹。』時淨飯王報其使曰：『我今何能處分斯事？』劫比羅國有一大臣名曰闡陀，前白王曰：『願王令我撿校斯事，我有方便，令王子等不假王言自除此樹。』王曰：『可爾。』闡陀大臣即於河岸一叢林間洒掃清淨堪為遊觀，請諸王子往林嬉戲。諸王子等各乘寶車，與諸童子前後圍遶，既至林已，各敷床座縱誕歡樂。時有一雁飛空而度，提婆達多即挽其弓射之，令落其雁，落在菩薩座前。菩薩爾時收捧其雁為拔其箭，以藥療之應時平復。提婆達多即令使者告菩薩曰：『今彼之雁我先射得，可還我來。』菩薩爾時告彼使曰：『我久發菩提心，一切有情是我先有，云何此雁是汝先有？』提婆達多從久遠來恒與菩薩結諸怨恨，聞此語已即懷瞋恚。然菩薩此身與一切有情怨結已盡，唯提婆達多一人尚有餘習；今因此雁為最後之身，與提婆達多為初首鬪諍。

「天示城王既請淨飯王除樹不得，即自令其國內人眾共拔其樹。爾時諸人施功用力叫聲沸鬧，菩薩聞已問左右曰：『彼是何聲？』闡陀大臣具陳彼樹堰水之意。菩薩聞已即告眾人：『我當往彼為除此樹。』時彼菩薩并童子等即共往彼，路傍孔中出一毒蛇。烏陀夷見此毒蛇，恐害菩薩，即拔利刀斬為兩段。蛇吐毒氣著烏陀夷身變為黑色，因此名為黑烏陀夷。是時諸童子等，爭騁勇力拽善堅樹。提婆達多鼓氣而前盡力拽之，纔動而已；難陀童子擎少離地；菩薩以手擲置空中，其樹乃為兩段，各分兩岸。爾時菩薩告諸人曰：『此善堅樹，是其冷藥能除熱病，汝等各應細截斬分。若有鬼氣癰腫，將此塗之並得除差。』時諸童子並即乘車，歸劫比羅城，至城門所遇占相師，作是言曰：『菩薩於此日中不出家者，必登轉輪王位。』時有釋迦女名喬比迦，住鍾聲聚落，在於高閣上遊觀。菩薩入城遙見女，遂以脚指以壓其車，車便不轉。其女遙見菩薩念於心，菩薩手中先有鐵杵，以指撚之遂便微碎。喬比迦女觀視菩薩，以脚指捺樓，其閣遂穴。諸人見已作是念言：『此之釋女，必能善得菩薩之心。』時淨飯王聞此語已，即迎喬比迦女，并二萬婇女侍從入宮。

「菩薩常法：將欲遊觀園苑，即勅御者：『我之好乘汝速裝飾，我欲乘之遊觀園苑。』御者受教，嚴飾上乘至菩薩前，白菩薩曰：『我已嚴飾上乘，唯願知時。』菩薩登車遊觀，逢一老人，氣力羸弱、形體損瘦、腰背僂曲、行步倚杖、身體戰掉、鬚髮變色，不如餘人。菩薩見已告御者曰：『彼是何人？腰背僂曲、形體羸瘦、憔悴若此。』御者報曰：『此名老人，此人不久要當身死。』菩薩問曰：『我於後時當如是不？』御者報曰：『太子之身還當如是。』菩薩聞已愁憂不樂，即告御者：『可速還宮，我至宮中思量是事。我當云何得免斯苦？』御者依命即還宮內。既至宮已，菩薩爾時端坐思惟，作是念言：『如此老法，不久之間即至我身，我云何免？』即說頌曰：

「『忽遇如此衰老者，　形體枯瘦倚杖行；
我身亦為老所縛，　云何得免斯苦事？』

「爾時淨飯王，見菩薩却迴宮中，問御者曰：『太子出城遊觀林泉，生歡喜不？』御者對曰：『我見太子無有歡喜。』王曰：『何故不喜？』御者答曰：『我與太子出城，門外見一老人，形體羸弱、顏容枯悴、倚杖前行、身體戰掉。太子見已即問我曰：「彼是何人一當至此？」我即答曰：「此名為老人。」又問我曰：「我於後時當如此不？」我即答曰：「必當如此。」太子聞已命我令還，

思惟是事。今者現在宮內思量是事。』時淨飯王聞此語已自私念言：『太子生時，相師皆云出家修道。今若如此，應是斯事。我當倍諸五欲樂具以娛樂之。』作是念已，即令倍諸五欲樂具，以娛太子。頌曰：

「『父王既聞御者言，　即自思量相師語；
以諸五欲倍於前，　願令菩薩不出家。』

「菩薩常法：將欲出城遊觀，先勅御者：『速當為我嚴飾車乘，我當出城遊觀。』御者受命，即為嚴飾上妙車乘，既嚴飾已即白菩薩，今可遊觀。將欲出城，逢一病人，舉身羸黃、瘦瘠疲困、路傍諸人皆不顧見。菩薩見已問御者曰：『此是何人？身形瘦弱羸黃困篤，一切諸人皆不顧見。』御者報曰：『此名病人，由斯病故不久當死。』菩薩問曰：『如此病法，我超過不？』御者答曰：『此之病法亦未超過。』菩薩聞已愁憂不樂，即命還宮，思惟是事。爾時御者送至宮內，既至宮已，菩薩於是端身思惟如此病苦。時淨飯王問御者曰：『太子出城遊觀，歡樂以不？』御者答曰：『太子不樂。』又問曰：『何為不樂？』爾時御者具陳上事。王聞是已，乃至倍加五欲娛樂太子。頌曰：

「『上妙色聲香，　最勝諸味觸；
當受五欲樂，　勿棄我出家。』

「菩薩常法：將欲出城遊觀，先命御者嚴飾車乘。既嚴飾已出城遊觀，逢一死人，以雜色車而以載之。復有一人手持火爐在前而行，雜色車後，多諸男女被髮哀號，見者悲切。菩薩見已問御者曰：『此是何人？以種種雜色嚴飾其車，載之而去，男女哀號見者悲切。』御者答曰：『此名死人。』太子問曰：『云何名為死人？』御者答曰：『此人生氣一盡，不復得與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而重相見。』菩薩問曰：『我亦爾不？』答曰：『亦爾。』菩薩聞已愁憂不樂，即命還宮。時淨飯王問御者曰：『太子出城遊觀，歡樂以不？』御者答曰：『我見太子愁憂不樂。』王曰：『何故？』答曰：『今者路逢死人，父母妻子悲號相送，太子問曰：「我當如此不？」我即答曰：「皆當如此。」故在宮中思惟是事。』時淨飯王復加五欲，以種種微妙音樂倡伎珠珍婇女娛樂菩薩。頌曰：

「『此最勝城甚嚴飾，　天中天子可久住；
倍加五欲能歡樂，　猶如千眼歡喜園。』

「爾時淨居諸天，皆共觀念：『菩薩先有大實因力，我等當為菩薩作大緣故。何以故？若有大因待大緣故。』即便化作一大沙門，執錫持鉢次行乞食。菩薩常法：出城遊觀先命嚴駕，既嚴駕已登車前行，於衢路中逢一沙門，淨除鬚髮被福田衣，執持瓶鉢徐行乞食。菩薩見已問御者曰：『此是何人？』御者答曰：『名出家人。』菩薩問曰：『云何名為出家？』報曰：『此人以善心修善行，於善處住，身口意業悉皆清淨。以信心故，剃除鬚髮被如來服，捨離俗家昇涅槃路，故名出家。』菩薩即便告御者曰：『汝可將車近彼沙門。』御者奉命，即便引車至沙門所。菩薩爾時問沙門曰：『汝是何人？何故剃除鬚髮著別色衣，手持錫鉢以乞自活？』沙門報曰：『我出家人也。』菩薩又曰：『云何名為出家人也？』沙門報曰：『常以善心恒修善行，身口意業悉令清淨，捨離俗家昇涅槃路，故名出家人也。』菩薩歎曰：『善哉斯事！善哉斯事！』即自念言：『若當如此我亦出家。』即命御者：『可速還宮，我至宮中思量是事。』御者奉命，執御還宮。既至宮中寂然思念。時淨飯王問御者曰：『今者太子出城遊觀，歡樂以不？』答曰：『我見太子愁憂不樂。』王即問曰：『何故不樂？』御者答曰：『太子出城逢一沙門，剃除鬚髮被福田衣，手持鉢錫徐行乞食。太子問我：「彼何人也？」我即答曰：「名出家人。」便問我言：「云何名為出家？」我即答曰：「捨其俗家，昇涅槃路，故名出家。」太子聞已，命我引車近沙門所，問沙門曰：「汝是何人？剃除鬚髮被異色衣，手執瓶鉢自行乞食。」沙門報曰：「我出家人也。」太子問曰：「云何名為出家人也？」彼便報曰：「捨離俗家，昇涅槃路。」太子聞已即便歎曰：「善哉斯事！善哉斯事！若如此者我亦出家。」即便命我令速還宮，今在宮中思量是事。』時淨飯王既聞此語，慘然不樂，私自念曰：『太子生時相師占言：「太子不登王位，必當出家。」觀今相狀，應出家時至。即設方便，我今當令太子往田農所，見彼人眾行來作務，心得歡喜忘出家事。』作是念已，即往宮中告太子曰：『我有良田令人營植，汝可檢校。』太子在宮，想彼老病死人，即懷憂懼，念彼沙門復生喜戀，此心所繫無時暫捨。聞父所言不可違背，即順父言，便命御者，登車即往，身雖欲往田所，心恒繫念出家。既漸前行，忽於中路遇五百寶藏悉皆開門，中有聲曰：『善哉太子！我等珍寶，是汝過去眷屬之藏，汝可盡取隨汝意用。』太子報曰：『此是過去眷屬愚癡資具，無時積聚莫知棄捨。我今何用？汝等速去。』時彼寶藏復出聲曰：『汝若不取，我今入海。』菩薩報曰：『隨汝意去。』時寶藏等便入大海。爾時菩薩復漸前行，至犁田村見彼耕人，塵土坌身遍體流汗，手執牛杖盡

皆有血。復見其牛，皮背穿爛飢渴所逼，羸瘦困苦喘息不住，為諸虻蠅嗟食膿血，諸小虫等滿其瘡食，或為犁刃傷割其脚。菩薩遊歷耕種之所，皆見如此諸苦惱事。菩薩從無量劫來，深種慈悲，遇此苦業便生憐愍，即喚耕田人等而問之曰：『汝屬何人？』諸人報曰：『我等皆屬太子。』菩薩告曰：『今放汝等任自存活，不須繫屬於我。耕田牛等亦便放捨，任逐水草養其軀命。』于時菩薩念此苦事，從車而下，於贍部樹間，入第一無漏相似三昧，左右侍從圍繞菩薩，各坐樹下瞻侍菩薩。

「時淨飯王自念：『食時將至，太子何為不還宮內？』即欲自往看其太子，便命車輅登之而行，至耕田所周迴諸處尋覓太子，於贍部樹下，見入三昧。于時日已西傾，一切林影皆隨日轉，唯太子所坐之樹猶蔭太子，其陰不移。時淨飯王見是事已，即自念言：『今我大子甚大威德。日已西傾，一切林影皆隨日轉，唯大子所坐之樹猶蔭大子，其陰不移。』歡喜踊躍生恭敬心，曲躬低頭前禮太子，請從定起共登寶車，漸次還宮。至屍林下見諸死人，或黃或淤臭穢狼藉，太子見已重加憂念，於寶車中結跏趺坐，專心思惟。漸至劫比羅城，時曆數者即占：『太子至七日內不出家者，必登轉輪王位。』占知是事，即以其頌奏淨飯王曰：

「『太子不出家，　盡於七日中；
於彼日出時，　必登金輪位。
七寶自在王，　太子當如此；
海內無勞役，　怨敵自平定。
太子若出家，　無畏坐林間；
證彼一切智，　度脫諸眾生。』

「爾時菩薩既至城內，有一釋迦種名不過，時有其一女名曰鹿王，於樓窓中遙見菩薩，讚歎頌曰：

「『安樂乳母生，　安樂父能養；
彼女極安樂，　當與汝為妻。』

「菩薩聞此，其心寂入涅槃聲義，唯聞言曰：『汝最勝人當思惟寂靜涅槃。』菩薩聞此涅槃聲，愛念歡喜，聞妙聲故，即脫頸上珠瓔，擲於空中。以威力故，遂落鹿王女頸上。諸人見此皆大歡喜，白淨飯王具陳上事。王聞此語，即令二萬婇女迎鹿王女，將入太子宮內。彼時菩薩有三夫人：一名鹿王、二名喬比迦、三名耶輸陀

羅。其耶輸陀羅最為上首，其三夫人各有二萬婇女，前後圍繞在於宮內。

「時淨飯王，聞曆數者頌，即喚甘露等兄弟四人集居一處，遞相議彼曆數之頌：『「若七日內不許出家，登輪王位」者，我等宜應於七日內守護太子，仍令兵眾於四城門勤加防衛。』作是議已，即於劫比羅城築七重城塹，皆安鐵門，一一門上盡挂鳴鈴。若有開閉，其鈴聲聞四面周迴各四十里。菩薩所在樓閣之上，皆令伎女作諸音樂歌舞圍遶，大臣猛將領四種兵，嚴更警候營守城外。菩薩宮中諸門常閉，縱有使命須往來者，於城樓上別置梯道，令五百人擎之來去。其內宮門開閉之時，皆出異聲令淨飯王聞。若聞門聲，諸宮女等盡執仗刃，劫比羅城外百官吏人，亦復勤加遞相防守。時淨飯王自將四兵守城東門，其斛飯王自將四兵守城南門，其白淨王復將四兵守城西門，甘露飯王亦將四兵守城北門。大名釋迦領諸猛士巡行城內，至城東門問守門人曰：『誰守此門？』淨飯王報曰：『是我知更。』大名將曰：『嚴更者好，睡眠者惡。』即說頌曰：

「『睡者如死人，　此人屬魔王；
智者常覺悟，　是故勤防守。』

「大名釋迦說此頌已即至南門，問守門者曰：『何人守此？』斛飯王報曰：『是我知更。』大名將曰：『勤加者好，睡眠者惡。』即說頌曰：

「『睡者如死人，　此人屬魔王；
智者常覺悟，　是故勤防守。』

「大名釋迦說此頌已復至西門，問守門者曰：『是何人守？』白飯王報曰：『是我知更。』大名將曰：『勤加者善，睡眠者惡。』復說頌曰：

「『睡者如死人，　此人屬魔王；
智者常覺悟，　是故勤防守。』

「說此頌已復至北門，問守門者曰：『是何人守？』甘露飯王報曰：『是我知更。』大名將曰：『策勤者善，睡眠者不善。』即說頌曰：

「『睡者如死人，　此人屬魔王；

智者常覺悟，　是故勤防守。』

「說此頌已還至中營，問守營人曰：『何人知更？』營人報曰：『是某知更。』『策勤者善，睡眠者不善。』即說頌曰：

「『策勤莫違法，　實語莫妄語；
妄語入黑暗，　是故勤防守。』

「大名釋迦如此巡已即至天曉，於淨飯王所白其王曰：『七日之中一夜已過，唯餘六日。』王便報曰：『既餘六日，勤加守護。六日若過，我之太子登金輪王。我等諸人咸皆隨從，飛騰虛空觀四天下。』如此警候乃至六日，唯餘一夜。天帝釋有常法，觀念之時窮於下界，即說頌曰：

「『釋迦牟尼國王子，　修六度行皆圓具；
愛樂出俗處山林，　以求無上真如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四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菩薩，在於宮內嬉戲之處，私自念言：『我今有三夫人及六萬婇女，若不與其為俗樂者，恐諸外人云：「我不是丈夫。」我今當與耶輸陀羅共為娛樂。』其耶輸陀羅因即有娠，既懷娠已生思念曰：『我於明旦報菩薩知。』爾時菩薩，於其夜中約緣生理，而說頌曰：

「『所共婦人同居宿，　此是末後同宿時；
我今從此更不然，　永離女人同眠宿。』

「當此之夜，婇女倡伎悉皆疲倦、昏悶眠睡，或頭髮披亂、或口流涕唾、或復譫語、或半身露。菩薩見此，雖在深宮猶如塚間見諸死人，即自思惟，而說頌曰：

「『如風吹倒池蓮花，　手脚撩亂縱橫臥；
頭髮蓬亂身形露，　所有愛心皆捨離。
我今見此諸女眠，　猶如死人身形變；
何故我不早覺知，　在此無智有情境？
欲同彼泥箭毒火，　如夢及飲鹹水等；
當如龍王捨難捨，　諸苦怨讎因此生。』

「菩薩說此頌已便即眠睡。爾時大世主夫人，於其夜中見四種夢：一者見月被蝕、二者見東方日出便即却沒、三者見多有人頂禮夫人、四者見其自身或笑或哭。爾時耶輸陀羅復於此夜見八種夢：一者見其母家種族皆悉破散、二者見與菩薩同坐之床皆自摧毀、三者見其兩臂忽然皆折、四者見其牙齒皆悉墮落、五者見其髮鬢悉皆墮落、六者見吉祥神出其宅外、七者見月被蝕、八者見日初出東方便即却沒。菩薩於夜中見五種夢：一者見其身臥大地，頭枕須彌山，左手入東海，右手入西海，雙足入南海；二者見其心上生吉祥草高出空際；三者見諸白鳥頭皆黑色，頂禮菩薩所欲騰空，不過菩薩膝下；四者見於四方雜色諸鳥，至菩薩前皆同一色；五者見雜穢山菩薩在上經行來去。見是夢已，即從臥起歡喜思念：『我今此相，不久之間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之智。』爾時耶輸陀羅即從睡覺，便為菩薩說其八夢。菩薩爾時恐耶輸陀羅情生憂惱，方便為解此夢，令得歡悅：『見汝母家種族皆悉破壞者，今皆見在何為破

壞？見汝與我同坐之床皆自摧毀者，床今見好云何摧毀？見汝兩臂忽然皆折者，今皆無損。見汝牙齒悉皆墮落者，今亦見好。見汝鬚髮亦自墮落者，今見如故。見吉祥神出汝宅者，婦人吉神所謂夫婿，我今見在。見月被蝕者，汝可觀之，今見圓滿。汝見日出東方復遂沒者，今見夜半日猶未出，何為遂沒？』時耶輸陀羅聞是解已，默然而住。菩薩爾時思惟是夢：『如耶輸陀羅所見之相，我於今夜即合出家。』又作思念：『我應方便令耶輸陀羅略知覺我。』作是念已告耶輸陀羅曰：『我願出家。』耶輸陀羅曰：『大天！汝欲往者可將我去。』菩薩思念：『得涅槃時即將汝去。』報耶輸陀羅曰：『我有去處便將汝去。』爾時耶輸陀羅聞是語已，歡喜而寢。

「爾時菩薩發心欲出，大梵天王及帝釋等知菩薩念，應時而至，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心如未調馬，　亦如躁獼猴；
能捨五欲樂，　速證涅槃明。
大慈者起起，　捨此大地尊；
當得一切智，　度脫諸眾生。』

「菩薩報曰：『天帝釋！汝不見耶？』即說頌曰：

「『如師子王在鐵檻，　猛將弓刀守其傍；
象馬人眾甚繁鬧，　圍繞此城若為出。
父王猶如猛師子，　四兵鐵甲皆全具；
城塹樓閣及廊屋，　種種兵仗皆充滿。
見彼宮門及閤門，　乃至城門亦如是；
安諸鳴鈴普周遍，　關拒甚難不可越。
種種螺鼓圍遶我，　喧聒鳴聲未曾息；
宮外多諸象馬兵，　勤加防衛不令出。』

「爾時釋提桓因即說頌曰：

「『昔有誓願今應思，　然燈如來先授記；
眾生多拘苦惱中，　應速捨家求正道。
我今亦能作如是，　及彼梵王諸天等；
當令汝得無障礙，　詣樹林中修正覺。』

「菩薩聞是頌已，其心歡喜答諸天曰：『善時！』天帝釋即以昏蓋覆諸兵眾及淨飯王倡伎婇女，所有一切防衛守護劫比羅城者，皆令睡眠，心無覺悟。命夜叉大將散支迦持取踏梯，便令菩薩從梯而下至車匿所。見車匿方睡，菩薩以手推覺，良久方悟。菩薩爾時即說頌曰：

「『起起汝車匿，　速被乾陟來；
過去勝者林，　我往彼寂默。』

「爾時車匿若睡、若覺，以頌報曰：

「『今非遊觀時，　汝先無怨敵；
既無怨賊來，　云何夜索馬？』

「菩薩以頌告曰：

「『車匿汝昔來，　不違我言教；
勿於末後時，　方欲違我命。』

「車匿報曰：『今夜半時，我懷恐怖不能取馬。』菩薩爾時聞是語已，便自思念：『我若與此車匿言酬未已，恐傍人聞廢我前去，不如自被馬王乾陟。』即趨馬坊至乾陟所。時彼乾陟見菩薩來，即懷嗔怒如大猛火，跳踉來去未便受捉。菩薩手中先有百寶輪相，一切怖畏眾生見菩薩者，菩薩即以百寶手撫慰安隱。菩薩爾時便以輪手撫其馬頭，即說頌曰：

「『我今末後時乘汝，　速當至彼不久留；
我當不久證菩提，　當以法雨潤眾生。』

「復次一切眾生有常法，有人教者即能習學。乾陟馬王聞此頌已，即便安住，菩薩歡喜便被牽出。梵王帝釋令四天子共扶乾陟擁衛菩薩。四天子者：一名彼岸、二名近岸、三名香葉、四名勝香葉，皆有威力，詣菩薩所侍立左右。菩薩問曰：『誰能將我騰空而出？』四天子曰：『我等皆能。』菩薩又曰：『汝等有何神力？』彼岸報曰：『太子當知！盡大地土我猶擎得，亦復將行。』近岸復曰：『四大海水及諸江河，我今亦能荷負將行。』香葉又曰：『一切山石我能擔負將行。』勝香葉又曰：『一切林樹及諸叢草，能負將行。』菩薩聞已以脚案地，令四天子盡力擎之。時四天子，即皆盡

力共相動挽，乃至疲乏猶動不得。時四天子盡皆驚愕，白菩薩曰：『不知菩薩有大威力，我等若知有是力者，不敢擎之。』爾時車匿，聞其菩薩與四天子遞相言說，即便趨行至菩薩所。菩薩爾時即乘乾陟，時四天子各扶馬足，爾時車匿一手攀鞦、一手執刀。菩薩諸天威力感故，即騰虛空。宮中善神既見是已，悉皆號哭，淚下如雨。車匿見之白菩薩曰：『此是雨不？』菩薩報曰：『此不是雨，是宮中神見我今去，淚下如此。』車匿爾時聞菩薩此言，哽咽歔欷，默然不語。菩薩爾時，如象旋顧望其宮中，便自思念：『是我末後與諸女人共居一處，今一時別之，不復更爾。』復重思念：『我若不從東門與父王別，恐生嫌恨，責諸兵士不加防守。』即詣東門，見其父王睡眠極重。菩薩爾時遶父王三匝跪禮父足，作是言曰：『我今去者非不孝敬，但為生老病死磨滅有情。由是義故，我欲出家證菩提道救濟斯苦。』作是語已即騰虛空。

「時釋迦大名將軍，巡行觀察至城東門，忽見菩薩騰在虛空，發聲啼哭白菩薩曰：『欲何所作？欲何所作？』菩薩報曰：『大將當知！我欲出家。』大名將曰：『此是非法。』菩薩報曰：『我已曾於三阿僧祇劫常行苦行求無上菩提，於一切眾生拔諸苦難；我今豈得在於宮中？今當一心為法而去。』大名釋迦聞是語已即復啼哭：『哀哉！哀哉！淨飯大王及諸釋種。苦哉！苦哉！』雖發大願欲留太子，徒加愛念，此事便發，釋迦大將即說頌曰：

「『今日淨飯王，　為子生憂惱；
舉手叫蒼天，　悲恨大號哭。
耶輸陀羅等，　及諸大宮人；
今別悉達已，　常為苦所逼。』

「大名釋迦說此頌已，悲淚懊惱，速至耶輸陀羅所，以手推耶輸陀羅，即說頌曰：

「『悉達夫欲去，　應可生留戀；
勿當後時憂，　為憶夫愁故。
今去極難見，　最後相見時；
苦哉無人聞，　覺去勿罪我。』

「大名釋迦頻於內宮遍告眾人，了無覺者，悲惱忙懼。復速往彼淨飯王所，覺淨飯王，即說頌曰：

「『悉達今欲去，　王當速制之；

勿於彼後時，　為子常憂惱。』

「大名釋迦再三覺之，王猶眠睡曾不暫覺。時釋梵天等與無量百千諸天眷屬來詣菩薩，至菩薩所便即圍遶。大梵天王及色界諸天，儼然無聲在菩薩右，釋提桓因及欲界天在菩薩左，或有執持幡蓋并奏音樂，或於空中散諸香花供養菩薩，所謂優鉢羅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栴檀、沈水香、粖香和香，以散菩薩。復以種種上妙衣服散於空中；復於空中擊鼓吹螺作諸倡伎，而作頌曰：

「『諸天在空中，　悉皆大踊躍；
扑舞菩薩前，　歌讚於菩薩。
無邊諸天眾，　揶揄彼魔軍；
或有作音樂，　或有引前者。
或復開諸門，　或以花來散；
或有扶馬足，　瞻仰隨從行。
或復左旋繞，　或復居左右；
多聞及梵釋，　先引菩薩路。
一切威德天，　無不隨從者；
如月在星中，　往彼聖者林。』

「是時菩薩出劫比羅城已，梵釋天等皆大歡喜，白菩薩曰：『善哉仁者！汝昔長夜如是希求言：「我何時獲無障礙在閑林中？」汝昔有願，今悉圓滿。汝若證得無上道時，攝受我等。』菩薩曰：『如汝所願。』爾時菩薩如象王右顧觀諸天等，作是頌曰：

「『不證無上道，　了知諸佛法；
不復重來歸，　入此劫比城。』

「是時菩薩，以二更中行十二踰膳那，從馬而下，即解瓔珞告車匿曰：『汝可將馬及我瓔飾從此迴去。』即說頌曰：

「『此馬及瓔飾，　可付我親屬；
我今捨貪愛，　從此被法服。』

「爾時車匿聞此語已，發聲號哭悲感懊惱，淚下如雨，而說頌曰：

「『師子虎成群，　棘林惡獸跡；

獨住無眷屬，　聖者如何住？』

「菩薩爾時以頌報曰：

「『生者獨自生，　死者亦自死；
苦者還自受，　生死無有伴。』

「爾時車匿復說頌曰：

「『汝昔常乘諸象馬，　手足柔軟未經苦；
攢搓刃石滿斯地，　如何於此堪行住？』

「菩薩以頌報曰：

「『假令少小憍養育，　賢善及與諸孤獨；
勇猛無畏人恭敬，　如斯等類咸歸死。
生老病死相紛鬪，　速來逼迫一切人；
縱有餘願不少寬，　能令須臾盡磨滅。』

「車匿報曰：『太子！淨飯大王若不見汝，必大懊惱便當至死。』菩薩雖聞是已，為得菩提資糧久圓滿故，於車匿言曾不在念。爾時菩薩即於車匿手中取其所執之刀，其刀輕利，青光湛色如青蓮花葉。既拔其刀，即自割髮擲虛空中。釋提桓因於虛空中即便捧接，將往三十三天。每至此日，集三十三大眾旋繞供養。其割髮之地，信心長者婆羅門等營一寶塔，名曰割髮地塔，苾芻俗人常應供養。菩薩當割髮已告車匿曰：『汝見我不？形容已毀心復堅固，如斯之人豈有更還在人間耶？』車匿曰：『不也。』車匿即自思念：『今此太子是剎帝利種，情多高慢，我雖苦言終不移改。』作是念已禮菩薩足，乾陟馬王亦禮菩薩，便吐其舌舐菩薩足，菩薩即以百寶輪手撫其馬背，而作是言：『汝乾陟去，我證菩提常念汝恩。』告車匿曰：『汝必不應將我乾陟入於宮內。』車匿悲泣不勝哽咽，所視迷悶歸還路時顧菩薩前。以菩薩神德力故，於二更中便至於彼，及車匿還路，經七日方至本國。

「既到城門，車匿念言：『我若與馬同入城者，當為眾人之所尤怨，我之身命或可不存。』是時車匿入苑林中，且先遣馬却入城內。是時乾陟既入城內，即便悲嘶。時城中人及宮人等，聞此馬聲咸皆忙遽，不見菩薩，抱乾陟項悲號懊惱。然畜生有常法，於世間情無不解了，況此馬王。爾時乾陟見諸人等號慟傷感，其氣迷絕便

至於殞。然此乾陟從昔已來，於具六種勤事婆羅門家，受其胎形。若菩薩得無上道時，當言：『汝惡性馬。』便得宿念，超於生死畏途中，登究竟涅槃岸。

「時菩薩須袈裟，於無比城中有一居士，財寶富盛倉庫盈溢多諸眷屬，如薜室羅末拏天王。時彼居士，於其同類種族中取女為妻，既得為婦共相娛樂，俗禮和合因生一子，如是乃至生於十子，皆悉出家證辟支佛道。爾時其母，與此十子疎布衣服。時彼十子共白母曰：『我今便入涅槃不須此物。』爾時十辟支佛白母言：『淨飯王子釋迦牟尼，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母將此衣服可施與彼，必當獲得無量果報。』作是語已，即於宮中現十八變，火化而滅入無餘涅槃。其母年老困疾將死，持其衣服囑付於女，具說前事。時女後時染患將卒，復持此衣置樹空中，告樹神曰：『今此衣服為我守護，待淨飯王子出家之日，當持與之。』時天帝釋觀其下界，乃見此衣在樹空中，便往取之身自被著，作老獵師形狀，執持弓箭與菩薩相近。菩薩告曰：『此是出家人衣，我衣貴妙是俗人服，今欲相換可得以不？』獵師報曰：『我不相與。何以故？我若取汝好服行於人間，或有見者便言：「我殺於汝取汝此衣。」』菩薩報曰：『汝獵師當知！一切世間所有人眾，咸知我有勇猛智慧無能殺者，誰有將此能殺我者？汝不須懼。』時天帝釋即跪持衣奉與菩薩。爾時菩薩得此衣已便即著之，衣窄身大不遍覆體，作是念言：『此出家服小，不堪受用。若有威力，願自寬大今覆我體。』菩薩及天力之威故，其衣即大。菩薩爾時復自念云：『我今既被此衣具出家相，當應救濟諸苦惱者。』即以先著細妙之衣將與帝釋。天帝得已，將還三十三天恭敬供養。換衣之所，諸婆羅門居士長者共於此地造一制底，名為受出家衣塔。

「爾時菩薩既剃頭被袈裟已，於林野中處處遊行，至婆伽婆仙人所，見其仙人以掌支頰思惟而住。菩薩問曰：『大仙！何故作此思惟？』仙人報曰：『我之住處有多羅樹，於先之時生金花金菓，忽於今時花菓自落，我於今時思念此事。』菩薩報曰：『此花菓主，懼諸生老病死之所逼切出家修道，所以花菓自落。若花菓主不出家者，當為園苑。』時此仙人聞是語已，即便舉目熟視菩薩，見菩薩儀容端正，便自思念告菩薩曰：『出家人者，豈汝是耶？』答曰：『我是。』爾時仙人即大驚悅，明目直視觀覩菩薩，便屈今坐，以諸花菓恭敬供養。菩薩坐須臾間，問仙人曰：『今此之地至劫比羅城可有幾里？』仙人報曰：『有十二踰膳那。』菩薩念曰：『此處甚近城國，諸釋種子其數不少，恐相煩亂，我當渡弶伽河。』作是念已即渡弶伽河，漸次遊行至王舍城。

「菩薩有善巧之力，具一切智，取迦囉毘囉拘那一十葉，綴作一鉢，威儀寂靜入城乞食。時頻毘娑羅王在樓觀望，遙見菩薩行步端正、被如法僧伽胝衣、捧持一鉢，如法瞻視威儀庠序次第乞食，見是事已私自念言：『我王舍城中諸出家人，未有若此之者。』而說頌曰：

「『我今讚出家，　如是賢善者；
思惟生死故，　彼人要出家。
在家諸苦逼，　糞穢來煎迫；
出家味禪悅，　智者樂出家。
身心俱出家，　諸惡皆捨離；
口業亦清淨，　正命以自活。
聖遊摩竭國，　漸至王舍城；
攝心在禪念，　次第行乞食。』
國主在高樓，　遙見此聖者；
即發歡喜心，　告諸近臣曰：
『汝等當觀彼，　勝相皆具足；
形容甚端嚴，　視地如法行；
智者不遙視，　此非賤種生。』
即令使者觀，　彼住在何處？
使者奉王命，　即隨彼人行；
觀此出家人，　當於何處住？
彼次第乞食，　歷門至六家，
鉢中食既滿，　如法捧其鉢。
菩薩乞食已，　默然出城外；
往彼般荼林，　清淨自安止。
使者知處已，　即遣一人守；
一報速還城，　報彼國王曰：
『天王彼苾芻，　今在般荼山；
坐如猛虎兒，　處山如師子。』
王聞說是言，　即登諸寶輅；
群臣共圍繞，　速詣彼所居。
至彼般荼山，　王從車輅下；
步行前往詣，　便即覩菩薩。
恭敬相問訊，　王即相對坐；
見彼寂靜住，　便作是言曰：
『汝少年苾芻，　今是盛壯時；
端嚴多技藝，　如何自乞食？
汝生何族姓？　我與汝園宅；

并給諸婇女，　種種令具足。』
菩薩聞是言，　以頌而答曰：
『大王有一國，　住在雪山傍，
財食甚豐足，　名曰嬌薩羅。
甘蔗曰喬答，　彼中住釋迦；
我是剎利種，　不樂世間欲。
若人御大地，　山林及海濱；
具有諸珍寶，　貪心猶未足。
以薪投猛火，　貪欲亦如是；
怖畏嶮途中，　御者常憂懼。
諸苦欲為根，　能覆於善法；
我昔出家時，　諸欲皆棄捨。
譬如大雪山，　風吹尚能動；
我心依解脫，　諸欲不能牽。
世間欲驅馳，　生死輪常轉；
國主唯我能，　解脫諸怖畏。
我知欲愆過，　見涅槃寂靜；
我今當捨棄，　往詣清淨樂。』

「爾時頻毘娑羅王聞是語已，問菩薩曰：『汝出家士，作此苦行欲有何願？』菩薩報曰：『願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王曰：『汝若得道者應當念我。』報曰：『依汝所願。』說此語已，菩薩即往耆闍崛山傍仙人林下。既到彼已，隨彼仙眾行住坐臥見彼苦行，常翹一足至一更休，菩薩亦翹一足至二更方休。見彼苦行，五熱炙身至一更休，菩薩亦五熱炙身至二更方休。如是苦行皆倍於彼，仙人見已共相議曰：『此是大持行沙門。』猶此緣故，名大沙門。爾時菩薩問諸仙曰：『諸大仙等！如是苦行欲有何願？』一仙報曰：『我等願得帝釋天王。』更一仙曰：『我等願得大梵天王。』一仙又曰：『我等願得欲界魔王。』菩薩爾時聞是語已，便自思念：『此等仙人天上人間輪迴不絕，此是耶道，非清淨道。』

「菩薩既見仙人行垢穢道，即便棄之，詣歌羅羅仙所。既至彼已，合掌恭敬相對而坐，問彼仙曰：『汝師是誰？我欲共學梵行。』彼仙報曰：『仁者喬答摩！我無尊者，汝欲學者隨意無礙。』菩薩問曰：『大仙得何法果？』仙人報曰：『仁者喬答摩！我得無想定。』菩薩聞此私作是念：『羅羅信心，我亦信心。羅羅精進有念有善有智，我亦有之。羅羅仙人見得如許多法乃至無想定，如是之法我豈不得？』爾時菩薩默然而去，念彼諸法，未得欲得、未證欲證、未見欲見。菩薩爾時獨處閑林，專念此道勤加精進。作是事已不久之間，便得證見此法。得此法已，還乃至彼羅羅仙所，白羅羅

曰：『今汝此法乃至無想定，豈自得耶？』彼仙報曰：『如是喬答摩！乃至無想定我自得之。』菩薩報曰：『仁者，此等智慧乃至無想定，我亦得之。』彼仙報曰：『喬答摩！汝既得之我亦得之，我既得之汝亦得之。今我二人，此弟子眾可共教授，此法義理一種得故。』此羅羅仙即是菩薩第一教授阿遮利耶。彼羅羅仙，以菩薩智慧故，歡喜供養親好而住。菩薩爾時作如是念：『今此道法者，非智慧非證見，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是垢穢道故。』菩薩知已告羅羅曰：『仁者好住，我今辭去。』

「菩薩爾時遊行山林，見水獺端正仙子（舊云鬱頭藍者，此誤也），即往親近恭敬問訊，告彼仙曰：『汝師是誰？我共修學。』彼仙報曰：『我無尊者，汝欲修學隨意無礙。』菩薩問曰：『汝得何道？』彼仙報曰：『仁者喬答摩！我得乃至非非想定。』菩薩聞此私作是念：『此水獺仙有信心，我亦有之。有精進有念有善有智，我亦有之。彼得如是法，乃至非非想定，我豈不得？』默然而去，念彼諸法，未得欲得、未見欲見、未證欲證。即往閑林專修此道，勤加精進不久之間，乃至證非想非非想定。得是定已，還詣水獺仙所，白彼仙曰：『今汝此法豈自得耶？』答曰：『如是。』菩薩又曰：『大仙！此智慧乃至非想非非想定，我亦得之。』水獺報曰：『汝既得之我亦得之，我既得之汝亦得之。今我二人可共同住教授弟子。何以故？得法同故。』菩薩爾時作如是念：『如此之道，非智慧非正見，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是垢穢道。』白彼仙曰：『汝今好住，我辭而去。』此是菩薩第二阿遮利耶。

「菩薩爾時遊行山林，時淨飯王憶念菩薩，令使尋訪相望道路，在所山林悉皆知處。既聞太子辭彼水獺，無有侍者獨行山林，即差童子三百人往侍太子；天示城王既聞是事，復差二百童子往侍太子。如是五百童子圍繞菩薩，於諸山林隨意遊觀。爾時菩薩便作是念：『我今欲於林間靜住，不可令其多人圍繞而求甘露。然我應留侍者五人，餘者放還。』是時菩薩，於母宗親中而留兩人、於父宗親中而留三人，而此五人承事菩薩，餘者各令還國。

「爾時菩薩與此五人圍繞，往伽耶城南，詣烏留頻螺西那耶尼聚落。四邊遊行於尼連禪河邊，見一勝地，樹林美茂其水清冷，底有純沙岸平水滿，易可取汲。青草遍地，岸闊堤高，有雜花樹。在於岸上，滋茂殊勝。菩薩見此殊勝之地，作如是念：『此地樹茂其水清冷、底有純沙、岸平水滿、易可取汲、青草遍地，岸闊堤高有雜花樹。在於岸上，滋茂殊勝。若有人樂修禪慧者，可居此地。我今欲於此地念諸寂定，此樹林中斷諸煩惱。』菩薩作是念已，便於樹下端身而坐，以舌拄腭兩齒相合，善調氣息攝住其心，令心摧伏壓捺考責，於諸毛孔皆悉流汗，猶如猛士搦一弱人，拉摺壓捺復惱彼

情，其人當即遍體流汗。菩薩伏其身心亦復如是。因此轉加精進，曾不暫捨，得輕安身獲無障礙，調直其心無有疑惑。菩薩如是作極苦苦不樂苦，雖受眾苦，其心猶自不能安於正定。

「爾時菩薩復作是念：『我今不如閉塞諸根不令放逸，使不喘動寂然而住。』於是先攝其氣不令出入。由氣不出故，氣上衝頂。菩薩因遂頂痛，猶如力士以諸鐵嘴斲弱人頂。菩薩爾時轉加精進不起退心。由是得輕安身，隨順所修其心專定，無有疑惑。如是種種自強考責，忍受極苦苦及不樂苦，於其心中曾不暫捨，而猶不得入於正定。何以故？由從多生所熏習故。菩薩復作是念：『我今應當轉加勤固，閉塞諸根令氣內擁入於禪定。』作是念已，便閉其氣不令喘息，其氣復從頂下衝於耳根，氣滿無耳，猶如積氣聚[橐- 木+棐]袋口。受如是種種諸苦，乃至不能得入於正定。何以故？由久遠時所熏習故。菩薩復作是念：『我當倍加精進，內攝其氣令其脹滿而入禪定。』閉其口鼻令氣悉斷。氣既不出，却下入腹五藏皆滿，其腹便脹如滿[橐- 木+棐]袋。復加功用輕安其身，隨順所修其心專定，無有疑惑。菩薩如是受種種苦受，其心猶不入於正定，由從多時染熏習故。菩薩復作是念：『我今倍加入脹滿定。』入此定已擁閉其氣，其氣覆上衝頂，其頂結痛，猶如力士以其繩索勒縛繫羸弱人，頭頂悉皆脹滿。菩薩受如是等最極苦已，乃至不能得於正定。何以故？由多時熏習故。菩薩復作是念：『我今應當倍加功用入脹滿定。』入其定已其氣滿脹，其腹結痛，如屠牛人以其利刀刺於牛腹。菩薩受如是苦受，乃至不能獲於正定。何以故？由多時染熏習故。菩薩復作是念：『我今應當倍加精進入脹滿定。』既入定已閉塞口鼻，其氣脹滿周遍身體，其身盛熱，猶二力士執羸弱人內於猛火。菩薩如是受種種苦受，乃至不得入於正定。菩薩復作是念：『我今不如斷諸食飲。』

「爾時諸天觀見菩薩斷諸食飲，詣菩薩所告曰：『大士！汝今嫌人間食，我等願以甘露入菩薩毛孔，汝應受取。』菩薩便作是念：『一切諸人已知我斷人間食，今受甘露便成妄語。若於邪見一切眾生，由妄語邪見故，身亡滅後，墮落惡趣於地獄中生，我今應當不受此事。然我今應少通人食，或小豆、大豆及牽牛子，煮取其汁日常少喫。』作是念已不受天語，遂取小豆、大豆及牽牛子煮汁少喫。於是菩薩，身體肢節皆悉萎瘦無肉，如八十歲女人肢節枯憔，菩薩羸瘦亦復如是。爾時菩薩由少食故，頭頂疼枯又復酸腫，如未熟菰子摘去其蔓見日萎憔，菩薩頭頂亦復如是。菩薩於是轉加精進得輕安身，隨所念修受種種苦受，乃至心不能獲入於正定。菩薩爾時以少食故，眼睛却入，猶如被人挑去，如井中見星，菩薩眼睛亦復如是。菩薩於是復倍精進受諸苦受，乃至不獲入於正定。何以

故？由從多時所熏習故。菩薩以少食故。兩脇皮骨枯虛高下，猶三百年草屋，菩薩兩脇亦復如是。菩薩爾時轉倍勤念受諸苦受，乃至心不能獲入於正定，由從多時所熏習故。菩薩以少食故。脊骨羸屈，猶如箜篌欲起則伏、欲坐仰倒、欲端腰立、上下不隨。菩薩困頓乃至於是，以手摩身諸毛隨落。菩薩復作是念：『今我所行非正智非正見，不能至無上菩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五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有三天人詣菩薩所見菩薩身，遞相議曰，其一天云：『此喬答摩是黑沙門。』其二天云：『此喬答摩黕色沙門。』第三天云：『非黑非黕，是蒼色沙門。』因天議故，菩薩遂得三名。菩薩所有身上光色，皆悉變沒。菩薩於是時中不曾聽聞，心中自生三種譬喻辯才。所言三者：一者濕木有潤從水而出火鑽亦濕，有人遠來求火，以濕火鑽鑽彼濕木欲使生火，火無出法。若有沙門婆羅門，身雖離欲心猶愛染，耽欲耽愛、著欲處欲、悅欲伴欲，有如是等常在心中。彼諸人等，縱苦其身受諸極苦，忍諸酸毒受如此受，非正智非正見，不能得於無上正道。二者濕木有潤在於水邊，有人遠來求火，以乾火鑽鑽其潤木，雖欲得火火無然法。如是沙門婆羅門，身雖離欲心猶愛染，於諸欲中，耽欲愛欲、著欲處欲、悅欲伴欲。有如是過常在身心，縱苦其身受於極苦忍諸酸毒，受如此受，非正智非正見，不能至於無上正道。三者朽爛之木無有津潤在於濕岸，有人求火，雖以火鑽鑽之火無然法。如是沙門婆羅門，身雖離欲心猶愛染受於苦受，非正智非正見，不能得於無上正道。菩薩爾時悟此喻已，自作是念：『我今應當日食一麻。』雖食一麻，常為飢火之所燒逼，其身肢節轉更羸瘦；為飢火不息，復日食一粳米；飢火不息，復日食一拘羅，猶還羸瘦；日食一菴豆，猶還枯憔；復日食一甘豆，猶尚枯瘦；日食一大豆，猶復困憔。

「爾時淨飯王聞此苦行懊惱啼泣，及諸宮人婇女，脫身瓔珞敷草而坐，亦復日食一麻、一米及一豆等。爾時耶輸陀羅以少食故，懷娠漸損。王聞是事，作如是念：『若菩薩苦行不止，耶輸陀羅更聞斯語，必大憂惱其娠墮落，便至於死。我今當設方便，令不知菩薩苦行。』時淨飯王告諸宮人：『其菩薩苦行，勿令耶輸陀羅知。』并勅往來使者：『菩薩苦行，無令餘人輒知此事。』淨飯王雖從使者聞菩薩苦行，以諸方便告諸宮人：『菩薩今者已食。』菩薩爾時所食一麻一米，乃自念言：『今為此法，非正智非正見，不能得於無上之道。我當別修苦行食諸穢食。』復作是念：『食何穢食？應取新生犢子未喫草者之所糞尿。』作是念已便取而食。雖食此物，仍令食力消盡。然後復食，既而食已，便於屍林之下，枕臥死人及諸枯骨，以右脇著地蓋於兩足，內念光相如是繫念，行住坐臥曾無暫捨。菩薩若坐，有諸村野男女，見菩薩坐寂然而定，手執草莖穿菩薩耳穴，左右而出，如是戲笑去來抽挽，便語菩薩耳言：『看此坌土之鬼。』又復重言：『坌土之鬼。』復以土塊瓦石擲菩薩身上。

斯等雖於菩薩之身如是戲弄，爾時菩薩不起恚心無麁惡語，菩薩如此難忍能受。是時菩薩以發勤策不息，輕安身體未曾休廢，習續正念意無疑慮，專心於定住三摩地。

「爾時菩薩復作是念：『諸有欲捨苦故，勤修諸行。我所受苦無人超過，此非正道、非正智、非正見，非能至於無上等覺。』菩薩復作是念：『何為正道、正智、正見，得至無上正等菩提？』又作是念：『我自憶知，住父釋迦淨飯宮內撿校田里贍部樹下而坐，捨諸不善離欲惡法，尋伺之中，生諸寂靜得安樂喜，便獲初禪。此應是道預流之行，是正智正見正等覺，我今不能善修成就。何以故？為我羸弱然，我應為隨意喘息，廣噢諸食飯豆酥等，以油摩體溫湯澡浴。』是時菩薩作是念已，便開諸根隨情喘息，飲食諸味而不禁制，塗拭沐浴縱意而為。于時其五侍者互相謂曰：『此沙門喬答摩，懈怠懶墮而懷多事，受用無度斷惑錯亂；今既廣噢食飲豆酥油塗拭澡浴，今不能少許證獲，必無所得。』便捨菩薩漸次而行，至波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園中同作是願：『若世間有阿羅漢者，我隨出家。』此五人同住同行，因名五眾。

「菩薩爾時漸加飲食身力強健，即往西那延村(唐言會軍村也)。彼有村主，名為軍將。將有二女：一名歡喜、二名歡喜力。時此二女先聞，雪山南傍弶伽河側，劫比羅仙住處不遠，劫比羅城釋迦種中生一太子，端正具足眾相圓滿，一切眾生見者喜悅。相師占云：『此兒若紹王位當得轉輪王。』此女聞已，於十二年中常守貞潔。人間常法，若有女人能守貞潔滿十二年者，即合與轉輪王為妃。故彼二女，於十二年內不犯十惡，滿十二年訖作是思念：『我今於十二年中作清淨行訖，應以十六轉乳粥供養苦行仙人。所謂十六轉者，一千牛乳飲一千牛、復以一千飲五百、復以五百飲五百、復以五百飲二百五十、復以二百五十飲二百五十、復以二百五十飲一百二十五、復以一百二十五飲一百二十五、復以一百二十五飲六十四、復以六十四飲六十四、復以六十四飲三十二、復以三十二飲三十二、復以三十二飲十六、復以十六飲十六、復以十六飲八、復以八飲八、復以八飲四。』作是念已，即取此乳頗璃器中煮為粥。當煮之時，淨居諸天觀見菩薩食此粥已即成菩提道：『我等應當助其威力。』即將上藥速得力者，置乳器中并衛護之，當時粥現種種輪相。時有一外道名曰近行，來見此粥有種種相，作是念云：『食此粥者必證無上智慧，我應乞取噢之。』念已便去。粥既熟已，時彼外道却來告二女曰：『我從遠來甚大飢乏，今此乳粥可分施我。』二女報曰：『我不與汝。』默然而去。

「時二女人從頗梨器中，瀉其乳粥於寶鉢中，天帝釋來立二女前，梵天、淨居天等以此遙立。時彼二女既見帝釋在前而立，即捧其乳

鉢施與帝釋。帝釋報曰：『施勝我者。』二女問曰：『今誰勝汝？』答曰：『彼梵天王。』爾時二女，復持其乳施梵天王。梵天王報曰：『施勝我者。』問曰：『誰勝於汝？』答曰：『彼淨居天。』時此女人復以乳鉢奉淨居天，淨居天報曰：『施勝我者。』又復問曰：『誰勝於汝？』答曰：『彼菩薩今見在尼連禪河洗浴，為無力故不能得出，彼人勝我，汝當施與。』時二女人即持其乳粥往尼連禪河，將施菩薩。爾時河岸有女樹神，見菩薩虛羸不能上岸，即從樹出半身展手欲接菩薩。菩薩問曰：『汝是何身？』樹神答曰：『我是女人。』菩薩報曰：『我不能觸汝，可為我低一樹枝，我欲攀出。』時彼樹神即低樹枝，菩薩攀而得出，便著衣服在於河岸樹下而坐。時二女人便持粥至，曲躬恭敬奉施菩薩，菩薩以自他利故，便受其粥。又便問曰：『兼此寶器總能施不？』二女答曰：『聖者！今總奉施。』菩薩爾時即喫其粥，洗其寶鉢擲尼連河中，龍王便接其鉢入於龍宮。釋提桓因既而見之，化為妙翅飛入龍宮，恐嚇龍王奪鉢而去，於三十三天置一鉢塔，以時供養。菩薩問二女曰：『今汝施我欲有何願？』二女答曰：『聖者！有雪山南弶伽河側劫比羅城，釋迦種中誕一太子，顏容殊妙人所喜見，相師占之，當為轉輪王。我今以此功德，願為彼妃。』菩薩報曰：『彼之太子不樂世欲，今已出家。』二女報曰：『若已出家不貪世欲，以此功德當令彼人所願成就。』便說頌曰：

「『彼悉達太子，　世間最勝人；
若欲求所願，　當令速成就。』

「爾時菩薩見此二女說斯頌願已，告二女曰：『依汝所願。』時二女人聞菩薩此語，禮足而退。菩薩因食乳粥，氣力充盛六根滿實，於尼連禪河岸遊行觀察，覓清淨處將欲安止。見孤石山有雜華菓莊嚴圍遶，菩薩見已即登此山，平整石上結跏趺坐。爾時此山忽自裂碎，菩薩起立作是疑念：『由我惡業尚不盡故，令山碎耶？』空中諸天觀知菩薩疑念此事，即於空中告菩薩曰：『世尊！昔無惡業，此是菩薩成道常法，善根功德充滿身心，一切地力不能勝載。今之此地非是菩薩成菩提處，一切大地之力，不能負載二種之人：一者善最多者、二惡最多者。菩薩善業甚多，所以此山自然摧碎。今過尼連禪河東有金剛地，彼處過現未來諸如來等皆於其上得最勝智，已得、現得、當得。』菩薩聞已將往其地，舉足步步皆生蓮花，四大海水成蓮花池，來迎菩薩足所履地，地皆振動如扣銅器，有遮沙鳥及善瑞鹿來遶菩薩。主風之神，調其清涼吹去塵穢。主雨之神，

微洒甘澤令囂埃不飛。菩薩既見此相，作是念云：『今見此相，我於今日必成正覺。』

「尼連禪河龍名伽陵伽，以先業緣住此河中，兩目皆盲——若佛出世眼即得明；若佛滅後其眼還盲——聞地震聲，疑佛出世，從宮出看，忽見菩薩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如千日輝、如大寶山周遍嚴飾。龍王見已說頌讚曰：

「『曾見諸菩薩，　成佛具威德；
昔見與今見，　二見無差別。
我觀初行步，　復覩左右相；
能受世間供，　今成佛無疑。
又瞻被衣服，　入於尼連河；
河水變清淨，　今成佛無疑。
大堅固勇猛，　行步如牛王；
亦如人中王，　今成佛無疑。
上飛遮沙鳥，　下有祥瑞鹿；
身相甚端正，　今成佛無疑。
和風甚調暢，　微雨從空下；
鳥讚樹低枝，　今成佛無疑。
清淨光嚴相，　猶如閻浮金；
面端如滿月，　今成佛無疑。』

「龍王爾時讚菩薩已，便入龍宮。

「爾時菩薩聞伽陵伽龍王讚已，詣金剛地作是念云：『我應須草。』于時帝釋知菩薩心，即往香山取彼柔軟吉祥妙草，即自變身作傭力者，持吉祥草至菩薩前。菩薩見已即從乞之，帝釋前跪奉施菩薩。既得草已，即詣菩提樹下欲敷草坐，草自右旋。菩薩見此相已，復自念云：『我於今日證覺無疑。』即昇金剛座結跏趺坐，猶如龍王，端嚴殊勝其心專定，口作是言：『我今於此不得盡諸漏者，不起此座。』

「魔王常法有二種幢：一為喜幢、二為憂幢。其憂幢忽動，魔王便作是念：『今者憂幢忽動，決有損害之事。』便諦觀察，乃見菩薩坐金剛座上。復作是念：『此淨飯子坐金剛座，乃至未侵我境已來，我先為其作諸障礙。』作是念已，奮眉怒目著舍那衣，化為小使者形，詣菩薩前倉卒忙遽，告菩薩曰：『汝今云何安坐於此？劫比城中已被提婆達多之所控握，宮人婇女皆被污辱，諸釋種等已為殺戮。』是時菩薩有三種罪不善尋思生：一者愛欲尋、二者殺害尋、三者毀損尋——於耶輸陀羅喬比迦彌迦遮所，生愛欲尋；於提

婆達多所，生殺害尋；於隨從提婆達多諸釋種等，生毀損尋。生此尋已便覺察曰：『我今何故生此三種罪不善尋？』又便觀察：『知是魔王來此惱我令我散亂。』

「爾時菩薩即生三種善尋：一者出離尋、二者不殺害尋、三者不毀損尋。時天魔王復更告曰：『汝今何故坐於菩提樹下？』菩薩答曰：『當證無上正智。』魔王復曰：『如何得證無上正智？』菩薩答曰：『罪者！汝且一度祠會。猶此緣故，得於欲界天中自在成就。況我於無數劫中，作無量百千拘胝那庾多祠會，為利益有情故，捨頭目手足血肉妻子男女金銀諸珍，為證無上智故。由是義故，我何不證無上正智？我今決定證此無上正智。』菩薩作此言已，魔王復告曰：『然我一度祠會，得欲界自在天主，汝今證知；汝於三無數劫中，作無量拘胝那庾多百千祠會，為利益有情故，捨頭目手足血肉妻子男女金銀諸珍，為求無上正智故，誰當證汝？』

「爾時世尊舉輪萬網縵，無量福生、慰喻一切恐怖，手指於大地曰：『此當證我，如於三阿僧祇劫中作無量拘胝那庾多百千祠會，為利益有情故，捨頭目手足血肉妻子金銀諸珍實不虛者，當自證我。』是時地神從地涌出，合掌而發聲曰：『罪者！如是，如是。如世尊言，實不虛也。』作是語已，時魔王罪者，內懷羞愧默然而住，顏容憔悴而失威德，心懷懊惱作是念云：『我今作是方便，不能令淨飯子有少損壞，今當別設異計為其障礙。』念已便去。時彼魔王先有三女，姿容妖艷皆悉殊絕：一名為貪、二名為欲、三名為愛著。種種天衣莊嚴其身，令往菩薩所至菩薩前，作諸諂曲擬生惑亂。菩薩見已，化此三女皆成老母，即便還去。魔王見此更增懊惱，以手支頰諦思是事：『我復云何令此淨飯之子生於障礙？』即遣三十六拘胝魔兵，象頭、馬頭、駝頭、驢頭、鹿頭、牛頭、猪頭、狗頭、獯狐頭、鼠狼頭、獼猴頭、野狐頭、師子頭、虎頭等，如是奇怪種種頭兵，或執鏘戟、或執弓箭、或執鉞斧、或執輪刀、或執羂索、或執斤斲，如是種種器仗來向菩薩，魔王自執弓箭欲射菩薩。菩薩見已作是思念：『凡所鬪諍皆求伴侶，我今與此欲界王諍，豈不覓伴？』復更思念：『我今覓除障礙方便。』時魔兵眾即發諸刃同擊菩薩，菩薩爾時入大慈三摩地，時魔兵刃皆變成青黃赤白雜色蓮花，落菩薩左右前後。彼時魔王復騰空中雨諸塵土，而此塵土變成沈檀抹香及作諸花，墮菩薩上。魔王復於空中放諸毒蜂雨金剛石，淨居諸天化為葉屋以蓋菩薩，毒蜂石雨皆不得損。魔王見已復作是念：『我能幾時圍遶嬈亂？凡諸聲者能破三摩地，我今應變菩提樹葉令為頗胝迦。復令風吹相鼓作聲，彼若聞聲心不能定。』作是念已，即為此事。時菩提樹葉相鼓作聲，菩薩聞已不能專定。時淨居天遙見是事念言：『我今應助菩薩。』爾時諸天皆來

至菩提樹，各把樹葉不令葉動。時彼魔軍猶不肯散，淨居天等復作是念：『此罪魔軍久惱菩薩，尚不退息。』即以神力，擲諸魔軍鐵圍山上。

「菩薩爾時住優樓頻螺聚落，於尼連禪河菩提樹下坐，於妙覺分法中常不斷絕修習加行而住。於初夜分中，神境智見證通成就。所謂一中變為無量，無量中變為一，或隱或見牆壁及山，得無罣礙如虛空中，出沒大地如遊於水，地相如故，或趺坐虛空如居大地，或遊騰虛空如鳥飛翥，日月有大威德，或復舉手而捫摩之，乃至來往梵天身皆自在。

「爾時魔王復作是念：『諸禪定中唯聲能為障礙，我應作聲。』即與三萬六千拘胝魔鬼神等，遙吼大聲。菩薩為此聲故，為十二踰膳那迦覃婆樹林，由此林故不聞彼聲。菩薩復作是念：『我應修天耳智證通心，天及人聲皆悉得聞。』菩薩超過人耳以淨天耳，人非人聲若近若遠無不曉了。菩薩念云：『魔王三萬六千拘胝眷屬中，彼誰於我起於惡心，我何得知？』菩薩復念：『我如何證他心智？』即於夜中便得證悟，如於有情所發尋伺，心及心心所，欲不欲心、嗔不瞋心、癡不癡心、廣不廣心、息心攝心、驕慢不驕慢心、寂靜不寂靜心、定心不定心、散心不散心，如實了知。既知是已復更念云：『此魔軍中從昔已來，誰是父親？誰是母親？誰是怨害？誰為親友？如何得知？』復更念云：『我今應修宿命智方得了悟。』於夜分中精勤存念修宿命智，便得曉了從昔已來種種諸事，所謂一生、二生、三、四、五生、十生、二十生、百生、千生，乃至無量百千萬生、一劫生、二劫生、成劫生、壞劫生，乃至無數劫生，應念了知，彼人姓某名某，及已所生之處族姓種類，及有食噉苦樂等事，皆悉了悟。如是長命、如是久住，壽命長短彼滅此生，所有相貌方處種種，無量雜類靡不盡知。菩薩作念：『念此魔軍誰墮惡趣？誰墮善趣？如何得知？』復作是念：『應以生滅智通方知是事。』菩薩於中夜分修生滅智通，便得天眼清淨，超越人間。以此天眼見諸眾生：死者、生者、端正者、醜陋者、富貴者、下劣者、往善道者、往惡道者、作善業者、作惡業者，決定明了。復知一一眾生身口意業作諸惡事，誹謗聖者，或深著耶見、或作耶見業，由斯業故，從此沒後墮惡趣中；或見眾生於身口意作諸善業，恭敬賢聖行正見，由此業故，從此沒後生善趣中，皆悉明了。菩薩復作是念：『一切有情，由彼欲漏、有漏、無明漏，輪轉苦海如何得免？』復更念云：『唯證無漏智通能斷此事。』菩薩爾時為是義故，菩提樹下於夜分中，常以相應修習成熟，專心於覺分法中而住，發心為證無漏智通，即於苦諦如實了知，集滅道諦亦復如是。證斯道已，於欲漏、有漏、無明漏，心得解脫；既得解脫，證諸漏

盡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不受後有，即證菩提。彼中謂見覺分菩提，世尊所作已辦，即入火界三摩地。此時菩薩以慈器仗，降伏三十六拘胝魔軍，證無上智。

「于時魔王罪者，弓從手落、幢便倒地、宮殿皆動。魔王與諸三十六拘胝眷屬，心生懊惱而懷悔恨，便自隱沒，往劫比羅城告眾人曰：『釋迦牟尼菩薩，修諸苦行登金剛座，於草鋪上今已捨命。』時淨飯王及諸宮人群臣百寮聞是語已，大苦惱心如火所燒，城中人眾及喬比迦等三大夫人，念菩薩德悶絕躃地，以水洒面良久乃蘇，悲泣哽咽不能自止。左右侍女勸喻裁抑，如是種種歎責無量。時淨信天見魔欺妄，復知如來已成妙智，心生歡喜便普告曰：『諸人當知！釋迦牟尼今不捨命，見證無上正智。』時淨飯王及諸眷屬并劫比羅城人眾，聞此語已不勝歡躍。時耶輸陀羅聞世尊菩薩證無上智，生憙悅曰：『誕一息。』斛飯王亦生一息。于時月蝕，淨飯王見此盛事，甚大歡喜慶悅充滿，即勅城中除去瓦礫，以栴檀香水遍洒于地，於四衢道中置於香鑪，然諸名香，懸綵幡蓋滿於街路，以鮮潔花周布地上，於四城門及街衢中立檀施處。于時於東城門施會，沙門婆羅門外道梵志貧窮孤獨慳貪乞求，如此等類皆悉施與，南西北門及城中街衢亦復如是。會諸群臣，為耶輸陀羅所生之息而立其名。內宮侍女前白王曰：『此子生時羅怙障月，因此應以為名羅怙羅。』時斛飯王為其子故廣施如上，亦會親屬與子立名，問諸人曰：『此子當立何字？』親屬報曰：『此子生日，劫比羅城人眾歡喜，可名此子為阿難陀。』時淨飯王觀羅怙羅而作是言：『此非我釋迦牟尼所生之子。』時耶輸陀羅聞王此語深懷恐懼，即携羅怙羅，往菩薩澡洗池邊。有一大石先是菩薩力戲之石，以羅怙羅置此石上，合掌誓曰：『此兒若是菩薩親生子者，投於池中不至沈沒。若非菩薩親生子者，入水即沒。』作是願已，即抱其石并羅怙羅拋於池中，石便浮水。時羅怙羅落在水中，坐於石上，如輕綿在水隨波來去，曾不沈沒。淨飯王聞已生希有心，將諸群臣圍繞侍衛，至彼池傍見羅怙羅，在於池中坐浮石上，歡歎喜悅。時淨飯王，自入池中抱羅怙羅，其石便沒，還於宮中倍加愛育。

「初菩薩以慈器仗，降伏三萬六千拘胝魔眾已，證無上正智。于時大地震動，普遍世界悉皆光明，所有大地黑暗之處，日月威光不能除者，蒙佛此光皆得明徹。其中眾生忽得相見，遞相言曰：『非獨我等生於此間，更有眾生生於此處。』」

攝頌曰：

四種觸池，　父子和合；　釋迦出家，
護河神禮。

「爾時梵界有二天子，觀見世尊坐菩提樹下，共相議曰：『今佛世尊，住嗢律尼連禪河岸菩提樹下，初成正覺入火界三摩地，經于七日今猶在定。我等當共詣如來所香花供養，各說二頌歎佛。』作是議已，如力士屈申臂頃即至菩提樹下，在世尊前頂禮雙足，其一天子說頌請曰：

「『起起大慈悲，　怨賊今退散；
無罪大商主，　應遊行世間。
說善遊勝法，　廣施諸實義；
無量諸眾生，　聞法皆受持。』

「第二天子復說頌請曰：

「『起起大慈悲，　怨賊今退散；
一切垢已除，　應遊行世間。
身心既清淨，　如彼圓滿月；
無量諸眾生，　聞法皆受持。』

「時二天子說此頌已，禮佛而去。爾時世尊從三摩地起說頌曰：

「『欲界諸安樂，　色界諸安樂；
貪欲煩惱盡，　此安樂最勝。
我今捨重擔，　永離於負重；
有擔受多苦，　捨擔則安樂。
一切欲已捨，　一切行已成，
一切法已知，　此人不復生。』

「世尊在三摩地，於七日中既斷煩惱受解脫樂，無人供養，不飲不食無飢渴想。爾時有二商主：一名黃菟、二名村落，各有百兩車及多人眾，共為興販，路由佛所。時二商主，先有知識命過生天，顧於商人作如是念：『今佛在菩提樹下七日入定，斷諸煩惱受解脫樂，無人供養。我今應令此二商主為最初供養，於多世中受諸功德。今宜勸為此事，為知識故。』作是念已，於夜分中，放大光明燭五百車，現其半身在虛空中，告二商曰：『汝今當知！釋迦牟尼世尊，在寬廣尼連禪河菩提樹下初成正覺，於七日中解脫煩惱受彼安樂，不飲不食無人供養。汝等二人，事速供養，為最初供養，獲大利益。』作此語已，天遂便隱。時二商主聞此語已，共相議曰：『我等當知！世尊威德甚奇，今天為彼來告我等令使供養。』作是

議已，於佛世尊深心敬仰，持諸供物酪漿麨蜜往世尊所，到已禮足在一面立，白世尊曰：『我等二人，多持酪漿麨蜜來奉世尊，願見哀慈納我微供。』爾時世尊而作是念：『我今不可同諸外道以手受食。』尋念過去諸佛，為益有情如何而受？時清淨天空中告曰：『世尊當知！過去如來為有情故持鉢而食，世尊亦知其事如是。』于時世尊既先無鉢即自邀祈：『我若得鉢，然後受食。』時四天王知世尊心願，各持一石鉢而來奉佛。然此石鉢清淨輕妙周遍細密，形色端嚴非人所作。時四天王既各持鉢至世尊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等各從石山持此石鉢來奉世尊，唯願慈悲垂哀納受。』爾時世尊作是念云：『今此四王各持石鉢以施於我，我若取一餘天怨望，乃至二三亦復如是。我今應可總納受之，以我神通合成一鉢，將適眾願。』作是念已便受四鉢，以佛神力重疊內之遂成一鉢。便持此鉢，為益有情故受商主供。既受供已，即為商主說諸呪願頌曰：

「『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福能招樂果，　所願皆成就；
疾得圓寂處，　當證涅槃樂。
勤修福德人，　所有諸災橫；
及以天魔眾，　皆不能侵惱。
若發勇猛者，　具聖慧能施；
當盡苦海邊，　必得無為樂。』

「爾時四天王及二商主聞此頌已，甚生欣慶禮足而去。爾時世尊持此石鉢於尼連禪河岸，以水泥壇如法而食，食已還菩提樹下，收鉢洗足。以麨酪漿蜜性冷故，爾時世尊患於風氣。魔王見佛患冷風氣，來詣佛所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涅槃時至，何用久住於世？可早入涅槃。』世尊知為魔王所惱，告言：『汝罪魔王！我未入涅槃。何以故？我未有聲聞弟子聰明智慧，若有他問如法而答，善破異論廣建正法，具足四部眾：苾芻、苾芻尼、鄔婆索迦、鄔婆斯迦，上天下界及諸十方，廣知我法修諸梵行，悉皆了知。若未如此，我未入涅槃。』魔王聞佛此語，心生懊惱隱身而去。釋提桓因見佛世尊患於風氣，即往贍部樹下，遠有訶梨勒林，於其林中取色香美味具足者訶梨勒果，速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我見世尊身患風氣故，取訶梨勒菓，今以奉施。若食此菓風氣即除，唯願世尊受我此藥。』

「爾時世尊便受服之，所患尋愈。爾時世尊所患既差，從菩提樹下起，往牟枝磷陀龍王池邊，坐一樹下念三摩地。時此池中合有七日雨下，牟枝磷陀龍王知七日雨下不絕，從池而出，以身繞佛七匝。引頭覆佛頭上。何以故？恐佛世尊冷熱不調，諸蜂蠅等虫惱亂世尊。時此龍王，過七日中見雨止已，方解其身變作天身，頂禮世尊足白佛言：『世尊！於此七日之中，頗安隱不？我身麁弊應無亂惱，願見歡喜。』

「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知足果安樂，　多聞者知法；
不害於眾生，　人間大慈悲。
能除世欲樂，　諸惡皆遠離；
我慢悉摧伏，　斯人最安樂。』

「佛說頌已，時彼龍王頂禮世尊還本住處。

「爾時世尊復從池邊還菩提樹下，於草敷上端身結跏如法而坐，觀十二緣生循環返覆：所謂此有彼生：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此滅故彼滅：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

「爾時世尊，於七日間入三摩地已，起而說頌曰：

「『若此法能生，　佛常在於定；
若能知因法，　彼義滅一切。
若此法能生，　佛常在於定；
若能知因苦，　彼義滅一切。
若此法能生，　佛常在於定；
若能滅受盡，　彼義滅一切。
若此法能生，　佛常在於定；
若能滅緣盡，　彼義滅一切。
若此法能生，　佛常在於定；
若能滅諸漏，　彼義滅一切。
若此法能生，　佛常在於定；
普照於世間，　如日在空裏。
若此法能生，　佛常在於定；
降伏諸魔軍，　佛能斷鉤鎖。』

「爾時世尊作是念已：『我得甚深之法，難見能見難知能知，不可思惟、難可思惟，其義微妙，唯有智者能知此法。若為他說，彼不能解。我法虛授徒自疲勞，益我愁惱。我今應獨於寂靜處，我所見法安樂境界思惟而住。』爾時世尊如上思惟，止心住已不念說法。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知佛心念即自思惟：『此世間敗壞諸眾生等，於彼苦境不能解脫。今時如來、應、正遍知出現世間，難逢難遇如烏曇鉢羅花。佛今出世，樂自寂靜不念說法。我今應往請佛。』作此念已，如大力士屈申臂頃，從梵天沒至世尊前，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即說頌曰：

「『快哉今此摩揭陀，　而現未曾淨妙法；
於諸法中覺悟者，　唯願當開甘露門。』

「世尊復以說伽他曰：

「『我所得法甚難遇，　能令有海悉無餘；
少智愚人恒逆流，　由欲牽纏鎮漂沒。』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六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大梵天王白佛言：『世尊！於此世間有諸眾生，或生或老，然其根性有上中下、利鈍不同、形相端嚴、性行調順、少諸煩惑，亦少煩惑種類；由不聽正法故，所解狹劣。世尊！如嗢鉢羅花、鉢特摩花、俱沒陀花、奔荼利迦花，並於水中或生或老，其花根性有上中下：一浮出水、一與水齊、一居水下。眾生亦爾，於世間中或生或老，然諸根性有上中下、利鈍不同、形相端嚴、性行調順、少諸煩惑、亦少煩惑種類；由不聽正法故，所解狹劣。為是人故當說正法，時彼諸人聞說法寶並皆悟解。』

「爾時世尊聞是請已，便作是念：『我以佛眼觀彼眾生性差別不？』作是念已，即以佛眼觀見有情，或生、或老，然其根性有上中下、利鈍不同、形相端嚴、性行調順、少諸煩惑，亦少煩惑種類；由不聽正法故，所解狹劣。爾時世尊即於有情起大悲心，而說頌曰：

「『若有於法深樂聽，　我即當開甘露門；
如其譏慢自輕人，　大梵我終不為說。』

「爾時大梵天王聞此頌已，作如是念：『佛於今者欲說正法。』心生喜躍頂禮佛足，遶佛三匝忽然不現。時佛世尊復作是念：『我於今者為誰先說？』又作念言：『有哥羅哥，往在因中曾為我師，及以種種供給，我當為彼先說正法。』爾時空中諸天白言：『世尊！其哥羅哥命終已來經今七日。』世尊亦以佛眼，觀知命終經其七日。復作念言：『彼哥羅哥，不聞我法失大利益，若得聞法利益無邊。』又復念言：『我今當為嗢達羅摩子說法，由於因中為第二師，種種供給我故為說。』空中諸天亦白佛言：『此嗢達羅摩子昨夜命過。』佛亦觀知昨夜命終，復作是念：『彼不聞我法失大利益，若得聞法利益無邊。』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我欲先為何人說法？』復作是念：『應為彼五人先為說法。何以故？我昔苦行之時，彼等五人信心尊重承事供養。』復作是念：『彼等五人今何所在？』爾時世尊超人天眼觀察，乃見五人在波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見已從菩提樹坐下而起，往詣迦施那國波羅痆斯城，乃路逢一外道，名為親近。彼見世尊形容端嚴清淨色相善好，問曰：『具壽喬答摩！諸根端正、清淨顏容、皮膚細滑，於何教師而得出家？受誰法教？』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我今不從師受業，　亦無比類同於我；
世間所應開覺者，　唯我一人善能曉。
一切通達超出世，　而於諸法無所著；
咸皆棄捨證解脫，　自然覺悟不從師。
既無有人類於我，　所以自然覺一切；
如來天人大導師，　已證一切智力具。』

「爾時世尊說此頌已，詣迦施那國波羅疤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是時五人在彼林中，遙見世尊，各相謂言：『共立一制，此沙門喬答摩，性多緩慢、常為邪命、斷惑數退。彼今廣飡美食，所謂酥、蜜、酪等，以酥油塗身香湯洗浴。彼喬答摩來至我所，我等不應起迎頂禮，亦莫喚坐，彼若坐時亦任遠坐。』立制纔竟，如來漸漸近五人所。時彼五人不勝如來威德尊重，從座而起，一人為如來安座、一人為如來取水、一人為如來安置洗足器、二人迎接為受三衣：『善來喬答摩！可坐此座。』世尊作是念：『此愚癡人！共立章制而便自犯。』作是念已就座而坐。五人供養，未知世尊得成正覺，心生輕慢，所有言說皆喚如來在俗名號，或喚喬答摩，或喚具壽，或喚種族。是時世尊見毀呰已，告五人曰：『於如來處，莫喚俗姓、喬答摩、具壽、種族名字。若如是毀呰如來者失大利益，生生之處於長夜中而受苦惱。何以故？若復有人頻喚如來俗姓名號等，彼無智人生生之處失大利益，常受苦惱。汝等應知！自今以去於如來所莫喚俗姓。』五人報曰：『具壽喬答摩！汝先苦行，不得正覺智慧之法，亦復不見善安樂住，汝不可得。何謂今日破戒棄捨苦行？心不能定，癡狂心亂廣受好食，所謂酥、乳酪等，酥油塗身香水洗浴。一無苦行，如何乃言得成正覺？』世尊報曰：『汝愚癡人！不見如來前後相貌諸根差別。』五人報曰：『具壽喬答摩！如是相貌，我見差別。』爾時世尊告五人曰：『出家之人不得親近二種邪師。云何為二？一者樂著凡夫下劣俗法及耽樂婬欲處、二者自苦己身造諸過失。並非聖者所行之法。此二邪法，出家之人當須遠離。我有處中之法，習行之者，當得清淨之眼及大智慧，成等正覺寂靜涅槃。何為處中法？所謂八聖道。云何為八？所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爾時世尊而為五人以決定心說如是教。時五人中，二人侍佛學法，三人晨時乞飯，還至本處充六人食。又於中後，三人侍佛學法，二人入村乞食，還至本處五人共飡，唯佛世尊不非時食。

「爾時世尊告五人曰：『此苦聖諦法，我未曾聞；由如理作意精勤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集聖諦法，我未曾聞；由如理作意

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滅聖諦法，我未曾聞；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滅道聖諦法，我未曾聞；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復告五人：『此苦聖諦法，我未曾知，今當應知！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集聖諦法，我未曾斷，今當應斷！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滅聖諦法，我未所證，今當應證！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滅道聖諦，我未修習，今當應修！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聖諦，我已遍知，不復更知，先未曾聞，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集聖諦，我已永斷，更不復斷，先未曾聞，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滅聖諦，我已作證，更不復證，先未所證，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此苦滅道聖諦，我已修習，先未所習，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得淨慧眼智明覺生。汝等五人當知！我先未得此四諦三轉十二種，未生淨眼智明覺，不能超過人天，乃至梵界、諸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天人、阿蘇羅，未證解脫出離，不離顛倒，我不證無上正智。汝等當知！我自修習此四聖諦三轉十二種，證已即生淨眼智明，了達正覺。爾時我便超過人、天、魔、梵界及世沙門婆羅門，於天人阿蘇羅解脫，出離心所顛倒。我得於正智無上正覺。』世尊說此法時，具壽憍陳如證於無垢無塵法中得法眼淨，及八萬天眾於法中亦證法眼。「爾時世尊告憍陳如曰：『汝證法已。』答曰：『世尊！我已證。』佛復告曰：『憍陳如！汝證法耶？』答曰：『善逝！已證。』佛言：『具壽憍陳如既遍證法，以是義故，號阿若憍陳如。』爾時地行藥叉眾聞世尊語，同發聲言：『仁者當知！此佛世尊，於波羅痆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三轉十二行法輪，非諸沙門、婆羅門、人天、魔梵之所能轉，令多人安樂故、令多人利益故、哀愍有情故。由是義故，天眾增益蘇羅損減。』爾時空行藥叉，聞地行聲已，亦同發聲，乃至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炎魔天、覩史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及諸梵天，皆同時、同剎那、同臘婆、同牟呼栗多發聲。阿迦尼吒天聞是聲已亦同言曰：『仁者當知！此佛世尊，波羅痆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三轉十二行相法輪，非諸沙門、婆羅門、天、人、魔、梵之所能轉。為令多人得安樂故、為令多人得利益故、哀愍有情故，天眾增長、蘇羅損減。』世尊波羅痆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三轉十二行相法輪故，因號此法經及此地，名為『轉法輪處經』。

「爾時世尊復告四人曰：『有四聖諦。云何為四？所謂苦聖諦、集聖諦、滅聖諦、道聖諦。云何苦聖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乃至五取蘊苦。如此應知修習

八聖道：所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云何名集聖諦？所謂愛欲更受後有，愛、喜、貪、俱行愛，彼彼欣樂染愛，為捨離故，應修習八正道。云何滅聖諦？所謂愛欲更受後有，喜愛相應攀緣染著，為滅壞、休息、永沒、離欲、見證故，修習八正道。云何道聖諦？所謂八聖道，應當修習。』世尊說此四諦法時，阿若憍陳如證諸漏盡心得解脫，四人於此法中，離諸塵垢證清淨眼。爾時世間中有二應供：一是世尊、二是憍陳如。

「爾時世尊復告四人曰：『汝等當知！色無我，若色有我，不應生諸疾苦、能於色中作如是色不作如是色。是故汝等，知色無我故，生諸疾苦、不能作如是色不作如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應知。』

爾時世尊復告四人曰：『於意云何？色為是常？為無常耶？』答曰：『大德！色是無常。』告曰：『色若無常者，為苦？非苦？』答曰：『大德！是苦。』告曰：『色若無常苦者，即是變壞。若多聞弟子者，執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答曰：『不也。』世尊告曰：『如是受想行識，為是常耶？為無常耶？』答曰：『大德！無常也。』告曰：『乃至識等無常者，為苦？非苦？』答曰：『是苦，大德！』告曰：『識等無常苦者，即是變壞。若有多聞弟子，執色乃至識是我，我有識等、識等屬我、我在識等中不？』答曰：『不也。大德！』告曰：『是故當知！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勝、若劣，若近、若遠，如是諸色非我、非我所有、非屬於我、我不在色，由如實遍知，應如是見；乃至受想行識亦如是見。汝等聲聞弟子，具足多聞觀五取蘊，離我我所。如是觀已，知諸世間實無可取。無可取故不生怖畏，無怖畏故內證圓寂：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說此法時，彼四人等聞此法已，心得解脫證阿羅漢果。是時世間有六阿羅漢，佛為第一。

「爾時佛在波羅疤斯城婆羅榛河邊，時彼城中有長者子名曰耶舍，於日日中，令奏女樂受五欲樂，身心疲倦即便眠臥，諸伎女等圍遶而睡。爾時耶舍中夜忽覺，見諸伎女，九孔流溢種種不淨，頭髮蓬亂衣服垢穢，手足繁鬧囈言喧雜。見此事已作是思惟：『我於今夜在屍林耶？』心生驚怖起躡寶履，其履價直百千兩金，趨至門邊大聲叫喚：『諸人當知，苦來逼我！諸人當知，苦來逼我！』悲泣雨淚。時有非人，隱耶舍聲不令人覺，即為開門。爾時耶舍，出至大門亦發大聲，悲泣哽噎復作是言：『諸人當知，苦來逼我！』時彼非人隱耶舍聲不令人覺，便為開門。爾時耶舍出至城門如前叫喚，時彼非人亦為開門。爾時耶舍出城門已至婆羅榛河邊，爾時世尊河邊經行，耶舍見水如前叫喚，佛聞其聲，告言：『童子！此處無

畏，汝可渡來。』於是耶舍脫留寶履，渡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

「爾時世尊即將耶舍至其住處，佛就本座。時彼耶舍禮佛足已對如來坐。爾時世尊即為敷演妙法示教利喜。諸佛常法：先說此法，所謂布施、持戒生天之因。復說五欲所有過患；讚歎出家獨處山林，思惟觀察斷諸煩惱。演說廣大微妙之法，開示令解；諸有聽者聞說此法，歡喜清淨無有疑惑。佛觀知已更復為說出世之法：所謂苦集滅道聖諦。猶如浣衣先除垢穢，既清淨已色即易染；耶舍亦爾，初聞佛說心器清淨，便能了知四聖諦法，證預流果，見法得法極通達法，究竟堅法越一切悕望，度一切疑惑不假他緣，於大師教餘不能引，於諸法中得無所畏。耶舍爾時得此法已心大歡喜，從座而起整衣服，頂禮佛足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而作是言：『世尊！我今入此微妙之法獲大勝利，從今已後乃至盡形，歸佛法僧，為五戒鄔波索迦：不殺、不盜、不耶行、不妄語、不飲酒。』作是語已退坐一面。

「時彼耶舍出城已後，妻從睡覺不見耶舍，處處尋覓莫知所在，告父長者曰：『長者當知！今子耶舍不知所在。』長者聞已作如是念：『豈非我子被諸惡賊及以怨家將出城外作無利耶？』作是念已，即於四方令諸馬使、自持火炬與諸人等處處尋覓，遂出城門漸至河側，見有寶履價直百千，便作是念：『我子定非惡賊得去，既脫寶履明知渡河。』長者即便渡河而去，漸至佛所。于時世尊遙見長者從外而來，即以神力令彼長者雖入眾中不見其子。時彼長者既至佛所頂禮佛足，白言：『世尊！見我耶舍以不？』佛言：『長者！汝宜且坐，容於此處與子相見。』時彼長者聞佛語已，起歡喜心得未曾有，禮佛雙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為說妙法示教利喜。諸佛常法：凡所演說，先開布施、持戒生天之因，復說五欲所有過患，讚彼出家獨處山林，乃至令彼長者得預流果。其子耶舍猶著俗時種種珍寶莊嚴之具，得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即攝神力而說頌曰：

「『調伏寂靜持淨戒，　常以妙法自莊嚴；
於諸含識無害心，　是謂沙門苾芻行。』

「於是時中，世間有七阿羅漢，佛為第一。

「爾時長者，忽見其子在佛前坐，見已告曰：『童子汝來，共汝歸家。汝母相憶，悲傷啼泣。』

「爾時世尊告長者曰：『於意云何？頗有已得無學智、見證四諦法，彼人還家飡吐食不？』長者答曰：『不也，大德！』佛言：

『長者！汝今已得有學智、見證四諦法不？』答曰：『已得。』佛告長者曰：『此耶舍童子，已得無學智見證四諦法。』長者白言：『我子耶舍獲大果利，得無學智見，證四聖諦理，所謂苦集滅道。』

「爾時長者白佛言：『世尊！願佛世尊至明日時，與子耶舍來我宅中受我供養。』爾時世尊默受其請，長者知佛許已禮足而去。

「爾時世尊至時著衣持鉢，與耶舍童子到長者宅。耶舍母妻在中門傍，待佛世尊及其耶舍。既見佛來，自以其手嚴飾床具、敷設座已請世尊坐。爾時世尊即就其座，時耶舍母及妻禮世尊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即為說法示教利喜，先演布施持戒人天之因，次演修習斷諸煩惱，乃至證預流果。爾時其母及妻，既見法證法已，即從坐起禮佛雙足白言：『世尊！我於今日得此妙法，盡此形壽歸佛法僧，永持五戒作鄔婆斯迦。願佛世尊，今日食時受我供養。』世尊默然而許。時耶舍母見佛許已，即於家中辦諸清淨上妙飲食，於世尊前飾一香壇，奉諸香味而以供養。世尊食已洒掃清淨，重以香花周匝供養，在一面坐。如來爾時重為說法即便而去。

「時波羅痆斯城諸長者等，聞第一長者子耶舍，剃除鬚髮被於法服，隨佛世尊而作弟子。其第二長者子名曰富樓那，其第三長者子名曰無垢，第四長者子名曰驕梵拔提，第五長者子名曰妙肩，聞耶舍出家，咸作是念：『今耶舍童子生於貴家，富有珍寶、身體端嚴、恒受快樂，捨其所好為佛弟子。將知如來甚大威德、法亦微妙，我等應當剃除鬚髮侍養如來學受勝法。』作是議已即共同心，從波羅痆斯城至世尊所，禮世尊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願與妙法，我等出家為佛弟子，依如來教奉持梵行。』

「佛告諸長者子曰：『今正是時，善來苾芻！汝便出家修諸梵行。』作是語已，彼長者子等鬚髮自落、袈裟著身成苾芻相，如經七日曾出家者，其所悟解如百歲苾芻。爾時世尊重為說法：『汝等苾芻！獨一靜處遠離喧雜，常守自心勤修苦行，今既出家應求梵行，度於彼岸證自正智，得佛神通盡於生死，梵行建立辦於所作，勿受後有，如斯修者得無生果。』時四苾芻聞佛此言，即便悟解證阿羅漢果。時此世間有十一阿羅漢，佛為第一。

「波羅痆斯城中有五十豪族家，聞此五長者子咸皆出家，剃除鬚髮而被法服證阿羅漢果，各作是言：『如來教法甚為深妙，令彼五長者子各捨豪富而為出家。我等諸人亦宜詣佛而為弟子。』作是議已咸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願聽我等於善法律中出家，而為苾芻常修梵行。』佛言：『善來苾芻！』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如經七日曾出家者。佛言：『具壽！夫出家者，獨處山林遠離喧雜，常守自心勤修苦行，度於彼岸證自正智，得佛靜力盡生

死際，勿受後有，如斯修者得無生果。』時五十苾芻聞佛言已心獲無礙，證阿羅漢果。時此世間有六十一阿羅漢，佛為第一。
「爾時佛住波羅疐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六十苾芻前後圍遶。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我今與汝，於一切天人繫縛之中而得解脫。汝等各可隨詣諸方，為諸眾生作大利益，且令汝等各各而往，不用同行。我亦往優樓頻螺聚落，為利益故。』爾時惡魔作是念言：『此沙門喬答摩，住於波羅疐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為聲聞眾如是說法云：「我於一切天人繫縛中而得解脫。汝等苾芻，亦於一切天人繫縛中同得解脫，汝等應往人間廣為利益。汝等應各別行，不用同往。我亦將詣優樓頻螺聚落者。」我今應當為彼作諸障礙。』爾時惡魔作是念已，化為摩納婆往詣佛所，即於佛前而說頌曰：

「『汝不得解脫，　而作解脫想；
汝在繫縛中，　不能解脫我。』

「爾時世尊作是念言：『今者惡魔願我散亂。』世尊知已說頌答曰：

「『人天繫縛中，　我已得解脫；
罪者今當知，　我已摧伏汝。』

「爾時惡魔便作是念：『此沙門喬答摩能知我心。』作是念已便生懊惱，內懷懺悔便滅而去。
「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曰：『我於天人繫縛中而得解脫，汝等亦得解脫。汝等應往餘方作諸利益哀愍世間，為諸天人得安樂故。汝等不得雙行，我今亦往優樓頻螺聚落。』諸苾芻等咸奉佛教，唯然而去。
「爾時世尊往波羅疐斯城優樓頻螺聚落，既到於彼詣白疊林，在一樹下宴坐而住。時有六十賢部在聚落外，於日日中與諸女樂共相嬉戲。有一女人失眾所期棄而出去，時六十賢部尋覓此女，漸次往詣至白疊林，便見世尊坐一樹下顏貌端嚴——若有見者發清淨心，調伏諸根意得寂靜成就最勝，猶如金幢光明殊妙——諸人見已，便詣佛所，白言：『大德！頗見一女人不？』世尊報曰：『彼女人者是汝何親？』諸人白言：『我六十賢部，在聚落外於日日中令諸女樂作於倡伎。此一女人失我所期棄我而去，我今覓來。』告言：『諸人！於意云何？汝今所要，為求女身是要？為求自身要耶？』諸人報曰：『大德！求女身無益，尋求自身最為第一。』世尊告曰：『童子！汝等來坐，我今為汝宣說妙法。』時六十賢部頂禮佛足却

坐一面，佛說妙法示教利喜。諸佛常法，先說此法：所謂布施、持戒生天之因，復說五欲所有過患，讚歎出家獨處山林，思惟觀察斷諸煩惱。演說廣大微妙之法，開示令解；諸有聽者聞說此法，歡喜清淨無有疑惑。佛觀知已，更復為說出世之法：所謂苦集滅道四聖諦理。猶如浣衣先除麁垢，得清淨已色則易染；六十賢等初聞佛說心器清淨，便能了知四聖諦法，證預流果。見法得法極通達法，究竟堅法越一切希望，度一切疑惑，不假他緣，於大師教餘不能引，於諸法中得無所畏。六十賢部得此法已，心大歡喜從坐而起，整衣服頂禮佛足，雙膝著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我等入此微妙之法，獲大勝利，從今已後乃至盡形歸佛法僧，受五學處為鄔波索迦：不殺、不盜、不邪行、不妄語、不飲酒。』作是語已禮佛而退。

「爾時世尊，夜既曉已於晨朝時，著衣入多軍村，作是思惟：『於此村中我先為誰說法？』復作是念：『是時村主有其二女：一名歡喜、二名歡喜力。我先往昔欲捨苦行時，此二女人，先以乳糜及與酥蜜，供養於我，我食此故身力強健。』

「爾時世尊作是念已，往二女家。彼二女人遙見世尊，為佛敷設座已奉迎世尊，頂禮佛足作如是言：『善來！善來世尊！唯願世尊入就此座。』爾時世尊而就其座，時彼女人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廣說乃至於諸法中得無所畏。爾時二女即從座起整衣服，頂禮佛足雙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遇妙法獲大勝利，從今以後乃至盡形歸佛法僧，為鄔波斯迦。』作是語已白佛言：『世尊！今日慈悲受我微供。』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時彼女人見佛受已，即於佛前作其泥壇，世尊洗手足已如法而坐。時彼二女，布設種種清淨甘美飲食，自手行食，頻頻將來而為供養。世尊食已洗手收食器已，掃灑其地燒香散花，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世尊便為說法示教利憙呪願而去。將欲出村便作是念：『於此摩揭陀國，誰有最尊外道及婆羅門，聞我說法生信敬心，令眾多人得入我法？時有外道名優樓頻螺迦攝，老年一百二十，有五百弟子，在尼連禪河邊林中住，修習苦行。時摩揭陀國一切諸人，皆生恭敬尊重供養，為勝福田如阿羅漢。我今往彼為說妙法，令眾多人獲大勝利。』作是念已，往尼連禪河邊至迦攝所。其優樓頻螺迦攝，遙見世尊即嚴飾床座。佛就而坐，而作是語：『善來！善來大沙門！多時不見沙門來此。』共相問訊曰：『大德！起居輕利不？』作是語已相對而坐。佛告迦攝：『仁是尊重於此火舍，請覓一邊寄停一宿。』迦攝波曰：『我非尊重，然此石室有大毒龍，恐相損害。』

「佛告迦攝：『我請此舍，龍不損我。』迦攝報曰：『大沙門！若龍不損汝，隨意而坐。』爾時世尊於初夜分洗手足已，便入火室，

如常敷草結跏而坐，正念不動。時彼毒龍遙見世尊，心生嗔怒便吐毒煙；時佛世尊以神通力從口出烟遮彼毒烟。時彼毒龍見佛出烟，嗔心猛熾遍身出火；爾時世尊為欲調伏彼毒龍故，入火光三昧遍身出火，於其石室猛火熾然。時迦攝波於中夜分從本處出，觀其星宿，遙見石室火焰熾然，便作是念：『大沙門喬答摩顏貌端政。苦哉！苦哉！不用我語，今被毒龍火燒成灰。』告諸弟子：『汝等各各將水滅火救大沙門。』爾時世尊知迦攝意，便作是念：『為欲調伏彼毒龍故，更入三昧，出種種火光，滅毒龍火不損龍身。』時彼毒龍見種種火，心生怖畏來詣佛所，便入鉢中盤身而住。世尊知龍調伏，從定而起，擎鉢而去至迦攝所，迦攝見已即便問曰：『大沙門汝得存邪？』世尊告曰：『我得平安。』迦攝問曰：『於汝鉢中而有何物？』世尊告曰：『此是毒龍汝所畏者，我已調伏在此鉢中。』迦攝見已而作是念：『沙門喬答摩，雖有大威德善能如是，然我亦是阿羅漢。』

「爾時世尊在優樓頻螺迦攝住處聚落林中。時迦攝波有五百摩納婆，各各供養祭祀火壇三所，其數總有一千五百火壇。彼五百摩納婆，於晨朝時欲祭祠火壇，于時燃火並皆不著。其摩納婆等俱怪斯事，遂往迦攝所白言：『我等今欲供養火壇，然火並皆不著。』迦攝聞此語已便作是念：『緣大沙門近我住處，有其威力燃火不著。』作此念已詣世尊所，作如是語：『沙門當知！我五百摩納婆欲祭祠火壇，燃火並皆不著，緣有斯事俱來白我。我如是思念：「為大沙門近我住處有其威力，燃火不著。」』佛告迦攝曰：『汝今欲得火著不？』迦攝報曰：『欲得火著。』作此語已，所事火壇並皆同起咸悉熾盛。迦攝見已而作是念：『沙門喬答摩雖有威德善能如是，然我亦是阿羅漢。』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攝修道所於樹林中，其摩納婆祭祠火已，欲滅其火不能得滅。于時摩納婆詣迦攝所而白言：『鄔波馱耶當知！我等祭祠火已，欲滅其火而不能得。』爾時迦攝復作是念：『大沙門喬答摩近我住處，將非彼力令火不滅？』作是念已詣世尊所，而白佛言：『大沙門願知，我此摩納婆等祭祠火已，欲滅其火而不能得。是故我作是念：「大沙門於我近住，將為彼力致令如此？」』作是言已，世尊告曰：『汝欲得滅其火不？』迦攝白曰：『大沙門！甚欲得滅。』即時以佛威力盡皆滅沒。是時迦攝便作是念：『希有威德！大德沙門雖能如是，然我亦是大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道所住林中，迦攝異時自欲祠火而不能著，迦攝便作是念：『大沙門於我近住，將非彼力致如此耶？』作是念已詣世尊所，白佛言：『大沙門當知！我欲於此自祭祠火，然不能著。是故我作是念：「大沙門於我近住，將為彼力致使如

此？」』作是言已，世尊告曰：『汝今欲得火著以不？』迦攝白言：『大沙門！我欲得著。』以佛神力令火忽燃熾盛炎著。時優樓頻螺迦攝復作是念：『甚奇世尊！希有如此。大威德力雖能如是，然我亦是阿羅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七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世尊住迦攝修道所止林中，迦攝異時祭祀火已，欲滅其火而不能得。于時迦攝便作是念：『大沙門今近我住，將非彼力火不滅耶？』作是念已往詣佛所，而白佛言：『大沙門當知！我於此處祭祀火已，欲滅其火而不能得，是故我作是念：「大沙門於我近住，將非彼力令如此耶？」』作是語已，佛告迦攝：『汝今欲得滅此火耶？』迦攝白曰：『大沙門！我意欲得除滅此火。』其火即時以佛神力悉皆除滅。是時迦攝便作是念：『大沙門雖能如是有大神力，然我亦是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道所止林中。後於異時迦攝所居精舍屋宇，四面一時其炎俱熾，欲滅其火而不能得。是時迦攝與其眷屬及諸大眾，同心相勵撲滅其火，亦不能得。爾時迦攝便作是念：『此大沙門於我住處，將非彼力縱此炎耶？』作是念已，詣世尊所白佛言：『大沙門！我所居止屋宇精舍，四面忽然熾炎災起，我及眷屬與諸大眾，齊心撲滅而不能得。是故我生是念：「大沙門於我近住，將為彼力致使如此？」』作是語已，世尊告曰：『汝意欲滅其火以不？』迦攝白曰：『大沙門！我意願欲除滅此火。』是時炎熾以佛神力盡皆滅沒。優樓頻螺迦攝復作是念：『甚奇世尊！雖能如是有大神力，然我亦是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攝修道林中。時四天王於其夜分身光照明如四火山，來詣佛所頂禮雙足却坐一面。是時優樓頻螺迦攝於其夜中因觀星曆，乃見佛前有四火聚光明遠及，便作是念：『此大沙門同我事火，是故彼邊有四火聚。』爾時優樓頻螺迦攝，至於明日詣世尊所，白言：『大沙門！如我所見不？昨夜因觀星宿，大沙門前見有火聚，見已作念：「此大沙門如我事火。」』佛言：『迦攝！我非事火，昨夜為四天王來於我處聽法，所以有此光明，非餘火聚。』爾時優樓頻螺迦攝復作是念：『此大沙門雖然如是神通威德，然我亦是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習林中，時梵王帝釋於其夜分身光暉赫如二火聚，來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是時優樓頻螺迦攝，於夜分中因觀星宿，遙見佛前有二火聚光明遠及，便作是念：『此大沙門同我事火，是故彼邊有此火聚。』至明往世尊處白言：『大沙門！如我見不？昨夜因觀星宿，大沙門前見二火聚，即作是念：「此大沙門如我事火。」』佛言：『迦攝！我不事火，昨夜為梵王帝釋來於我處聽法，所以有此光明，非餘火聚。』爾時優樓頻螺迦

攝復作是念：『此大沙門雖有如是神通威德，然我亦是阿羅漢果。』

「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學林中。摩揭陀國人有其時會，七日之中皆往優樓頻螺迦攝處興大供養。時既將至，迦攝作念：『若摩揭陀國人來詣於此，覩此沙門如是神力，必應捨我定當隨彼。其大沙門，於七日間若不住此，斯為善事。』于時世尊知其所念，遂屏身相使令不現。是時國人供養將畢，迦攝獲大利養。眾既散已，迦攝復作是念：『我七日中得大所須，今若大沙門來於此處，我當供設。』于時世尊知彼所念，即為現身。迦攝遙見即作是念語：『大沙門！汝亦還來。』佛言：『迦攝！我還至此。』迦攝問：『大沙門！七日已來，何故而去？』佛答：『迦攝！汝先豈不作如是念耶：「若摩揭陀國人來詣我處，見此沙門神力威德，人應捨我定隨彼耶？其大沙門，於七日間不住於此，斯為善事。」于時我知汝念，所以於七日中而不住此。』迦攝復言：『既知我意而去，今何得還？』佛言：『汝今復作是念：「我已獲得所須供物，若大沙門來於此處，我當供設。」復知汝念，所以却來。』迦攝言：『大沙門！我實有此念。』便白佛言：『大沙門！汝諸飲食隨意受用。』是時迦攝復作是念：『此大沙門！雖有如是大威神力不可思議，然我亦是大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習林中。時迦攝來請世尊曰：『大沙門！願見住此，我等如法資設供給。』世尊默然受之。迦攝既知世尊受請，即便自手敷辦器具而造飲食，詣世尊所告言：『沙門！食飲辦訖，願自知時。』世尊報迦攝曰：『汝當先去，我隨汝即來。』爾時世尊，迦攝去後以神通力往贍部樹，取得其菓，香美鮮色滿鉢盛已，來迦攝處就座而坐。迦攝後至，見世尊已問言：『大沙門！汝早至此耶？』答言：『已至。』迦攝復問曰：『大沙門。鉢中是何物耶？』佛言：『汝向請我，汝去之後，我已定力往贍部樹，取此菓來，其色香美。汝若須食而可取之。』迦攝曰：『願大沙門隨意自食。』是時優樓頻螺迦攝復作是念：『此大沙門有大神力如是威德，然我亦是阿羅漢果。』是時世尊將贍部樹菓，乃至菴摩羅菓、迦畢他，及將俱盧自然粳米皆同上說。

「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習林中。時迦攝自手造食了已，即往請佛。世尊著衣持鉢就座而坐。迦攝見佛坐已，即取佛鉢置諸妙食，自手奉佛。世尊受已往別處食，至彼須水。時天帝釋知佛須水，便至佛所，以指擊地涌泉流現。時彼迦攝後時經行，見此泉水涌流，而作是念：『我住此久不見其泉，今日何得忽有斯水？』往世尊所白言：『大沙門！我住此久不見其泉，今日何得忽現？此是誰為？』佛言：『迦攝！我昨日受汝飲食，來坐於此而欲噉食，為

須水用。時天帝釋觀知我意，速來於此，以指擊地流泉涌出，所以有此泉水。』其泉號為手擊之泉。于時迦攝復作是念：『此大沙門！有如是神力難可思議，然我亦是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攝修學林中。時佛世尊晡時出遊泉所，脫諸衣服入泉沐浴。而欲出水，於其岸邊有一大樹名遏竪那，去佛甚遠。爾時世尊舒手欲捉其樹，即便低屈，佛攀枝出。于時迦攝見此事已而作是念：『其大樹先來不屈，今誰低曲？』詣世尊所白言：『大沙門！此大遏竪那樹，先不低屈，今誰屈為？』佛如上說。此樹號為手攀遏竪那樹。迦攝復作是念：『此大沙門有如是神力，然我亦是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攝修習林中。佛得糞掃衣而欲浣濯，念言：『用何物洗？』時天帝釋知佛所念，持一大石置於泉邊，白言：『世尊！願見受用。』爾時如來即浣糞掃衣已，復作念云：『用何物曬？』時天帝釋觀知佛意，往餘山中取一方石置於佛前，白言：『世尊！可於此曬。』世尊以衣覆石之上。于時迦攝來見此石而作是念：『未曾覩此二石，今何忽有？』往問世尊，佛言：『迦攝！我欲浣曬衣服，而念用何物？時天帝釋知我所念，持此二石：一用浣衣，一為曬服。』迦攝復作是念：『此大沙門有如是神力，然我亦是阿羅漢。』

「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攝修道林中，時往尼連禪河渚邊經行，水忽泛漲過沒人頭。世尊在彼水，即四邊波止，如來安然經行。迦攝遙見此事，念云：『其大沙門！有如是相好，今被水漂。』即共諸弟子乘小船入河。見世尊在中，經行之處波水不及，問言：『大沙門猶得活耶？』世尊答言：『迦攝！我今安壽。』迦攝曰：『大沙門可上此船。』世尊以神力，忽然不見現於船上。迦攝見是事已復作是念：『此大沙門！雖有如是大威神力，然我亦是阿羅漢。』爾時世尊知優樓頻螺迦攝心欲所念，便作是言：『迦攝！汝非是阿羅漢果，亦不是阿羅漢向，亦不知阿羅漢道。』迦攝聞是語已，便作是念：『大沙門喬答摩，知我心所念。』念已合掌向佛白言：『大沙門！唯願聽我於大沙門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性，令我於大沙門法中修習梵行。』世尊告曰：『若欲出家，汝弟子等知汝以不？』迦攝答曰：『彼皆不知。』世尊告言：『汝名稱遠聞，眾知汝善智慧具足，是故應當告汝弟子。聽汝者，隨意所樂。』迦攝聞佛語已，便即往至本所住處，告諸弟子：『汝等當知！我今欲於大沙門喬答摩法中出家受具足戒，汝等意者所欲云何？』彼眾白曰：『我等所學本依鄔波馱耶，今若去者，我當隨從修習梵行。』迦攝報曰：『汝等若能隨學我者，所著鹿皮、樹皮、錫杖、祭器，悉能棄擲尼連禪河中當隨意去。』諸弟子等聞是語已，所有衣服祭

器等物悉皆棄置尼連禪河。擲是物已還迦攝所，便作是言：『悉令棄者今皆已捨，應作何事？唯願指授。』爾時優樓頻螺迦攝及五百眷屬，往詣佛所而作是言：『大沙門！我告徒眾悉已聽許，唯願度我，於善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性。』

「爾時優樓頻螺迦攝有弟二人：一名那提迦攝、二名伽耶迦攝，各有弟子二百五十人，先於尼連禪河岸勤修梵行處，修寂靜行。那提迦攝住尼連河下流，後於一時尼連禪河中乃見鹿皮、樹皮、錫杖、祭器等物並被漂沒，見是事已皆作是念：『我等同修梵行者，有何災難？如是等物被漂沒耶？為是王害？為是賊侵？為是火燒？為水漂損？然我等同梵行者，應當往彼尋問其事。』爾時那提迦攝、伽耶迦攝等，往詣優樓頻螺迦攝修道所，到已於其側近，乃見優樓頻螺迦攝被僧伽胝、除棄鬚髮，於大沙門所住一面坐聽受妙法。見已向優樓頻螺迦攝作如是言：『具壽！此出家法勝舊法不？』答言：『勝彼。』爾時那提迦攝、伽耶迦攝作如是念：『今此大沙門有大神力，必應更有勝妙上法。若不爾者，優樓頻螺迦攝耆年宿德，過百二十，摩揭陀國人尊重瞻仰，大眾咸謂是阿羅漢，今者棄本所學依大沙門出家修道，我等亦應隨大沙門出家學道。』如是念已，即共合掌頂禮佛足：『唯願聽我於大沙門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性，令我於大沙門法中修習梵行。』世尊告曰：『若欲出家，汝弟子眾知汝等不？』那提迦攝、伽耶迦攝答言：『彼皆不知。』世尊告曰：『汝等名稱遠聞，眾所知識，智慧具足，是故應當告汝弟子。若聽汝者，隨意所樂。』那提迦攝等聞佛語已，便即往至本所住處告諸弟子：『汝等當知！我欲於大沙門喬答摩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汝等意者所欲云何？』彼眾答曰：『我等所學本依鄔波馱耶，今若去者，我等大眾悉願隨從修習梵行。』迦攝報曰：『汝等若能隨學我者，所著鹿皮樹皮錫杖祭器，悉能棄擲尼連禪河中者，當隨意去。』諸弟子等聞是語已，所有衣服祭器等物悉皆棄置尼連禪河中。擲是物已，還鄔波馱耶所便作是言：『悉令棄者今皆已捨，應作何事？唯願指授。』爾時那提迦攝伽耶迦攝，共將弟子五百人俱往詣佛所，而作是言：『大沙門！我告弟子悉已聽許，唯願度我，於善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性，於大沙門處修習梵行。』世尊告曰：『那提迦攝、伽耶迦攝，善來，應修梵行。』作是語已，那提迦攝等及五百弟子，皆得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性。

「爾時世尊度一千被髮外道受具足戒，於優樓頻螺地隨意住已，漸漸遊行至伽耶山，住其山頂窣堵波處，與舊被髮出家外道一千苾芻而共居止。爾時世尊以三種神通化一千苾芻。三神通者，所謂神足通、記說通、教授通。神足通者，如來入三摩地，以心定故，即從本座忽然隱沒，現於東方，上昇虛空行住坐臥，入火光定，即於身

內出種種光：所謂青黃赤白及以紅色；雙現其相，身下出火、上流清水，身下出水、上發火光。東方既爾，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既現相已，從彼虛空沒，還復本處而現，此是世尊神足通。記說通者，所為苾芻應觀察心意識，如是應善尋伺、不應不善尋伺、此亦意念、此亦證身識，此為世尊記說通。教授通者，告諸苾芻所有諸法悉皆熾然。何者一切熾然？眼熾然、色熾然、眼識熾然、眼觸熾然，為因眼觸內所生受，或苦或樂非苦非樂亦是熾然。以何火熾然？貪火熾然、瞋火熾然、癡火熾然，生老病死愁歎憂悲苦惱亦復如是火然，此皆為苦。眼既如是，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此是世尊教授通。世尊說此法時，彼千苾芻不受後有故，於諸有漏心得解脫，皆得阿羅漢果。

「爾時世尊在摩揭陀國伽耶山頂窣堵波處，與千苾芻俱，先是舊被髮外道，皆證阿羅漢果，盡諸有漏，應作已作所作已辦，捨諸重擔逮得己利，斷諸有結心正解脫。摩揭陀國大眾人民，因遊行故，聞釋迦種中生一太子，在雪山側近弶伽河岸劫比羅仙人住處，去斯不遠有占相師，善閑方術授太子記：『若在家者，紹轉輪王位，能降四方以法化世，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寶、主兵寶，千子圍繞端正勇健，摧伏他軍盡四洲界，普能王化無有怨敵，苦惱刀杖悉皆屏息，安樂而住；若出家者，以正信心捨家趣非家，剃除鬚髮被服袈裟，證無上覺成阿羅漢，世間讚詠名稱遠聞。』彼遊行人聞是語已，往詣頻毘娑羅王所，而作是言：『大王當知！我等遊行至此人間，聞釋迦種中生一太子，於雪山側近弶伽河岸劫比羅仙人修道之處，乃至世間讚詠名稱遠聞，悉如上說。唯願大王殺彼太子，若除滅者，大王當得國祚長遠。』其王報曰：『汝等諸人莫作是語。何以故？彼釋迦太子，若得金輪王位，我當隨從；若成正覺，當為執侍親近供養。』爾時摩揭陀主頻毘娑羅，昇樓閣上乞五種願：『願我國出大教導師，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薄伽梵；令我於彼敬事瞻仰；所說法要令得開悟；得聞法已受持淨戒；如法而住。』于時世尊在伽耶山，遙見大王聞此語已，告諸苾芻曰：『此頻毘娑羅，見在樓上發五種願，悉如上說。』

「復次摩揭陀國大眾人民，因遊行故，先聞釋迦種中生一太子，在雪山側近弶伽河岸劫比羅仙人住處，去斯不遠有占相師，善閑方術授太子記：『若在家者，紹輪王位，能降四方以法化世，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寶主兵寶，千子圍繞端正勇健，摧伏他軍盡四洲界，普能王化無有怨敵，苦惱刀杖悉皆屏息，安樂而住；若出家者，以正信心捨家趣非家，剃除鬚髮被服袈裟，證無上覺成阿羅漢，世間讚詠名稱遠聞者，彼捨輪王位而

求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見在伽耶山頂窣堵波處，與千苾芻前後圍繞，並是舊被髮外道，皆證阿羅漢果，盡諸有漏，應作已作所作已辦，捨諸重擔逮得己利，斷諸有結心正解脫。聞是語已，往頻毘娑羅王所，而作是言：『大王當知！我等遊行至此人間，先聞彼釋迦種中生一太子，乃至成無上覺，在伽耶山與千苾芻前後圍繞，盡諸有結心正解脫。唯願大王親近供養彼佛世尊。若如此者，令王國土安隱豐樂。』王聞語已甚大歡喜，即命一人令往佛所，如我辭曰，頂禮雙足白言：『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安樂住不？』作是言已，復稽請曰：『唯願世尊，與諸苾芻，來就我所住王舍城，受我一生供養四事。』使者受王如是語已，往伽耶山至世尊所，頂禮佛足而作是言：『摩揭陀主頻毘娑羅，故遣我來稽首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安樂住不？』佛言：『王及汝等咸得安樂。』使者白言：『王令稽請，唯願世尊，與諸苾芻，來至我所居王舍城，受我四事一生供養。』世尊即時默然受請。使者知佛默受請已，頂禮佛足辭還本處。爾時世尊與千苾芻圍繞前後，並是舊被髮外道，皆證阿羅漢果，乃至盡諸有結心正解脫，漸漸遊行於摩揭陀人間，至善住窣堵波竹林中住。摩揭陀王聞佛至此，千苾芻俱圍繞而住，皆已證得阿羅漢果，盡諸有漏，應作已作所作已辦，捨諸重擔逮得己利，斷諸有結心正解脫。王聞是已嚴駕善輅，與無量百千眷屬圍繞，欲往佛所禮拜供養，其王善輅，輪轂入地不得前進。王作是念：『我有何咎？令此輪轂不復遊履。』忽聞空中天曰：『王無過犯，但王獄中無量人眾，先與大王同修善業，今若放捨可得前路。』王聞是語赦及囚禁並皆放已，王欲進路，行度宮門頭冠傾側，便作是念：『我於昔來造作何業，致是相耶？』即聞空中天曰：『大王無辜，然為無量眾生先與大王同修勝業，今皆散住邊遠村坊，王當召命可共見佛。』王遂宣令遣來集會。既集會已，嚴駕車輅一萬二千，并諸兵眾馬騎雲屯十八萬眾，復有象兵一萬五千，并與無量百千萬摩揭陀人婆羅門居士等前後圍繞，出王舍城往詣佛所。到已下車，除五勝物：所謂傘蓋、頭冠、寶劍、寶扇、寶履。捨是物已，向佛合掌頂禮佛足，白世尊曰：『大德！我是摩揭陀國主頻毘娑羅王。』如是三白。佛告大王：『如是，如是！汝是摩揭陀國主頻毘娑羅王。』如是三答。『汝今可坐。』是頻毘娑羅王聞佛語已，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其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等，一分頂禮佛足亦坐一面，一分合掌問訊：『大沙門！少病少惱氣力安不？』亦坐一面，一分合掌而不致問亦坐一面，一分遠住默然而坐。于時優樓頻螺迦攝在大眾中，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見此迦攝在於眾中，便發疑念：『沙門喬答摩在迦攝處而有修習？為當迦攝

向沙門喬答摩邊而學未聞？』爾時世尊知眾所念，以妙伽他問迦攝曰：

「『迦攝汝昔見何利？　捨俗出家而事火；
及持此法所獲益，　汝今為我說斯義。』

「于時迦攝亦以伽他而答佛曰：

「『有一說言獲益者，　端嚴美女諸妙味；
見彼法中有此利，　因斯捨俗而事火。』

「世尊復以伽他重問迦攝曰：

「『端嚴美女諸妙味，　若由事火而得此；
即有人天世間樂，　汝何棄捨而不顧？』

「迦攝亦以伽他，而答佛曰：

「『為覩勝靜無餘句，　無所有處猶不住；
除此妙法更無過，　情今棄彼而不顧。
由我先有愚癡意，　持火禁戒望解脫；
於勝妙法反為顛，　盲冥生死常流轉。
諦觀無為最勝句，　調御象師能妙說；
真實益世牟尼教，　獎導無倦喬答摩。』

「爾時世尊以斯伽他讚迦攝曰：

「『善來迦攝波，　非有思惡處；
最勝廣法中，　汝今已能入。』

「爾時世尊告迦攝曰：『汝起，為諸大眾現其神變。』于時迦攝聞佛語已，即入三摩地。此心定故，即從本處忽然不現，即於東方，上昇虛空行住坐臥，入火光定，即於身內出種種光，所謂青、黃、赤、白及以紅色；雙現其相，身下出火、上流清水，身下出水、上發火光。東方既爾，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是相已，從虛空沒還於本處地上而立，往至佛所頂禮佛足，作如是言：『世尊是我教師，我是世尊聲聞弟子。』世尊告曰：『如是，如是！迦攝！我是汝教師，汝是我聲聞弟子。迦攝汝起，可就本坐。』爾時優樓頻螺迦攝

頂禮佛足還至本坐。爾時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等，見此事已作如是念：『非沙門喬答摩在迦攝處而有修學，但是迦攝於世尊所而學所作。』

「爾時世尊告摩揭陀主頻毘娑羅言：『色有生滅。大王！當須了知色法生滅因緣，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大王！若能了知色法生滅異，即能了知色之自性，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大王！若善男子知色性已，而不愛著亦不領受，亦復不持，而能於此決定無我及以我所，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善男子了此色性，不愛著不受不持，決定知此無我我所，我說此人得涅槃解脫，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世尊說此法已，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等，作如是念：『若色無我，受想行識亦無我者，然何等法而是其我？誰是有情？誰復是命者、生者、養育者、人及數取趣、意生與摩納、能所作及造觸受行住等？此等諸法差別悉皆無我者，更有何物，不生不滅非三世有而能作受？若人於可所作及不應作，善惡之業所有果報，誰當受之，令捨此蘊而受彼蘊？』爾時世尊知此婆羅門居士等作如是念，即告諸苾芻曰：『無智慧人不多聞故，便作是念執我我所，不知無我及以我所。何以故？苾芻！從集生苦，證滅斷苦；從集生行，證滅行滅，彼因緣滅彼滅。彼因緣故，能生諸有情次第流轉，如是因緣有情生滅，如來了知畢竟無我。』復告諸苾芻曰：『我得清淨天眼過於人間，觀見有情流轉生滅，勝者、劣者；妙色、惡色；趣善、惡道，所有作業如實我知。如是見一有情，造身口意惡業，誹謗聖者執著邪見，行邪惡業；由此因緣，從此捨命墮於地獄。復見有情，造三善業不謗聖者，住正信心行正命行；由此因緣，從此捨命生於天上。如是等事我悉知見，而不曾說。有情是我、壽命與生養人，及數取趣、意生并摩納、能所作及造觸受行住等。若人於可作及以不可作，善惡等業所有果報，而捨於此蘊受於彼蘊等，皆不說是我，然是因緣，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此大五蘊聚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即行滅，行滅即識滅，識滅即名色滅，名色滅即六處滅，六處滅即觸滅，觸滅即受滅，受滅即愛滅，愛滅即取滅，取滅即有滅，有滅即生滅，生滅即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此大五蘊聚集滅。苾芻！如是諸行皆苦，涅槃為樂。因集故苦生，因滅故苦滅，由此相續流轉斷滅，此即苦盡。云何是涅槃？苦盡故為涅槃，猶如火滅而得清涼，是故我說此句能捨諸蘊，貪苦盡故而得圓寂。』

「爾時佛告摩揭陀主頻毘娑羅王曰：『於意云何？色為常耶？為無常耶？』答曰：『大德！色是無常。』又問：『若無常者，為苦、

非苦？』答曰：『是苦。』又問：『色若無常苦者，即是變壞。若多聞弟子執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答曰：『不也。』又問：『如是受想行識，為是常耶？為無常耶？』答曰：『是無常也。』又問：『乃至識等是無常者，為苦、非苦？』答曰：『是苦。』又問：『識等，無常苦者，即是變壞。若有多聞弟子，執乃至識是我、我有諸識、識屬於我、我在識中不？』答曰：『不也。』『是故當知，諸所有色，若過去未來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勝若劣、若近若遠，如是諸色，非我我所。我有諸色，非屬於我、我不在色中，如實遍知應如是見，乃至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大王！有聲聞弟子，具足多聞，觀五取蘊離我我所。如是觀已，知諸世間實無可取，無可取故不生怖畏，無怖畏故內證圓寂：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爾時世尊說此法時，摩揭陀主頻毘娑羅王，及八萬天子，無量百千萬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等，皆悉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亦復見法得法極通達法，究竟堅法越一切希望，度一切疑惑不假他緣，於大師教餘不能引，於諸法中得無所畏。爾時大王及居士等，得此法已心大歡喜，從座而起整衣服，頂禮佛足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我今入此微妙之法獲大勝利，從今日已後乃至盡形歸佛法僧，為五戒鄔波索迦，不殺、不盜、不邪行、不妄語、不飲酒。』作是語已，便即請佛及諸苾芻：『願來於我王舍城住，令我一生供養四事。』世尊爾時默然受請。摩揭陀王及諸人等，知佛世尊默受請已，頂禮佛足即還本所。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而白佛言：『世尊！是具一切智，能斷諸疑，我等不審，大王及諸眷屬作何因業？由此業力得清淨眼。』佛告諸苾芻：『頻毘娑羅王所作之業，汝等善聽！我為汝說。彼所作業若成就時，因緣合會如暴流水，所作之業決定自受，無能替者。汝等苾芻自所作業，不於外界地水火風成熟，然於自身當受其報善惡已熟必定不虛。』而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過去有佛，號阿羅那鞞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薄伽梵，出現於世。佛事周已入無餘涅槃，如薪盡火滅。彼土人民，火滅已後收佛舍利於清淨處起大窣堵波，而作供養。時有金輪王名吉利枳，將十八俱胝軍將圍繞於空中過，欲向人間至窣堵波處。時有信佛天神，各以威力捉王輪寶於空中住而不得去。時吉利枳王見其金輪既

不得轉，即作是念：「我福德盡，令此輪寶不復前進。」諸天神等於其空中而謂王曰：「非王福盡，然以其下有佛舍利窣堵波，令王輪寶不復得去。」時吉利枳王聞此語已，與諸軍將十八俱胝圍繞而下，見其佛塔由故未成。彼諸部眾各相勸勉，齊以珍寶而共莊飾，復以種種香花伎樂持以供養，踡跪合掌，大眾同聲而發願言：「願我以此所種善根，於當來佛聞法得法眼淨。」作是言已頂禮佛塔。汝等苾芻勿作異念，彼時轉輪王吉利枳及餘侍從，今即頻毘娑羅王并諸眷屬是也。是時彼王及其侍從所作供養，供世尊阿羅那鞞之窣堵波已，由此善業緣故，於無量俱胝百千劫，生人天中受勝妙樂。王及眷屬由願力故，今於我所得清淨眼。諸苾芻當知！黑業有純黑異熟，白業得純白異熟，黑白雜業得雜異熟。是故汝等苾芻！捨黑黑業及彼雜業，應當勤修白白之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八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而白佛言：『世尊！是具一切智能斷諸疑。我等不審，優樓頻螺作何業故？以五百神變而能調伏。那提迦攝、伽耶迦攝任運調伏？』佛告諸苾芻：『彼迦攝波所集資糧業，汝等善聽，我當為說。』乃至頌曰如前。佛告諸苾芻：『往古昔時，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有佛世尊號曰迦攝如來，十號具足，出現於世，在波羅疐斯城仙人墮處施鹿園中。時彼世尊佛事已畢而入涅槃，時有國王名吉利枳，積諸香木而用焚燒，復以香乳灑火令滅，以四寶瓶盛其舍利，於形勝地起窣堵波，縱廣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時波羅疐斯城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豐饒多有受用，如薜室羅末拏天。而彼長者，於同類家娶女為妻，共相娛樂後生三子。長者後時忽染疾病，種種方藥不能得差，奄就命終。時彼子等，種種繒綵裝飾其輿，送彼寒林以火焚燒，號叫悲泣喪事已畢。時長兄言：「所有財物吾今欲分。」時彼二弟而不隨從。其兄數數言欲分之，二弟報曰：「若如此者，先修福業然後聽分。」兄言：「作何等業？」弟曰：「於迦攝佛窣堵波處而為供養。」時兄不信，多時致難，後始隨許。其二弟以種種珍異，於迦攝佛窣堵波所作供養已，便發願言：「由此善根，願我同於迦攝波佛、應、正等覺所，授最上記：『摩納婆！汝於來世人壽百歲時，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正等覺，彼佛法中而得出家，獲殊勝果。』」兄聞弟等發是願已，頂禮雙足即發善願。而我惡性不信正法，由此隨喜善根，亦於彼釋迦牟尼佛，與我五百神變，而見調伏令我出家，既出家已便獲勝果。汝等苾芻勿作異念，彼長兄急性不信正法者，是優樓頻螺迦攝。其二弟者，即那提迦攝、伽耶迦攝等。是由願力故，以五百神變而能調伏之，其那提迦攝、伽耶迦攝而易調伏。頻毘娑羅王為太子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彼有園苑花菓茂盛，心常愛戀。時頻毘娑羅太子出外，乃見彼園苑，見已即便生愛樂想，告長者曰：「卿可與我此園苑。」長者心生恪惜，竟不與之。如此三返皆不隨從，太子復告曰：「與汝財物園可屬我。」彼答太子曰：「乍可出國終不能與。」太子復告長者：「當念我言：『若得王位必定取之。』」長者答曰：「汝得王位我必當出。」太子曰：「汝可記憶，我是頻毘娑羅太子。」作是語已便即迴車。乃至後時，大蓮華王而年衰老，奄就命終，便以太子紹王。既得王位，強力奪彼園苑。彼長者便生熱惱，而得心病，怨恨而死。於此園中住，作一毒蛇，其蛇常於王所伺求方便。後於芳春之月，王與宮人及諸婇

女，往詣園中除去左右，與諸眷屬歡喜受樂，便即睡眠。諸女愛花皆捨王去，唯有一女執刀而衛護王。是時彼蛇見諸女眾皆悉遊散，從穴疾出而欲螫王。王福力故，羯蘭鐸迦鳥圍遶其蛇而眾發聲，彼執刀女聞眾鳥聲，復見毒蛇而來向王，即以利刀斷彼蛇命。女為怖故便發大呼，時王從睡驚寤而起，便問女言：「此為何事？」女報王曰：「毒蛇欲來螫王，羯蘭鐸迦鳥群聲遶蛇，我已斷訖。」王聞此事，便勅太子群臣，集王舍城所有人民，在此園苑遠近盈滿聞亂發聲。其王善治國境內外，諸人聞已皆大悲泣，王告諸人：「若剎帝利灌頂王，有人救命合酬何願？」群臣白王：「合酬彼人半國之賞。」王言：「羯蘭鐸迦鳥而救我命。若如是者，宜與半國之賞。」大臣復白王曰：「羯蘭鐸迦鳥而非人類，縱得王賞將何所用？其此園苑，施與羯蘭鐸迦鳥，復於終身供給飲食。」王曰：「如卿所言。」時諸群臣令其園苑周遍蒔竹，以此緣故，號為羯蘭鐸迦竹園。』

「爾時世尊遊行摩羯陀人間王舍城外，在一樹下便住其處。時影勝王聞佛到王舍城外在一樹下，與諸眷屬出王舍城，來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說妙法，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時影勝王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諸苾芻，於明晨朝受我微供。』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時影勝王知佛受請頂禮佛足還至本宮，勅諸眷屬，令辦種種微妙飲食敷設床座，於彼座前，寶瓶盛水安置會中。既敷設已便勅使者，往世尊所白言：『時到。』爾時世尊，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苾芻眾前後圍遶，入王舍城至王宮中，洗手足已敷座而坐。時王見佛與諸苾芻寂然安坐，時影勝王自手斟酌種種美食，而為供養相續不絕，皆令飽足。飯食已訖，王自行水。佛及苾芻澡漱已畢，王取寶瓶灌世尊掌，而白佛言：『我毘婆迦蘭陀園奉施世尊，唯願納受。』時佛世尊即說呪願頌曰：

「『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為利樂布施，　後必得安樂。』

「爾時世尊說此頌已，與諸苾芻即便往詣羯蘭鐸迦園，止住其中。以是因緣，結集尊者於經中說，佛在此羯蘭鐸迦園，乃至舍利弗目揵連出家，得阿羅漢道。

「爾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請佛世尊及苾芻眾於家供養。於此之時，給孤獨長者別有緣事至王舍城此長者家，便即止宿。其長者於夜初分，即起呼諸家眷屬：『賢首！聖者可起取薪然火、濾水造諸飲食、掃灑塗地、敷妙勝座。』時給孤長者聞此語已，作如是念：

『此長者家，為復嫁女？為當娶妻？為復屈勝上客？為復請人？為復請國王家內設食？』作是念已，復問長者向所念事，長者答曰：『亦不嫁女、娶妻、屈客并及王等。如所敷設，明日請佛世尊及僧伽芯芻眾，如法設食。』時給孤獨長者初聞佛名，遍身毛豎心生歡喜，問主長者曰：『是何名佛？』主即答言：『有喬答摩沙門釋迦之子，從釋迦種中以正信故，剃除鬚髮、被著法衣，從家趣於非家，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號之為佛。』彼復問曰：『何名僧伽？』主復答言：『有善男子從剎利種，以正信故，歸佛出家，剃除鬚髮被著法衣，從家趣於非家，名為僧伽。亦有善男子，從婆羅門種族、從薜舍種族、從戍達羅種族，以信心故，剃除鬚髮被著袈裟，從家趣於非家，出家修道，名為僧伽。我請彼佛及僧伽眾，明日於此家中以食供養。』復問長者：『彼佛今在何處？』答曰：『今在寒林棄尸之所毘訶羅住。』給孤獨長者又復問曰：『我可得見彼佛不？』長者答曰：『汝可得見，然於此待。若明日世尊至，汝必得見。』是時給孤長者繫念於佛，便即昏沈，忽然驚寤而天未曙心作明想，行詣善自在城門。其國常法，夜分初更不閉，防外使來令無障礙，於後夜分城門亦開，用防內使無有障礙。給孤長者，見門開明隨明而出，既出城門光明即沒。是時天暗，心生怖懼身毛皆豎。『我今於此，恐人及非人而見損害。』作此念已即欲却迴。時此城門所居天神即放光明，從城門外乃至寒林，於其中間而皆大明。其神復報長者曰：『汝可前行，有大饒益勿生迴想。何以故？』而說頌曰：

「『駿馬滿百匹，　紫磨金百斤；
馭牝兩車輪，　其數皆有百。
載以種種物，　而用行檀施；
不如發一步，　向佛之功德，
如是等校量，　十六分中一。
假使象百頭，　皆以金交絡，
復載妙寶帳，　而用行檀施；
不如發一步，　向佛之功德，
十六分中一。　復有百美女，
婇媛中最勝，　頸絡妙珠瓔，
臂搖眾寶釧，　如是行檀施；
不如發一步，　向佛之功德，
十六分中一。』

「天復告曰：『汝可前行，有大饒益，勿生迴想。』時給孤長者而白天曰：『賢首！汝是何人？』彼天答曰：『我昔是汝善友，名摩頭肩，我於舍利弗、大目揵連，甚大信心尊重禮拜，命終之後生四天王宮，為護眾生住此善自在城門。是汝昔友，今故相告。汝可前行有大利益，勿生退想。』爾時給孤長者心作是念：『佛者，超出異生，不同餘聖，其所說法深可尊重，是故諸天見佛生大歡喜。』念已乘天光明即詣寒林。爾時世尊知給孤長者來故，即出寺門而以經行。給孤長者前至佛所，以居士法問訊世尊：『寢膳安不？』爾時世尊以頌答曰：

「『離一切煩惱，　心不染諸欲；
得無漏解脫，　常得安樂眠。
斷一切結縛，　心息熱煩惱；
寂靜得心者，　乃可安樂眠。』

「爾時世尊說是頌已，與給孤長者俱還精舍敷座而坐，給孤長者頂禮佛足退坐一面。時世尊為給孤長者，演說妙法示教利喜。如佛常法：所謂先說布施功德、持戒功德、受天果報功德，不樂諸欲過失受煩惱事，讚歎出家清淨觀察殊勝功德，宗法廣為演說。世尊知給孤長者心生踊躍歡喜，心無障礙堪受勝法善能了知。是時世尊為說勝法，所謂苦集滅道，此四諦法廣大演說。猶如離垢淨衣將染受鮮好色，給孤長者亦復如是，不離本座證四聖諦，所謂苦集滅道。給孤獨長者，以見法已得法、了知法深入法，斷諸疑惑不受他教，自能了知不被他引，於師教中心無怖畏。時給孤獨長者，從座而起偏露一肩，即於佛前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已入法，一心歸佛、歸法及苾芻僧伽。唯願授我鄔波索迦戒，從今盡命、永斷殺生、心淨歸依。』爾時世尊告給孤獨長者曰：『汝名字何？』長者白曰：『我名蘇達多，然我資給孤獨食，是故諸人號給孤獨。』佛告長者曰：『汝何處人？』長者答曰：『在此北方嬌薩羅國室羅筏城外有邑，我住彼中。唯願世尊而受我請詣室羅筏城，受我供養乃至盡形，及苾芻僧伽四事供養。』佛告長者曰：『室羅筏城中有寺以不？』長者答曰：『彼城無寺。』世尊告曰：『彼若有寺，僧伽應來往。彼既無寺，若為安置？』長者答曰：『唯願世尊而受我請向室羅筏城，我當造寺令苾芻眾往來安置止息思惟。』世尊默然受請。是時長者知佛許已，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却還本處。
「彼時長者，王舍城中事既了已，還至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而白佛言：『唯願世尊遣一苾芻與我為伴，往室羅筏造立住處，安置世尊及苾芻僧眾。』佛作是念：『苾芻眾中誰能調伏室羅筏城人及

長者眷屬？』世尊知舍利弗堪彼調伏，世尊念已告具壽舍利弗言：『汝應觀察給孤獨長者眷屬及室羅筏城人，應往教化造立毘訶羅。』舍利弗默然受佛勅已，頂禮佛足與長者同行。

「爾時具壽舍利子，於夜分盡至明清旦，執持衣鉢入王舍大城次第乞食，却還本處飯食訖，攝衣鉢所有臥具，襞揲一處付餘苾芻，往室羅筏城。時給孤長者資辦道糧，漸至室羅筏城外，遊諸園苑，林泉形勝可愛樂處，堪作寺舍。『去室羅筏城不遠不近，寂靜無有雜聲，亦無大風復不大熱，亦無蚊虻蛇蠍等。有此勝地，為我世尊造立寺舍。』給孤長者遊行，至誓多太子園林中。其園去城不遠不近，晝夜寂靜乃至無有諸毒虫等，堪作寺舍。見此園已，入室羅筏城不歸本住，便往太子誓多宮所，而白太子言：『可與我彼園，當為世尊造立寺舍。』太子報曰：『彼非是園而是苑林。』長者復白曰：『無問園苑，處所與我。』如是三請，太子報曰：『我實不應而捨此園，縱得布金遍地，我終不與。』長者復白曰：『汝已定價，汝可取直，其園林屬我。』太子報曰：『是誰定價？』長者白曰：『汝自定價。』因即爭競不定，共詣斷事人所。爾時四天王聞斯事已便作是念：『今給孤長者為世尊造立寺舍，我當資助。』作此念已，遂即各化為斷事人，於法司坐。時誓多太子給孤長者，共到其處，給孤長者及太子各具因緣白。斷事人議曰：『太子！汝自定價，園屬長者，太子取金。』太子既見斷已，默然而去。是時給孤長者，還家勅諸僮僕，以車象牛驢擔負筐籠，運載其金，至誓多林用布其地，有少未遍。于時長者心自思惟：『若取大藏金即太多，欲開小藏復恐不足。』又作是念：『諸藏之中何者不多不少，而得充足？』爾時太子見長者默住思惟，即便生念：『給孤長者心應生退，為一園林豈能捨此積集多金？』作是念已告長者曰：『汝心應退，當却收取金，其園還我。』長者告曰：『太子！我心不退，然心中所計，欲開何藏不多不少而得充足？』太子聞此語已便作是念：『世尊威德不可思議，其法亦不可思議，是故長者能捨積聚無量金寶。』作此念已告長者曰：『其地金未遍處，應收却還，我為世尊而作寺門。』長者報曰：『隨意可為世尊而作寺門。』

「爾時給孤長者為世尊初欲造寺，諸外道眾極生怨恨心懷熱惱，共集一處往長者所。到已便作是言：『長者！汝不應為喬答摩沙門造立寺舍。何以故？我等先已分界，彼王舍城可喬答摩居止，此室羅筏城而我等住，是故不應造寺。』長者報曰：『汝等祇可分自國境，不應共分我園，我所造功德皆由自心。』諸外道等見長者堅意不移，即詣王所具陳上事，給孤長者共對獲勝。彼外道心生忿怒面現惡相，便作是語：『我終不從汝志，然喬答摩沙門上首弟子，與我等共相論議，若能勝我隨意造寺。』長者報曰：『可爾！然我且

問舍利子，若見許可，即來報汝。』長者即往尊者舍利子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而即白言：『大德！諸外道等皆作是語：「汝欲作寺，云我制汝。」又言：「喬答摩沙門上首弟子，今現在此與我論議，若能勝我聽汝造寺。」未審尊者，如何當擬？』舍利子聞斯語已，便即觀察此輩外道及室羅人民，頗有善根不？既觀察已知有善根。又復觀察：誰有善根堪調伏不？自心觀見我能調伏。又復觀察：幾時應來集會？觀見根器，却後七日可能集會。作觀察已告長者曰：『可隨汝意，却後七日我當論議。』給孤長者歡喜踴躍，頂禮舍利子足，往外道所而作是言：『聖者！舍利弗作如是語：「却後七日應當論議。」』彼外道眾聞斯語已，共相謂曰：『有二種因緣。何以為二？一者舍利子必應逃走，二者應覓伴侶，以此之緣延期七日。』外道復相謂曰：『我等亦可覓當宗知友。』彼皆分頭散訪達本宗者，乃見一梵志名曰赤眼，善能幻化，既得見已便即告曰：『汝之與我同修道行，我等今呼喬答摩沙門上首弟子共為論議。彼今已求伴侶，汝可共相資助。』其梵志問曰：『幾時當論？』報曰：『却後七日。』梵志答言：『可爾！若會集時汝當報我。』諸外道等恐怖煩惱每日各更求覓伴侶。期程將滿至第七日，給孤長者於廣大勝地，為具壽舍利弗敷設師子勝妙高座，亦為外道而敷一座。諸國外道皆集其會，及室羅筏城百千萬億一切人民亦集其處。其中或為看論議者，其中亦有善根成熟，俱來集會。爾時具壽舍利弗，與給孤長者及諸眷屬，前後圍繞而來赴會，遍觀大眾誰堪調伏。即便微笑整肅威儀，尋昇論座，一切大眾一心合掌瞻仰舍利弗。時舍利弗即告諸外道：『為我立宗汝破？為汝立宗我破？』外道答曰：『我先立宗。』舍利弗作如是念：『若我先立宗，人亦不能難破，除佛世尊，況赤眼外道！』便作是念報外道曰：『任汝立宗，我當隨破。』彼赤眼善解方術，即便化作大菴沒羅樹，開花結實。具壽舍利弗，為大風雨摧樹拔根，須臾散滅，時解術者而不能見。外道又化作一蓮花大池；具壽舍利弗化為象子踐池折花，尋復平地。外道化為七頭龍王；舍利弗化為大金翅鳥，從空飛下食龍而去。外道化為起屍鬼，令前害舍利弗；舍利弗以呪呪之，令鬼却迴損害外道。外道怖急下座，五體投地禮舍利弗，作如是言：『願救我命！願救我命！』時舍利弗攝呪力已，其鬼即滅，為赤眼外道說法，便發信心，從座而起頂禮雙足白言：『願聽我善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性，求為弟子而修梵行。』作是語已，時舍利弗，即令剃髮受具足戒，精勤修習不久之間，證無學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揮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供養。是時大眾見此驚怪，各各

嗟仰，於舍利子處皆發信心，作如是語：『聖者舍利子！破大論議師調伏外道。』大眾一心合掌瞻仰舍利子。是時具壽舍利子，知彼大眾意樂煩惱，六界自性了知說法，此是證四諦。彼大眾聞已，無量百千有情得大殊勝，有發聲聞心、有發辟支佛心、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有發三歸心受五戒、有證須陀洹果、有得斯陀含、有證阿那含、有得出家斷一切煩惱得阿羅漢果。是時大眾，於佛法僧所深生敬心。時舍利子說是法已却歸本處，給孤長者及諸眷屬，一切人民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時諸外道心生惱恨，各相謂曰：『我等不能破得舍利子，我等須作方便殺彼舍利子，先須入此寺中傭力，作諸伺候得便之處，即須斷命。』時諸外道詣給孤長者曰：『汝今奪我諸勝利養，我先久住不忍捨離此國，唯願慈悲，於寺中許我傭力。』長者報曰：『待我白舍利弗。』便即詣具壽舍利弗所，到已而白尊者言：『聖者！今諸外道作如是言：「汝斷我諸利養，唯願垂慈，許我寺中有所傭力。由我等久住於此，不能捨離其國。」』舍利子聞斯語已，便即觀察：彼外道等有善根不？既觀察已知有善根。復觀察彼等誰能調伏？觀知我能調伏，告長者曰：『可然！終不相違。』彼外道等，即於寺內起首傭力。時舍利子化作二執杖當諸作人，其性甚暴驅逐彼人。舍利子知彼等調伏時至，相去不遠，於樹林下而以經行。彼外道見經行已，便作是念：『比來伺候今正便宜。』諸人一時而來圍遶。舍利子見已，起觀察心：彼外道等擬作何意而來我所？乃見彼等為害我故一時來。此時化執杖人，即來驅迫以杖鞭撻，便即告曰：『汝等應往造作。』彼即同聲告曰：『舍利子！願救我等。』舍利弗語執杖人：『汝且去，任彼止息。』彼外道便作斯念，共相謂曰：『此舍利子有大威德，我等皆發害心，此於我所而起慈心。』作是言已便生信心。舍利子觀見彼等意樂隨眠界行自性，知已，隨其根器說四聖諦法。由聞法故，彼等皆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已，現證預流果。彼等見實諦已，皆白舍利子言：『大德！唯願聽我等於善教法中調伏出家，受具足戒得苾芻性，我等於舍利子所可修梵行。』時舍利子度彼外道授具足戒，教應作事，彼等漸次精勤修習，見此五種生死輪轉動搖，一切行趣摧滅，破壞離散之性。既了知已，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揮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供養。

「爾時舍利弗與給孤獨長者，以手執繩量地置寺。具壽舍利子即便微笑，給孤獨長者既見笑已，尋即白言：『聖者舍利子！世尊及諸弟子，無因不笑。今者微笑，有何因緣？』舍利子答曰：『如是，

如是！長者！世尊及諸弟子無因不笑。今所笑者，當爾長者執繩量地之時，彼淨居天純金宮殿早已成就，以是因緣我今微笑。』長者聞已即大歡喜告舍利弗：『實若如是，更廣其繩大造立寺。』便發弘願。時舍利弗隨長者意闊引其繩，是時長者更廣發願大造其寺，時淨居天四寶宮殿還已成就。舍利弗見已歡喜復告長者：『彼淨居天由汝願廣，過前宮殿，四寶所成。』聞此語已倍加嚴飾，更多造寺滿十六所，其置寺外，別造六十四院，悉皆重閣。既造了已，供寺所須家具悉足。爾時給孤獨長者往具壽舍利子所，到已禮訖在一面立問言：『聖者！世尊出遊日行幾許？』舍利子曰：『如轉輪王所行之法。』又問曰：『輪王日行幾何？』報曰：『輪王日行兩踰繕那半。』時給孤長者，從室羅筏城於其中間，計兩驛半置四事供養，時、非時食悉皆充足。建吉祥門立一首領，總知事務，嚴飾幡蓋及以寶幢，栴檀香水灑散其地，布眾名花，雜寶香爐置於衢路，作是事已告使者曰：『汝今可往詣世尊所頂禮雙足，當陳我言奉問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安樂行不？唯願世尊及苾芻眾，向室羅筏城，我以盡形四事供養，冀無闕乏。」』使受教已即往王舍城，詣世尊所頂禮雙足，即住一面白世尊曰：『彼給孤長者，頂禮世尊雙足而白世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安樂行不？唯願世尊及苾芻眾，向室羅筏城，盡我一生四事供養，冀無闕乏。」』世尊告曰：『給孤長者及汝己身，願常安樂。』使者白世尊已，復白世尊曰：『給孤長者作如是語：「唯願世尊及苾芻眾，向室羅筏城來，盡我一生四事供養。」』世尊爾時默然而受。使者見世尊默然受已，作禮而去。

「爾時世尊由自調伏故，調伏圍遶；自寂靜故，寂靜圍遶；自解脫故，解脫圍遶；自安隱故，安隱圍遶；自善順故，善順圍遶；自應供故，應供圍遶；自離欲故，離欲圍遶；自端嚴故，端嚴圍遶；猶如牛王，牛眾圍遶；猶如象王，小象圍遶；如師子王，師子圍遶；猶如鵝王，諸鵝圍遶；猶如妙翅鳥王，諸鳥圍遶；如婆羅門學士，學徒圍遶；猶如大醫，病者圍遶；猶如大將，眾勇圍遶；如大導師，行旅圍遶；猶如商主，眾商圍遶；如大長者，諸長者圍遶；猶如國王，諸臣圍遶；如轉輪王，千子圍遶；猶如明月，眾星圍遶；猶如日輪，千光圍遶；猶如持國天王，乾闥婆圍遶；猶如增長天王，鳩槃茶圍遶；猶如醜目天王，龍眾圍遶；猶如多聞天王，藥叉眾圍遶；如淨妙王，阿蘇羅圍遶；如天帝釋，三十三天圍遶；如梵天王，梵天圍遶；猶如大海，湛然安靜；猶如大雲，霺靆垂布；猶如象王，屏息狂醉，調伏諸根威儀寂靜，三十二相而為莊嚴，八十種好以自嚴身，圓光一尋朗踰千日，安步徐進如移寶山，十力四無畏大悲三念住，無量功德皆悉圓滿。諸大聲聞及無量百千萬億人眾

前後圍遶，詣室羅筏，到城外已欲入城門，纔舉一足登彼門閾，便即大地六種震動：動極動、搖極搖、震極震、東湧西沒西湧東沒、南湧北沒北湧南沒、中湧邊沒邊湧中沒。於世界中出大光明，鐵圍山間幽冥之處而皆大明，天鼓自鳴，種種妙花霏霏亂行，種種妙香如雨而下，及天妙衣服如雨而下，一切隘路自然寬廣，坑坎之地自然平坦；城中象馬及傍生等，皆發音聲。所有家具資身之物，一時自鳴。盲者能視、聾者能聽、瘂者得語、跛者能行、根不具者皆得具足、醉者自醒、遇毒者自解、怨酬者釋結、懷胎之婦無憂自誕、獄囚繫閉自然解脫、貧乏之者種種財寶自然充足。

「爾時世尊及諸大眾，既入城內，見是希奇種種異事。爾時世尊從室羅筏城中，與苾芻眾同至寺所，敷座而坐。時給孤獨長者，并諸眷屬前後圍遶，俱詣佛所，金瓶盛水盥世尊手，其水不出。長者憂惱便作是念：『我今應有宿世罪障，令水不出。』爾時世尊知彼長者心之所念，便即告言：『汝無罪障，此之寺地，汝曾往昔已造毘訶羅，施佛及僧伽。汝今注水，非是昔日舊立施處，所以瓶水不為汝出，汝可移立舊施寺處。』長者受教便立舊處，其水即出。世尊便出五種妙音廣為讚歎，欲呪願時，誓多太子心作是念：『唯願世尊先說我名。』世尊知已，隨誓多心告諸苾芻：『此誓多林給孤獨園，施佛及四方苾芻僧伽。』是時誓多太子聞世尊先稱己名，即大歡喜起大信心，為佛造立寺門四寶所成。為此因緣結集聖者蘇呾羅中說云：『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九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憍薩羅勝軍大王，聞喬答摩沙門遊憍薩羅國，到室羅筏城住誓多林給孤獨園，彼世尊喬答摩沙門說云：『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勝軍大王聞此語已，往世尊所在佛前立，慰問世尊在一面坐：『我聞世尊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人作如是說：「喬答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人豈不謗世尊耶？妄說能證，為實得耶？為正法說，為復隨順法說？若彼人眾說如是言：「世尊得如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復有擊難破，豈非恥辱。』世尊告曰：『若有說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語非證。我實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論難，誹謗不成。何以故？大王！我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勝軍王答曰：『喬答摩所說：「我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今不信。所以者何？喬答摩！所是耆老外道，所謂晡剌拏、末羯利、珊逝移、脚拘陀、昵揭爛陀等六師，由云不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況喬答摩沙門小年近始出家，如何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人肯信？』佛告大王：『有四種小並不應欺。何等為四？一者小剎帝利、二者小毒蛇、三者小火、四者年小出家。此等不可輕欺。所以者何？小出家者得阿羅漢有大威德。』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剎利具足丈夫相，　父母名稱皆清淨；
見小奉敬勿輕慢，　智者如是不應欺。
大王應當知，　小者不可篾，
後若紹王位，　必能相躓害；
恐後懷怨嫉，　是故應恭敬，
欲得全身命，　及後利益者，
當須隨彼意，　奉敬不應輕。
或村或野田，　若見小毒蛇，
不可謂其小，　智者懷輕惱；
其蛇為食故，　處處而求覓，
後若得其便，　必令人損害；
若欲全身命，　及後利益者，
當須遠離彼，　是故不應輕。
微火廣能焚，　燒過背皆黑，
彼小不應篾，　智者勿懷輕；
小火雖未多，　薪多火自廣，

炎盛損一切，　城邑及村坊；
若欲全身命，　及後利益者，
當須速遠離，　是故不應輕。
假使彼盛火，　燒城及村落，
雖焚一切苗，　經宿還復生；
若輕具戒者，　還燒自善業，
子孫及財物，　一時俱散失。
由如多羅樹，　截苗不復生，
若輕苾芻者，　不久如多羅；
若欲全身命，　及後利益者，
當須常遠離，　是故不應輕。
剎利具諸相，　毒蛇并小火，
苾芻具足戒，　智者不應輕；
若欲全身命，　及後利益者，
當須常遠離，　是故不應欺。』

「爾時憍薩羅主勝軍王等，聞此頌已心生歡喜，即從座起禮佛而去。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與大苾芻眾俱。爾時憍薩羅國勝軍大王遣使持書向劫比羅城，與淨飯王書曰：『王應欣慶，王之太子得成正覺，獲甘露法。以微妙義普施群生，皆得充足，深助歡喜。』時淨飯王得書讀已，情甚欣悅，以手掌頰默然而住，面有憂色。時王大臣名烏陀夷，見王愁惱仰白王言：『大王！何故以手掌頰心生憂惱默然而住？』告鄔陀夷曰：『我今云何得不憂惱？一切義成太子修苦行時，我令使問，彼持消息，還報於我住止之處。今者遣使，竟無一人報我消息。』時鄔陀夷尋白王曰：『我請往彼看問太子，知其消息却來報王。』時淨飯王却報鄔陀夷曰：『比遣使往，既至子所，見具足教便住不來。汝今請看，決定彼住！』鄔陀夷白言：『我決定來。』時淨飯王親自作書頌曰：

「『從受胎以來，　希佛樹長成；
我親長養汝，　心熱常憂惱。
汝今得增長，　弟子如枝葉；
餘人獲快樂，　我今唯憂苦。』

「復說頌曰：

「『汝昔於萌芽，　從小我長養；

汝今得實果，　不復報我恩。
汝初誕生時，　廣發諸誓願；
我成無上覺，　度無量眾生。
斯事並證已，　起大慈悲心；
為我及眷屬，　願來於我城。』

「時淨飯王既作書已付鄔陀夷，鄔陀夷既受得已，向室羅筏城，行經三日詣誓多林給孤獨園，到世尊所頂禮雙足，以書奉佛白言：『世尊！淨飯大王令我持書奉與世尊。』爾時世尊開書讀已攝在一處，鄔陀夷從座而起白佛言：『世尊！可往劫比羅城不？』世尊告曰：『我今當往。』鄔陀夷於前世時已為善友故發此言：『世尊若不去者，我今強將世尊往劫比羅。』時世尊見此語已，以頌答曰(頌如餘處)。鄔陀夷聞此頌已而不能報，作如是語：『世尊！我今往淨飯王所報言：「世尊欲來向劫比羅城。」』世尊報曰：『鄔陀夷！如來使者不應如汝。』鄔陀夷答曰：『世尊使者如何？』佛告曰：『出家是如來使。』鄔陀夷答曰：『我昔於淨飯王所已作誠言：「我今往彼定將信來。」』佛告曰：『如汝誠言不須違信，汝可出家然後却還。』為如來往昔過去無量生行菩薩行時，於父母、教師、鄔波馱耶及尊者處不敢違命，是故鄔陀夷聞佛教不敢違背。時鄔陀夷聞佛教已：『唯然信受。我今出家。』佛言：『善來苾芻！而成出家具足梵行。』

「佛復告曰：『汝可却還，不可如舊輒入王宮，於門外住使人往通：「門外有釋迦苾芻。」若命入者可即隨入。入已若問：「更有餘釋迦苾芻不？」可答言：「有。」若問：「悉達太子形容服飾如汝不？」可答言：「如我無異。」若令汝於宮內止宿，必不得止宿。若問：「悉達太子不住於宮內？」汝可答言：「不止宮內。」若問：「何處安住？」汝可答言：「於阿蘭若處。」若問：「悉達來不？」汝可答曰：「來。」若問：「幾時當來？」汝可言：「七日外可來。」』時鄔陀夷既聞斯語，頂禮世尊雙足而白言：『我今當往。』世尊告曰：『汝今可去。』以如來神力加持，即日到劫比羅城王宮門外。時鄔陀夷在王門外，告門官曰：『汝可通王：「門外有一釋迦苾芻。」』王言：『可入。』苾芻入已，淨飯王見鄔陀夷即識，問曰：『汝得出家耶？』答言：『大王！我已出家。』王言：『更有釋迦苾芻不？』答言：『有。』王復問：『悉達太子形狀與汝相似不？』答言：『無異。』王聞此語迷悶擗地，以水洒面良久醒悟。又問：『鄔陀夷！悉達太子幾時當來？』答言：『應來。』王又復問：『限幾時到來？』答曰：『却後七日應來。』王即勅諸臣佐：『可修理宮閣，悉達欲來。』鄔陀夷答曰：『大王！

世尊不住宮閣。』王又問曰：『若來，何處而住？』鄔陀夷答曰：『阿蘭若處住。』王勅大臣，可修園苑，如彼誓多林一種無異。彼諸臣佐問鄔陀夷：『其誓多林寺舍院宇，可有幾何？』鄔陀夷曰：『大院一十六所，其諸小者總六十四，諸院之中皆有重閣。』諸臣聞已，即令巧工七日之中造諸院宇，如誓多林等無有異。

「爾時世尊告具壽大目揵連：『汝可告諸苾芻：「世尊欲往劫比羅城父子相見，汝可著衣持鉢，若有樂見者，當共汝去。」』大目揵連聞佛語已告諸苾芻：『世尊欲往劫比羅城父子相見，有樂見者，可持衣鉢當共汝去。』爾時乃至世尊到盧醯多河邊，及諸大眾。時淨飯王聞悉達太子到盧醯多河邊，王勅諸臣裝飾城郭香水灑地，散種種花燒諸妙香。從尼拘陀園至盧醯多河，其間道路皆悉裝飾。又於園中敷師子座，及諸徒眾所坐之座。城中諸人聞太子還悉來集會，於大眾中或有先因緣而來赴會。亦有故來看太子先禮父王？為是父王先禮太子？有如是因皆來赴會。至第八日旦，諸苾芻澡手漱口洗浴來詣佛所。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我若步行入劫比羅城，諸釋迦種皆是高心，若見步行必當恥笑作如是語：「此悉達太子出家之時，無量諸天圍繞騰空而去，多時苦行得甘露味，成等正覺，今步行入城。」』作此念已即入三摩地，沒即現東方，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諸苾芻高六多羅樹，從空而行近劫比羅；世尊漸下至六多羅，諸苾芻漸下至五多羅；佛漸至五多羅，苾芻至四多羅；佛至四多羅，苾芻至三多羅；世尊三多羅，苾芻二多羅；世尊二多羅，苾芻一多羅；世尊一多羅，苾芻六仞；世尊六仞，苾芻五仞；世尊五仞，苾芻四仞；世尊四仞，苾芻三仞；世尊三仞，苾芻二仞；世尊二仞，苾芻一仞；世尊一仞，苾芻步涉。時淨飯王見神變已，而苾芻多，不知何者是世尊。時王呼鄔陀夷乃至擊鼓鳴搥，宣王教令：『普使投劫比羅城內家家一子隨佛出家。』

「時斛飯王有其二子：一名無滅、二名大名。其大名常令檢校家務，無滅常樓閣中坐，婇女圍繞歡娛受樂。于時其母告大名曰：『汝今知不？王有教令，於釋種中，家別一人令其捨俗。』大名白母：『我不出家。』母言：『何故？』大名曰：『母所愛子坐樓閣中，不遣出家令我棄俗。』母言：『小子！無滅在家有大福德，汝今不應於彼生妬。』大名報曰：『母於無滅生愛戀心，偏意供承非其福德，母但莫送飲食，試福德不？』母答云：『好！令汝現見。』其母將籠盛空食器，對其小兒以帛覆之，而密封閉，命執事女送與無滅。復教女曰：『若問：「是何物？」應即報言：「空無一物。」』使者執籠而行。于時帝釋觀見下方，覩是事已便作是念：『無滅往昔，曾以飲食供養烏波利瑟吒辟支佛，如何頓絕其食？我今應可與其飲食。』帝釋以種種飲食，令其籠中器具悉滿。

時執事女持其食籠，依前封印至無滅邊，尋問其女：『此中何物？』女即答報童子曰：『此中無物。』既聞語已便作是念：『其母憐我，豈肯空遣使者來於我所？此籠之中決定此食，名為無物。』即便開看，乃見住處種種資具，於其器中香美飲食悉皆充滿，香氣芬馥心生希奇，得未曾有。無滅孝養，便取好食却奉其母，令其使者諮白母曰：『唯願每日常令送此無物飲食。』母得其食心生極怪，便視大名。母即告曰：『子見此食不？』大名報曰：『我今已見。』母報大名：『我已先報汝，無滅有大福德，汝今不應而生嫉妬。』大名報曰：『母今於無滅，若有福德及無福德，我亦不能出家。』母見大名種種勸語不肯出家，往無滅處作如是語報言長子：『汝今知不？王有教令，於釋種中，家別一人令其捨俗。汝今意者，為復在家？為復出家？』無滅報曰：『今者在家，有何過失？有何利益？今若出家，有何利益？』母報子曰：『如法在家無諸過失，應感人天生；若非法住家，墮三惡道。若如法出家，依持聖教得勝涅槃；若不能具足出家，即得人天身。』無滅聞已尋白母曰：『出家造過由勝在家精勤功德，願母放我當自出家。』母即報言：『放汝出家。』

「無滅先與賢釋種王素相親近，即詣王所。行至門首，時王在樓閣上撫琴作妓，琴絃忽斷歌聲遂錯，無滅善琴，在其門外知琴絃斷所以聲錯，門家白王：『無滅立在門首，欲見大王。』『誰為障礙？尋命入來。』既相見已撫拍而坐，王問無滅：『至此門首經幾許時？』無滅報言：『琴絃斷時到其門外。』當爾無滅以手撫王褥上白氈，當報王曰：『織此氈師當織之時身患熱病，王今何故向此石上而臥？』王即怪之，遂揭褥看，便見底下一褥垢膩多污。賢釋種王見已，極生怪愕。呼彼織者來問言：『此氈汝當織時患熱病不？』答言：『實爾。』賢釋種王告無滅言：『童子！汝何故得知？』答言：『觸時覺熱，是故我知。』彼極生怪，王又問言：『何故至此？』白言：『大王！淨飯有教，勅諸釋種家，各許度一人。欲往出家，故來辭別。』王言：『住此一宿當共籌量。』無滅住彼一宿，王言：『童子！我若隨汝出家，天授當為釋種王，與諸釋種極為大患，可共相勸天授同共出家。』即喚天授來至彼所，時王告言：『天授！我等今者悉欲出家，汝何所為？』聞已即心念言：『我報言不出家者，賢釋種王亦不出家，我設方便應當誑彼。』又復念言：『當時世尊於尼拘陀林中，以幻示現神變令諸大眾悉皆信伏，彼時我已設此計。』念已告言：『大王！王既出家，我亦不住。』即心念言：『此為誑者當今大眾咸悉聞知。』時王宣勅告諸人民：『我及無滅并天授等釋種五百人同共出家，汝等知聞應當歡喜。』是時天授聞此語已心生苦惱，即心念言：『我若定知

賢王出家，我不應說同共出家。今者若不出家，是妄語人不得為王，當且出家然後為王。』

「時王淨飯作如是念：『為諸釋種設大供養，淨諸衢路除去瓦礫，以檀水灑地建立幢幡、懸諸繒蓋、燒諸名香、散雜妙花。』時王與諸釋種及諸眷屬，百千萬億前後圍繞，詣師子座坐已，諸釋種女於諸窓牖，皆欲看此出家釋種，威儀尊貴及供養具。諸方遠來，於巷陌中悉皆盈滿，住立瞻仰。王又召諸相師令占釋種：『誰欲出家如法住？誰不如法？』時諸釋種各辭別父母，自以種種嚴具莊飾其身，各乘車輅賢王引前，相師見已白言：『樂為承事。』無滅及假和合亦復如是。天授次至，有鴟飛來撥髻珠將，相師見已白言：『如此徵祥，決定於世尊身起害，當墮地獄。』次瞿迦離褰那沓婆(此云缺財)羯吒牟羅底沙海授等從城出時，聞有驢鳴，相師見已白言：『此等皆緣惡口，惱亂眾僧，當墮地獄。』次鄔波難陀乘象出來，四面迴顧珠瓔尋斷，相師見已記言：『此由多貪當墮地獄。』乃至如是五百釋種，悉皆出來如往園苑，各各自現尊豪嚴麗，往詣佛所到已，世尊念言：『彼五百釋種，我不得總言：「善來出家。」何以故？其中或有得羅漢者，有不得者故。我今白四羯磨令彼出家。』作此念已，佛告諸苾芻言：『此五百釋種，汝等苾芻！應作白四羯磨令彼出家授與具戒。』諸苾芻言：『唯然，世尊！』

「爾時父王勅鄔波離：『汝往尼拘陀園，為彼釋種賢王等五百人剃除鬚髮。』時賢王等如法洗頭以次而坐。時鄔波離欲剃賢王髮時，悲淚啼泣數數傷歎，而為剃髮。賢王見已問鄔波離：『汝今何因數數啼泣？』時鄔波離胡跪悲淚答賢王言：『我從昔來，於贍部洲常事賢王，王今出家無所依怙，轉事惡王寧死不生。』賢王語鄔波離言：『我今知汝實是誠心，不須悲傷。我今令汝不事惡王。』時鄔波離心生歡喜，從跪而起即剃王頭。剃王頭已，王遣使者鋪一白氈，賢王起立普告五百釋種：『汝等諦聽！此鄔波離昔來事我，無有資財。汝等釋種，宜可各各脫上衣及莊嚴具，隨是一物置於氈上。何以故？我既出家，所有俗衣及諸瓔珞，不應更用，與鄔波離。』

「爾時賢王作是語已，五百釋種所有衣服及諸瓔珞，皆投白氈與鄔波離。時鄔波離次第剃髮如法洗浴，即著僧衣從此而去。

「時鄔波離即便思惟：『五百釋種尊貴如是，尚捨國城妻子珍寶衣服剃髮出家，況我種姓卑族昔來供事，於此衣服而生貪著。』又復右手拓頰作是念言：『我若不是卑族，亦合出家得阿羅漢果。』爾時佛有常法，日夜六時觀諸有情，阿羅漢等亦復如是。具壽舍利子，知鄔波離心之憂惱，既知見已詣鄔波離所，到已語鄔波離言：『何故拓頰而懷憂惱？』時鄔波離白舍利子言：『大德！我今云何

不生憂惱？今見賢王及五百釋子，悉捨王位國城妻子，無量無邊珍寶衣服，今皆棄捨出家修道。我今貪著必墮惡道。大德！我若不生卑族之中，於佛所說毘奈耶中，必得出家勤加精進證羅漢果。』時舍利子語鄔波離言：『佛正法中不簡卑族及少聞等，但依佛教修持淨戒威儀無缺，便得出家，是佛正法。汝欲出家，於佛正法毘奈耶中受具足戒成苾芻性。汝應與我往世尊所，如來必定令汝出家。』時鄔波離聞此語已，心生歡喜，所有珍寶上妙衣服，悉皆棄捨如棄涕唾。

「時舍利子與鄔波離俱往佛所，到已頂禮世尊雙足。時舍利子白言：『世尊！此鄔波離於佛正法毘奈耶中，堪得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性，世尊慈悲令得出家。』爾時世尊告言：『善來！應修梵行。』爾時世尊作是語已，時鄔波離鬚髮自落法服著身，如出家已經七日者，執持應器具清淨戒，威儀圓滿如一百臘苾芻，既出家已却住一面。爾時舍利子即說頌曰：

「『世尊告彼言善來，　衣變迦胝鬚髮落；
諸根寂靜怡然住，　以佛力故具威儀。』

「爾時五百賢王釋種，依佛正法白四羯磨。既出家已，還歸佛所禮世尊足，如是次第禮諸苾芻，至鄔波離所。是時賢王見鄔波離足，既見識已，端身瞻視告世尊曰：『此鄔波離，是我給侍，合頂禮不？』世尊答曰：『汝善男子！出家之法，應當降伏我慢之心。以是義故，聽鄔波離於先出家，是故汝等應當頂禮。』爾時賢王受佛教已，摧伏我慢禮鄔波離足，既禮足已地六種震動，如其次第禮餘四百九十九人。爾時天授至鄔波離所便不頂禮，爾時世尊告天授曰：『汝善男子！應當降伏我慢之心，應合禮拜鄔波離足。』爾時天授白言：『世尊！遣我禮拜鄔波離足，有何損益？我不應禮。』爾時天授作是語已，第一先起破佛之意。

「時諸苾芻見賢王等禮鄔波離足地六震動，心懷猶豫白世尊言：『何故賢王禮鄔波離足，地六震動？』佛告諸苾芻：『非獨今時賢王禮足地六震動，先世禮足震動亦然。汝等諦聽！我當為說。往昔之時波羅疤斯大城中有王名曰梵授，以法化世國無飢饉，人民熾盛安隱豐樂。時彼城中有一婬女名曰賢壽，形貌端正，共餘丈夫歡愛。每共男子經一宿時，得金錢五百。城中有一摩納婆名曰端正，往婬女家語賢壽言：「我欲共宿。」女言：「汝有五百金錢不？」端正答曰：「我家貧無。」其女報曰：「可取五百銀錢迦利沙波拏將來。」端正雖無財物，愛樂彼女，時摘採種種花菓以贈彼女。其女頻得花菓，心生染著。時彼城中至一節日，一切婦人皆著妙服及

諸瓔珞，各共夫婿於本家中共受歡樂。是時婬女於其節日，獨無人來共為戲樂。時彼婬女作是思惟：「今此節日，城中諸有婦人，皆著衣服瓔珞，各共其夫於自家中作諸歡樂。若摩納婆今來相就，不亦樂乎？」作此念已，時摩納婆忽至其家，婬女見已，便記昔時花菓相贈，發歡喜心作如是言：「端正！汝去採花，明朝可來共作歡樂。」是時端正聞此語已心大歡悅，如囚得脫即歸本處，心念此女顏容端正進止威儀，從夜初分及至後夜思念不息，垂欲天明便即昏睡都無所覺。至於晨時方始驚悟，即覓好花。是時人民採花都盡，諸處求花竟無所得。唯有一處得夜合花，即將此花到彼女家，其女見已即說頌曰：

「『「乖鈍披皮愛欲者，　好色黠慧半摩沙；
此時好花處處有，　今將少許夜合來。」

「『說此頌已報言：「速去，更別覓好花來。」彼人為貪欲故，而忘艱辛。時屬極熱景當正中，從城而出往遠阿蘭若，而採好花既不辭勞，行歌自悅。時梵壽王遊獵而還，倦途暑熱詣林止息，聞彼歌聲，王既聞已即漸前行，而說頌曰：

「『「頭上赫日炙，　足下熱沙蒸；
賢壽喜行歌，　如何不怖熱？」

「『時摩納婆以頌答王曰：

「『「不怖日炙我，　思欲能燒我；
世欲有熱苦，　日不能炙人。」

「『時梵授王聞說偈已，作如是念：「當知此摩納婆，善說涼話故，時日中採花不知熱。」王即下乘坐一樹下，而命摩納婆：「可說涼話，我當聽之。」摩納婆聞王語已，作如是念：「必知王今遇熱至甚要須涼話。」作此念已，即於是時，說種種涼事。王聞此語，即時身體而得大涼，心生歡悅告諸臣曰：「若有人能救灌頂王命者，當與何賞？」其臣答曰：「當分半國而贈彼人。」時王告摩納婆曰：「卿可與我宮內同宿，明朝賜卿半國之賞。」時摩納婆與王同宿，王即具設種種淨饌上妙衣服資身臥具，令其寢息，更無伴侶，便作是念：「若得半國為半國王，後宮婇女悉當屬我，隨意自在當受快樂。」復作是念：「半國之賞豈足在言，何如殺王而取全

位。」復作是念：「凡尊勝位人皆共貪，我今何須半國及以全位。何以故？由貪國位欲害國王。」作是念已即說頌曰：

「『「未得財時起貪愛，　求不得時生苦惱；
設得財物貪不息，　故知財利招無利。」

「『念此頌已便即睡著。中宵覺後心生悔恨，從床而起，取舊鹿皮敷地而臥。時梵授王，於晨朝時告使者曰：「喚摩納婆來！我今當賜半國之位。」使者奉教詣摩納婆所，白言：「大王！我觀彼人威儀所作，無堪半國之位。」王問其故，答言：「大王！我向親觀棄妙床褥委身在地寢臥鹿皮，斯下之人豈當王位？」王曰：「彼是智人，非無緣故，當去喚來。」使人復往報言：「王喚。」既至王所，王告之曰：「何棄床褥臥鹿皮耶？」彼便次第具以事答，重前啟曰：「王若許者我欲出家，願王放許。」王曰：「先共立契，我當放去。若出家後有所證悟，復來報者，我當聽去。」彼白王言：「不敢違王命。」遂便辭拜往靜林中，無親教師及軌範者，便自策勵證獨覺菩提。既證悟已復作是念：「我昔與王共立言契，我今宜去滿彼宿心。」却至王所上昇虛空，放大火光現諸神變。王便頭面跪禮彼尊，而說頌曰：

「『「見此少修證大果，　得大差別殊勝位；
摩納婆今獲善利，　出家至此更何求？」

「『是時尊者，令梵授王生敬信已，捨之而去。時梵授王有剃髮者，名天河護，令持此頌。報曰：「汝於時時可說此頌，令我憶持。」時天河護善能除髮，為王剃時王便睡著。剃髮將已彈指警王，睡既覺已甚大歡喜，告天河護曰：「汝今有何所求？當隨汝請。」白言：「願王容臣少思方即啟白。」時天河護既誦伽他已，常在王前時為宣說。王聞歡喜，於諸五欲生厭離心，婇女現前都不觀視，清歌美詠耳不用聞，何況於中而生愛著？時諸婇女既失王恩心生憂惱，共相謂曰：「我等失寵，緣天河護誦彼伽他轉我王心不生染愛，可共設計令速驅逐。」作是計已，時一婇女往天河護所白言：「阿舅！王若歡喜問舅所須？即應請王解所誦偈。」後於異時，其天河護復為王誦先所伽他。王聞歡喜還問所須？便即啟王：「別無所欲，唯願為我解釋伽他。」王即依請廣為開釋，天河護聞已厭離心生，便白王言：「承事大王為日已久，願流慈造放我出家。」王曰：「我今共汝先當立契，若出家後有所證悟，却來報我，即放汝去。若不爾者，不從汝請。」天河護白言：「不違王

命。」便放出家。時天河護即詣山林就仙人處，勤加修習遂證五通，便作是念：「我昔與王共立言契，我今宜去滿彼宿心。」念已即至王所，上昇虛空放大火光現諸神變。王便頭面頂禮作如是語：「賢者！汝得如此功能。」仙人答言：「大王！」仙人尋即作禮，而說頌曰：

「『「於此菴羅園，　梵授王從者；
捨彼剃刀具，　出家得五通。」

「『時梵授王聞此頌已，以頌答曰：

「『「莫言天河護，　出家默然住；
彼苦行難作，　苦作得大智。
苦行能摧諸惡法，　苦行能超於世間；
苦行能淨諸垢穢，　苦行願母莫惡說。」

「『時天河護仙人心生歡喜，便即而去。』
「佛告諸苾芻：『彼梵授王者，今賢首釋迦王是。彼天河護仙人者，今此鄔波離是。今者賢首釋迦王，昔為梵授王。往日禮天河護，地皆震動。今賢首釋迦王，禮鄔波離苾芻，地還六種震動。汝等苾芻，應當知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世尊既其為彼未生怨王廣說法要，令無根信得生起已，或時乘象出外旋遊，望見世尊在高樓上，遂於其象不覺投身崩墜于地。又於一時乘象而出，見薄伽梵不覺投身，於世尊所深生敬信，遂便告彼執仗人曰：「爾等須知！始從今日，我徹歸依薄伽伐多及室羅縛迦僧伽。爾等從今，若見世尊及聲聞眾、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須進入，時於其門戶勿為遮障，啟門令進。若見提婆達多及彼徒眾，應須掩障勿使其前。」後於異時，提婆達多有緣，須入未生怨宅。時守門者而告之曰：「仁應可止，無宜前進。」天授問曰：「忽有何緣，遮不聽進？」門人告曰：「大王有教：『始從今日，我徹歸依薄伽伐多及室羅縛迦僧伽。爾等從今，若見世尊及聲聞眾、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須進入，時於其門戶勿為遮障，啟門令進。若見提婆達多及彼徒眾，應須掩障勿使其前。』」

時提婆達多既被遮止，情懷不樂住於門外。于時嗢鉢羅色苾芻尼，從王宮中行乞食已持鉢而出。時提婆達多見嗢鉢羅色，便生是念：「豈不由此禿頭之女為離間事，令未生怨及中宮內并大臣宅，便於我處致此稽留。」作是思已，告嗢鉢羅色曰：「我於爾處有何過失？由汝令吾乞食之宅皆生障礙。」遂便前進打搭其尼。時尼被打，出悲苦言哀告之曰：「願見清白。我有何因作如斯事？大德！既是世尊兄弟，復是舍迦上種而為出家。我實無心，敢有談說，幸能見恕乞表忠誠。」假聞斯告不齒其言，遂努大拳打尼頭破。既其末摩被損，眾苦咸集，遂乃加持壽命起勇進心，疾行詣彼苾芻尼寺。時諸尼眾見其大苦，咸問之曰：「禍哉阿離野迦！何意忽遭如斯困辱？」便告眾曰：「仁等姊妹！所有壽命皆悉無常，一切諸法並無其我。寂靜之處是曰涅槃。仁等咸應於善法處可勤勗念，勿為放逸。其提婆達多，已造第三無間之業，吾今時至可入涅槃。」于時便對尼眾之前，現其種種奇異神變，入無餘依妙涅槃界。

時諸苾芻咸起疑念，欲斷疑故請世尊曰：「大德！頗見提婆達多，於嗢鉢羅色苾芻尼處，假令悲苦告謝之時，不齒其言，拳打頭破因斯就滅。」世尊告曰：「非但今日作如斯事，於過去世亦為悲苦告謝之時，不聽哀言，遂便斷命而食其肉。爾今應聽！如往昔時，於一村內有大長者，於此而居，多有羊群廣澤而牧。既其日暮牧者驅還，群中有一老弱牸羊，不及徒伴在後獨進，忽於路側逢一餓豺，羊問豺曰：

「『大舅多獨行，　頗得安隱樂；
常居林野內，　如何得養神？』

「豺答之曰：　『汝恒踐我尾，
并常拔我毛；　口出大舅言，
欲覓逃身處。』

「羊復告曰：　『爾尾屈背後，
我在面前來；　如何見扞余？
尋常蹋仁尾。』

「豺復答曰：　『四洲并海岳，
咸皆是吾尾；　如其不踐蹋，
爾從何處來？』

「羊復告曰：　『我於親識處，
聞說皆仁尾；　在地不敢履，
我從空處來！』

「豺復答曰：　『由爾牸羊空處墜，
遂使林中野鹿驚；　廢我今朝所食物，
豈非下過理分明。』

「于時牸羊，雖陳哀告廣述苦言，然而罪惡業豺不肯相放，遂斷其首并飡於肉。」
世尊告曰：「汝諸苾芻勿生異念，昔時豺者，即是今日提婆達多。昔時牸羊者，即是今日青蓮花色苾芻尼。往時雖述悲苦之言，不免身死。今日雖作種種悲言，亦還被害。」
時提婆達多復生是念：「我於世尊屢為尤害，三無間業具已造之：以大拋石遙打世尊，於如來身惡心出血，此是第一無間之業。和合僧伽而為破壞，此是第二無間之業。蓮花色尼故斷其命，此是第三無間之業。然我未能獲一切智，所餘諸事亦未見成，准斯業道更無生處，決定當往捺落迦中。」作是念已，以手支頰退在一邊愁思而坐。時晡刺拏有緣須過，遇到其邊而告之曰：「提婆達多！爾今何意，以手支頰退在一邊愁思而住？」彼便告曰：「如何我今得無愁思，因瞋惱故，於世尊邊屢為尤害，并已具造三無間業，久當住在大捺落迦受無隙苦。」晡刺拏曰：「我常謂諸舍迦種內，唯汝一箇

解了聰明，豈謂汝今亦成愚憃？豈有後世令汝見憂？若有後世，汝造斯業者，我亦為斯愁思而住。」彼為開解天授情故，便於對面撲破己瓶，而告曰：「縱天世間，不能令此更為和會，更無後世，誰往受之？作者、受者並成虛說。然而可往劫畢羅伐窣覩城，自稱天子為王而住，我當作汝第一聲聞。」于時提婆達多，便謗無聖，邪見遂興，能令一切善根斷絕。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應知，提婆達多所有善根從斯斷絕。汝諸苾芻！我若見彼提婆達多有少白法，我不授記提婆達多：『汝提婆達多！生惡道者、生泥黎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又汝苾芻！我不見彼提婆達多有少白法如毛端許，我方授記提婆達多：『汝提婆達多！生惡道者、生泥黎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譬如去村及去城邑，其路不遠有糞屎坑，深可丈餘，臭穢難近。時有一人墮斯坑內，頭及手足並皆淪沒。後有一人每於長夜為慕義者、為樂利者、為與樂者、為與歡者、施安隱者，其人到彼糞屎坑邊，周匝觀望情存救濟：『我若見彼墮糞屎人有片身分無糞污者，我當方便引之令出。』既遍觀察，不見其人有少身軀不被糞污，乃至手許可拔令出。汝諸苾芻！我亦如是，我若見彼提婆達多有少白法，我不授記提婆達多：『汝提婆達多！生惡道者、生泥黎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又汝苾芻！我不見彼提婆達多有小白法如毛端許，我方授記提婆達多：『汝提婆達多！生惡道者、生泥黎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汝諸苾芻應知：天授已具三法，生惡道者、生泥黎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何謂三法？汝諸苾芻！提婆達多先具生其罪惡樂欲，遂便遭彼惡欲所牽。提婆達多既生惡欲被欲牽已，此謂是彼提婆達多最初成就罪惡之法。提婆達多生惡道者、生泥黎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又諸苾芻！提婆達多近惡知識，得不善伴，共惡人交。提婆達多既近惡知識，得不善伴，共惡人交已，此謂是彼提婆達多第二成就罪惡之法。提婆達多生惡道者、生泥黎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又諸苾芻！提婆達多得其少分，得其下品，證悟之時便生喜足，縱有勝上更不進修。提婆達多既得少分，得其下品，證悟之時便生喜足，縱有勝上更不進修已，此即是彼提婆達多第三成就罪惡之法。提婆達多生惡道者、生泥黎者，當住一劫不堪救療。」于時世尊說伽他曰：

「勿汝世間人，　生於罪過欲；
由斯爾當識，　惡欲所招殃。
世並知天授，　聰明不伏心，
不能存少欲，　空持美形狀，
彼便行驕逸，　欲陵於世尊；

故我記斯人，　一劫生無隙。
慳貪生惡念，　耶見不虔恭；
定生無隙中，　四門牢閉塞。
若他無過失，　惡謗令生過；
今世若後世，　自受愚癡人。
若人於大海，　毒瓶令水壞；
溟渤寬亡際，　遣惡定無緣。
如斯於世尊，　惡人生謗讟；
常行自他利，　罪謗豈能成？
正見心常靜，　惡緣無處生；
應共為知識，　親近者聰明；
由斯不造惡，　恭敬可依行。

「於是提婆達多謗毀聖說，決生耶見定斷善根，但有此生更無後世。」作是知已，於其徒眾別立五法，便告之曰：「爾等應知！沙門喬答摩及諸徒眾，咸食乳酪，我等從今更不應食。何緣由此？令彼犢兒鎮嬰飢苦。又沙門喬答摩聽食魚肉，我等從今更不應食。何緣由此？於諸眾生為斷命事。又沙門喬答摩聽食其鹽，我等從今更不應食。何緣由此？於其鹽內多塵土故。又沙門喬答摩受用衣時截其縷績，我等從今受用衣時留長縷績。何緣由此？壞彼織師作功勞故。又沙門喬答摩住阿蘭若處，我等從今住村舍內。何緣由此？棄捐施主所施物故。」內攝頌曰：

不飡於乳酪、　魚肉及以鹽，
長績在村中，　是天授五法。

于時薄伽畔遊歷人間，漸行次至室羅筏悉底國。時提婆達多遂生是念：「我於沙門喬答摩屢興刑害，而竟不能傷損其命。我今宜可於其妻室而為陵辱。」遂便往詣劫比羅筏窣覩城，遣使報彼耶輸達羅曰：「沙門喬答摩已捨王業而作出家，我為是緣故來紹繼爾，宜與我為妻室乎。」時彼得信，遂便巡事告瞿彌迦，時瞿彌迦報耶輸達羅曰：「仁應遣使告天授云：『菩提薩埵我昔執手，彼力堪持。汝若有能可來見就。』」是時天授情無羞恥，不忖己骸力，進入中宮進陛昇階，欲就其處。時瞿彌迦顧諸宮女咍然而笑，天授不覺合掌而居。時瞿彌迦有大諾近那力，遂將左手握其天授，于時十指迸血驚流，遂於菩提薩埵昔遊戲池擲之池內，既墮池已出大叫聲。是時舍迦競來奔就，遂詳議曰：「提婆達多不恃其力，輒入宮內欲事欺陵。」轉復尋聲見在池內，遂相告曰：「斯內亂人，可斷其命。」復更議曰：「勿於死人更加其害，世尊記此提婆達多，生惡道者、墮泥黎者，無間一劫不堪救療。此即與死相似，更復何勞見害？」

于時人眾捨不與言。時提婆達多從池起已，於水竇中逃走而出，被其橛杙裂所著衣，白氎一條遂成兩片，便作是念：「善哉！斯服巧稱淨儀，為我聲聞制其裙服。」又於一時告舍迦種：「汝等宜可策我為王。」諸人報曰：「菩提薩埵現有內宮，汝可秉權令其賓伏，既納妻室方可稱王。」時提婆達多，於舍迦處息其猜貳，除恐怖心，遂入宮中昇高樓上，到耶輸達羅所，合掌一邊而白之曰：「幸存恩澤曲見哀憐，汝為國大夫人，我乃稱王此邑。」時耶輸達羅有大鉢塞建拖力，從妙寶床起就天授，捉其合掌雙膝摧地，天授十指迸血流出，婉轉于地痛不自勝。時耶輸達羅而告之曰：「汝真無賴，愚憃之極，暫執其手已不堪任，況復求念以充交合。轉輪王主應作我夫，或最後生菩提薩埵，我充其室方始合儀，自外諸人全非偶配。」

是時天授懷恥出宮，舍迦諸人見其憂苦，而告之曰：「汝今先可往世尊處求其懺摩，若見恕容方稱天子。」時提婆達多，以極嚴毒填十爪中，詣世尊邊作如是念：「若沙門喬答摩見恕我者，斯曰：『善哉！』必也不容。我當就禮，以其毒爪摑足令傷。」既至佛邊頂禮雙足，請世尊曰：「幸願哀憐見容恕我。」于時世尊觀其天授作何種心來向我所？鑒知天授為殺害情，遂以神力變雙膝下成水精石，默然而住。時提婆達多見默無語，遂起瞋心興其害意，便以毒爪瓟摑世尊。于時十指並皆摧破，返中其毒生大苦惱。是時尊者阿難陀而告之曰：「天授！爾可歸依世尊。」報阿難陀曰：「大德！我今若其歸依佛者，如佛言曰：『若歸依佛陀不生於惡道，捨棄人身已當生勝天上。』然而世尊記我，當生惡道泥黎耶中無間一劫不堪救療。我若生天，彼成虛語；若墮惡趣，還是妄言。」正生如是極瞋怒時，惡業既圓更無所待，無間之火遍燎其身，遂便叫喚高聲告曰：「大德阿難陀！我現被燒！我今被炙！」時阿瑜窣滿阿難陀，既見其苦極軫慈悲，又於親族更加愛念，而告之曰：「提婆達多！汝今宜可極想歸誠怛他揭多阿羅漢三藐三佛陀，勿為餘念。」其時天授被無隙火燎炙其身，業報現前受嚴極苦，深心慇重口自唱言：「今日我身乃至徹骨，於薄伽畔至心歸伏。」說斯語已，現身墜墮無間無隙捺落迦中。

于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應知：提婆達多善根已續，於一大劫生於無隙大地獄中，其罪畢已後得人身，展轉修習，終得證悟鉢剌底迦佛陀，名為具骨。當爾之時，既獲證已持鉢巡家，既獲所飡還歸本處，置鉢一面，洗手濯足方欲就飡，遂乃攝心觀其宿世：我緣何事久在生津，迷惑輪迴今身覺悟？遂便觀見於世尊邊造其種種惡逆之事，復見往昔世尊本行菩薩時世世生生常為怨隙，但由少許恭敬

利養而至於此。既了斯事，其所獲飡一不曾食，遂昇空裏放大光明現諸神變已，於無餘依妙涅槃界而證圓寂。」

時阿瑜窣滿舍利弗呾囉、毛嗢揭羅演那，每於時時往捺落迦，而為看行。時舍利弗呾囉告毛嗢揭羅演那曰：「仁可共我往無隙獄觀其天授為慰問耶？」于時舍利弗呾囉與毛嗢揭羅演那，往阿毘止既至其所。時舍利弗嗢囉命毛嗢揭羅演那曰：「仁今知不？此即是其阿毘止處，上下四邊無不通徹，一焰猛火中無間隙。仁於大神大德眾內，世尊記說以為第一，應可運心觀無隙獄，受苦情類為滅火災。」說是語已，時毛嗢揭羅演那便入如是大水之定。既定心已從上注雨，滂如杵大入阿毘止，其水於空悉皆消散。復注大雨，滴若犁轅、或如車軸，然其雨水亦皆消散。時舍利弗嗢囉見斯事已，遂便斂念入勝解行定。既入定已，其水滂沛遍滿獄中，受苦聲除服其本念。時阿瑜窣滿、毛嗢揭羅演那發言命曰：「若是提婆達多可應前進。」聞斯命已，有多千數提婆達多競來奔就。時阿瑜窣滿、摩訶毛嗢揭羅演那報斯眾曰：「若是世尊之親兄弟提婆達多者，宜應住此。」時提婆達多，遂便進就阿瑜窣滿舍利弗呾囉、摩訶毛嗢揭羅演那。既至其所，頂禮二尊之雙足已，二尊問曰：「天授！汝今所受大地獄苦，有差別不？」天授答曰：「且如阿毘止內共受之苦，此不須言。然於我躬所受別苦，幸存聽察。時有鐵山火熱遍起，洪焰通為一火，來至我所磨碎我身，譬如石上磨油麻子。復有極利雙齒鐵鋸，猛焰大熱解割我身，一一肢骸片片零落。又有鐵棒遍皆熱焰，數數來至打碎我頭。復有大象從四方來，踐蹋我身，碎如米粉。」時阿瑜窣滿舍利弗呾囉、毛嗢揭羅演那同告之曰：「汝提婆達多！如汝所云：『時有鐵山大熱極熱，遍起洪焰通為一火，來至我所磨碎我身，譬如石上磨油麻子。』者，斯則由汝於其鷲峯山以大拋石打損如來，由彼惡業招斯苦果。又復汝云：『又有鐵棒遍皆熱焰，數數來至打碎我頭。』者，斯則由汝於阿羅漢嗢鉢羅色尼拳打其頭遂致終卒，由彼惡業招斯苦果。又復汝云：『復有大象從四方來踐蹋我身碎如米粉。』者，斯則由汝起大害意放護財象欲蹋世尊。由彼惡業招斯苦果。」二尊命曰：「提婆達多！汝今雖受如斯極苦。世尊記汝：『受斯罪竟，終得證悟鉢剌底迦佛陀，名為具骨。』」時提婆達多聞斯語已，白二尊曰：「若如是者，我今情勇，能於無隙大地獄中，一脇而臥甘受其苦。」作是語已忽然不現。

時阿瑜窣滿舍利弗呾囉、毛嗢揭羅演那，次復詣彼外道六師受苦之處，遂便見彼高迦離迦，於其舌上有一百犁周遍耕墾。于時索訶界主梵天王亦隨二尊而往，觀見高迦離迦，而告之曰：「汝高迦離迦，汝可於此二大尊者芯芻之處起極敬心。然此二師堅守淨行智慧

神通眾中第一。」時高迦離迦見彼二尊便告之曰：「此二罪惡耶欲之人，何來至此？」作此惡言纔發聲已，於其舌上遂有千犁而遍耕墾。時阿瑜窣滿舍利弗呾羅、毛嗢揭羅演那作是念曰：「此之有情業重難救，無可奈何。」捨之而去。次便往詣哺剌拏迦攝波處。既至彼已，時哺剌拏迦攝波，遂便就禮二尊雙足，而白之曰：「願二大德！察我罪人，我由昔時說其耶法，矯誑時俗遮其正信，緣斯罪業有五百犁時時耕舌。又復我諸聽聞弟子，於我所重餘骨窣覩波邊呈供養時，便有大苦重來逼迫，幸能見報我所受殃。」并復告知：「更勿於其窣覩波處而興供養。」于時二尊既然其語，遊獄事了，俱便返詣贍部洲中。

于時二尊對薄伽畔并諸大眾，具為說彼提婆達多及高迦離迦并哺剌拏捺落迦中所受苦事。既廣陳已，時諸苾芻咸共疑念，遂便請問斷疑世尊曰：「大德世尊！何故提婆達多，尊所告言不肯見用，墮阿毘止受大極苦，以至斯耶？」

世尊告曰：「汝諸苾芻！非但今日不用我言受斯刑酷，曾於往世不受我言遭其苦惱。汝等應聽！我曾於昔在不定聚行菩提薩埵行時，中在牛趣為大特牛。每於夜中遂便於彼王家豆地隨意飡食，既其旦上，還入城中自在眠臥。時有一驢來就牛所，而作斯說：『大舅！何故皮膚血肉悉並肥充？我曾不覩暫出遊放。』牛告之曰：『外甥！我每於夜出飡王豆，朝曦未啟返跡故居。』驢便告曰：『我當隨舅同往食耶？』牛遂告曰：『外甥！汝口多鳴聲便遠及，勿因斯響反受纓拘。』驢便答曰：『大舅！我若逐去終不出聲。』遂乃相隨至其田處，破籬同入食彼王苗。其驢未飽寂爾無聲，既其腹充即便告曰：『阿舅！我且唱歌。』特牛報曰：『片時忍響，待我出已，後任外甥作其歌唱。』作斯語已急走出園，其驢於後遂便鳴喚。于時王家守田之輩，即便收掩驅告眾人：『王家豆田並此驢食，宜須苦辱方可棄之。』時守田人截驢雙耳，并以木臼懸在其咽，痛杖鞭骸趁之而出。其驢被辱展轉遊行，特牛既見遂於驢所，說伽他曰：

「『善歌大好歌，　由歌果獲此；
見汝能歌唱，　截却於雙耳。
若不能防口，　不用善友言；
非但截却耳，　舂臼項邊懸。』

「驢復伽他而答之曰：

「『缺齒應小語，　老特勿多言；

汝但行夜食，　不久被繩纏。』」

世尊告曰：「汝諸苾芻！勿生餘念。往時特牛者，即我身是。昔日驢者，即提婆達多是。往昔不用我言，已遭其苦。今日不聽吾說，現受如斯大殃。又諸苾芻，汝更應知！猶如今日提婆達多不用我言招其大苦。往昔之事，宜可更聽。汝諸苾芻！昔於一村，有一長者在此而住，有一大牛眾相具足。時彼長者延請沙門及婆羅門無依無怙貧窶商客，普設供養，行捨施已遂便解放，具相大牛隨所遊行更無拘繫。是時大牛既蒙釋放，隨意遊行追覓水草。時行陂澤陷深泥內，自出無由。是時長者日將曛暮，方見人傳遂尋覓之。到其牛所，長者念曰：『泥深牛大，我獨無堪，待至明朝詳來濟拔。』牛遂告曰：『可以繩絡繫我角上置於前面，任曉方來；如有猴狢來逼我時，我以絡繩振角驚怖。』其人遂即以繩繫角長，作其絡置地而去。既屆冥宵，野猴便至，遙覩其牛作斯言曰：『誰於此處偷竊藕根？』牛便報曰：『我被泥溺自出無由，非是竊心盜他蓮藕。』猴聞是語遂與言曰：『我之美饍何忽自來？』遂近其牛欲為屠害，牛告猴曰：『爾宜遠我，莫見相陵，勿使汝身遭羅苦毒。』猴雖聞告不齒其言，遂就牛邊欲為摝掣。時勃利沙婆(譯為牛王)見不用言，說伽他曰：

「『我非偷藕根，　亦非盜蓮者；
必若情存食，　上背應從刳。』

「猴曰：『今正是時，應從背後次第而食。』擲上牛背下口欲飡，牛角振絡羂著猴項，遂便擺索空裏懸身。于時大牛說伽他曰：

「『汝是美少年，　戲者空中舞；
騁伎於村田，　野田無施主。』

「是時野猴亦以伽他而答牛曰：

「『我非作舞者，　亦非美少年；
帝釋投梯下，　吾當往梵天。』

「又復牛王更說頌曰：

「『實非天帝釋，　投梯往梵天；
繩絡急勒項，　性命此時窮。』

「汝諸苾芻！勿生異念。昔時牛王者，即我身是。往日野猴即天授是。往昔不用我言已遭其苦，今不聽吾說，現受如斯大殃。」時諸苾芻復有疑念，遂便請問斷疑：「世尊！何故提婆達多，於世尊所起大嗔心，不隨正語，生阿毘止大苦燎身？」世尊告曰：「非但今日不用我言，身遭猛火一切無救。汝諸苾芻！宜更應聽。曾於往昔有一王都，王名制底迦，敷化於此。時王福力令其國界富饒昌熾安隱豐樂，多諸人眾無所匱乏。又復其王有大勝福，每欲坐時，有諸天眾捧其座足止在空裏。其王有一知國大臣，便生二子：大名出喜、小名眾愛。于時大兒每見其父以法非法而教於眾，遂便念曰：『我為長子職合襲官，我父終亡當大臣位，吾亦當以法及非法而教於物，緣斯惡業生捺落迦。豈若我今修出家行？』遂至父所求哀出家，父遂許之，於世尊處出家離俗。後於異時其父大臣掩隨他世，時第二子為國大臣，以法非法而化於俗，國人怨酷說其非理。時有一人旋遊村邑不期展轉，見彼大兄修出家行。于時苾芻見其客至，而問之曰：『爾從何處今來至斯？』其人報曰：『我住某城。』遂問其弟，客人具答：『彼行非法苦刻人庶，眾皆負怨無賴求生。』苾芻聞已告其人曰：『仁今可去勿生憂慼，我有容隙當往彼城，以理開導令行正法，冀望人庶離苦得安。』其人聞已遂還本處，報其親族具述所由，展轉風聞徹其小弟。弟即便往白其王曰：『我之大兄欲來至此。』王便告曰：『善哉！若至，彼即大臣。』其人白曰：『我已久來事王殿下，勞誠宿著其事如何？』王便告曰：『我之國法太子襲臣，事不可移，知欲何計？』王復告曰：『必汝情願，彼若來時，應云：「我大。」』既蒙王教內喜而歸。苾芻不久還其本邑，王眾見已咸悉起迎，唯獨其弟端居而住。苾芻告曰：『汝是我弟，何故端居？』其人報曰：『爾小，我大。如其不信應取證明。我長王宮王知大少，宜應共問決判真虛。』于時苾芻進白王曰：『我之二人誰為長子？』王乃故心而妄語曰：『此人當大，爾為小矣。』纔發言已，尋聲之後，天便放座摧之於地，即於口內臭氣外充。于時太子苾芻見斯事已說多頌曰：

「『若人為妄語，　諸天便捨去；
口中臭氣出，　失却天堂路；
王應為實語，　平復還如故。
若其為妄語，　下道定當行；
當招無舌報，　猶若水中魚。
若人乖法言，　作其非法說；
王應為實語，　平復還如故。

若其為妄語，　下道定當行；
當作非男女，　定受黃門形。
若人乖法言，　作其非法說；
王應為實語，　平復還如故。
若其為妄語，　下道定當行；
應時天不雨，　非時利雨流。
若人乖法言，　作其非法說；
王應為實語，　平復還如故。
若其為妄語，　下道定當行；
當受蛇身報，　兩舌口中生。
若人乖法言，　作其非法說；
王應為實語，　平復還如故。
若其為妄語，　下道定當行；
即如制底王，　造其極惡業；
當趣阿毘止，　惡報處泥黎。』

「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其大臣長子，即是我昔身。其制底迦王，即今時天授！今仍於我，起極嗔心不受其語。緣斯惡報，生捺落迦在阿毘止。」

時有苾芻尚有疑念，更便請白斷疑世尊曰：「大德！何故提婆達多，大慈世尊為利益語，不能信用，生捺落迦阿毘止中，受大極苦？」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提婆達多非但今日不用我言受斯獄苦。又過去世時，亦不受語曾遭辛苦。汝今應聽。汝諸苾芻！於往昔時在一村內有妙巧師，機關善解在此村住，遂於相似族望之中納女為妻。綢繆結好懽娛得意，未久妊身，八九月已便生一息。既其誕已經三七日，作其懽會為授其名號曰巧容，如法長養漸至成立。其父不久遂爾身亡，其息於後便向餘村，更就巧師學機關技，復向餘邑轉求伉儷。有一長者，父女居門許與為妻，而報之曰：『汝齊某日促赴我言，不爽斯期任為婚娶，如其不及非我之愆。』巧容復往報巧師曰：『某村有女許我婚成，吉日時臨相期促至，如能赴節必不爽言。若也乖時非我之過。』巧師報曰：『必如是者，我當共汝赴彼促期，良日吉晨理難再得。』取木孔雀相與俱昇，不遠遐途促赴期日。時彼村邑人物共觀，見所未曾嗟其奇巧，既呈禮贈取婦歸還，遂與三人俱昇孔雀，機關轉發俄陵太虛，未盡浹辰條歸故邑。既其到已，于時巧師報兒母曰：『此機關象汝可藏之，兒若索時必不應與。由其解去未學還歸，勿使其兒致遭苦厄。』其兒於後，數數從母索其孔雀：『我乘木象暫欲旋遊，欲使多人歸伏於我。』母遂報曰：『汝師去日固有留言，兒索象時不宜見與，但解

昇去未體歸還，勿令因此致招苦厄。』兒報母曰：『去還之術，我已並知。師有慳心，不令見與。』女人心軟，數見求情，遂以機關持授其子。子得象已遂動發機，直上搏霄眾人歎善。其師見已而歎之曰：『此兒一去不復還來。』更轉機關往而不返，到大海上多雨少晴，所有機繩盡皆爛斷，雹之海內因乃命終。諸天見之說伽他曰：

「『諸有悲憐出益語，　不從其教自隨心；
木象無師強乘去，　終於大海見身沈。』」

世尊告曰：「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機關師者，即我身是。其弟子者，即提婆達多是。往背利語，已遭沈沒之殃。今棄益言，現受燒身之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一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阿瑜率滿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所云：『僧伽破壞。』復云：『僧伽和合。』未知齊何名為破壞？未知齊幾名作和合？」世尊告曰：「若復苾芻，於其非法作非法想，現有別住作別住心，作羯磨者，齊此名為破壞羯磨僧伽也。若其於法而為法想，於和合眾作和合想，為羯磨者，齊此名為僧伽和合。何謂破僧？若一苾芻，是亦不能破僧伽也。若二、若三乃至於八，亦復不能破和合眾。如其至九或復過斯，有兩僧伽，方名破眾，作其羯磨并復行籌。何謂羯磨？即如提婆達多於諸苾芻告令教誨制其學處：『汝等苾芻！須知有其五種禁法。何謂為五？具壽！若有苾芻不居阿蘭若，是則清淨、是則解脫、是正出離超於苦樂，能得勝處。如是於樹下坐、常行乞食、但畜三衣、著糞掃服，具壽！斯謂苾芻，是則清淨、是則解脫、是正出離超於苦樂，能得勝處。若具壽！諸苾芻眾忍此五種勝上禁法，是清淨、是解脫是出離者，應可遠彼沙門喬答摩，應可離彼與其別居，不應親附，此是其白。』如是羯磨准白應為。云何行籌？即如提婆達多於諸苾芻告令教誡制諸學處：『具壽！有五勝法，是則清淨、是則解脫、是正出離超越苦樂，能得勝處。云何為五？具壽！若有苾芻，不住阿蘭若，是則清淨、是則解脫、是正出離超越苦樂，能得勝處。如是於樹下坐、常行乞食、但畜三衣、著糞掃衣。具壽！苾芻行時，是則清淨、是則解脫、是正出離超越苦樂，能得勝處。若具壽諸苾芻忍此五種勝上禁法，是清淨、是解脫是出離者，應可遠彼沙門喬答摩，應可離彼與其別住，不應親附，應可受籌。』提婆達多并身第五而受籌者，是名受籌。」內頌曰：

非一破僧伽，　至九方能破，
并作羯磨事，　行籌說非法。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且如被捨置人，此人能作破僧伽事，及以隨順捨置之人，乃至隨此隨順之人，為破僧事；非能捨置、非隨順捨置、非隨順隨順，為破僧事耶？為當能捨置人為破僧事，及以隨順能捨置人，乃至隨此隨順之人，為破僧事；非被捨置、非隨捨置、亦非隨此隨順之人，為破僧事耶？又復為當被捨置人，及以隨順捨置之人，為破僧事；非隨順隨順，非能捨置，亦非隨此能捨置人，乃至亦非隨此隨順，為破僧事耶？為當被捨置人，及隨順隨順，為破僧事；非隨捨置，及非能捨置，并非隨能捨置，乃至亦非隨此隨順，為破僧事耶？

「為當能捨置人，及隨能捨置，為破僧事；非隨此隨順、非被捨置、非隨捨置，及非隨此隨順之人，為破僧事耶？
「為當能捨置人，及隨順隨順，為破僧事；非隨能捨置及被捨置，非隨捨置非隨順隨順，為破僧事耶？
「為當隨順被捨置人，及隨順隨順被捨置人，為破僧事；非餘四耶？
「為當隨順能捨置人，及隨順隨順，為破僧事；非餘四耶？
「為當被捨置人，及能捨置人，為破僧事；非餘四耶？
「又復為當被捨置人為破僧事，非餘五耶？
「為當隨此被捨置人為破僧事，非餘五耶？
「為當隨此隨順之人為破僧事，非餘五耶？
「為當能捨置人為破僧事，非餘五耶？
「為當隨此能捨置人為破僧事，非餘五耶？
「為當隨此隨順之人為破僧事，非餘五耶？」
世尊告曰：「鄔波離！斯等諸人咸能破壞和合之眾，但唯除彼被捨置人，此一不能破僧伽。」
故內頌曰：

三二一能破，　餘非可類知；
破眾三六殊，　唯除被捨置。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世尊說：『若有人破和合眾已，此人定生無間之罪，亦成無間之業者。』大德！未知苾芻齊何名為破和合眾，生無間罪、成無間業耶？」
(無間罪者，謂若墮在捺落迦中，受罪之時曾無間隙。無間業者，謂從人道更無間隔垂墮泥犁。無間之字雖同，其義條然自別，苦無間隙。梵云「阿毘止」。無間墜墮，梵云「阿難呾利耶」，若取正譯應云「無隙」。無隙無間不能異舊，且後俱題無間之字，不云「無隙」。事乃分疆無間，即生墮獄中無隙，或餘身方受，有斯差別故致十八不同耳)
世尊告曰：「鄔波離！若苾芻於非法事作非法想，及正破時為非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為破和合眾，此生無間罪，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非法事作非法想，及正破時為其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為破和合眾，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之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非法事作非法想，及正破時便生猶豫，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為破和合眾，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非法事作法想，及正破時為非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言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為破和合眾，此生無間

罪，亦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非法事而作法想，及正破時亦為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為破和合眾，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非法事作法想，及正破時便起猶豫，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為破和合眾，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法作非法想，及正破時亦為非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為破和合眾，此生無間罪，亦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法作非法想，及正破時為其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為破和合眾，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法作非法想，及正破時便生猶豫，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為破和合眾，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法作法想，及正破時為非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為破和合眾，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法作法想，及正破時亦為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為破和合眾，斯乃但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法作法想，及正破時便起猶豫，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為破和合眾，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非法生猶豫心，及正破時為非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為破和合眾，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非法生猶豫心，及正破時便為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為破和合眾，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非法作猶豫心，及正破時亦生猶豫，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為破和合眾，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法生猶豫心，及正破時為非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為破和合眾，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法生猶豫心，及正破時便生法想，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為破和合眾，此生無間罪，不成無間業。
「又鄔波離！若苾芻於法生猶豫心，及正破時亦生猶豫，於諸苾芻教誡令學，定破僧伽。鄔波離！齊此名為破和合眾，此生無間之罪，不成無間業。
「鄔波離！此中總有一十八句，就中六句，由正破時作非法想而為誑說。由心重故，遂生無間罪，成無間業。餘十二句，由心輕故，不成無間業。」
攝頌曰：

初六建首皆非法，　中六初並法應知，
下六初三非法心，　下三是法應須識。
初六中三上非法，　下三法想理須知，
中六中間與此同，　下六中間盡猶豫。
最初六句後上三，　非法法想并猶豫，
自餘五處咸同此，　是故便成十八殊。

非法、非法、非法、非法、非法、非法，非法、非法、非法、法、法、法，非法、法、疑、非法、法、疑。
法、法、法、法、法、法，非法、非法、非法、法、法、法，非法、法、疑、非法、法、疑。
非法、非法、非法、法、法、法，疑、疑、疑、疑、疑、疑，非法、法、疑、非法、法、疑。
(雖有長行及以攝頌，猶疑創學未體區分，輒復更准頌文出其題目，欲使長行易曉，無梗滯於初心，十八分明，冀不疑於後唱；復恐寫人致誤，有舛譯文，故復印以九行，庶無三豕之謬也。詳夫律教東流綿歷多代，四部譯匠並勵慇心，或親涉龍河，或傳文龜洛，至於破僧句數多並未詳，致使後人懷疑。卒歲尋文者則疑文於節段，逐義者乃惑義於分疆，造疏出釋之家並懷疑於先唱。是知輕身殉命振錫鶴林，亡己濟人褰衣鷲嶺，頗得詳談疑滯決擇是非，冀補闕遺永除惶惑。望龍華之後會，得法忍於初心，福被無疆俱時啟悟。)
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是破僧，皆是僧伽擾亂；若是擾亂，即是破僧耶？」佛言：「自有破僧而非擾亂，應為四句。云何破僧而非擾亂？自有僧破而不受行十四種破壞之事。云何僧伽擾亂而非破僧？自有受行十四種破壞之事，然非破僧。云何擾亂而為破僧？謂受行十四種事，并為破僧。有二俱無，謂除前相，是四句。」
「大德！若有破僧皆別住，但有別住即破僧耶？」
「應為四句。」
爾時世尊為阿若憍陳如及八萬天子，以施法味皆令充足。爾時苾芻咸皆有疑，請問世尊：「彼憍陳如及諸天子，先作何業令法味具

足？」
佛告諸苾芻：「汝等諦聽！我於往昔在不定聚，於大海中而作龜身，於諸龜中而復為王。後於異時有五百商人，乘舡入海到於寶所採種種寶。既獲寶已而還本國，於其中路遇磨竭魚非理損舡，諸商人等皆悉悲號同聲大叫。時彼龜王聞此叫聲從水而出，詣商人所作是言：『汝等勿怖，宜上我背。我今載汝令得出海身命得全。』於是眾商一時乘龜而發趣岸，人眾既多所載極重，住於精進心不退轉，受大疲苦既已度畢，便於岸上展頭而臥。去身不遠有諸蟻城，其中一蟻漸次遊行，聞龜香氣前至龜所，乃見此龜舒頸而臥，身既廣大復不動搖。蟻即速行至於本城，呼諸蟻眾其數八萬同時往彼。是時彼龜睡重如死，都不覺知，蟻食皮膚困乏未覺。漸食精肉方始覺知，乃見諸蟻遍身而食，便作是念：『我若動搖迴轉身者，必當害蟻，乍可棄捨身命，終不損他。』作是念已，支節將散要處穿穴，便發願言：『如我今世以身血肉濟諸蟻等令得充足，於當來世證菩提時，此諸蟻等皆以法味令其充足。』」佛告諸苾芻等：「勿生異念，往昔龜王者，即我身是。彼引導蟻子，即憍陳如是。彼八萬蟻，以憍陳如引來食我血肉得使充足，即八萬諸天是。我以過去世以血肉充足，今世成佛以法味充足。苾芻當知：如常所說黑、雜二業，汝應當捨；白白之業，汝應當修。」
爾時世尊為五苾芻先說法味，皆令充足，超生死海，將趣勝因究竟涅盤。爾時苾芻咸皆有疑，請問世尊：「此五苾芻先作何業，得法味具足？大師哀愍，於生死海強拔令出，方便安置究竟涅槃。唯願為說。」
佛告諸苾芻：「此非希有！我今於此離貪、瞋、癡，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悉解脫，一切智、一切種智、一切智智皆得自在，此五苾芻以法味具足，於生死海強令出離，安置究竟涅槃。我於昔時未離貪、瞋、癡、生老病死，未得解脫，尚為此輩，我以身血充足已，令住五戒，此是希有。汝等諦聽！往昔波羅痆斯城中有一國王名金剛臂，正法化世國土安樂，人民熾盛五穀豐熟。其王淳信稟性賢善，樂自利他有慈悲心，具大威德樂行正法，憐愍眾生諸有財物能捨能施，於大捨中而自安住。彼王極修習慈悲，晝夜六時入慈悲定，為入定故，所有求者皆不得施。王知此事告群臣曰：『於城四門各置施堂用貯財物，若有沙門、婆羅門、貧窮、孤露、遠來求者，皆悉與之。』群臣聞勅即奉王命，於波羅痆斯城四門，各置施堂，積貯財物及諸飲食、衣服、臥具、金銀、摩尼、真珠、琉璃、螺石、珊瑚、馬瑙、璧玉、珂貝、赤真珠、右旋螺貝等大物資糧安置其中，為給施充足貧窮故。又於異時，多聞藥叉從阿洛迦筏底王城驅出，吸人精氣。五藥叉處處遊行，至波羅痆斯城外，乃見牧牛

羊及負柴草人，并店肆諸估賣人。見已即問諸人：『汝等豈不怖我？』諸人報曰：『何故怖汝？』藥叉又報：『何故不怖？』諸人報曰：『我王性大慈悲，於諸有情利樂意樂，晝夜六時入慈悲定。』時彼藥叉即便化身為婆羅門遊四施堂。既見知已，時金臂王從定而出，遂整衣服具諸威儀。時五藥叉往至王所，舉手讚歎：『唯願大王！福壽長遠。』白言：『大王！我今飢渴，唯願慈悲布施飲食。』王告侍臣當施種種上妙飲食。時五藥叉即白王言：『我渴飲血，飢唯食肉，不噢餘食。』王告侍臣：『勿損眾生，當可求覓自死血肉，施彼令食。』時五藥叉復白王言：『我今所食惟熱肉血，而不食彼自死肉血。』王既聞已復作是念：『不可損生施彼而食，當以我身熱血熱肉施彼食之。』作是念已，即命醫人。醫既到已，王尋報言：『當刺我身五處出血，令五藥叉各各飲之。』醫便答王：『此五藥叉至極下品，我今不忍刺王出血。』王善醫術皆悉明了，遂自以針刺其五處，令血流出令彼飽滿，復為說法令其充足，授與五戒。」佛告諸苾芻：「勿生異念！彼金臂王即我身是，五藥叉者五苾芻是。我於往時施彼血肉及為說法授與五戒。我於今時，為說正法令住見諦究竟涅槃。汝諸苾芻！應如是學。」

爾時世尊為五苾芻先說法味，皆令充足，超生死海令住見諦，究竟涅槃。時諸苾芻以生疑念，為斷疑故白言：「世尊！此五苾芻有何因緣？世尊以正法味令其充足，於生死海拔之令出，令其安住究竟涅槃。」

佛告苾芻：「此非希有，我今於此離貪、瞋、癡，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悉解脫；一切智、一切種智、一切智智皆得自在，令五苾芻法味充足，於生死海拔之令出，究竟涅槃。我於往昔，未離貪、瞋、癡，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未得解脫，尚為此輩以其身血令其充足，授以五戒，此為希有。汝等諦聽！往昔波羅痆斯城有大王號為慈力，如法化世人民熾盛，五穀熟成安隱豐樂。其王本性有大慈悲，具大威德，於諸有情恒常憐愍。後於異時，多聞藥叉從阿洛迦伐底城驅出，吸人精氣。時五藥叉處處遊行，至波羅痆斯城，不見諸人設於祭食，心生瞋怒，於其國中多諸疾疫，死者極眾。爾時群臣以事白王：『王今國內死者極眾。』時王便勅諸臣：『汝等於其城內唱令遍告：「王勅汝等，我於有情為欲利益，專心勤求日夜不斷。汝等諸人於諸有情起大慈心，常修此心諸災寂靜。」』時諸人等奉王勅已，於諸有情發大慈心，彼五藥叉於其國中不能為害，以諸有情發慈心故。時五藥叉，於其城外處處遊行，不能得入不能為害。城外乃見牧牛羊人、負柴薪人、并諸店肆估賣之者，見已即問：『汝等不怖於我？』彼人答曰：『何故怖汝？』藥叉報言：『何故不怖？』諸人答曰：『我慈力王每常思惟，我亦思惟。』藥叉答曰：

『彼慈力王思惟何事？』眾人答曰：『於諸有情常修慈心，以是思惟我等亦爾。』彼藥叉等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我等今者，以此諸人修慈悲故，於此城中不能損害。』彼諸藥叉城四門外遊行求見彼慈力王，後於異時彼慈力王因出城外，時藥叉等見慈力王，即便變身作婆羅門像，舉手歎王，福壽長遠。白言：『大王！我今飢渴，唯願慈悲施我飲食。』王告侍臣：『當施種種上妙飲食。』時五藥叉即白王言：『我渴飲血、飢惟食肉，不噉餘食。』王告侍臣：『勿損眾生，當可求覓自死血肉，施彼令食。』時五藥叉復白王言：『我今所食惟熱肉血，不食所有自死肉血。』王既聞已便作是念：『不可損生施彼而食，當以我身熱肉熱血施彼食之。』作是念已即命醫人，醫人到已王尋報言：『當刺我身五處出血，令五藥叉各各飲之。』醫人答王：『此五藥叉至極下品，今我不忍刺王出血。』時王善巧，一切方便皆悉明了，遂即以針刺其五處，令血流出令彼飽滿，復為說法令其充足，授以五戒。」爾時佛告諸苾芻等：「勿生異念，彼慈力王即我身是。五藥叉者，即憍陳如等五苾芻是。我於往昔施彼血肉，及為說法授與五戒。我於今日為說正法，令住見諦究竟涅槃。汝諸苾芻！應當修學。」

爾時世尊先六年苦行，然後成無上覺，往詣波羅痆斯城，度憍陳如五苾芻眾、次度耶舍五人、次度賢眾六十人民，是故苾芻其眾漸多。時諸苾芻心生疑念，復白佛言：「大德！世尊往作何業？今受六年苦行異熟。」佛告苾芻：「我自作業，還自受報。」

佛告諸苾芻：「我於往昔人壽二萬歲時，有一聚落名為分析，其聚落中人民熾盛、安隱豐樂、五穀成熟。其聚落中有婆羅門，名尼拘陀，多諸眷屬富饒自在。於中為主訖栗枳王，以此聚落施尼拘陀。彼婆羅門有一弟子名曰最勝，父母清淨氏族高良，乃至七祖並皆殊勝，學諸異論洞徹四明，諸有字書無不通悟，顏貌端正人所樂觀。時尼拘陀有五百弟子，常教讀誦。其聚落中復有陶師名曰喜護，歸依三寶深信四諦決定無疑，見四諦理證預流果，所有壞生營事之具皆悉棄捨，以鼠壤土用無蟲水及無蟲木造諸瓦器。以此器物置於門外，遍告諸人：『施我米豆，將此器去多少隨意。』所得米豆養盲父母，或時奉施迦攝如來。時彼最勝與其喜護，自少以來共為親友。後於異時，喜護往詣迦攝佛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佛以種種微妙之法示教利喜為喜護說，時彼喜護聞法歡喜頂禮而去。時彼最勝乘白馬輅，與五百弟子前後圍繞從城而出，於其中路乃逢喜護，見已問言：『賢首！汝從何來？』喜護答言：『我從迦攝佛所供養禮拜而從彼來，今可共汝往詣佛所禮拜供養。』最勝答曰：『賢首！何須見佛而修供養。何以故？作此出家正覺難得。』喜護報言：『賢首！勿作是言。此迦攝佛，出家不久已得正覺，具一切智

正法現前。』時彼喜護如是三告：『我當與汝共往佛所。』時彼最勝亦復三答：『如是出家正覺難得。』喜護即便上彼車上，撮彼最勝共往佛所瞻仰禮拜。爾時見彼撮已便作是言：『彼迦攝佛，定是最勝無上大師，所有諸法並是殊勝。何以故？而彼喜護先來賢善，而無卒暴率爾凶猛，為彼如來而撮於我。』作是念已，便告喜護：『汝當放我。』喜護答言：『我不放汝，汝若共我往世尊所供養禮拜，我當放汝。』如是三告。時彼最勝報言：『喜護！乘此車輅，我當與汝俱往佛所。』可通輅處乘輅而行，不通輅處便即徒步。既至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喜護從坐而起合掌白佛：『而此最勝不信三寶，唯願世尊為說妙法，令彼最勝信佛法僧。』爾時世尊默然受請，即為最勝演說妙法示教利喜，乃至默然而住。爾時最勝告喜護言：『汝聞此法何不出家？』喜護答言：『最勝！汝可不知，我養二盲父母，時復供養迦攝如來。』最勝答言：『汝若不出家者，我今決定出家。』爾時喜護從坐而起白佛言：『世尊！今最勝於佛善說法毘奈耶中欲得出家。唯願世尊聽其出家。』作是語已禮佛而坐。爾時世尊聽其最勝如法出家。爾時世尊從分析聚落往波羅疐城遊行人中，漸至彼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爾時訖栗枳王聞佛遊行人間至施鹿林，王從城出往詣佛所。到已頂禮迦攝如來雙足退坐一面，佛即為訖栗枳王演說妙法示教利喜，乃至默然而住。時訖栗枳王從座而起整衣服，而白佛言：『唯然世尊及苾芻眾，明日清旦受我所請，我於宮內施設供具，飯佛及僧。』世尊爾時默然受請。時訖栗枳王見世尊默然受請已，頂禮佛足從座而起，辭佛還歸。時王到已於其夜中，營事種種香美飲食，至晨朝時。鋪設勝座辦諸香水，作是事已令使白佛：『日時已至，唯願知時。』迦攝佛於日初分，將諸苾芻，執持衣鉢前後圍繞，往至其王設供養處。到已佛居眾首，餘苾芻隨次，各敷座而坐。時訖栗枳王，以種種飲食，自授世尊及苾芻眾。供養已，佛及苾芻各攝鉢器澡手嗽口，王執金瓶滿中盛水，於世尊前蹲跪而作是言：『唯願世尊，我為世尊造立大寺，數滿五百院，是一一院，各置大小諸床敷具及香稻米，供佛世尊及苾芻眾。』爾時世尊告訖栗枳王：『汝今能發殊勝大心，此之功德如具受之。』訖栗枳王如是三請：『於夏三月，唯願世尊受我種種四事供養，我為世尊造立五百大寺，是一一寺各置大床小床几案毯褥枕，具各有五百，及上妙粳米種種珍奇，供養世尊并苾芻眾。』爾時世尊告訖栗枳王：『大王！今者能發此心，與辦無異。』時訖栗枳王白佛言：『世尊！我今無供養世尊，有人已能如我誠心辦供養不？』世尊答曰：『大王！國內已有如是供養我者。』王便問曰：『其供養者名字是誰？』世尊報曰：『王之境內有聚落，名微頻持，有陶師名喜護住彼聚落，於佛法僧信心決定歸

依三寶，見實諦理證得聖果，所有壞生營事之具，皆悉棄捨。以鼠壤土用無蟲水及無蟲木，造諸瓦器，以此器具置於門外，遍告諸人：「施我油麻米豆，將此器去多少隨意。」所得米豆等物養盲父母，亦復將來供養於我。』佛告王曰：『我於一時遊行城邑，至微頻持聚落食。時著衣持鉢次第行乞，至陶師喜護家門已，徐徐打門。于時喜護陶師緣事他行，唯盲父母住於家內，聞打門聲來於門所，問言：「是何賢首？是何人者來打門耶？」佛言：「我迦攝波佛、應、正等覺，為食時故行乞至此。」彼即開門請我令入。既入其舍，彼盲者曰：「我有熟豆在盆器中，并有熟菜置於筐裏，我今不見。唯願世尊，恣意而取。」盲者又曰：「彼供養世尊施主，為他事暫出。」』爾時世尊告大王曰：『我當以作北俱盧洲法，而自手取食竟而出。陶師喜護後便至家，見其豆菜有人取處，問父母曰：「誰食此豆菜？」彼盲父母即如上事次第而說。喜護聞已甚大歡躍，而作是念：「我已得大利益，迦攝波佛入我舍內自恣取食。」由此歡喜心故，跏趺七日入定。從定起已，緣是定故，正念不散，滿十五日恒無間斷，於七日中，緣定力故，家內食器飲食恒滿，供給父母而不乏少。』

「佛告王曰：『我於異時，住微頻持聚落安居三月，於其夏初時經苦雨，我所住處屋宇霖漏，喜護陶師有造作處廠屋，皆用新草而為覆苫。我於爾時告侍者苾芻曰：「汝等可共往喜護陶師有造作處，坼取彼廠苫屋新草將覆此屋。」彼苾芻等聞我語已，並依其教作所為事。于時喜護緣事他行，其喜護父母聞坼屋聲，便即問曰：「是何賢首？是何聖者？來坼喜護新覆草屋。」彼等報曰：「我是迦攝波應正等覺侍者苾芻，緣佛所居屋宇霖漏故，來取此所有新草，為迦攝波應正等覺，覆苫其屋。」陶師父母白聖者曰：「我兒不在，任聖者取。」諸苾芻等遂坼廠草苫我寺屋。喜護後還家，見其作廠坼却新草，便問父母：「誰來坼我作廠新草將去？」父母報曰：「汝出不久，我聞坼廠，便問言：『是何聖者？是何賢首？坼我新草廠屋。』彼即答言：『我等苾芻是迦攝波應正等覺侍者苾芻，緣佛所居屋宇霖漏故，來取此所有新草，為迦攝波應正等覺覆苫其屋。』便即答言：『我兒不在，任意取將。』」時喜護聞父母說已甚大歡喜，便作是念：「我已得大利益，迦攝波佛於我家內自恣無難。」心既知已歡喜踊躍，跏趺七日專念相續，無時暫捨，以天福力雖於七日。其被坼屋雖大霖雨，一滴不漏。』

「佛告大王：『莫生異念，我今不受王請三月安居四事供養，猶如喜護新苫於廠。』時訖栗枳王白世尊言：『喜護今者獲大利益，迦攝波佛於喜護家受用無難。』時王隨喜，便說偈言：

「『諸祭祀中火為上，　圍陀之中神為上；
世間所尊王為上，　一切眾流海為上。
諸星宿中月為上，　諸耀之中日為上；
上下四維及天等，　供養世尊最為上。』

「爾時世尊，為訖栗枳王說其妙法示教利喜已，便即而去。時訖栗枳王便以種種諸供養具隨送世尊出聚落已，頂禮雙足遶佛三匝却還本宮。命一使者，令送五百乘車各載粳米付與陶師：『當報喜護，此五百車所載粳米，當用供養汝盲父母及迦攝波如來。』是時使者既奉王教，將米付與即宣王命：『此五百車所載粳米，當用供養汝盲父母，并時時供養迦攝波佛。』時彼喜護見王米來，報使者曰：『王多事務，我不敢受。』」
佛告諸苾芻：「勿生異念，摩納婆者即我身是。由我往昔謗迦攝波佛不得正覺名，要須苦行；彼不勤苦，如何能得正等覺耶？由惡謗故，今我報得六年受苦。汝等苾芻應知，業報必須自受，廣說如前，乃至如是汝等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二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佛在室羅筏城。若彼菩薩踰城出外，當爾之時耶輸陀羅即便有娠，菩薩六年苦行，耶輸陀羅於王宮中亦修苦行，由是因緣胎便隱腹。是時菩薩知苦行事無有利益，即便隨意氣息長舒，遂餐美食，粳米雜飯飽食資身，以油塗體溫湯澡浴。耶輸陀羅聞是事已，宮中亦復放縱身心，事同菩薩，由斯快樂，胎遂增長其腹漸大。釋氏聞已笑而譏曰：「菩薩出家極修苦行，汝於宮內私涉餘人，致使懷娠腹便增大。」耶輸陀羅聞而誓曰：「我無此過。」未久之間便誕一息，當此之時，羅怙羅執持明月。集諸眷屬慶喜設會，請與立字。諸眷屬等共相議曰：「此所誕子初生之時，羅怙羅手執於月，應與此兒名羅怙羅。」時諸釋種共相議曰：「此非菩薩之子。」耶輸陀羅聞此語已，即便啼哭，抱羅怙羅自為盟誓。以羅怙羅置於菩薩昔在宮中解勞石上，擲置菩薩洗浴池中，而發誓言：「此兒若是菩薩之胤，入水便浮；必若是虛，乘當沈沒。」作是言已，其羅怙羅與石俱浮，不沈於下。耶輸陀羅復告之曰：「宜從此岸至於彼岸，還可復來。」隨意便至。眾人見之咸生希有，母復持兒作如是念：「若佛世尊六年苦行，成覺之後更住六年，滿十二歲重還於此，我令諸人目驗虛實。」

爾時世尊後時還至劫比羅城，一日食在王家，一日食在宮內。時耶輸陀羅作如是念：「頗有方便，能令世尊隨我所欲？」時此城中有一外道女，善解術法，能令男子愛樂女人。耶輪陀羅寄與五百金錢遣使報曰：「汝作術法附來與我。」彼女即便將一相愛藥丸寄與宮內。其母得已，便將藥丸對諸宮人，置羅怙羅手中，作如是語：「兒將此藥持與汝父。」佛具一切智先能了達，知耶輸陀羅生羅怙羅招世惡謗，此之誹毀今日當除。世尊知已，化為五百世尊佛形一等。時羅怙羅持藥巡行，雖歷多佛並皆不奉，既至世尊所遂即與藥，佛為納受已，却付羅怙羅。時子得已遂即服之，佛知食已便為呪願，從座而去。時羅怙羅隨佛而行，諸婇女等不放出宮，時羅怙羅啼哭悲惱願隨佛去。世尊去已作如是念：「知羅怙羅不受後有，當證聖果不肯居俗。」世尊知已，遂即將行。時羅怙羅宿緣所感，於五百佛能識世尊不肯捨離。時淨飯王宮人眷屬及諸釋種，見此希奇敬重耶輸，知其昔日枉被招謗，今滅惡名生歡喜心。

爾時世尊到本處已，欲度羅怙羅。淨飯王聞已，詣世尊所頂禮佛足，作如是語：「世尊！若必度羅怙羅，當乞一日我申 供養。」世尊隨請聽將供養。時淨飯王為羅怙羅廣設大會，并嚴高座供養羅怙

羅。至第二日，共羅怙羅往詣佛所，禮世尊已作如是言：「大德！任將羅怙羅出家。」爾時世尊告舍利子曰：「此羅怙羅！汝今將去與如法出家。」時舍利子受佛教已，便與羅怙羅如法出家。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以何因緣，童子羅怙羅，於大眾中躬持藥丸，於五百佛所而識世尊？」
佛告諸苾芻曰：「此羅怙羅！非獨今生而識於我，曾於過去無量劫中，在大眾中，嚴以花鬘與吾相識。汝等諦聽，當為汝說。曾於過去，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取隣人長者女納以為妻。未經多時遂即有娠，便誕一子。復告妻曰：『今有此子食用我財，亦能為我等還債。我今將諸財物入海興易，汝可在後若看此兒好知家事。』妻答夫曰：『一依所教。』長者入海遇風舡破，并諸財物沒溺不迴。妻聞夫死，持孝修福復自傭力，并諸眷屬各相拯濟，養活於兒漸令長大。於其舍側有善織師，以彼工巧自得存活。彼長者妻見已即作是念：『入海興易，不如織絡工巧為業。其入海者多死不還。夫織絡者，常得居家經求自濟。』復作是念：『今我此子令學織業。』思惟是已，即將其子往詣織家，白織師言：『大兄！此[外*男]甥教為織業。』織師答曰：『好！』留子教織。其子聰敏不久學成，每與織師並機雙織，所得財利將歸本家，所得物歸常用不足。織師所得恣意有餘，[外*男]甥問舅：『我今與舅同作一業，何故舅室恒得充饒，而我家中每不支濟？』舅報[外*男]甥：『我作二業，汝即為一。』[外*男]甥問舅：『第二業何？』彼便報曰：『我夜竊盜。』[外*男]甥白言：『我亦隨盜。』舅即報曰：『汝不能盜。』答曰：『我甚能作。』舅作是念：『我且先試。』作是念已便共向市，舅買一兔使令料理：『我暫洗浴，即來當食。』彼料理已，舅未至間便食一脚，舅洗浴迴問其[外*男]甥：『料理竟不？』答曰：『已了。』舅曰：『料理既竟，將來我看。』[外*男]甥擎兔過與其舅，舅見其兔遂少一脚，問[外*男]甥曰：『兔第四脚，今在何處？』[外*男]甥報曰：『其兔本來有此三脚，云何問我索第四耶？』舅作是念：『我先是賊，今此[外*男]甥大賊勝我。』即將其兔共入酒家，舅安坐已，即喚[外*男]甥共坐飲已，即令[外*男]甥計算酒價。[外*男]甥報曰：『若人飲酒可使令算，我本不飲，何論算耶？舅今自飲，舅當自算。』舅作是念：『我先是賊，今此[外*男]甥大賊勝我，若共同本亦堪作賊。』即與[外*男]甥於夜分中，穿他牆壁擬盜財物。既穿孔已，其舅即先將頭欲入孔中，[外*男]甥告曰：『舅不閑盜法，如何先以己頭入於孔中？此事不善，應先以脚入孔。若先以頭入，被他割頭，眾人共識禍及一族，今應先以脚入。』舅聞是已便以脚入，財主既覺便即唱賊，眾人聞聲，即共於內孔中捉其賊脚。爾時[外*男]甥復於孔外

挽出其舅，力既不禁，恐禍及己，即截其頭持已而走。于時群臣奏王此事。王告群臣：『截頭去者最是大賊，汝可將彼賊屍置四衢中密加窺覘，或有悲泣將屍去者，此是彼賊，便可捉取。』群臣奉命，即將死屍如王設法。彼賊[外*男]甥便思念云：『我今不應直抱舅屍，恐眾人識我。我應佯狂於諸四衢，或抱男女、或抱樹石、或抱牛馬、或抱猪狗。』作是念已，便行其事。時世間人，既見其人處處抱物，咸知是狂，然賊[外*男]甥始抱其舅，盡哀悲泣便即而去。群臣奏王皆曰：『守屍，唯一狂人抱屍哀泣而去，更無餘人。』王便告曰：『彼是狗賊，如何不捉？今可捕取。』爾時彼賊復作是念：『我今如何不葬我舅？我必須葬。』便作一駕車人，滿著柴束驅至屍上，速解牛絡放火燒車，便走而去。當爾之時，車柴之火燒屍遂盡，守屍之人尋奏王曰：『彼賊屍者今已燒盡。』王問彼曰：『誰燒賊屍？』臣具上事。王曰：『汝等當知，彼駕車人即是狗賊，云何不捉？今可捕取。』爾時彼賊復作是念：『我今要須於葬舅屍之處設諸祭祀。』念已便作淨行婆羅門形，於國城內遍行乞食，即以其食於燒屍處五處安置，陰祭其舅，作已便去。時守屍人具以白王。王曰：『彼是狗賊，如何不捉？甚為不善。』爾時彼賊復作是念：『我今要將舅骨投於弶伽河中。』作是念已，便作一事髑髏外道形，就彼骨所，取其餘灰以塗其身，收取燒骨於髑髏中安置，投弶伽河中，作已便去。彼守屍人復以奏王，王曰：『彼是狗賊，云何不捉？甚為不善。汝等宜止，我自捉取。』爾時其王，乘一汎舟前後侍從遊弶伽河中，於河岸上置人守捉。王先有女，顏容端正眾人樂見，同於河中遊戲，令稍相遠，報其女曰：『有人捉汝，汝便高聲。』又勅守岸人曰：『我女作聲，汝等即須相近。若見男子便可捉取。』爾時狗賊復作是念：『今王與女遊戲河中，我應要與彼女相共嬉戲。』作是念已，即於上流而住，放一瓦鍋隨流而下。岸夫見已謂是賊，競持棒打瓦鍋便破，乃知非賊。第二、第三亦復如是，乃至十數。時守岸人屢見瓦鍋，便捨不打。爾時狗賊頭戴一鍋，隨流而下至王女所，上女舟中。手執利刀告王女曰：『汝勿作聲，若作聲者我當害汝。』王女怕懼不敢作聲，因與戲會。既戲會已便走而去。女見賊去，高聲啼泣作如是言：『彼賊強私我，今已去訖。』守河岸人報王女曰：『汝嬉戲時默然歡樂，賊今既去乃始啼泣，我等於今何處求賊？』守岸人等具以告王，王曰：『汝等云何不善防守致令如是。』

「時彼王女被狗賊交，遂便有胎，具足十月誕生一子。時彼狗賊聞王女生子，復作念云：『我今必為我兒作諸喜慶。』作是念已，即變其形為一給使，從王內出告諸人曰：『王有教令，我女生子，汝諸國人可於今夜恣意歡樂，互盜衣服財帛任情而作。』時國群臣及

諸人眾，聞是語已放情嬉戲，其聲喧鬧聞于王內。王問諸人：『我諸國人云何喧鬧若是？』國人答曰：『我等先奉王教令我如是。』王聞是已知是狗賊所作，便作是念：『我若捉此狗賊不得，我便捨去國位。』即設一計造一大堂。堂既了已，其兒年已六歲，令諸群臣擊鼓宣令，盡喚國內所有男子盡入堂內，有不來者捉獲殺之。爾時國人盡來入堂，時彼狗賊亦在其中。時王即以華鬘告其兒曰：『汝持此鬘於彼眾中，若見汝父以鬘與之。』復令傍人隨逐：『其兒與鬘，汝便捉取。』爾時彼兒，即持花鬘至於眾中，以業力故果見其父，便以鬘與。時彼傍人，便捉狗賊將至王所。王集群臣共議此事：『如此罪人云何處分？』『可殺之耳。』王即思惟：『此是智賊，云何殺之？』告群臣曰：『此人勇猛兼有智慧，可留侍衛。』便嫁與女以之為妻，仍以半國給之。」

佛告諸苾芻：「爾時狗賊即我身是。時彼兒者即羅怙羅是。由於昔時於人眾中能識我故，今復於此眾中能識於我。諸苾芻當知，業力不可思議，汝等應隨業行。」

爾時耶輸陀羅作是念：「羅怙羅父若入宮時，我應設諸方便承事供養令不出宮。」作是念已，耶輸陀羅與喬比迦彌離迦遮等六萬美人，各各嚴飾種種莊具，熏種種妙香皆悉辦訖。

爾時世尊，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諸苾芻圍遶侍衛，為調伏有情故入王宮內。時耶輸陀羅等三夫人，與六萬婇女，作諸音樂倡伎歌舞，整理衣服盡媚妖艷，在世尊前止欲令染著。世尊見已便作是念：「今者食時將至，我若先食，不為此諸女說法，恐調伏時過，令諸女人欲心熾盛，於四諦理不蒙利益。我今應以神通力故令彼女等皆悉調伏。」作是念已，即沒於地從東方空中而見，於彼空中行住坐臥威儀自在。復入火光三昧，於其身中，放諸青黃赤白種種之光，或復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於空中沒，於諸苾芻上首師子座上忽然而見。諸艷女等見斯事已，皆於佛前倒地，如斧斫樹，頂禮佛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知諸女等性力意願，以四諦理廣為分別。諸女聞已得預流果，唯耶輸陀羅，為染心重故，未獲於果，便作如是心念口言：「我有滋味，能令噢者心生愛著。」即作種種馨香美味諸飲食等，自手執持而奉世尊。作是念已，諸苾芻皆聞以報世尊，佛言：「諸苾芻當知！我昔三毒未離之時，諸有香味而無愛著。何況今者三毒已離，而能染我？耶輸陀羅縱有食味，我無所懼。」

時諸苾芻皆疑白佛言：「世尊！何故耶輸陀羅因歡喜團，於佛世尊生於染著？」

佛言：「諸苾芻！此耶輸陀羅非於今生欲因歡喜團而染著我，曾於過去先有是事。汝等諦聽！往昔世時有一聚落，去斯不遠有阿蘭若

林，多有花果及清流美泉。時有仙人噢彼花果身披樹皮，作此苦行證五神通，所有禽獸不相恐懼，常來親近。後於一時欲往小便，有一女鹿隨仙人行，仙人小便失精，鹿隨後便即噢之，復以舌舐生門，有情業力不思議故，因即有胎。日月既滿，彼鹿來就本處生一男子，鹿生此兒知是於人，便棄而去。時仙人見之作是念云：『此是誰子？』復更思惟知是己兒，遂收養之。後漸長大至年十二，頭生一角，因與立字，名為獨角。其父染患，獨角種種醫療不能得差，其父漸困命將欲死。告獨角曰：『我今此處，常有諸山仙人數來過往，汝可迎接問訊。若來，供給花果，為我願故。』說伽他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墜落；
合會有別離，　有命咸歸死。』

「乃至仙人身歿，彼獨角仙，以仙之法為葬其父。思戀父喪愁悲憂惱，便證五通。後於異時因往取水，取得水已迴至中路，遂逢天雨泥滑倒地，水瓶遂破。掬破瓶水置其掌中，以口呪向天遙散：『由汝雨下打破我瓶，從今已後十二年中勿更雨下。』由此仙呪力，雨便不下，波羅痆城遭大亢旱，人民飢饉迸散逃亡。是時國王召諸占事問言：『何故天不降雨？』占事答曰：『仙人瞋故天不下雨。』王問占事：『作何方計天下甘雨百姓豐樂？』占事報言：『若也敗仙戒行修道，天即甘雨。若不敗仙令犯戒行，十二年中天終不雨。』時王聞已托頰思惟，宮人妃主及諸臣等見王憂惱即白王言：『何故憂惱？』王即報曰：『由仙呪力天不下雨，乃至廣說義如上辯。我今不知作何方計令彼仙人敗修戒行。由斯憂惱是以不樂。』時彼國王有一大女名曰寂靜，即白王言：『不須憂惱，我設方計當令彼仙必敗戒行。』王問女曰：『有何方計？』女白王言：『我學婆羅門呪法，及餘婇女二十人等一處學法，願王可於水上縛舡安板，著土栽樹種諸花菓，一依仙人所住之處。我等乘舡至彼仙所，即能令仙敗修戒行引來至此。』王聞是已，即如女說，縛舡安板栽諸花果並如上說，遂於果中密盛藥酒，及諸飲食並亦安藥。於是寂靜并餘婇女，假作仙儀形狀衣服，著樹皮衣披髮散後，共仙無異。從舡上下徐步詣仙，口誦婆羅門呪法，至仙人所。彼仙弟子遙見二十客仙來至，即報仙師曰：『有諸客仙今來至此。』時獨角仙口念：『善來！喚令入室。』是時諸仙既入室已，時獨角仙細看諸仙顏色有異，即說頌曰：

「『曾不經辛苦，　行步復從容，

面上不生髭，　胸前有高下，
是仙形貌到，　此事實希奇。』

「彼獨角仙雖有疑心，亦為客仙敷座處已，及設菓實。寂靜仙曰：『汝所住止有如是等多苦澁菓，我今住處有好菓實，猶如甘露，我今請汝至我住處。』時獨角仙即共相隨乘船泛水，於舡樹上取其椰子。諸菓實中盛[女*厭]媚藥酒，奉獨角仙。彼既飲已便報假仙，共行非法。由此婬染遂失神通，戒行已虧呪力便息，浮雲四起。獨角見已舉面罵天，寂靜報言：『汝身為非尚不自覺，何謂舉面由故怨天？』婬染既纏默然而住。寂靜將往直至王前，白父王曰：『彼呪雨仙，此人即是。』王見仙至喜不自勝，雲布遍天便降甘雨，百姓豐樂五穀滋榮。爾時父王，即嫁寂靜與仙為婦，及諸美女亦賜驅馳，乃至後時棄於王女，便共餘女遂作私通。寂靜見已心生嫉妬，即共仙人甚相忿競，舉脚蹴仙履打仙面。仙作是念：『我於昔時天起雲雷，由呪令息。忽纏婬慾被女欺陵。』爾時仙人，厭心慾染便捨寂靜，精勤習定即證五通，乘空而行還歸本處。」
佛告諸苾芻：「昔時仙者即我身是，王女寂靜今耶輸陀羅是。由昔食味貪著婬情；今者以歡喜團，更欲厭著於我。」佛說此語已從宮而出。
耶輸陀羅既見佛知，心便息念，更不尋求，即昇七重高樓，不惜身命遂投於地，佛以神力接不令損。諸人既見不有傷損，心生驚怪。諸苾芻眾見便問佛：「此耶輸陀羅，為愛佛心故，不惜身命投於高樓放身於地。」
佛告諸苾芻：「耶輸陀羅，為愛我心故，不獨今生不惜身命，過去亦復為我不惜身命。」告諸苾芻：「汝等諦聽。往昔波羅痆斯城有王名曰梵受，於一時間遂出遊獵廣殺眾生。行至山谷見一緊那羅睡臥，婦在傍邊而守護之。王遂張弓射緊那羅，既著要處一箭便死，捉得緊那羅婦欲取為妻。時緊那羅婦尋白王曰：『唯願大王！放我殯葬其夫，待了即隨王去。』王便作是念：『此豈能走？看作其禮。』作此念已遂即放行。時緊那羅婦，遂積柴四面放火，追念其夫不惜身命，即投於火，夫婦俱燒。諸天空中而說頌曰：

「『欲求於此事，　翻乃更遭餘，
本希音樂天，　夫婦皆身死。』」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往昔緊那羅者，即我身是。緊那羅婦者，即耶輸陀羅是。於往昔時，為愛我故，已投於火；今為貪愛復墜高樓。」

佛作是念：「若化耶輸陀羅者，今正是時，我宜令彼出生死海。」作是念已，為耶輸陀羅說四聖諦法。彼既聞已，以智慧金剛杵摧破二十種我見山峯悉皆摧滅，證預流果發起信心。從家趣非家策勤修習，證阿羅漢果。是時苾芻尼耶輸陀羅，處於眾中心懷慚愧。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我一切苾芻尼眾中，耶輸陀羅苾芻尼最具慚愧。」諸苾芻眾咸皆有疑，復問世尊：「此耶輸陀羅苾芻尼，作何業報，六年懷羅怙羅？」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如上說乃為頌曰。

佛告諸苾芻：「往昔有村，時有老母唯有一女，多養乳牛每日作酪漿，母女相隨巡村估賣。後於一時，其女負酪忽設矯心，遂報母曰：『我欲見風，願母持酪且漸前行。』母即取酪擔負而去，其女乖墮諂誑心故，離於六里不趁其母。由此業故，耶輸陀羅今生招報六年懷胎。」佛告諸苾芻，義如上說而說頌曰。

時諸苾芻復更有疑，請問世尊：「此羅怙羅先作何業？今受此報六年處胎。」佛告諸苾芻：「羅怙羅自作惡業」，義如上說并及頌曰。

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此波羅疸斯城不遠，時有一林多諸花菓，有兄弟二人：一名商佉、二名里企多，身著樹皮，常食菓實及諸藥草。商佉為師，里企多為弟子。時波羅疸斯國王及諸人民，知此林中有二修道人：一名商佉、二名里企多。後於一時，商佉平旦持滿瓶水遊山採菓，其里企多五更早起在兄前行入山，不持瓶水採得花菓，於先到來，渴乏須水。向己瓶中遂無水飲，便取師水而用飲之。既喫水竟，更不與師添瓶。是時商佉日高後至，乏渴須水，取己添瓶覓水而飲。見瓶無水，遂即瞋罵：『是何強賊偷劫我水？』時里企多尋即報言：『我是其賊我用瓶水，唯願鄔波陀耶罰我重罪。』商佉報曰：『汝是我弟子，須水任飲不與汝罪。』里企多白鄔波馱耶曰：『我是賊人願與重罪，若如不與心不安寧。』商佉聞已遂大瞋怒，便即報言：『我今不能瞋汝與罪，如索與罪，汝向國王處而索重罪。』時里企多遂向王所，至其中路逢王出獵，舉手呪願：『唯願大王！長命無病常戰得勝。』說伽他曰：

「『大王我是賊，　輒盜喫他水；
願王依賊法，　賜我盜水罪。』

「時王報曰：『縱輒取水亦不是賊。』王復問言：『汝取誰水？』時里企多廣如上事具報王已，王便報曰：『既是汝兄，又是鄔波馱耶，雖輒飲水亦不是賊。汝今好去，不合與罪。』時里企多又白王曰：『我是賊人，願與重罪。如若不與心不安寧。』是時國王聞此

語已，便發瞋怒而即報言：『汝今此住，更勿東西。待我山遊迴來處分。』王去遊獵餘路還宮，遂忘仙人不與進止，經於六日。是時仙人不敢東西，諸臣白王：『彼仙奉教經於六日不敢東西，唯願大王速與處分。』王便報言：『討罪六日，汝今無過，今放汝去。』臣報仙人：『汝今六日已罰汝了，今奉王勅，任汝東西。』里企多喜遂即歸還。」

佛告諸苾芻：「昔梵授王今羅怙羅是，為前生時起嗔心故，不許東西，乃經六日故。今六年以業力故，在母胎中。諸苾芻！若黑白業及雜染業，咸悉有報。諸苾芻！應捨黑業及雜染業，修純白業。」時諸苾芻咸皆有疑，復白佛言：「此具壽賢子，曾作何業，今於上首釋種之中而為國王？」佛告諸苾芻：「此具壽賢子自種福業」，乃至說伽他曰。

佛告諸苾芻：「昔有貧人，遊行人間至波羅痆斯城。於其城中有諸貧人，見此人來即生嗔恨，競爭打搭驅出城外。彼城國王有一園林，其人既被驅逐投園林中，且自居止。時彼國王因春陽月，此園林中花菓茂盛好鳥競集，王與宮人婇女往園遊觀。既至園中，與諸婇女處處遊望嬉戲娛樂。時彼國王疲乏而睡。女人有常法：若見花菓便生貪愛。當爾之時既見王睡，各散林中採求花菓。時彼國王從睡覺起即還城中，彼諸宮人見王還城，各速隨逐。時一宮人心即忙遽，不覺身上遺其瓔珞，宮人去後，貧人見之私自念云：『我若取者，或有尋知必相苦惱。』即取瓔珞懸於樹上，心自念云：『本主若來隨意將去。』復遙觀之：『若非主取則不擬與。』彼之宮女既至宮中，覺失瓔珞念在園內，白其王言：『我緣忙遽，遺忘瓔珞在彼園內。』時王即告群臣：『我有瓔珞遺在園內，可速覓之無令遺失。』臣奉王命，將多手力散覓園中，見於瓔珞繫在於樹，眾共議言：『誰繫瓔珞在此樹上？』即令手力縱橫訪覓，乃見貧人在一叢下，問言：『汝見何人繫此瓔珞？』貧人如上具報。爾時王臣即持瓔珞還宮送王，具陳上事。王聞此言，即遣使者追取貧人。貧人既至，王便告曰：『汝先因何得我瓔珞，不持將去，繫於樹上？』貧人答曰：『大王當知，此是王之貴物，我先貧窮不堪受用。』王聞此語甚大歡喜，告貧人曰：『汝求何願？我當與汝。』貧人答曰：『今此城中所有貧人，願王各施飲食并賜衣服，并令我為上首。』王聞此言便告大臣：『我國城中一切貧人，可施飲食兼與衣服，仍令此人為其上首。』大臣奉命，於波羅痆斯城擊鼓宣告：『一切貧人並令集會。』既集會已，施與飲食并諸衣服，宣示王命，令先貧人為其主領，所有處分咸可隨受。時諸貧人既得衣食，悉皆慶悅，遵奉為主。諸貧人等，先在街衢掣盜他食，食主嗔恨常打罵之，後得王恩轉增奪掣，國人懼王不敢打罵。時國諸人即至王所，具論此

事，王便報曰：『汝等自可守護，勿打貧人。』後於異時，城中有人於筐篋中盛諸餅食，其上首貧人見已，便奪持之奔走。諸貧人等競來隨逐，欲相掣奪。其貧人主走至河岸，又被逼逐，即戴餅筐汎河而渡，到彼岸已在一樹下。」

佛告諸苾芻：「若佛如來未出世時，當有辟支佛出現於世利益蒼生，因行而過。彼貧人見威儀庠序，便自念云：『由我先世不知戒施，不能供養此人，致令此身貧窮孤露。若彼德人受我施者，我當施與。』時辟支佛觀知其念，為利益故，持鉢向前乞其餅食。貧人歡喜盡持餅食而以奉施。辟支佛常法：口不說法，身現神通以相利益。得其餅已，騰踊空中現種種神變。諸異生等見此神變，速發善願五體投地，猶如樹倒，便發大願：『我今供養此聖人已，當令來世得為國王，於諸國中最為上首。我於今者見辟支佛，於當來世願見如來，度生死海。』發此願已，諸貧人等皆渡河至咸索餅食，上首貧人報曰：『我已施訖，汝等隨喜。』諸貧人曰：『汝施餅食，已發何願？』上首報言：『願我來世於諸國中得為國王，於諸國中最為上首。』諸人聞已咸皆發願：『上首既得國主，我等願為最上臣佐。』」

佛告諸苾芻：「爾時上首貧人者，今賢王釋子是。諸貧人者，今五百釋子是。由彼賢子昔於辟支佛所發願施食故，今得諸釋種中而為國王，及見於我出家學道，證阿羅漢果。汝諸苾芻當知：造黑業得黑業報，造雜業得雜業報，造白業得白業報。汝等應捨黑業及雜業染業，修純白業。」

佛在那地迦村群蛇林中。此時多有諸苾芻鉢及世尊鉢在於露地，有一獼猴從娑羅林下來而取於鉢，諸苾芻等即前打逐。佛告諸苾芻：「汝等勿打，任其所取，不畏損壞。」時彼獼猴至於鉢傍即取佛鉢，上娑羅樹須臾之間，盛滿鉢蜜來供養佛，蜜中有蜂如來不受。時彼獼猴知如來心，復持蜜鉢於一屏處，擇其蜂已還來奉佛，為未淨故佛又不受。獼猴復知佛意，持其蜜鉢至清流傍，取水灑蜜還來供養，佛即便受。時彼獼猴既見佛受其蜜，心生歡喜合掌頂禮，踊躍跳躑不顧前後，因落井中遂即命過。當即託生那地迦村清淨婆羅門家夫人胎中。既託胎已，緣福業故，那地迦村界內天降蜜雨。時諸人等問占相者，此是何事？占者報曰：「緣婆羅門婦胎中有兒，業力感故。」至十月滿生子之日，復降蜜雨，眷屬並集，三七日中設食供養。眷屬當問：「所生孩子為立何字？」家人答云：「其子懷時當降蜜雨，生時亦爾。父姓婆悉瑟吒，因茲為名未度婆悉瑟吒，此名最勝蜜。」兒漸長大，因宿業力便生信心，即往佛所。佛為說法發心出家便如法度，既出家已，日日自然感三鉢蜜：一鉢供佛，一鉢供養僧伽，一鉢共親友食。時諸大眾咸並生疑，俱往白

佛：「以何因緣此最勝蜜苾芻，日日如是有斯蜜應？」佛言：「此最勝蜜苾芻自作福業，是故日日感斯蜜報，廣說如上。」
佛告苾芻：「汝等昔見有一獼猴從娑羅樹下來，以一鉢蜜供養我不？」苾芻白佛言：「世尊！我等昔見。」佛言：「彼獼猴者，即此最勝蜜苾芻是也。由前信心施蜜因緣故獲斯報。然此苾芻，何但日能變三鉢蜜，欲令四海總成蜜者，不足為難。何以故？由施佛蜜福增上故。廣說如上，應捨黑業及雜染業，修純白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三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佛在劫比羅城尼瞿陀園中，當度五百釋子及鄔波離時，諸苾芻咸皆有疑，以緣白佛：「此鄔波離昔作何業為王剃士？」
爾時佛告諸苾芻：「往昔國王，有一剃頭人，有辟支佛來立門前，語彼人曰：『善男子！與我剃頭當獲善果。』彼剃頭人有一外甥，其舅告曰：『我為王使，汝可於後當為此人如法而剃如國王一種。』時彼外甥聞舅是言，即自思惟：『遣與此人如法剃頭，必應多得功德。』作是念已即便諦念，為辟支佛如法剃頭。時辟支佛復思念云：『彼人與我如法剃頭，我當護助必令此人多獲利益。』時辟支佛作是念已，即騰虛空變現種種神變，彼人見已甚生希有，合掌禮敬五體投地，便發願云：『我今既與此人剃頭，如國王相似，願我來生於世世中，常得與諸國王剃頭，如我舅無異。』」佛告諸苾芻：「彼時外甥者，今鄔波離是。由於先世與辟支佛剃頭發願故，今與王為剃頭人。」
爾時佛復告諸苾芻：「此鄔波離於先世時復有餘願，我今說之，汝等諦聽。往昔村中有一長者，取得一妻生於二男。彼時國王，有一剃頭人，與此長者共為親友。彼剃頭人甚有財寶，無有男女，常私念云：『我今多諸財物，而無子息，一旦終沒無可委付，必被國王盡取將去。』時彼長者見剃頭人愁憂不樂，即便問曰：『汝今云何愁憂如此？』時剃頭人即如上答。長者告曰：『我有二子，今將小者與汝為子。』作是議已，便取小兒以為其子。後時長者遇病命終，長者太子與諸童兒共相嬉戲，因或鬪罵，諸童子言：『汝非族姓。何以故？汝弟見為剃頭家子。』爾時此兒，既被斯言愁悴不樂，便私念云：『若我小弟不與剃頭家為子者，我今云何被他毀辱？我今應當收奪取弟。』作是念已即奪弟歸。時剃頭人心懷懊惱，便集其家剃頭種類，告彼眾曰：『我養彼兒經多年歲，今奪將去。我諸眷屬自今以後，勿與此家作剃頭人。』時彼兄弟不得剃頭，髮毛爪甲 皆悉長醜。國王忽見即便問曰：『汝今云何髮毛爪甲作許長醜？』時彼兄弟答國王言：『王剃頭人制諸種類，令於我家勿為剃頭。』王重問曰：『彼有何故？』時彼兄弟具說前事。國王聞已即便告言：『父與他兒，不合更奪。』既奉王教，即便將弟與彼為兒。後兄議曰：『由弟與彼剃頭為子，恒令我等被他毀辱，我今應當殺去我弟，必免斯語。』時有人聞，往剃頭家告其弟曰：『汝兄等議，恐辱種族，當欲殺汝，宜善防護。』弟聞是語已告剃頭人曰：『兄今欲來殺我，今宜放我出家學諸仙道。』剃頭人念：

『我若苦留此兒不許出家，必被他殺。我今不如放令出家。』父既念已告其兒曰：『我今放汝出家，汝得仙法將歸教我。』子便白曰：『善哉！奉命。』爾時其子即往山林仙人住處，尋諸仙人了不相見，即自端坐繫念思惟，便證辟支佛果。既證果已即便念云：『我先與義父共言誓曰：「若得善法歸來相教。」』作是念已即往父所，到已騰空作諸神變。其父見已心甚歡喜，合掌發願：『令我世世常與國王作剃頭人。』時剃頭人於後值五辟支佛，皆發斯願：『令我世世為諸國王作剃頭人。』復於四生值佛世尊，亦發斯願。」佛告諸苾芻：「彼剃頭人者，今鄔波離是。由先世時發斯願故，今為國王作剃頭人。」

復次諸苾芻，復作是疑：「鄔波離作何福業，證阿羅漢持律第一？」

佛言：「其鄔波離復有因緣。汝等善聽，我今為說。乃往過昔於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有佛世尊出現於世，號曰迦攝波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時佛有一弟子，是阿羅漢，持律為最。時鄔波離為彼弟子，終身梵行不獲果利，臨終之時而發誓願：『我所持戒福業善根，願我當來釋迦牟尼如來出現世時，與彼世尊作持律弟子，如我鄔波馱耶無異。』其弟子者，即鄔波離是，為先發願故，今獲斯果。是故苾芻！黑業黑業報，白業白業報，雜業雜業報。應捨二業繼修白業，乃至廣說如前。」

爾時世尊在菩提樹下，降伏三十六俱胝魔軍，證得無上正遍知覺。時魔即往劫比羅城，於虛空中告淨飯王及諸宮人群臣百姓曰：「沙門喬答摩今夜已死。」時淨飯王聞之，心懷懊惱悶絕擗地，及諸宮人群臣百姓，亦皆如是悲泣懊惱。時淨居天觀察下方，乃見斯事即下空中，告迦比羅城國王人眾曰：「喬答摩不死，今在菩提樹下，證得無上正遍知道。」時淨飯王及宮人國臣，忽聞此言踊躍歡喜。當此之時，甘露飯王誕生一子，以諸眾人歡喜日生故，因號此兒名曰阿難陀。既生此兒，置八乳母共養育之。時甘露王召諸相師，遣占此兒，相師報曰：「今汝此兒，當與釋迦牟尼佛親為侍者。」時甘露王既聞此言，便作是念：「今我此子宜加守護，不應令釋迦牟尼佛見。」後時佛來至於劫比羅城，其王即將此子藏避於廣嚴城中，待佛去已還將歸來。世尊常法：於一切眾生，心無不見、無有不知，此事於妄語戒中及十八頭魚中說並同，乃至世尊作如是念：「此阿難陀童子逮最後身，合於我法中而得出家為親侍者，我所說法皆能領受，更無遺失；我涅槃後成羅漢果。為度阿難陀故，須入劫比羅城甘露王宮，令彼王宮城人不知我來。」世尊作此念已，即作神通，并苾芻僧伽圍遶，入甘露王宮，如法而坐。其王聞佛到來

宮內，即將阿難陀童子藏隱一房中，佛知是已即作神力，令彼房門自然開闢。其阿難陀先至佛所禮世尊足，即便把拂在佛背後，侍立扇佛。其甘露王後來，禮世尊足已却坐一面，佛即為王說種種微妙法已，即從坐去。其阿難陀童子，先業因緣故，還隨佛去。其王及夫人婇女眷屬，攝留阿難陀童子，亦不能留得住。佛即告王及夫人等：「此阿難陀童子是最後身。汝等亦不能留，宜應聽去。」王即啟佛：「若當如此，世尊且放歸家，我當如法發遣。」佛言：「如是聽汝。」時甘露王即使諸內外一切親族，及請沙門婆羅門等設食供養，乃至貧窮下賤乞人皆施錢財衣服。阿難陀童子於其會中別諸親族，身著瓔珞乘七寶莊嚴象，多將侍衛前後圍遶，往尼拘律陀林中。至劫比羅城門，所乘之象見池中有諸妙蓮花，其象即往池邊，以鼻卷取蓮華。其占相師占相此事，白甘露王曰：「阿難陀童子今出遊學，一聞於耳不忘於心。」時阿難陀到尼拘林，從象而下步詣佛所，頂禮恭敬在一面坐。佛告十力迦葉：「汝應與此大歡喜童子如法度之。」十力迦葉既奉佛命，即便度之為受具戒。

爾時世尊從劫比羅城，往王舍城竹林園中。時阿難陀背上生一小瘡，佛令侍縛迦治之，即依佛教，為阿難陀治。是時世尊坐師子座，為諸大眾廣說法要，具壽阿難陀亦在此會聽法。侍縛迦作是念云：「我治阿難陀瘡，今正是時。何以故？聽法心至，割截不知痛故。」作是念已，便取妙藥傅其瘡上。瘡既熟已，以刀割之出其膿血，復以妙膏傅上，因即除差。然作此法時，阿難陀以聽法故，了然不覺。佛說法已，侍縛迦白世尊曰：「我於聽法坐中治阿難陀瘡，割截針決，阿難陀以聽法故，皆不覺知。」具壽阿難陀報曰：「我為聽佛法故，假令割截我身碎如油麻，都不覺痛。」是時能治醫王，見斯事已生希有心。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尊者歡喜曾作何業，遂於背上生癰瘡耶？」佛告諸苾芻：「歡喜先業汝今應聽，廣說如前，乃至說伽他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乃往古昔，於一邊國名雞羅吒，有王治化，當時無佛，唯有獨覺出現世間。時有獨覺聖者為乞食故，至此城中詣國王宅。王見生嗔，便以彈丸打其脊背。時彼尊者降自貢高，知彼非器捨之而去。諸苾芻！昔時王者，即歡喜是，由以瞋心以彈打辟支佛故，五百生中常於背上受惡瘡報，今末後身餘報如是。苾芻！若作黑白雜業當受其報，廣說如前。」

具壽歡喜有常法：若與如來真身相隨行者，其心則常恭敬；若與如來化身行者，其心則少恭敬。時有一長者，請如來及諸苾芻，於其家中設諸供養。爾時世尊至時著衣持鉢，與諸苾芻前後圍遶，赴長者供，飯食訖還來本處。苾芻問阿難陀曰：「汝於今日隨如來赴供，為隨真佛？為隨化佛？」阿難陀報曰：「我於今日，與佛世尊相隨往彼，非化身也。」諸苾芻曰：「以何知之？」阿難陀曰：「我若與真佛行者，心自恭敬內懷慚愧；若與化佛行者，則不如此。」諸苾芻遞相報曰：「此阿難陀甚為希有，能知真身化身差別諸相貴賤等類。」於是遠近咸知阿難陀善別諸相。

爾時世尊從王舍城往室羅筏城，至誓多林中住，具壽阿難陀著衣持鉢入室羅筏城乞食。時有一婆羅門，於中路逢阿難陀，作是念云：「我先聞此沙門喬答摩弟子善能占相，今應試之，為解、不解？」便問阿難陀曰：「今此路傍勝葉波林，凡有幾葉？」阿難陀報曰：「有如許百如許千如許萬如許拘胝。」報已便去。時彼婆羅門，即於林中取一把葉數之，知有七百七十七葉，棄之林外默然而住。時阿難陀乞食已，復還歸來由於舊路，彼婆羅門問曰：「聖者！今此林中凡有幾葉？」報曰：「前者有如許百千萬拘胝，今者欠七百七十七葉。」時婆羅門聞此報已，歎甚希有善解算數。時諸苾芻聞已生疑白佛言：「世尊！此具壽阿難陀，先種何業善能占相算數？」佛告諸苾芻：「昔種福業廣說如前，乃至說伽他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諸苾芻：「往昔世時，波羅痆斯城中有一婆羅門，取得一妻生得一子，生至二十一日，會諸親族設諸飲食，因為此兒立名號曰大白。年漸長大遊行人間，學六萬頌算數之法，善得明了，復教他人算數之法。由此因故，五百生世明了，亦教他人，今最後身得此通達。」

時具壽阿難陀，復於一時往波斯匿王宮中，勝軍見來，歡喜頂禮在一面坐，白尊者曰：「我從生已來自然業感，常有一銀娑羅香粳米飯、二頭熟雉、一枚苷蔗，每以食時從空而下入銀盤中，唯一頭雉常落地上不落盤中。」時具壽歡喜，既聞斯言甚生希有，還至僧坊以告諸人。時諸苾芻咸以此緣往白世尊，佛告諸苾芻：「往昔此波羅痆斯城有一長者，多諸珍寶及多田莊，於其莊上，送新粳米，及送死雉并苷蔗等。世間常法：若佛不出於世，當有辟支佛現教化。時有一辟支佛巡門乞食，至長者家入其門內，長者見彼威儀端正言辭柔軟，心生歡喜，便將新粳米飯及炙雉二頭并苷蔗一枚，以施獨

覺。時彼獨覺以鉢受之，苷蔗與飯及以一雉，得入鉢中，一雉落地。由此業因受斯果報。時彼長者，今勝軍王是，於無量百千世，生於天上受諸快樂。受天報已，復生人間作王，感斯勝事。是故汝等！若欲供養僧食，應勤施與，勿令落地。」

時勝軍王聞佛世尊記說往昔之事，心生歡喜，於佛法僧起大信心，獨坐一處作是思念：「由我前生供養辟支佛故，獲如是報。我應廣設佛法僧等，必於來世受大利益。」作是念已，占事人奏曰：「明日阿難陀應合得纏頭賞位及灌頂位。」王聞此言默然不語。具壽阿難陀於其夜中，額上忽然生一惡瘡，經一宿已王遂聞之，即便生念：「供養有德之人獲福無量，我親供事。」作此念已即勅天下所有名醫咸集朝所：「阿難陀有病，卿等往治。」諸醫奉詔適阿難陀所，便自選擇得一好手，遂即下針刺去惡血。王自執持千輻輪傘，蓋阿難陀上，刺血了已更傅好藥。王自以帛纏阿難陀首，當日瘡差，王遂禮拜辭阿難陀去。眾僧見此事已咸生疑惑，便白佛言：「大德世尊！阿難陀過去作何福業？今感國王親自承事。」佛言：「此阿難陀昔種福事，廣說如前。」佛告諸苾芻：「往昔波羅痆斯城有一醫師，時有辟支佛病，往醫師所。彼醫即便盡心恭敬，白辟支佛言：『尊者！所須衣食一切醫藥，我總供奉之，必至病差。』如言奉事乃至病除。」佛言：「諸苾芻！爾時醫師者，今阿難陀是。由昔供養病辟支佛故，無量世中生天受福，五百生中常於人間受勝果報，一切國王及婆羅門諸宰貴等親自供養。今最後身，感勝軍王親執傘蓋，萬乘之主屈駕承事，如前廣說。」

爾時世尊從室羅筏城往婆羅城，漸漸遊行至於城外，到一村住，其村名曰婆羅門村，大聲聞眾圍遶世尊，不遠而住。所謂上坐阿若憍陳那、具壽馬勝、具壽賢子、長氣苾芻、大名苾芻、耶舍苾芻、圓滿苾芻、無垢苾芻、牛王苾芻、妙臂苾芻、具壽舍利弗、具壽大目揵連、具壽大迦葉波、具壽俱絺羅、具壽劫賓那、阿尼樓陀、難地迦、金卑羅，住婆羅村住。妙枕苾芻及阿難陀等，無量苾芻大聲聞眾，於日午後來詣佛所，頂禮佛足次第而坐。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吾今年邁氣勢漸微，為諸四眾說法無力。」

佛在波羅痆斯城婆羅門村中間，是時舍利子、大目揵連，勸請阿難陀與佛作侍者，阿難陀一依尊者教。佛即讚歎阿難陀。是時苾芻眾咸皆生疑，即白佛言：「阿難陀修何福業？今為佛作叔伯堂弟。復作侍者，聰明智慧聽聞佛語，更無忘失。」佛告苾芻：「汝等當知！阿難陀自作是業，廣說如前。」

佛告諸苾芻：「往昔過去時，波羅痆斯城有王名曰日曜，於其國中作王制禮，令其人人豐樂安寧，無諸衰難。國王於後妃生一子，三七日中喚諸臣佐，朝集設會為子立名。臣佐白王：『王名日曜，子

合立名，號大日曜。』其子漸長，策為太子。於後王妃更生一子，群臣立名，號為日智。其王太子，每常思念心樂出家。每見父王或行非法或依國法，太子見是事已，遂即念言：『我今於後受王國位，行如是法，即墮地獄無有出時。』作是念已往詣王所，跪拜禮畢白父王言：『我今願欲出家，願王垂慈放我令去。』時彼父王告其子曰：『有諸仙人外道，事火事天苦行持戒，作如此業，唯求來世生國王家身為王子受諸快樂。汝今此身見受果報，如何捨樂願行苦事？』爾時太子復白王言：『聽我出家。』王知其意不求世樂，遂許出家。時彼太子得王放已，即入山中仙人住處出家修道，父王即冊其弟日智紹太子位。時日曜太子既至山中，繫念思惟，證獨覺果。於後時中，身染疾患周旋消散，還至婆羅疸斯城。諸人見已而白王言：『日曜太子入山修道證獨覺果，今來城內。』王既聞已即迎日曜，禮其足已白言：『大仙！汝須衣食、我求福德，今請大仙住我園林，隨時安置所須之物，我當供給。』時彼獨覺默然受請。王見受請，即勅日智太子，侍養獨覺供給所須。時獨覺仙即於定中觀見日智太子，却後七日當捨其命，告太子曰：『弟今何故不求出家？』弟言：『我願出家。』獨覺告曰：『白父王知。』日智太子往父王所白言：『我願出家，願王聽許。』王聞此言，遂生忿怒告太子曰：『汝兄日曜今已出家，我終沒後須有繼嗣，今不放汝。』時彼獨覺聞王不放其弟，即詣王所，說伽他曰：

「『日曜放日智，　令隨我出家；
出家最勝事，　諸佛所讚歎。』

「父王白言：『大仙當知！汝已出家，我之國法須有紹繼，唯有日智令知國位，在家修福其事足，得何用出家？』時彼獨覺復說伽他曰：

「『王先別思，　此事復別；　却後七日，
日智命終。』

「王問獨覺：『日智太子却後七日必不活耶？』答言：『如是。』王言：『若如是者放令出家。』太子出家已，發善心供養獨覺。彼獨覺患風，手執飯鉢掉動不安。其太子見，遂將金釧以承其鉢，鉢遂不動。太子觀已歡喜，發如是願：『我今聽法亦復如是，法入我心更不傾動。』往時獨覺未得果證，為弟日智常說圓滿微妙勝法，今得證果更不說法。日智見已白獨覺言：『汝未出家恒常說法，何因獲果遂即默然？』獨覺報言：『我實不說法。』日智問曰：『誰

合說法？』獨覺報云：『汝知應正等覺出世之時，當說種種圓滿妙法。』太子聞此，發如是願：『願以此善根，未來之世與佛作弟，又得出家親承供養，聞法領記獲大總持。』爾時辟支迦謂其弟曰：『却後七日汝當報終，常守此心莫令忘失。』七日既滿未得果證，垂將告謝，重發誓言：『如前所願。』」爾時佛告諸苾芻曰：「時辟支弟，今阿難陀是。緣過去世供養辟支迦，當發願言：『未來世中與佛作弟，親承供養多聞總持。』所以今時為我昆季；聰明第一，若水注瓶。」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即白佛言：「其阿難陀過去行何善業？今蒙世尊於大眾中歎美稱揚聰明莫比，總持強記領受無遺。」佛告諸苾芻：「阿難陀往昔自修善業，廣說如前。」

佛告諸苾芻：「往昔之時於賢劫中，於時有情壽二萬歲，有佛世尊號迦攝波，出現於世，在波羅痆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佛有一弟子，多聞不忘聰明第一。彼有弟子從出家來常修梵行，乃至命終不獲聖果。臨終之時一心發願：『所作善根，願當來之世，與釋迦如來為親侍弟子，如今無異。於弟子之中聰明第一，願釋迦如來與我授記，如彼無異。』汝諸苾芻！彼弟子者，今阿難陀是。以先世善心發願力故，今於我弟子中聰明第一。諸苾芻！若作黑白雜染業者，各獲其報，汝等應捨雜染黑業，常修白業。」

佛在王舍城竹林迦蘭鐸迦園中，有五百苾芻圍遶世尊，皆是阿羅漢，唯提婆達多未得聖果。爾時國土飢荒，人民無食乞求難得。眾中有神通苾芻，即騰虛空或下贍部林中，取香美贍部之菓，滿鉢充足還至本處，供養四眾自亦飽足；或往蜜羅林、下迦比陀林、或下甘露園、或下阿犁勒林，取香美之菓，滿鉢充足還至本處，供養四眾自亦充足；或有苾芻神通自在，即騰虛空往北俱盧洲，取自然粳米香美之者，滿鉢充足還至本處，供養四眾自亦飽足；或有苾芻神通自在，虛空遊行往至餘國，乞種種美妙飲食，乃至滿鉢廣說如前；或有苾芻以神通力往四天王所，或往三十三天中，取天厨精妙飲食，滿鉢充足，乃至廣說如前。爾時提婆達多，見諸苾芻有如此神通取諸菓食，作如是念：「此國土飢荒，人民無食等，廣說如前，乃至三十三天取天厨飲食，四眾充足自亦飽足。我若有神通，即騰虛空下贍部林中，取香美贍部果，滿鉢充足，我亦供養四眾自亦飽足，廣說如前，乃至三十三天，取天厨飲食，四眾充足自亦飽足。誰有與我力得見聖道，依彼教力我得神通？」作是念已，從坐而起往詣佛所，頂禮佛足而立一面。提婆達多白世尊曰：「唯願慈悲，教我聖道令得神通。」爾時世尊知提婆達多起罪逆心已，告提婆達多：「汝應受增戒中勤心修習，即得神通，乃至增心增智應受，心中當勤修習，即得神通及得餘法。」時提婆達多聞此語已，

作如是念：「世尊不肯教我神通法道。」作是念已從座而起，往詣具壽阿若憍陳如所。到已問阿若憍陳如曰：「上座！唯願慈悲，教我聖道令得神通。」爾時阿若憍陳如觀佛，知提婆達多起罪逆心，觀已告提婆達多曰：「汝應增色心中勤習，即得神通及得餘法。」提婆達多聞此語已，作如是念：「此上坐亦不肯教我神通道法。」即往詣馬勝、賢子、禪氣、大名、圓滿、無垢、牛王眼、妙臂乃至五百上坐邊去，到已問曰：「上坐慈悲！教我聖道令得神通。」爾時妙臂等五百苾芻，咸觀佛意，知提婆達多起罪逆心，觀已告提婆達多曰：「汝應增色心中勤習，即得神通及得餘法，乃至受想行識，汝應增意心中勤習，即得神通及諸餘法。」時提婆達多聞此語已，作如是念：「此五百上座等，亦不肯教我聖道神通，欲似此五百上座，先共世尊平章，不許教我聖道。何以故？今見佛等五百上座，不肯教聖道神通。」復念：「如是何有能教我聖道神通？當時十力迦攝波，在王舍城先尼迦窟中，我詣彼處。彼上座直心無諂，及我弟阿難陀親教，彼十力上座能教我聖道神通。」提婆達多念已，即往詣十力迦攝所，頂禮雙足於一邊立，作如是語：「上座十力迦攝慈悲，教我聖道神通。」爾時十力迦葉，不觀佛意及五百上座聖眾意，亦不知提婆達多發生如是逆心。以不觀故，即教提婆達多聖道神通。是時提婆達多，於初夜後夜修習善業而住，依止初禪得獲神通。即以神力，一身變作多身，多身合為一身，或現或隱。以智見力故，能如是現。復於山石牆壁，通過無礙如於虛空；於大地出沒，猶如水中；在於虛空中結跏趺坐，猶如在地；或騰虛空猶如飛鳥，或在地手捫日月。

提婆達多得神通已，作如是念：「我得如是神通，作諸變相神通亦得，詣贍部林中取香美果，滿鉢充足，供養四眾自亦飽足，廣說如前。乃至三十三天取天厨食，亦供養四眾自亦充足。」復更思念：「此摩揭陀國中誰人最勝？我當歸伏。因彼人故，令一切人皆恭敬我。」復更思念：「此國太子阿闍世，父王亡後太子為王，我應降伏。我若降得阿闍世太子，令一切人皆恭敬我。」作此念已，往詣阿闍世所，即現神相化為白象，即入大門從小門出，或入小門從大門出已，自現其身更入大門，變為駿馬從小門出已，自現其身欲入小門。即為牛王從大門出已，即真身現，如法持鉢詣阿闍世所，即變其身猶如小兒，身衣金瓔坐太子膝上，乍起乍坐流轉徘徊。太子知是提婆達多神通之相，或扑、或抱、或拍、或嗚，便唾口中。提婆達多以供養利益貪心故，即咽其唾。時阿闍世起顛倒心，作如是念：「此提婆達多勝佛神通。」時提婆達多自現真身，是時太子心生恭敬便即頂禮，及諸供養將五百寶車送。提婆達多出，時阿闍世還至本處，每日兩迴參提婆達多，及承事供養。時太子遣立五百大

鐺作諸飲食，送至提婆達多以為供養。時提婆達多收取自食，及五百苾芻圍遶共食。
時苾芻於王舍城晨朝乞食，聞如是語：「此提婆達多得太子種種利供養，日日二時恒日不絕，及五百車輅寶車承事供養，及五百鐺作諸飲食而為供養，及將自食五百苾芻圍遶而食。」諸苾芻聞此事已，次第乞食還至本處，依法食訖，收衣鉢洗足已，往佛所頂禮佛足次第而坐。而白佛言：「大德！我等晨朝入王舍城乞食，聞提婆達多從阿闍世太子所多得利養，廣說如上。乃至五百苾芻圍遶坐共食。」佛告諸苾芻：「時提婆達多受此利益供養，猶此自害及以兼害。何以故？諸苾芻！譬如芭蕉出菓便即枯死，猶此自害；提婆達多受此利養亦復如是。譬如竹葦若出花菓便即枯死，如騾懷妊有子便死。諸苾芻！提婆達多受此利益亦復如是。諸苾芻！提婆達多若受利養，得彼無智。提婆達多日夜長受惡名，苦惱無利，得如是報。汝等苾芻應如是知。」
爾時提婆達多廣得利養，遂起貪心更不希求，起顛倒心別生憶念：「世尊今既年老力弱，今為四眾說法勞苦，世尊不如與我四眾，我自教示而為說法。世尊當可宴寂而坐，修習善法常住安樂。」是時提婆達多起此念已，即失神通，自不覺知我失神通。爾時迦俱羅苾芻，習四無畏除貪念心，死生梵天，即見提婆達多遂失神通，是提婆達多亦不自知。爾時大目揵連，在揭伽國膠魚山恐怖鹿林中。彼迦俱羅梵天子從彼天沒，如屈申臂頃往目連處，頂禮雙足却住一面，作如是語：「大德目連！今可知提婆達多為利養故，遂起貪心更復希求，起顛倒心別生憶念：『世尊今既年老力弱，今為四眾說法疲倦勞苦。世尊不如與我四眾，我自教示亦為說法。世尊當可宴寂而坐，證習善法常住安樂。』是時提婆達多起此念心，即失神通，自不覺知我失神通。大德大目揵連！起慈悲心往詣佛所，說提婆達多如上緣起，乃至失其神通自不覺知。」爾時大目揵連，從梵天子默然受語。爾時迦俱羅天子知目連受已，心生歡喜，頂禮目連雙足，忽然不現。
爾時大目乾連見梵天去，便即入如是定。從膠魚山沒，即於王舍城迦蘭鐸迦竹林園中踊現，詣世尊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爾時大目乾連，所受迦俱羅天子言語，皆悉諮白。是時世尊告目連曰：「汝先知提婆達多如上事耶？為復報汝始知。」時目揵連白言：「世尊！我先舊知。」爾時世尊共目揵連說是語時，提婆達多共四苾芻：一名迦利迦、二名褰荼達驃、三名羯吒謨洛迦底沙、四名三沒羅達多，共此四人同詣佛所。世尊遙見提婆達多等來，告目連曰：「且止莫語！彼無智提婆達多等來。此無智人今對我前，如上之事，定

當自說亦自讚歎。」爾時大目揵連禮佛雙足，入如是定，從竹林沒，往膠魚山至本處已，如法而坐。
爾時提婆達多詣世尊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而白佛言：「世尊今既年老力弱，為四眾說法勞苦。世尊不如與我徒眾，我自教示而為說法。世尊當可宴寂而坐，修習善法常住安樂。」世尊報曰：「如我舍利弗、大目揵連，弟子中尊聰明智慧、梵行神通證羅漢果，我今尚自不以芯芻僧伽而見付囑，豈可況汝無智癡人食唾者乎。」是時提婆達多聞此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讚歎舍利子、目連等，憎嫌於我。罵云：『無智食唾者乎？』」於時提婆達多，於世尊處遂起七種逆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三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詔譯

爾時提婆達多，遂出懊聲點頭三迴，便起而去。是時阿難陀，在佛左右搖扇而立。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可於此竹林園內喚諸苾芻集此食堂。」是時阿難陀奉命，巡喚總集食堂。是時阿難陀往詣佛所，頂禮雙足而白佛言：「眾今已集。」爾時世尊即往食堂敷座而坐，告諸苾芻：「此世間中有五種教師。何者為五？第一、有教師自不具戒稱已具戒，彼有弟子久共一處，即知我師不能具戒。共相謂曰：『我若告向餘人，外既聞已，我之教師即被輕賤，我等於後，云何見師共住承事？教師自知好惡，我等應可覆護，勿向人說。何以故？我此教師，時時供我衣服飲食湯藥臥具。』是時弟子貪此供給，覆護教師，不向人說令知破戒。時彼教師應須弟子覆護於我。如上所說，此世間中第一教師。復次第二教師，世間有一教師，用不淨之物以將充命，自將清淨之活，亦非罪失。彼有弟子久居一處，後乃得知我之教師，用不淨物以將充活，自將清淨亦當有罪。『我弟子等，若說教師此事，外將輕賤。此等之緣，我諸弟子若為可活，此教師作諸種不淨罪可自知，然不關我諸弟子事。』又此教師常念：『我等時時供給衣服飲食湯藥臥具。』時諸弟子貪著供給覆護教師，教師常思念：『此弟子便覆於我。』此是世間中第二教師。復次第三教師者，又世間中有如是教師：智見不淨，教師自將智淨無過。彼有弟子久居一處，乃見教師智見不淨。『教師自將智淨無過，我等今向外人說陳，教師外將輕賤無禮。我等得如是教師，若為堪活，此教師作智見不淨罪可自知，然不關我諸弟子事。』又此教師常念：『我等時時供給飲食衣服湯藥臥具。』時諸弟子貪著供給覆護教師，教師常思念：『此弟子可令覆護於我。』此世間中第三教師。復次第四教師者，又世間中有如是教師：妄與人授種種記，自將不妄，我與授記皆悉真實。彼有弟子久居一處，見師妄與諸人種種授記，自將不妄：『我與授記悉皆真實。』弟子等云：『我向外人陳說，教師必將輕賤無禮，我等得如是教師，若為同活，此教師妄與授記之罪，師可自知，然不關我弟子之事。』此教師念：『我等悉令覆護。』此教師時時常念：『我等弟子供給衣服飲食湯藥臥具。』時弟子等貪著供給覆護教師，教師自念：『我妄與授記，弟子可令覆護，於我常憶此念。』此世間中第四教師。復次第五教師者，又世間中有如是教師：常虛妄說法，自將是實。彼有弟子久居一處，見師常虛妄說法，自將為實。『我等弟子向外人說，必將輕賤不禮，我等得如是教師，若為同活，此教師妄

與說法之罪，師自得知，然不關我弟子之事。』教師常念：『我等弟子供給衣服飲食湯藥臥具。』其弟子等貪著供給覆護教師，教師亦常念：『我雖虛妄說法，弟子可令覆護於我。』此世間中第五教師。」

佛告諸苾芻：「我受持戒清淨，我自將實戒清淨，自知亦無穢故，亦教諸弟子清淨戒奉行故，不用弟子為戒常覆護，我無憂此怖，我用清淨之物以將充活，我將是實淨之物故，不用諸弟子常覆護，我無憂此怖。諸苾芻！我智見實相亦將是實，我無憂此怖，不應令弟子為智見故覆護我。」佛告諸苾芻：「我所授記一將是實，我念實故無憂此怖，不應令諸弟子為授記故令覆護我。」佛告諸苾芻：「我說法如實，亦將是如實故，無憂此怖，不應令弟子為法故令覆護我。」佛告諸苾芻：「當知世間五種妄教師，自有過失故令弟子覆護。我不應如是，不應憂怖，亦不應於汝弟子等勢力可住，常責汝等苾芻。若有苾芻受我嗔責，可令近住我法。若不能受我嗔責者，自令退散。譬如瓦師未燋之器以將入火，好者自現真牢，惡者自然破裂。瓦師不起惜心，亦不怖畏，善惡自現，應以可住。我亦如是，受學我法，常嗔責汝。好者可自習真，惡者任自退散。我所說法清淨故，不應怖畏。汝等當知！」說此言已，即從坐起入自微訶羅中。

爾時天授苾芻語四苾芻：一名孤迦利迦、二名鶱茶達驃、三名羯吒謨洛迦、四名三沒達羅達多言：「汝等可來與我同伴，彼喬答摩沙門，見今在世，我等五人同意，破大眾及破法輪。我等滅後名稱後世，我得如是名出：『具壽提婆達多等，昔沙門喬答摩在世，多有神通威力。提婆達多等五人，得破眾僧法輪。』我名傳流四方。」彼孤迦利迦報提婆達多曰：「我等不能破於佛世尊弟子眾和合住，及彼法輪亦不能破。何以故？天授！又世尊聲聞弟子，多有神通威力，及有天眼，遠知我心，若我等平章事，他悉具知。為此者故，我等不能破其和合僧。」天授報孤迦利迦等言：「我有一好方便，我等往諸老宿苾芻邊啟請供養：『汝等所須一切之物，我等供給不令闕少。』更往於年少苾芻邊供給，無鉢者施鉢、無衣服者與衣服，所須者我即具給，及求法者賜法，及求教者我教之，令悉成就。」孤迦利迦等報天授曰：「此之方便亦得成事。」爾時提婆達多，為破和合僧眾故，即往詣諸老宿苾芻說陳事意。老宿等苾芻，即知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伽作如是方便。老宿等知已遞相告曰：「提婆達多欲作方便故破僧伽事。」見此因故，諸苾芻往詣佛所，說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及以法輪，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天授有意欲破僧輪。」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等曰：「汝等宜應別諫天授，若更有作如是流類。應可諫曰：『天授！汝莫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天授！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天授！汝等今應捨作破僧伽事。』」時諸苾芻奉佛教已，尋即別諫提婆達多告言：「天授！汝莫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非法而住。天授！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天授！汝今應捨作破僧伽事。」時諸苾芻別諫之時，提婆達多堅執其事，無心棄捨，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具以此緣而白世尊：「大德！我已別諫提婆達多，我等為作別諫之時，提婆達多堅執不捨，而此事真實餘皆虛妄。」

爾時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對眾諫之，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如是諫。當敷座具次鳴健椎應先白言，復總集僧伽。集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此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非法而住。時諸苾芻已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其事，不肯棄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破僧伽事。」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諸苾芻已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其事，不肯棄捨，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僧伽今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破僧伽事。」若諸具壽忍許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汝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如是破僧伽事。」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今已作白四羯磨諫提婆達多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時諸苾芻既奉佛教已，即以白四羯磨諫彼提婆達多。時提婆達多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

時提婆達多有助伴四人，共相隨順說破僧伽事，告諸苾芻曰：「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善若惡。何以故？然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方為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廣說如上，乃至我亦愛樂。世尊告曰：「汝等苾芻！當與助伴四人作別諫法，若更有餘如

是流類，亦應呵諫，應如是作：『汝孤迦里迦、褰荼達驃、羯吒謨洛迦、底灑三沒達羅達多。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汝等共為助伴，莫相隨順說破僧伽事，莫向諸苾芻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方為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方為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具壽！而彼苾芻，非法律語，不依法律而作言說，不知而說，非是知說，堅執而住。汝莫愛樂破和合僧伽，當樂和合僧伽，應與僧伽和合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具壽！汝今可捨隨順破僧伽不和合事。』」時諸苾芻奉教而作，即以別諫諫彼四人作如是說：「汝孤迦里迦等四人，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堅執而住，莫共為伴順邪違正。諸具壽！汝等勿於諸苾芻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論好論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律語，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具壽！然彼苾芻非法律語，不依律而作言說，不知而說，非是知說。具壽！汝莫愛樂破僧伽事，當樂和合僧伽，應共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具壽！汝今應捨隨順破僧伽不和合事。」時諸苾芻別諫之時，彼助伴人不肯受語，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已別諫孤迦里迦等，我等為作別諫之時，孤迦里迦等堅執其事，無心棄捨而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

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與孤迦里迦等作白四羯磨對眾諫之。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同前集眾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此孤迦里迦、褰荼達驃、羯吒謨洛迦底灑、三沒達羅達多，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隨順於彼不和合事。諸苾芻作如是諫時：「汝等莫向諸苾芻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時諸苾芻為作別諫。別諫之時，彼於其事堅執而住，作如是語：「此事真實，餘皆虛妄。」若僧伽時至，僧伽應許僧伽今以白四羯磨諫孤迦里迦等四人：「汝孤迦里迦等，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隨順於彼不和合事。諸苾芻作如是諫時：『汝等莫向諸苾芻等作如是語：「大德！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而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彼苾芻非法語者，非律語者，而彼苾芻，於非法律執受而住，不知而說，非是知說。諸具壽！莫樂破僧伽事，當樂和合僧伽，應共僧伽和合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

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諸具壽！汝今應捨隨伴破僧伽不和合事。』」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為。」諸苾芻既奉教已，白言：「如是。我等當諫。」即以白四羯磨諫彼孤迦里迦等。時彼四人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緣白佛：「大德！我等以白四羯磨，諫彼孤迦里迦等時，堅執其事無心棄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違正。從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有大勢力。」

時提婆達多聞是語已便作是說：「沙門喬答磨與我授記，告諸苾芻曰：『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違正。從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有大勢力。』」即告孤迦里迦等：「當知沙門喬答磨與我授記：『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違正。從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有大勢力。』」時提婆達多，於破僧事更增勇猛。諸苾芻聞，具白世尊。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僧伽，廣說如前，乃至世尊問提婆達多苾芻曰：「汝實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堅執而住。」提婆達多白言：「大德！實爾。」爾時世尊告提婆達多曰：「汝非沙門、非隨順，不清淨、不應為，非出家人之所作事。若苾芻興方便欲破僧伽，皆得惡作罪。若別諫時事不捨者，皆得麁罪。若作白四羯磨，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諫誨之時，捨者善。若不捨者，白了之時得麁罪。作初番了時，亦得麁罪。若第三番羯磨結了之時而不捨者，得僧伽伐尸沙。」

爾時世尊即於本座，為諸聲聞弟子，欲制破僧隨伴學處，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且未須起，僧伽有少事業。」世尊知而故問，廣說如前。世尊即便問孤迦里迦等四人曰：「汝等實知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伽，作破僧伽方便，勸作諍事堅執而住，汝共為伴順邪違正。告諸苾芻曰：『大德！共彼苾芻有所論說，若好若惡』等，乃至非出家人之所應作，廣說如前。」

爾時具壽十力迦攝波，教提婆達多神通道法，當時諸苾芻告十力迦攝波曰：「何故上座教惡人提婆達多神通道法？」十力迦攝答曰：「具壽！我當不知此惡行人，我若知此人惡行，不教神字，何論教通道法？」爾時眾多苾芻告提婆達多曰：「汝得利益供養，悉是上座十力迦攝之德。汝得如是，應往供養十力迦攝。」其大眾作此語方便，以提婆達多往十力迦攝，令教提婆達多捨此惡心，得令行善，為說此事故。時提婆達多告諸苾芻：「彼十力迦攝與我何力？我自日夜常求精進苦行，得第一禪定力，是我自求，不關十力迦攝事。」時提婆達多作此無恩之語，所有神通皆悉退散。時諸苾芻，知提婆達多無恩故神通退散。

爾時諸苾芻有疑，詣世尊所，頂禮佛足白世尊曰：「提婆達多，於十力迦攝無恩故，所有神通皆悉退散。」佛告諸苾芻：「其提婆達多，非是今時無恩，為此失却神通，亦是往昔無恩之語，失却神通，所學之法皆悉退散。汝等諦聽！」佛告諸苾芻：「此波羅痆斯城，昔有國王名曰梵授。時彼城中有一旃荼羅，善明健陀羅呪禁之法，承彼呪力飛騰虛空，詣香山中採得非時奇妙花果，持還城內奉獻國王。王見恭敬心生歡喜，即以聚落賞旃荼羅。爾時南天竺有一摩納婆，為學呪故，往波羅痆斯城，問諸人眾：『誰善呪法？』諸人見問，報摩納婆：『今此國內有旃荼羅，善能治呪。』摩納聞已，便詣旃荼羅處合掌白言：『我今來此奉侍親教。』旃荼羅問曰：『為求何事而云供養？』答曰：『為學呪故。』旃荼羅即說頌曰：

「『明呪不惠人，　以呪換方與，
或時得承事，　或復獲珍財；
若不如是者，　縱死不傳授。』

「時摩納婆報親教曰：『我無珍物，唯空承事供養，幾時可得此呪？』旃荼羅曰：『十二年中承事供養我者由知得不？』摩納婆為學呪故，一心承事供養，漸至一年。爾時旃荼羅，為親會故，身飲酒醉夜至家中，弟子摩納婆見即作是念：『今親教身醉，我於今夜，可重加親近侍衛。』即與敷設床席，臥著親教得令安隱。爾時親教床上轉動，當即床桄忽折。聞床桄折聲，摩納婆自起，作如是念：『親教床桄摧折，臥不安隱。我於床下脊替床桄，不令墮地。』作此念已，即於床下替桄而著，不令墮地。醉人常法，可有身力，盛者二更醒悟。其親教飲酒多，至於初夜不醒，嘔變變於摩納身上。摩納婆自見身上變吐狼藉，即作是念：『我若為變出言，親教聞已不能得睡。』作此念已，桄下不言默然而住。即至半夜親教醒覺，見摩納婆於床下，身上嘔變極以狼藉，親教即問：『床下是誰？』弟子答曰：『我摩納婆。』親教問曰：『云何在於床下？』弟子即如上總說。親教聞此語已生大歡喜，喚摩納婆子：『我於汝處甚大歡喜，起離於床下，洗浴清淨來，賜汝法。』時摩納婆即洗衣裳平旦來至，親教見已即賜呪法。時弟子依法學得呪已，其弟子為急心故，即作是念：『我得此呪，宜於城中作其呪法自試神通。』念已即騰虛空，往香山取非時花果，來至波羅痆斯，獻奉國內大臣。大臣得已却獻國王，國王問大臣曰：『卿何處得此非時好花？』大臣報曰：『南天竺國摩納婆將來與臣，臣即奉獻大王。彼摩納婆極明呪法，族姓亦大，唯願大王留此呪師摩納婆；用

此旃荼羅作勿，此旃荼羅是不淨行，願即趣却，所有聚落迴與摩納婆。』既作語已，爾時國王依臣所請，趣却旃荼羅，安置摩納婆，亦迴聚落訖。其旃荼羅報國王曰：『此摩納婆是我弟子，呪法可過勝我？』時國王問摩納婆：『汝今呪法，可是旃荼羅教不？』時摩納婆答大王曰：『我自苦行一年，日夜不絕求得此法，旃荼羅可虛與我。』時摩納婆無恩於親教故，當即失其呪驗，後所作法皆悉不成。」佛告諸苾芻：「彼摩納婆學得神呪，為無恩故呪力退散，今提婆達多身是也，為無恩故，神通退散。諸苾芻當知：所學法親教不合無恩，自今已後，無恩者獲越法罪。」

爾時世尊從王舍城詣伽耶山，時提婆達多共五百苾芻於人間行。阿闍世王愛樂提婆達多，即與五百車粟，奉上提婆達多，令作路糧，至於中路逢諸苾芻。苾芻問將車人曰：「此是誰車？」車人報曰：「此是阿闍世王奉與提婆達多。」苾芻聞此語已，即至佛所而說其言：「時阿闍世王無智，將五百車粟與提婆達多，以為供養，不與世尊。」世尊告諸苾芻：「其阿闍世王，非是今世無智亦供養無智人，往昔先世亦乃如是。汝等諦聽！乃往古昔東天竺有一村，去村不遠有一林，其林種種花菓茂盛流泉浴池。有五百仙住彼林中，常食自落之菓，及取樹根以為飲食，亦取樹皮以為衣服。爾時有一阿摩菓樹，枝菓垂地極將豐熟。彼五百仙人至於樹邊隨樹乞菓，其樹神心貪恪菓故，不令落地。是時仙眾見菓不落，復留一仙令看所住之處，餘者往於餘樹更重求菓。仙眾去後，有五百賊來至林中，到彼樹邊見菓豐盛，遞相議曰：『我等作何方便食此樹菓？』尊者告曰：『汝等取斧截割此樹，令菓落地，汝等可以食足。』樹神聞尊者此語，心生悲怖恪惜其樹。時樹神搖動其身，菓悉落地，其時賊眾俱共食菓。食菓既已，時仙即至，見樹摧菓悉落盡。仙眾即問彼守林仙人：『今此樹菓是誰食盡？』彼守仙人即以上事具答諸仙。爾時諸仙人即責樹神：『是汝無智憎善愛惡，不與善人果，與惡人果。』」佛告諸苾芻：「昔無智樹神者，今阿闍世王是。賊中尊者，今提婆達多是。此阿闍世王，先時無智施惡人菓，不供養好人，今無智與提婆達多物，不供養清淨苾芻。」

爾時世尊從摩揭陀往至王舍城羯蘭鐸迦竹林園中，與大苾芻同住前後圍遶。爾時提婆達多在王舍城，於人間常行非法不善。是時城內眾人皆往白佛：「是時提婆達多作諸惡不善。」世尊既聞此語告阿難陀曰：「汝將一苾芻隨行，入王舍城街街曲曲，人間若見婆羅門及長者居士，說如是語：『提婆達多及同伴，若作非法罪惡人，不須謗佛法僧。何以故？此人非行佛法行人。』若有人說提婆達多有神通威德，汝報彼：『提婆達多先有神通，今悉退失，無一神

驗。』」爾時阿難陀受佛教已，即入王舍城說如上語，若後提婆達多，更作不善惡業，勿更來佛邊恥說其過。

爾時世尊，為慈悲故現其身患。時醫王活命，為佛合煎酥藥，藥名那羅若藥。佛問醫王：「此藥不可思議。」醫王答世尊曰：「實不可思議。」佛復告醫王：「極不可思議。」答曰：「實極不可思議。」世尊復問醫王：「汝可知不？」答曰：「我知，世尊！」佛復告醫王：「汝實不知。」答曰：「我實不知。」佛復告醫王：「何者是不可思議？」答曰：「牛食水草能出甘露，此酥合煎成此妙那羅若藥。」佛復問醫王：「何者極不可思議？」答曰：「佛出於世能說妙法，能令僧眾依教而行，此是極不可思議。」佛復問醫王：「何者是汝可知耶？」答曰：「一切皆歸死，除佛之外無有得脫者。」佛復問醫王：「何者汝實不知？」答曰：「我知人滅，不知去處。」爾時諸苾芻，聞此語已心生疑惑，遞相問曰：「此侍縛迦善解佛意。」

爾時諸苾芻即問世尊：「看此侍縛迦善知佛意？」佛即告諸苾芻：「此侍縛迦非是今世善知佛意，亦前世之中善知佛意。汝等諦聽！」佛告諸苾芻：「往昔一村落中有一長者名曰善有，其家極富，後娶一妻，妊至十月乃生一女，至二十一日，集諸眷屬乞立名字，其眷屬等即與此孩女名曰善行。乃至復生一子，集諸眷屬乞立名字，其眷屬等與名曰善德。其長者作如是念：『我今有子，將諸財寶可往興生。』更作思念：『我若興生，於後多留財物，恐畏我妻用我財却。』作此念已便少留財，自餘貴寶於金瓶中而滿盛之，復以真珠珓珞瓶項蓋其瓶口，將至寒林馬耳樹下，掘坑埋之。別取資財即往興易，至他國所倍加得利，便更娶妻，乃至又誕多子。其前妻子漸為長大，而問母言：『我父何在？』母曰：『承聞汝父今在某城，多饒財貨甚得安寧。汝可往彼，父若見汝應相濟及。』子聞此語便詣父處，入於市內父子相見。父見子面即便識之，喚言：『汝從何來？欲何所至？』其子具陳上事，父知己子將歸住處，告言：『汝實莫向他言為是我子。』至於住處心生怜愛，洗浣衣服重加情念，自餘妻息而問之言：『此是何人？』父言：『此是我友之子。』其餘子等見父加怜，而作是念：『此必是子，侵我等財。』父便作念：『我今宜可與彼財本令還所住。若不如此，自餘子等定有妬心而傷害之。』父復作念：『若與彼財，為其物故，在此親戚恐殺害之。』即作書頌而與其子，作書頌已與子遣還。諸親在道即捉問言：『汝父與何等物？』答曰：『唯與一書。』諸人等曰：『必以方便令彼歸還。』隨意放之。便達本國，見母啟拜，母問：『汝於父邊得何等物？』答曰：『更不得物，唯與此書。』母曰：『汝父欺篾徒獲辛苦。』子言：『我父甚為智慧，實不輕蔑。』即

讀其頌思惟句義，而解釋之。既了知已，即詣瓶處方掘取之，將至家中成大富貴。」佛言：「苾芻！過去父者，即我身是。彼其子者，今侍縛迦是。我以方便而教訓之，便知我意；今亦如是。」爾時侍縛迦而作是念：「如來大金剛體，微少酥膏何以為足？應用二斤。」作是念已，即量取二斤熟酥膏，置佛鉢中。世尊食已而殘少許與諸苾芻，苾芻禮謝世尊。于時提婆達多見此事已，而作是念：「我應食酥。」而問侍縛迦言：「沙門喬答摩酥食幾多？」侍縛迦答曰：「正有二斤。」告言：「我亦欲食二斤。」侍縛迦曰：「如來世尊大金剛體，所食酥量能使消化，非汝所及。」提婆達多曰：「我今亦是大金剛體，何不能消？」即取二斤而便食之。至明清旦，佛所食酥皆悉消化，侍縛迦持粥來奉世尊，如來即食。提婆達多酥猶在腹，亦食其粥，腹即大痛，旋轉叫喚晝夜不安。阿難陀於自親族心有顧戀，聞其受痛情生悲愍，詣世尊所而白佛言：「提婆達多為多食酥未消喫粥，腹痛不安。」爾時如來即舒百福莊嚴功德千輻輪臂無畏相手，通徹山壁按提婆達多頂，告諸苾芻曰：「我於提婆達多及羅怙羅，心生平等更無有異。提婆達多諸痛苦劇皆悉除滅。」作是語已，時提婆達多眾苦頓除，從死得蘇，即觀其手方知佛臂，而作是念：「此是沙門喬答摩臂。」為提婆達多由無量劫來懷惡毒故，雖知承以佛威得脫劇苦，便作是語：「其悉達多善能學得如是醫療，以因此法能自濟人。」于時四面而出大聲：「如來世尊以誠實語，救提婆達多劇苦痛惱。」提婆達多眾及諸人，聞此聲時無不慶喜，皆共稱讚：「世尊神力不可思議，甚為奇特。」時諸苾芻詣提婆達多處告曰：「佛若不救，當死無疑。」提婆達多曰：「佛知善術，方欲眾人皆隨己故，而作斯法。」諸苾芻曰：「提婆達多勿出此語，宜速默然當自心觀，豈非佛救耶？」提婆達多曰：「何關彼能救我？腹內酥消痛苦自除。」時諸苾芻既聞此語知無恩報，詣世尊所而白佛言：「唯願如來視聽提婆達多。世尊於彼有大慈悲，彼今無恩無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五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非為今時無恩無報，從昔已來亦無恩無報。汝等善聽，我當為說。」攝頌曰。
佛告諸苾芻：「乃往古昔此婆羅痆斯城有一大村，去村不遠有一大林，花菓茂盛流泉浴池。有一仙人名憍尸迦，在彼林中，每食墮落之菓，衣服樹皮；心大慈悲，種種禽獸皆咸依附。有一母象在彼林中，當產之時聞師子吼，心大驚怖失大小便，棄子而走，出於林中。時仙採菓，見小象子知其失母，仙起慈心慜彼象子，尋覓其母，求不能得，遂收象子至自住處，而鞠養之如子無異。既漸長大，便壞仙處花菓樹木。仙既見已遂即嗔責，象知仙瞋更不損林。象又漸大心極猛盛，後復損林，仙又訶責，象無怖懼。仙加苦嗔，象起害心欲踐仙人。仙走入室，象以鼻牙損仙半屋，便即自走。時樹林神即說頌曰。」
佛告諸苾芻：「往昔仙人者，今我身是。往昔象者，今提婆達多是。往昔無恩，今亦如是，無有善報，汝等當知！」
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汝等諦聽！往昔此波羅痆斯時有國王名大帝釋軍，國土豐饒人皆快樂。王有夫人號為月光，但所作夢皆有真實。於彼國內有一菩薩而作鹿王，其形金色殊勝端正，人所見者無有厭足。自知端正心常怖畏，恒怕獵師常藏其身。時諸禽獸互相解語，時有一烏詣鹿王所心生愛念，作如是語：『阿舅！云何驚怖食草？』金色鹿王便即報曰：『我為端正，一切獵師若見我者，恐相殺害，為此食草心常驚怖。』烏尋報曰：『我於夜中亦怕鵂鶹，我等與舅，從今已去更相守護。若於白日，我處高樹監察好惡，有事報王。若至夜中，王當觀視有事報我。』於彼國中有一大河在於林側，時有二人先有怨讎，忽然相逢。一人力勝，遂縛怨人擲於河中，其水流急彼人漂溺，便作是言：『誰能救得我者，我與作奴？』時彼鹿王與五百眷屬至河飲水，聞此聲已起慈悲心，便入水中欲救溺人。是時老烏來詣王所，便即告言：『此黑頭蟲，都無恩義，勿須救拔，若得離難必害鹿王。』時彼鹿王為慈悲故，不取烏言，往溺人所背負而出。既到岸上，以口解繩待蘇息已，便即報言：『子須當知，此是歸路，汝當好去。』時彼溺人胡跪合掌報鹿王言：『我於王邊更得此命，願常供侍為奴，以報王恩。』時彼鹿王即說頌曰：

「『不用汝為奴，　亦不須承事；

但莫說見我，　恐彼取我皮。

「『我今於汝更求一事，汝隨我願勿言見我，即是報恩。何以故？我身端嚴色相具足，恐彼人知殺我取皮，是故莫說見我在此。』彼人答言：『敬從王願，我定不說。』即起合掌右繞三匝作禮而去。「爾時月光夫人，受五欲樂疲極而睡，於後夜中夢見鹿王，身皮金色微妙端嚴，坐師子座，為諸國王及諸人眾說甚深法。夢中思惟：『我作此夢定是真實。』歡喜而寤，即向於王說夢所見。王既聞已信其所夢，心生驚怪：『何得有鹿處師子座為眾說法？』時月光夫人為王陳說悅意之語，王大歡喜，即便慇懃請王，為覓金色之鹿。王勅群臣，國內獵師總召令集。諸臣奉命，召諸獵師將詣王所。王問獵師：『我聞國內有金色鹿，汝等見不？若有見者，以軟繩繫勿令傷損，將來見我。』時諸獵師白大王言：『我獵多年，不見此鹿亦不曾聞。大王既聞，鹿在何處？請為王捉。』王勅諸臣，擊鼓宣令：『訪有見者來報我知，我即當賞五百聚落。』諸臣受教，擊鼓集眾宣王賞募。時彼溺人聞王重募，即便作念：『我今貧困，為欲貪求王之重賞？為當報恩不說其鹿？』」

佛告諸苾芻：「世間常法，一切有情五欲所繫，無惡不作。時彼溺人心貪五欲，即思往時被怨執縛。復作是念：『我今背恩欲報彼怨，不懼未來如前苦事，應報其怨。』作是念已詣王宮門，見種種莊嚴依王正法，使守門者白大王知。王既聞已即喚令入，其人報王：『於山林中具諸花菓。有一鹿王，身皮金色千鹿圍遶，至極端正。我知其處令王得見。』王聞語已心大歡喜，召諸群臣將其兵眾，外國朝者見王嚴駕，亦皆隨從。其人引前往鹿王所，布兵圍繞。時彼鹿王親友之烏，恒在高樹，遙見兵眾來漸近林中。烏即下樹報鹿王言：『前被溺人是背恩者，王不須救，不用我言。』鹿王問言：『有何所以？』烏答鹿王：『前者溺人將諸兵眾，來獵鹿王。』時彼千鹿聞兵眾聲，驚怖走散。是時鹿王即作是念：『我今若走，彼諸兵眾尋覓於我，亦殺千鹿；我寧守死，活彼千鹿。』作是念已，爾時鹿王詣國王所，往時溺人遙見鹿王，即舉兩手指示王言：『金色鹿王彼來者是。』」

佛告諸苾芻：「眾生若造極惡業者，不待來生今即見受。被溺之人，由不知恩造惡業故，手指鹿訖手即墮地。王見是事怪而問言：『何忽如是兩手墮落？』時彼溺人苦痛悲泣，即便向王以頌答曰：

「『穿牆盜物者，　此不名為賊；
有恩而不報，　是名為大賊。』

「王聞此語即問彼人：『此頌何義？我今不解。』時彼溺人即便為王具說前事。王聞是已，為不知恩溺人說頌報曰：

「『無恩溺人，　何故汝身，　不陷入地？
何故汝舌，　不破百分？　何故金剛，
執持刀杖，　不殺害汝？　一切鬼神，
何不打汝？　汝極背恩，　何故少報？』

「王知彼鹿是大菩薩有大威德，告諸臣言：『應與鹿王設大供養，卿等速迴掃灑道路，懸繒幡蓋燒眾名香，我與鹿王俱來入城。』諸臣聞勅具依王教。是時國王令金色鹿在前而行，國王大臣隨鹿王後，入婆羅痆斯城，於宮門前置師子座，種種莊嚴請鹿王坐。王及月光夫人，後宮婇女王子人民，圍遶而坐。是時鹿王方說妙法，王及夫人一切大眾，既聞法已，即請鹿王為受五戒，一切有情願歸菩提。王見是已心大歡喜，向鹿王言：『王所遊處山林曠野，悉施鹿王。我從今後永斷殺生，亦令國人不得遊獵，願諸有情，於諸住處心無怖畏。』」
佛告諸苾芻：「爾時鹿王者，今我身是。時無恩溺人，今提婆達多是。過去無恩，今亦如是。」
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汝等諦聽！往昔婆羅痆斯邊界聚落，於中有一作花鬘人，其聚落傍有一河水，作花鬘人每常渡水取花來去。後於一時欲渡河水，於此河中非時得一菴沒羅果，持詣王城與守門者，守門者得轉餉通事。通事人得便奉進王，王得其菓復與王妃，妃得其菓即便食之。以菓香美復從王索，王復問彼通事之人：『何處得菓？』通事人答：『我於守門人邊得之。』王即遣喚守門人問：『菓汝從何得？』守門人云：『我於花鬘人邊而得此菓。』王復遣喚作花鬘人問言：『何處得菓？』花鬘人答：『於河中得。』王語作花鬘人：『汝往河所更覓此菓。』其花鬘人既得勅已，自齎糧食復往河所，尋水而覓行至一山，於高崖上遙見菓樹。其巖嶮絕，一切獼猴皆不能上，何況於人？其作鬘人多日尋覓，無有上處，糧食復盡，其人心念：『我得王教令覓其菓，今既不獲如何得歸？』作是念已不顧身命，手攀嶮崖漸漸而上，未到果所遂便墜落，下有深澗墮在其中。
「時有菩薩作獼猴王遊行山谷，見花鬘人墮在深坑受諸飢苦。菩薩發心救諸含識，善巧方便，時獼猴王遂設其計，取一大石輕重如人，即便背負調習運轉，知得出坑，遂負鬘人漸漸而出。由此疲極身體乏困。當於彼時，一切禽獸悉解人語。時獼猴王問花鬘人：『汝因何事落在深坑？』時花鬘人廣如上說。是時菩薩便作是念：

『此採菓人不得其菓，必當受罪。我今應可與取菴沒羅菓。』菩薩雖困，遂昇高巖摘取其菓，擲與鬘人。彼人得已便自食足，餘殘菓子衣裓盛之。獼猴下樹報花鬘人言：『我今疲乏欲少時睡，汝可警覺守護於我。』花鬘答言：『好！我警覺。』獼猴便睡。時花鬘人而作是念：『我路糧盡，若食菓子以何奉王？應殺獼猴曝作乾脯將充路糧，方可得達。』時彼惡人不知恩故，遂起惡念，擎取大石打獼猴頭，骨髓俱破遂致命終。

「爾時空中有一天神，見此事已，即說頌曰：

「『承事恭敬，　猶如善友；　有如是人，
不知恩報。』」

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往昔獼猴王者，即我身是。其花鬘惡人者，今提婆達多是。非但過去不知報恩，今亦如是。苾芻當知。」

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汝等諦聽！往昔之時有一山林，種種花菓。時有一鳥名曰啄木，其林一邊有師子王，尋常殺鹿而食。後殺一鹿遂便食噉，骨橫咽中不能得出，痛苦多時不能得食，羸劣飢瘦。彼鳥遊戲見師子王，即便問曰：『阿舅！何故羸瘦如此？』師子答曰：『我有痛苦。』時鳥問言：『何故痛苦？』其師子王廣如上說。鳥復報曰：『我為治苦，汝是諸獸中王，能報恩不？每日之中常與我食。』師子王報曰：『依汝所須常能供給。』鳥便思念：『我作方計除却其骨，待去却後然始令知。待師子睡方可除骨。』既作念已，暫遊於樹求覓其食。時師子王，遇涼風吹，遂便美睡。鳥見睡已，以木著口審細更看，遂入口中銜骨而出。在於樹上待師子王睡眠覺後，將骨示之。時師子王須臾睡寤，遂覺喉中骨去無痛，蹲踞嚬呻。鳥見歡喜，從樹飛下以骨示之，報師子云：『阿舅！苦痛皆由此骨。』師子歡慶報彼鳥云：『外甥！我久苦痛今得除差，我欲一生供養承事。唯願外甥！日日來此。』鳥聞此語歡喜而去。後師子王正食鹿時，其啄木鳥被鷹所逐，驚怖飢急飛投師子，說被鷹逐飢急怖事，『願舅賜我一餐之食。』時師子王以頌答曰：

「『我當行殺害，　惡性亦惡行；
我牙齒鋒利，　入我口得出；
應當自忻慶，　今復更何索？』

「鳥聞此說亦以頌答：

「『物墮海中失，　夢得寤時失，
承事惡人失；　救濟無恩人，
此更為大失，　我從汝何索？』

「鳥說頌已即便飛去。」佛告諸苾芻：「往時啄木鳥王者，即我身是。彼無恩師子王者，今提婆達多是。先不知恩亦不知報，今亦如是。汝等當知！」
世尊復告諸苾芻曰：「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汝等諦聽！往昔婆羅痆斯城有一貧人，常取柴樵賣以活命。其人復於一時，執持繩斧往趣林邊，將欲伐柴。即逢非時大暴風雨，七日不息，為避風雨漸次經歷，遂至山邊見一石窟，即欲入中。將至窟門，見熊在內驚怖却走。熊見驚走便呼彼云：『善男子來！汝勿怖我。』其人雖復聞彼熊呼，猶懷恐怖，躊躇而立不前不却。熊見彼住即抱入窟，不令驚懼，與諸美菓堪食樹根，養經七日至第八日。熊自出外看其風雨，見風雨歇，即與美菓發遣令去。其人長跪合掌白言：『我蒙供養身命得活，我從今後何以報恩？』熊即報曰：『汝但勿向外人道說我在此住者，即為報恩。』其人即便遶熊行道經一匝已，報其熊曰：『我終不敢報餘人知。』說此語已便即而去。其人行至婆羅痆斯城門，見一獵師欲行遊獵，先共相識。獵師問曰：『汝多日不還家中，婦兒眷屬悉皆憂惱言：「為被風雨漂，及虎狼食？」將作汝死。已度大雨禽獸多死，汝今云何得活？』時採薪人說熊收養，廣如上說。獵師問曰：『彼熊今在何山何窟？願汝視我。』時採柴人報獵師曰：『我今縱死亦不能却入山林。』獵師報曰多以巧言種種勸化：『我若殺得，與汝多分，我取一分。』其人即起貪心，遂便却迴，視彼熊處行至窟邊，遙指熊視。是時獵師於其窟門，多積柴薪以火熏之。時熊被煙火逼困苦欲死，即說頌曰：

「『我此山中住，　不害於一人；
食菓及樹根，　常起慈悲念。
我今命欲盡，　當復作何計？
自念過去業，　善惡今得報。』

「時熊說此頌已即便命終。時彼獵師知熊死已，即入窟中取熊剝皮分作三分，語彼樵人：『汝取肉二分，我取一分。』時採樵人以手取肉，當取肉時兩手俱落，獵師見以唱言：『奇哉！奇哉！』獵師己肉亦不將行，便却入城，以希奇事聞奏於王，說向國人。王既聞已親自往看，收取熊皮往詣寺中，打鍾集眾，遂將熊皮安僧眾前。

王禮僧已，為諸僧眾說如上事，寺中上坐證阿羅漢果，以頌報國王曰：

「『大王今當知，　此非實熊身；
是勝上菩薩，　當獲無上果。
應三世供養，　大王須起塔。』

「時王聞已勅諸大臣，取種種香木，往詣熊窟所焚燒其身，起塔安置種種花香，懸繒幡蓋灑掃供養。國王大臣及諸人等共立制約，每一年中同集供養。共立制已禮塔而去。一切人民若有來禮彼塔及供養者，皆得生天。」佛告諸苾芻：「往昔熊者，今我身是。昔採樵惡人者，今提婆達多是。昔時早已無恩無報，今時亦復無恩無愧。汝等當知。」

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此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汝等諦聽！往昔婆羅疐斯城有一貧人，常取柴樵賣以活命。其人後於一時，執持繩斧詣於山林，至一樹邊欲採其樵，遂逢大蟲驚怕却走，上一大樹。不覺樹上有熊，見已復怕不敢更上。熊見驚怕漸下報言：『汝不須怕！但依投我。』樵人聞已亦不敢近。熊見悲愍自來執抱，於其樹上選安隱處，熊抱而坐。是時樹下大蟲報其熊曰：『此是無恩眾生，後殃害汝，何須守護？當可擲於樹下，我須食之；若不得食我終不去。』」

佛告諸苾芻：「世間之法，有歸投者尚 自守護，何況菩薩有來歸投而不守護？時熊報大蟲曰：『此人投我，終不違信。』蟲聞此語，為飢乏故亦不肯去。熊報樵人：『我今抱汝疲乏暫睡，少時汝自警覺并守護我。』頭枕樵人便起思念：『我暫睡息，當為樵人說十頌法。』作此念已熊即便睡。蟲見熊睡，報樵人曰：『汝能幾時樹上而住？應可擲熊樹下我食即去，免害於汝當得還家。』時採樵人聞此語已，即起惡念：『此蟲好語，我於此處能幾時住？』作此念已，便即擲熊樹下推落，覺已未至地間即說十字，說已至地。蟲既得熊，遂便食噉飽足便去。樵人聞熊說十字祕密之法，便即思念：『熊有好法應說視我。』遂起貪求即生煩惱，為失法故心迷狂走。說十字曰。

「時樵人親屬既見癲狂，將彼歸家，更無餘語唯說十字。其親屬等既見癲狂，即覓醫人及善呪者，種種醫方療不能差。時婆羅疐斯城不遠，有林多菓，眾鳥皆集出美妙音。時彼林中有一仙人，具五神通，狂人親屬將視仙人，踡跪禮拜便即白言：『我此眷屬癲狂心亂，不說餘語唯宣十字，我等不解如何治差？』仙人報曰：『此人造惡都不知恩，殺大菩薩擲於樹下，而未至地間說於十字，以攝十

頌說此十字已墮地而死，被虎所食，時採樵人便即癲狂。』時諸眷屬及仙門人皆白仙言：『云何十頌？復有何義？』是時仙人次第解釋，便說頌曰。」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往昔熊者，今我身是。時採樵人不知恩者，今提婆達多是。昔不知恩，今亦如是。汝等當知。」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此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汝等諦聽！昔有一城名曰寂靜，其中有王亦名寂靜。國土豐饒人民安樂，無諸賊盜不相征伐。王性慈悲，愍諸眾生等如一子，心好惠施常樂聽法，無有慳貪，供養沙門婆羅門等及諸貧病，心無厭足。王有常法，每日清旦先參父母，後看病人，然治國務。時有貧人重病極困，醫人瞻者不肯與藥，皆云定死。病人既聞心懷苦惱，悲泣遊行至寂靜城。時王春時與諸群臣后妃眷屬欲遊園觀，行詣城門，時彼病人拄杖悲泣，跪拜王前白其王曰：『唯願大王，救我救我如是病苦，令得命全。』王既見已起大慈悲，迴駕還宮命大臣曰：『召我國內所有醫人。』臣奉王命，遂即召集一切醫人，便將見王。王喚病人躬自親看：『汝等醫人必須治差。』諸醫見已白大王曰：『觀此人病藥極難得。』王便問曰：『何故難得？』醫答王言：『要須一生不解嗔人，而取其血煮粥治之，方可除差。如若不得其病不除。』王既聞已便作是念：『我既不能救一人命，用此王位及身命為？』却自觀察，『我一生來無有瞋處。』作是念已，命其乳母便即問曰：『我幼小時不有瞋不？』乳母答言：『自生抱王我尚無瞋，何況王身！』未將為定，更問親母：『兒自生來見有瞋不？』母便報曰：『既懷王已我尚無瞋，況王自身！』王既聞已歡喜踊躍，作如是念：『今得藥耶？』告諸醫人：『於我身上，五處下針刺取其血。』諸醫白王：『病人卑下、王是貴勝，我今不敢於王身上而輒下針。』」

佛告諸苾芻：「一切菩薩善解世間種種事業。爾時國王起慈悲心，即自下針五處出血令器皆滿，便付醫人，即令作粥與病人食。是時國人見王慈悲善養黎庶，王子臣人后妃婇女一切國人悉皆啼泣，共相謂曰：『王愍一人不惜身命，棄捨我等今無依怙。』王既聞已報諸人曰：『汝勿懊惱，此非惡事。』爾時大王於其六月日日出血供其病人，是時國王漸加羸瘦身體無力。清淨諸天見王事已，作如是念：『此是賢劫菩薩身，若遣衰亡非是好事，我等以天威力方便，毛孔之中皆入甘露。』念已即與威力，王當可活、病人得差。諸天加威，王得平復，病人又差。王便更與病人五大好村。時彼病人寂靜城中，與其城內王臣宰貴身為同類，八方傳號。經於六月與病人血食乃得差，及以更賞五大好村。八方既聞此號皆悉怪念，來至彼城問彼病人曰：『實國王經六月中出血供養汝不？』彼病惡人即作

無恩無報告諸人曰：『此之國王於我何益？身有惡血應合棄却，或以施人此有何怪？』然彼惡人出此語已，即於地中火出，燒此人家一切皆盡，彼之病人却得瘦病。」佛告諸苾芻：「彼國王者，今我身是。彼時病人無恩無報，今提婆達多是。」

佛告諸苾芻：「此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汝等諦聽！往昔過去婆羅疐斯城，有一國王廣如前說，乃至王妃生一王子，顏貌端嚴，其色赤白頭面圓滿，猶如傘蓋。手臂垂下猶如象鼻，兩眉相連額廣鼻直，一切肢節悉皆圓足。彼生之時諸吉祥事悉皆現前，生已經於二十一日，一切眷屬皆來集會作諸喜樂。是時諸臣相共白言：『王子生時百千吉祥皆悉現前，因此立名號為善行。』廣說如上，乃至漸長。時彼善行性大慈悲，於諸有情生怜愍心，常樂布施，濟給沙門、婆羅門及諸貧窮遠行人等。爾時父王語善行言：『自今已後，不應如是恒行布施，我國庫藏不可供足。』是時王妃又生一子，彼子生時百千災厄不吉祥事，皆悉現前，乃至立號名為惡行。至彼長大。」

佛告諸苾芻：「世間常法：行布施者，眾人喜愛名稱普聞。有異國王，聞其善行好行惠施，遂欲嫁女為善行妻，多與珍寶車乘僮僕作書遣使。詣婆羅疐斯國報其王知，王聞歡喜許共為婚。是時善行前白父王：『不欲費損父王庫藏，我今入海自求珍寶，得已娶妻。』王即聽許。善行見許，歡喜裝束辦糧欲去。惡行見已即作是念：『今此我兄，自他國人皆悉愛敬，入海採寶忽若得來，父王大臣一切國人倍生敬重，我父必當策為國主，我無國分。我今宜可設一方便隨彼入海伺求殺之，我身得迴。樂與不樂，父必策我以為太子。』作此念已，亦詣父所白父王曰：『我欲隨兄入海求寶。』王聞許之，惡行歡喜亦作裝束。是時善行，於其城內擊鼓搖鈴，遍告眾人：『我欲入海，有能去者，應辦糧食裝束隨行，我為商主，水陸阻難我皆能護，我皆能護使無怖畏，亦不輸稅。』作是語已，有五百人至太子所白太子言：『我等請隨太子。』于時取吉勝日，即便同去。廣說如前，乃至入海即告弟曰：『此舶海中忽逢難破，汝應捉我，不須恐怖。』惡行報云：『如兄所教。』舶遇好風遂至寶所。是時舶師告於太子及眾人曰：『汝等昔聞有珍寶渚，今此處是。有種種寶，隨其採取。』眾人聞已歡喜踊躍，即便下舡取種種寶，猶如麻麥滿其船中。善行太子取如意珠，繫其腰下迴船而還。欲至此岸，逢摩竭魚打破其船。是時惡行即捉其兄，船人珍寶皆悉漂失。唯有惡行，以兄威力得至此岸。善行用力既出海已疲極而睡，惡行守兄，遂見其兄腰下寶珠。即作是念：『兄得好珠我失所獲，我今應可刺兄目瞎，持珠獨還。』作是念已先盜取寶，便以棘針刺兄目瞎，棄之而去。善行無眼不知歸路，後牧牛人見已問云：

『從何而來？』是時盲人具如上說。牧牛人知即起慈心，將歸家中。善行本性極善彈琴，在彼家內時為彈琴。牧牛人妻心生愛念，即起染欲語盲人云：『共我行私。』盲人聞已兩手掩耳白云：『勿出此語，我不欲聞。汝是我妹，何出此言？』」

佛告諸苾芻：「世間常法：一切有情心貪欲色，若不相隨各生瞋恚。時彼婦人見不遂意，即生瞋恨起心謗染，告其夫云：『彼無目人欲婬穢我，如何家內養此惡人？』」佛復告諸苾芻：「世間常法：一切有情於所愛妻，被人侵污心生瞋惱，比一切怨此怨為重。由此因緣其牧牛人聞妻語已，於無目人起重瞋恨，復作是念：『此人重罪，今見無目，即是受報，不須殺害，但驅令出。』作此念已即便驅出。其無目人抱琴而去，巡歷城邑乞求活命。後時父王既崩之後，其弟惡行即紹王位，無目之人漸次乞求，至妻國城。其妻年長，諸國王子皆從競索，女之父王告其女曰：『先嫁汝時，善行王子入海船沒而死。今有王子等競來索汝，如不嫁汝，恐諸王子心懷瞋恨。是故我今共汝平章，汝心若為？』女白王曰：『唯願父王，勅國內人，嚴淨城邑集諸國人，女自簡選。』父王允女所請，遂勅境內及諸外國：『我有一女今欲出嫁，集諸國人自簡駙馬。』遂即嚴飾城隍如歡喜園，即令擊鼓宣告：『現在城中所有人眾，及四遠來者，王女求夫隨情選擇，君等隨力莊飾，皆來集會。』至明清旦嚴飾王女，與諸婇女相隨而出，如歡喜園中吉祥天女處妙花林，遂於城中百千萬數大眾之中，次第巡行自求夫主。其時善行立在一邊彈琴而住，有情業力因緣會合，共相遭遇。聞彼琴聲心生戀慕，即以花鬘遙擲其上，告言：『此人是我夫主。』時諸大眾各生憂惱，共出嫌言：『今此眾內有多豪族，諸方貴勝王子大臣年華可愛，及此城內美妙男子，如何棄此而取盲人以為夫主？』時王近臣見此事已，心懷憂惱，便入白王：『王隨女情求得夫主。』王問：『如何？』答言：『眼瞎。』王聞愁惱，喚女來問：『少女何意？今此城中多有賢人貴勝宰輔大臣及四遠來男子非一，何因不愛而取盲人？』女答父云：『我愛於此。』王曰：『若爾，宜應就彼。何故住斯？』女即詣彼告言：『仁是我夫。』答曰：『汝為非理，作此思惟，共餘男子而為交耶？』女曰：『仁者，我無此心作如是事。』問曰：『如何得知？』女即懇誠發實信語：『仁今證實我心如念：「善行王子及於仁處，情生樂欲無異心者，願仁一目平復如故。」』而此少女發實語時，盲人一目便即開明，告曰：『賢女！我是善行，被弟惡行而於我處為無利事。』女曰：『何以得知仁是善行？』即發實語作如是言：『我被惡行刺我眼時，我心於彼而無少恨。斯言若實，我之一目平復如故。』說實語時雙眼明照。是時王女即將善行詣父王處，白言：『此是我夫。』王乃不信，女便向

王具說前事。王甚奇怪，即令大禮共成婚媾已，多嚴兵馬，令其善行還到本城，驅彼惡行，冊立善行紹繼父位。汝等苾芻，於汝意云何。善行王子豈異人乎？即我身是。其惡行者，今提婆達多是。非但今時無有報恩，往昔之時亦復如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六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佛言：「復聽提婆達多往昔之時無有恩報。乃往古昔有一王都，人民熾盛安隱豐樂。王有四子：一名大枝、二名副枝、三名隨枝、四名小枝。其四王子年漸長大，皆娶隣國王女以之為妻，共於父所興逆害心。父覺知已擯令出國，各將妻去，行至曠野路糧皆盡，共立惡制，可殺一妻取肉充食，用濟身命得出長途。于時小枝作如是念：『寧可自死，不斷他命。更無餘計，宜將己妻密走他國。』作是念已，將妻逃走。飢渴所逼，妻便困乏不能前進，告其夫曰：『聖子！我命將終無由涉路。』小枝作念：『我於羅剎惡伴存彼軀命，於此而終深可傷惜。』即割髀肉與食，又刺臂血令飲。妻食肉血，漸漸徐行至一山谷，採拾根菓以濟身命。於其山間有大河水，時有一人因遭怨賊截其手足，擲著河中作苦惱聲，隨流而去。小枝因出聞苦叫聲，生悲愍心尋聲往覓，遂見一人隨水流下，即入河中背負令出，置河岸上。見手足俱無，情懷痛切，問言：『善男子！爾因何事遭斯苦楚？』其人具以事答。小枝報曰：『汝今雖苦勿生憂怖。』將根菓令食，便語妻曰：『可生慈念看養此人。』既蒙恩養瘡苦漸差，其婦於彼情生愛著，頻頻就彼共作言談。菩薩稟性少行欲染，雖時聚會無解婬情。然此山中所有根果，由菩薩威力悉皆精妙，婦人食已彌益邪心，至其人所求行非法。彼便不許，答曰：『我幾命斷幸蒙見濟，共為惡事便是棄恩，汝夫若知定分身首。』婦數求及被煩惱逼，遂共交通深生愛著，不欲暫離，於其本夫心無戀樂。彼雖遣去亦不見隨，便作是念：『今此女人於我耽著，私通他婦乃是大怨，我定遭苦。』即共籌議告其婦曰：『夫若知我行非法者，必當斷命，此不須疑。』女人聞說以之為然，當設餘計。女人耶智不學而知，即以衣纏頭枕石而臥。小枝採菓還至其傍，見有異狀問言：『賢首！有何所苦？』答言：『聖子！頭甚苦痛。』小枝報曰：『欲何所作？』女密懷計生此惡心告其夫曰：『我先頭痛，醫與石栢塗頭即差。』小枝報曰：『何處得有？我往求覓。』女曰：『於彼崖下於山澗邊，見有斯藥；既其懸絕，尋索而下我在上持。』彼是大人，為性質直不懷邪偽，報言：『可爾。』以索繫腰懸崖而下，欲採其藥，妻遂放索落崖墮水。由彼有情有長命報合紹王位，落崖不死，隨水漂流至王都所。屬彼國主無子命終，臣佐國民共為籌議：『王既無子今已命終，我等立誰紹繼其位？』喚諸相師，令覓一人堪為王者。時諸相師四方求覓，如有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是時小枝由其業熟合受王位，從水而出坐在崖邊。然菩薩威德，所住之處光彩異常。時諸相師因遊至彼，見此大人有王瑞相，咸皆歡喜往告諸臣曰：『我等求得大人，具王瑞相，堪為國主。』諸臣聞已，即令國人嚴飾城隍，備其大禮，選擇吉日共冊為王。然未有國后，諸臣告令諸國貴族，若有端正好女，各令嚴飾將赴王都，稱王意者納之為后。王緣女人遭大苦惱，深生厭離無心顧眄。諸臣啟言：『大王當知！國后若無，斷王繼嗣，諸方美女咸集於茲，欲冊為后及諸婇女。』王亦不許，說女人過患。福德有情所在之處，花菓飲食悉皆甘美多有氣力；爾時菩薩落崖已後，於其山中花菓根莖並悉不生，設有生者苦澁無味。彼二惡人由諸根菓無氣力故，漸漸羸弱不能存濟。時彼惡女，即便荷負無手足人，從山而出，入諸聚落巡行告乞。若他見問：『此是何人？』報言：『此是我夫。』雖復如是形容，更無他意。然而國法，若有女人事夫貞謹，人多敬重皆為供養。此女到處多饒飲食，如是遊歷漸至王都。諸人聞已皆悉嗟歎，或有心生喜樂出外遙觀。城中諸人見斯事已，謂其方便共起譏嫌：『王說女人有多過患，豈不見此貞謹婦人，無手足夫肩上擔負，巡門告乞以相濟給。』時守門人見如上事，具奏王知。王聞是語勅令喚入，女人入內，王既見已即便微笑，而說頌曰：

「『食髀肉充飢，　飲我血濟渴；
肩負肉團行，　何處有貞謹？
惡計求石栢，　冀我落崖亡；
肩負肉團行，　何處有貞謹？』

「時此女人聞王斯頌，情懷羞恥即便低頭。諸臣聞頌不知其緣，白言：『大王！所說之頌是何義利？』王為諸臣次第廣說。城中人民嫌此女人，共唱為惡擯令出國。」佛告諸苾芻：「於意云何？乃往昔時小枝者，豈異人乎？我今即是。其女人者，今提婆達多是。非但今時無有恩報，過去之世亦復如然。
「汝等苾芻，復當諦聽，提婆達多無恩無報。乃往古昔有一王都，王名自在友，人民熾盛安隱豐樂，正法治化信重賢良，自利利他常懷大悲恒求妙法，於諸黎庶深有戀慕。後於異時妃誕一子，形儀端正殊妙可觀，顏色光晃如真金鋌，頭有傘髻，手臂纖長，額廣平正，雙眉相連，鼻高且直，諸根具足。親族立字名自在，簡付八乳母，年漸長大令遣入學，算計謀策印文祕字無不該練，工巧技藝悉

皆通達，所謂象馬車步乘馭善巧工射干戈，無不備悉。其自在童子，敬信賢良情懷仁讓，自利利人是其本行，常有悲愍普愛黎元，捨去慳貪修行惠施。所有財貨無一慳心，舉國知聞悉皆傾慕，四方遠近百踰膳那所有孤貧盡來臻湊，皆令無乏咸起歡心。菩薩曾於一時，乘車出遊趣芳園內，其車皆以金銀、琉璃、硨磲、碼碯、天帝青寶共為嚴飾，皆以微妙栴檀而為轅軛，於其車上皆以師子虎豹之皮而為莊嚴，點諸寶珮，見者愛樂，駕以駟馬，其疾如風趣於園所。時有聰明智慧大婆羅門，來告童子曰：

「『應知世間人，　皆聞汝行施；
寶車雖愛重，　應施婆羅門。』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即疾下車生歡喜心，便指其車告婆羅門曰：

「『我今捨寶車，　喜施婆羅門；
願我捨三有，　趣無上菩提。』

「時婆羅門既得車馬，乘之而去。菩薩又於一時乘大白象，名曰王增長，色白如珂雪及白銀花，七支圓滿眾相具足，皆善安住，猶如帝釋翳羅跋拏，行步庠序人所樂見。與諸眷屬并諸僕從，咸共圍遶，譬如滿月耀於星漢。又復屬以三春之際，雜花叢發泉池清澈眾鳥和鳴，菩薩于時欲往芳園暫為遊戲。時有他國怨敵告婆羅門，令從菩薩乞大白象。時婆羅門即從菩薩舉手而乞，并說頌曰：

「『諸有人天眾，　咸同好施名；
所乘大白象，　宜與我將去。』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即疾疾下象生歡喜心，便指其象告婆羅門曰：

「『我今捨白象，　喜施婆羅門；
願出三有流，　速趣菩提岸。』

「時有諸臣奏父王曰：『自在太子今以增長大象施與他國怨讎婆羅門。』王聞是語生大瞋怒，便勅使者令喚自在太子。既至，王便告言：『汝今不應住我國內。』太子聞是語已便自念言：『父今捨我，我今為求無上菩提利益一切，被智慧鎧捨此大象。』復作念言：『我今若在家者，必是不能隨情捨施，宜應往山林堅持戒行。

是故今可捨其家緣獨居林藪，有往乞者誓不違逆。』是時菩薩作是念已，便還本宮具告妃知。妃既聞已，恐離夫故心懷悲苦，即便合掌白菩薩言：『聖子！若如是者，我亦隨去往山林中，我終不能須臾之間暫相捨離，若乖離者我命不存。』便說伽他告菩薩曰：

「『虛空無月無光彩，　大地無苗實不生；
蓮花池中水流枯，　婦人無夫亦如是。』

「菩薩告曰：『世間常法必有離別，汝於王宮生長，足好飲食衣服臥具，以斯養故身肉柔軟；若山林間以草敷地於草而臥，以菓為食，採花菓時步遊荊棘。常持戒行，自身亦見眾人心常堅固，來者供養，我亦決定隨意捨施，當施之時勿生憂惱。』菩薩復告妃曰：『汝應可自當善籌量。』妃答言：『我隨聖子意。』菩薩復告曰：『若如是者，心常寄念發誓願言。』既立誓已，菩薩詣父王所頂禮白言：『願父恕過，所施大象與他國怨讎婆羅門故。由是過失，我往山林，願王庫藏常豐不渴。』王聞語已與子離別，心懷悽愴憂悲苦惱，便告子曰：『汝可住此，勿向山林，隨意布施。』菩薩頌伽他答父王曰：

「『大地諸山林，　乍可令迴轉；
我於乞求者，　施心終不移。』

「爾時菩薩說是頌已辭父而去。于時太子妃及男女，并諸侍從數有千人，皆大泣淚共出此城。時有一人聞是大眾泣淚哀號，問言：『今此大眾因何悲泣？』答曰：『汝豈不聞？』便以頌報：

「『城中有太子，　自將象寶施；
王責遠驅擯，　由是眾悲啼。』

「爾時太子既出城已，告諸侍從：『汝等迴還。汝今應知，一切恩愛會當別離，眷屬聚集法不長久，如彼行路同息樹陰，會合片時要當分散。』即說頌曰：

「『一切世間人，　會合必離別。』

「爾時菩薩說是語已，可行三十里，見一婆羅門，來至菩薩告言：『剎帝利童子！我聞汝名稱遠聞，從三十驛故來，為求四馬車，願

施與我四馬車。』于時太子妃，既見婆羅門來乞，心生輕慢已，麁惡言詞告婆羅門，即說頌曰：

「『希奇甚惡性，　告言婆羅門：
在於林樹間，　來乞四馬車。』

「爾時菩薩告其妃曰：『汝於婆羅門勿出惡言。』便說頌曰：

「『若無求乞人，　我施誰當受？
為趣菩提故，　盡施去慳心。
六度殊勝福，　是名菩薩行；
為證於菩提，　圓修一切智。』

「爾時菩薩說是頌已，心生歡喜，復說頌曰：

「『我今除此慳貪垢，　寶輅施與婆羅門；
古昔大仙皆共行，　並獲無漏菩提處。』

「爾時菩薩發此願已，心生歡喜，持此寶輅施與婆羅門。時菩薩自負其男而於肩上，又妃將女還安肩上，進路而行，積漸至於山林。既至林已心生少欲，便修戒行依止而住。後於異時有一婆羅門來詣林間，至菩薩所為求男女。時屬曼低採菓不在，時婆羅門舉手讚歎，告菩薩言：『剎帝利童子！願得尊勝。』便以伽他告菩薩曰：

「『我今無侍者，　與妻諸處求；
汝之此二子，　願將惠施我。』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為離愛子便暫思惟，時婆羅門復告菩薩曰：『剎利童子！我曾聞汝能施一切，今我乞求何須思忖？』便即以頌告菩薩言：

「『汝今名稱遍諸方，　能以慈悲施一切；
如昔所聞能惠施，　仁今應可順修行。』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便以伽他告婆羅門曰：

「『我今定可捨身命，　本願不生於異心；
假令以子施他人，　於此終無有退轉。』

「復告婆羅門曰：

「『我今棄二童，　夫妻住林藪；
女人性悲戀，　云何得存住？
後人莫說我，　無悲棄自兒；
不能捨己身，　而以男將施。』

「爾時婆羅門告菩薩言：『剎利童子，不應如是。汝於王種而得生長，此界大地皆共知聞，名稱十方隨順一切，於諸含識生大慈悲，種種惠施恭敬供養，猶如香象。諸沙門婆羅門師長貧士及孤寡類，皆能攝受而興供養，隨所求願咸稱本心。見者招携無有空過，所逢惠施福不唐捐。我既遠來艱辛備盡，有所求乞幸遂希望，心馬難調無由定住，須臾翻覆不可為常，恐退本心不能惠施，令我辛苦失望而歸，仁今應可滿我本願發遣而去。』即便以頌讚菩薩曰：

「『名聞遍十方，　能施於一切；
幸願垂哀愍，　得遂我希望。』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為離愛子心生憂慼，便自念言：『我今若捨二童子與此婆羅門者，我及曼低離愛子故，生大悲苦。若不捨者，於我梵行便大虧違。又婆羅門失其本望空語而去，我今定受離別愛子憂悲大苦，於此地處令我憔然，終是不能違本誓願虧我梵行。』心便決定欲捨其男，而發願言說伽他曰：

「『我今捨此子，　願獲大果利；
以斯殊勝福，　度苦海眾生。』

「爾時菩薩纔施女男，而此大地六種振動，所居山側諸有仙人，見地振動並皆驚愕，互相謂曰：『以誰福力復何因緣，而此大地忽然振動？今可審觀誰之勢力而有此瑞？』於仙眾中有一仙人，年最尊邁善閑占相，復解天文，便以伽他告諸仙曰：

「『此是菩薩樂山林，　飡菓飲水資身命；
可愛童兒今已捨，　是故大地有斯徵。』

「時二童子知父情捨悲號啼泣，頂禮父足合掌白言：『願父哀憐莫捨於我，我今無父，而趣何依？』爾時菩薩聞是語已，心懷悒悵滿

目淚流，便以伽他告愛童曰：

「『子等汝應知，　我非不愛愍；
為濟眾生苦，　是故捨兒身。
以斯殊勝福，　度苦海眾生；
令得出迷津，　同獲菩提果。』

「爾時二童子聞父語已，知父決定而將捨施，悲號泣淚頂禮合掌哽咽而言，以頌伽他而白父曰：

「『父今決定而施我，　我今遺言囑我孃；
我曾先有諸愆過，　願母哀憐見容恕。
我由幼小愚癡故，　不遵奉敬親教言；
今時不得報慈恩，　如此之愆願容恕。』

「爾時子等既說頌已，頂禮父足右遶三匝雙目盈淚辭父而去。于時菩薩念彼童男言詞悲切，心懷憂苦發菩提心便入草菴。是彼二子纔離草菴，此三千世界六種震動，無量百千諸天在於虛空，作如是言曰：『嗚呼奇事！』異口同音而說頌曰：

「『希奇所施大威德，　菩薩如是決定心；
身生愛子二童兒，　捨盡己身心不悔。』

「爾時童子母曼低離，既採菓實，獲已欲來於草菴處，見是大地六種震動，心便驚愕速急向菴。於時有一天子，化為母師子欄路而住，見菩薩欲度脫一切眾生今捨二子，恐此曼低離於檀波羅蜜心生留難。曼低離既見師子欄路，以頌伽他報母師子曰：

「『師子汝是獸王妻，　何因欄我此道路？
我今共汝悉事夫，　宜速遠離隨緣去。
汝是獸王師子妻，　我是人主帝王妃；
共仁義合為姊妹，　當須開路容我去。』

「爾時天化師子聞是語已，避道而去。于時曼低離在路見種種惡怪，所謂在於虛空聞悲哭聲，復聞居在山林諸有情類皆啼泣淚長吁嘆息，須臾之間便作是念：『我見如是等怪，決定於彼草菴有不善事。』而說頌曰：

「『我今雙目[目*需]，　諸鳥共哀鳴；
令我心哀切，　與子定生離。
如是大地動，　身心並皆戰；
遍身今不安，　定知離別事。』

「爾時曼低離說是頌已，思惟千種有損之事，便到草菴。進入菴已，遍觀諸處不見二子，心生憂惱便作是念：『我之二童不與小鹿而為遊戲，復於聚土為城而作戲耶？』即往尋求，既尋不見，復作是念：『由不見我入菴而睡。』作是思惟，心懷恐懼欲求見子，所採花菓便棄一邊，雙目盈淚頂禮夫足，而白問曰：『我二幼童今何所在？』爾時菩薩以頌報曰：

「『超越求乞者，　婆羅門詣此；
我施彼二童，　汝可應隨喜。』

「爾時曼低離聞是語已，猶如鹿母被毒箭傷悶絕擗地，復如居水之魚在地婉轉，譬如鶉鳥失子哀切，亦如牛母失犢悲鳴。于時曼低離作如是傷歎頌曰：

「『我之二子面如花，　手足柔軟如蓮葉；
同時俱受於斯苦，　別我孤去獨如何？』

「爾時天帝釋，知菩薩與曼低離夫人俱與決定希有難行之行，與三十三天共相圍遶，從虛空而下，光明照耀，至菩薩所居山林菴所。在於空中，以頌伽他告菩薩曰(此下有頌)。爾時帝釋作是頌已，令菩薩心堅固勇健，而作思惟：『今菩薩唯有曼低離夫人以為侍者，若有從乞決定捨施，便即無人可事菩薩。我今應從乞取曼低夫人還。』且權寄在菩薩處已，忽然不現。時天帝釋，於後不久化作婆羅門身，至菩薩所而說頌曰：

「『此婦容儀極姝好，　唯獨專心事一夫；
如斯尊貴好夫人，　幸願施之承事我。』

「時曼低離夫人聞是語已，心生憂惱，嗔彼乞人，作如是言曰：

「『汝是無羞貪愛者，　滿世間中極惡人；
若是知法識尊儀，　豈合從夫強乞我？』

「是時菩薩心懷悲感迴顧夫人，夫人以偈告曰：

「『我今心不愁，　亦不憂身苦；
唯憂君獨住，　如何可存濟？』

「爾時菩薩以頌答夫人曰：

「『我在此處不須憂，　我求堅固不壞道；
汝但恭敬隨斯去，　我如野獸死於林。』

「于時菩薩說此頌已，心極歡喜重說頌曰：

『我今此山末後施，　夫人去後我無憂。』

「說半頌已，是時菩薩即以一手執曼低離，以一手執持澡罐，向婆羅門而說頌曰：

「『此人清淨無雜染，　言詞辯了巧祇承；
今我以茲所重妻，　奉施仁將願守護。』

「于時菩薩既施妻已，發如是願：『以此施福願早成佛。』說此語時，爾時大地六種震動。時婆羅門遂領夫人，去斯不遠，時曼低離心懷悲感，而說是語：『我今已別所敬之夫及所鍾愛極好兒女，不審宿因有何罪業？』於此曠野栖遑哀號，如彼母牛失於犢子。時天帝釋見此相已，還復本形向曼低離而說頌曰：

「『妙女我非婆羅門，　亦非是人是帝釋；
能壞修羅大天王，　今我深心憐念汝。

「『汝須何願，我皆與之？』聞此語已心生歡喜，便即重心恭敬禮拜，而說頌曰：

「『千眼天主救我子，　令離賤身得解脫；
值見父耶常歡樂，　帝釋天王我願是。』

「說此語已，爾時帝釋天主與彼妙女迴還至菩薩所，以右手執曼低離手，語菩薩曰：『我將此女寄與聖者，常以供養看侍仁者，有來求者更不須與。此是受寄，若轉與他世人嫌恥。』時天帝釋即往將

兒婆羅門處，令彼荒迷不知所措，憧惶失次，還到本城市中欲賣。大臣見已便報國主：『有人將王孫子二人，大名悅意、小名黑兒，無慈心憫市中唱賣。』王聞語已情甚悲怪，便遣使往：『追彼人來。勿令兒子入怨家手。』宮人聞已悲懷憂惱，合城愁歎。使者速將王所。王見孫子命令近前，見子身著蔽破衣服、飢瘦羸弱、垢膩塵穢，心即迷悶，遂從師子座上縱身投地，悶絕久蘇。城內諸人大臣輔相宮中婇女，一時號哭聲振城郭從座斃地。諸臣百官并內宮人，一時號哭悲切無已，良久乃蘇，告諸臣曰：『我兒雖在彼山林，行檀施業猶不休，今遣使往速迎還。』爾時帝釋天王復至菩薩所，事既了已，便辭菩薩而退。不久之後父王亡沒，諸臣共議：『大王今既捨化，我等諸人應迎太子。』說是語已，即迎太子冊立為王。既昇王位，作大施會，內外諸有無所恪惜，廣施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貧窮乞求。遠道來者并王眷屬親友人等，普皆霑洽，一切施與種種功德，即說頌曰：

「『為求菩提故，　施與歡喜心，
剎利婆羅門，　薜舍達羅等，
旃荼及惡類，　持戒清淨人，
金銀寶瓔珞。　驅使奴僕者，
男女妻子等，　俱以捨施心，
即得清淨身，　今世及後世。
如王救孫子，　婆羅門受寶，
眷屬共歡喜，　如是得安隱。
皆由彼王孫，　云我是最上，
是人之福田，　合得受供養，
因此得財寶。』」

佛言：「苾芻！汝等當知：此是何事？爾時捨子王者，我身是也。時婆羅門者，提婆達多是，此婆羅門作無恩義。汝等苾芻！勿當如此得少供養，須作重心，況復多施。汝等苾芻，當如是學。」
爾時世尊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有瞻波城長者名曰寶德，多饒財寶受用豐足，娶妻未久便即有娠，其夫遂與盛陳供侍，廣說如餘。後時長者往王舍城，月滿之後，於女星月更誕一男，形貌端嚴人所希見，於其足下毛長四指，同黃金色。即令使人疾詣王舍城報長者曰：「生一男也。」長者問曰：「說何語？」使人曰：「長者生男。」如是之問皆云：「長者生男。」時使人曰：「何須多問？」更不言答。長者云：「汝今何不百度而說此語？我今還與百過滿口黃金，汝三度說與三口金。」令使却迴報守庫人：「與二十俱胝財

寶，與男每日食。」長者即向王所白大王言：「我生一男。」時王報言：「我以瞻波城并七頭端正寶莊好象，並與汝男。」寶德長者既啟王已即還本城，經三七日眷屬來會，既是女星月生應與號曰女星。付八孀母：二人與乳、二人常抱、二人洗衣、二人共戲，種種飲食用為養飼，漸漸長大如蓮在水。其男如是年既長大即令入學，曆數別寶伎能皆悉明達，諸人將女競至求婚。其父與男修三種房室園林，謂春夏冬三時，隨用為立三種宮人，所謂上、中、下。其人每在上宮遊戲快樂，日用五百兩黃金作食，與男令食。爾時提婆達多，惡諫阿闍世王：「汝父頭白變黃，不厭女戲種種食飲。爾今長大，不與爾位得日未期。」阿闍世王問言：「今欲若為？」提婆達多答言：「須存過人事，凡所求事無種不作，當為如來服酥。」父王持粥欲往竹林至如來所，阿闍世王在於中道以擲矟刺頻毘娑羅王打破粥鐺，其王却歸。

爾時世尊以他心智皆悉預知，告目連曰：「其提婆達多，勸阿闍世令墮地獄，我於頻毘娑羅索粥欲食，被打鐺破。汝當為我往瞻波城向寶德長者男邊乞粥將來。」爾時大目揵連端坐入定，從王舍城沒於瞻波城現。其長者男每事日神，平旦事時，其目揵蓮從日裏下。其長者子見大目連，心極驚怪，而說頌曰：

「今見日神身，　從日下吾前；
誰令現其身？　速答是何人？
為當是日耶？　為是多聞天？
為當是月下？　為復帝釋身？」

爾時大目揵連審觀知彼長者子意，即說言曰：

「不是千光日，　我非多聞天；
亦非帝釋身，　我是牟尼子。
甚極足威光，　為乞粥來此，
供養於佛身。」

長者子問曰：「何如佛耶？」大目揵連以頌答曰：

「芥子不可比須彌，　螢火小虫不比日；
牛跡之水不比海，　如諸外道不比佛。」

是時長者子聞是所說，問：「今來意欲須何事？」答：「為如來乞粥來。」問曰：「如來者是何族姓？」目連答曰：「有沙門喬答摩

是族釋子，剃除鬚髮身被法服，心行正真出家修道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此是佛也。」其長者子先未聞佛，當聞佛名心大歡喜，身毛皆豎，所有五百金錢造得食飲，一時受奉置於鉢中。爾時目連即入於定，從瞻波城沒於王舍城，出至竹林中將奉世尊。頻毘娑羅更將粥來欲至佛所，聞食香氣普遍，意：「將諸天及天帝釋來供養佛，我所作粥並不堪用。」白言：「世尊！有天帝釋及諸天來供養於佛，此竹林中極理香好。」佛言：「王國界內有大城名曰瞻波，有長者子日用五百金錢造食，目連苾芻往彼乞來，其長者子有是福力。」彼王聞已心生歡喜，欲令使喚。佛知王意即語王言：「汝莫輕彼遣使往喚。」又告大王：「汝可頗能受我鉢中殘食食不？」大王白言：「我是積貴摩頂授記王種，不合喫人殘食。佛是我法王，令食即喫。」佛問王言：「汝曾生來得如此食隨意喫不？」答言：「世尊！我生王宮，王宮長養，身見為王，未曾食此好美飲食。」佛言：「大王當知：彼長者子是大福德之人，常喫如斯上味飲食。」爾時頻毘娑羅王頂禮佛已退歸還宮，即勅群臣：「當令四事具辦兵馬往瞻波城。」群臣問王：「因何向彼？」王言：「我欲往見寶德之子。」臣等答言：「在王國境何因往看？令使喚取。」王言：「其人是大福德，不可往喚。」臣等答王：「我作方便，不用王喚其人自來。」王言：「可爾，任卿等意。」臣即作書使人往送：「令掃灑城，大王欲來。」其長者子聞已歡喜。大臣又報：「王子亦來。」時長者子聞其王子性行兇麁，恐有費損。諸大臣等更作書報：「王及王子二俱不來，汝等須作計議，擁塞弶伽令水却流，無令一滴順河而過。」長者聞已心極憂懼：「當知王欲科罰我等作此書來。」其瞻波城諸人聚集，共作一書馳報宰相：「王頻附書，勅云：『王來。』復言：『子來。』復令擁塞弶伽却流。」讀此書已，又得報云：「王及王子俱亦不來，王欲得見寶德之子，汝等速當遣來是要。」時瞻波人密遣一人，往王舍城聽察虛實，其人乃知一依書事。于時城邑諸人，同往長者之宅，諮寶德言：「大王欲見汝男，其國臣相實語不虛，我密遣人而往聽察，一如書事，須見長者之子寶德。」答言：「若令我等塞弶伽河以金擁之，我男終亦不能發遣。」眾人重言：「長者是大富貴，亦知以金擁塞弶伽。我等貧人無計可得，要須慈愍我等。」長者答言：「若於城內，家出一子隨我子者，我當放去。」于時人眾皆依長者所言。長者即往男所，竊語子言：「城邑人眾同來啟我，影勝大王欲得見汝。」子白父言：「我當即去。」父言：「必應為汝脚足之下有金色毛欲得相見，汝勿舉脚以視大王。將一寶珠往彼王所，置王足上禮拜王已，即跏趺坐，黃金色毛自然而現。」于時寶德心自思惟：「我今發遣子去，為當令乘象去？為復乘馬乘車？為遣乘船？」更自思惟：

「不及乘船安穩。」即令造船，船中更造種種園林，有諸好鳥出種種音，及諸婇女莊嚴身已，往王舍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七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時頻毘娑羅王，聞長者子乘舡而來，從弶伽河穿渠直至王舍大城，五里之內滿油麻子。船至城所，勅令掃灑去諸瓦石香水灑地散諸名花，喻如天宮，作好供養，迎長者子入王舍城。其子見王頭面禮足，便以寶珠置王足上，退住一面結跏趺坐。時王見彼足下黃金毛已，心生驚愕歎言：「有大功德福力之人，汝曾見佛以不？」答言：「未見。」王言：「汝可相隨見佛世尊。」問王：「佛騎何物？」王言：「出家之人不用乘騎。」長者子答言：「我亦步去。」時諸人眾皆以脫衣覆地與長者子踏上，問言：「彼佛世尊踏衣行不？」答言：「不踏。」即令去衣。其長者子以足踏地，諸天脫衣覆地，問言：「我不令著衣，何因地上有衣？」傍人答言：「此是天衣非我等衣。」亦令去却，天去衣訖。時長者子足踏地著，是時大地六種震動。

爾時佛告諸苾芻：「此長者子從九十一劫已來，皆以覆衣踏行，不曾露足踏地。今長者子為重法故，以足踏地因此地動。」爾時長者子來詣佛所，禮佛足已却坐一面。

爾時世尊隨其根性而為說法，既聞法已從座而起，頂禮佛足求願出家受持戒行。佛言：「不然！長者子，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受戒。」爾時頻毘娑羅王白佛言：「我是國主，於彼長者庫藏資產事皆由我，王既聽許，唯願如來令其出家。」佛言：「善來苾芻！」即時出家被僧伽胝衣手持瓶鉢，威儀庠序如百歲苾芻。是時六眾苾芻共為恥笑：「其長者子汝如生酥，有何所堪？今者勤勞修行梵行，有何所益？」時六眾苾芻見而調弄，共作是語：「此人形貌如生酥團，於佛正教勇猛勤修，當何成就？」彼聞是語，即往尊者阿難陀所，白言：「尊者！云何苾芻決定修行，早得成就意得正定？」答言：「如佛所說：受三摩地勤苦經行，速得正定。」時彼聞已即往屍林，作三摩地經行，專念覺品善法思惟，竟不能證。又起一念：「我今勤行精進過諸聲聞，不得證果。我今自有家宅眷屬財物現存，歸俗自須行施造諸功德。」爾時世尊知其思念，告一苾芻曰：「汝可往詣彼屍林所報長者子曰：『汝可來此。』」時彼苾芻承佛命已，便往林中報曰：「世尊命汝。」彼既聞已共往世尊，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告彼長者子：「汝不應在於空閑林中獨住宴坐而作如是非理尋思，汝昔作是念：『所有聲聞勤修苦行，我皆過彼，由不斷漏心得解脫。我之親屬有大資具，受用豐多，可應還家受諸欲樂，廣行布施造諸功德。』」

時長者子聞佛說已，便作是念：「世尊今者知我心之所念。」即時驚愕恐懼憂惱身毛豎立，白佛言：「如是。世尊！」佛復告長者子：「我今問汝，隨我意答。汝昔在家常作何業？」答曰：「善解彈琴。」又問：「若調絃時其絃調急，其聲和雅悅心，好聲堪用已不？」答言：「不也。世尊！」問曰：「琴絃若緩，其聲和雅悅心，能發好聲堪用已不？」答言：「不也。世尊！」「若琴絃不緩不急，調絃平正，其聲好不？」答言：「如是。世尊！」佛告長者子：「若復有人極行精進心生掉舉，若多慢緩心生嬾惰，是故汝應修處中行。若如是者，汝今不久斷諸有漏心得解脫，得慧解脫見法證果：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爾時長者子聞佛所說，歡喜信受諦心思惟禮佛而去。時長者子，聞佛世尊為說琴喻方便誨已，獨處閑靜修不放逸專修正念。「善男子！汝所標心希求出家，剃除鬚髮被僧伽胝衣，正信出家，學無上果。梵行已立，最後獲得諸法，以自覺知證成就果：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應知證果。」時彼具壽便自證得阿羅漢果，善得解脫已得果已，正受解脫喜樂一心，而作是念：「我今正是應詣佛所供養恭敬。」作是念已，即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

爾時具壽而白佛言：「凡有苾芻，得阿羅漢果諸漏得盡，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棄諸重擔得自己利。盡諸有結，慧善解脫，心得自在，而於六種得勝解脫，所謂：一者出離凡俗得勝解脫，二者利諸勝解脫，三者寂靜勝解脫，四者貪欲盡勝解脫，五者盡諸最勝解脫，六者不失正念勝解脫。」白言：「大德！若復有人發少信心而求解脫。勿作是見，於貪、瞋、癡而得解脫出離生死。大德！若復有人發少尸羅出離生死，而求解脫無病惱憂。勿作是見，得盡貪、瞋、癡，無病憂惱而得解脫。大德！若復有人為求名利為稱譽故，行寂靜行而求解脫。勿作是見，得盡貪、瞋、癡離於愛取，不失正念而得解脫。大德！若有苾芻得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棄諸重擔，獲得己利永斷諸有，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是彼阿羅漢，得此六種勝解脫。大德！若有苾芻心得學處，若求無上涅槃善道，不著於色，時彼學處是淨尸羅，成就學處調伏諸根，後得漏盡；於無漏心而得解脫，得智解脫；於現前法以自覺知，而證圓滿：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時彼羅漢無學尸羅，成就諸根無學。大德！喻如童子幼小心惰樂睡，至于盛少尸羅諸根咸悉成就，後時年老諸根以枯尸羅成就。大德！苾芻亦復如是。若有苾芻而住學處得心自在，彼求無上涅槃善道，不著於色住於尸羅，諸根調伏。後時盡諸有漏，於無漏心得無漏慧，得解脫命；於現前法已自覺知，而得圓滿。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無學尸羅而得

成就。已證得果，即見諸色心不攀緣，亦不惑亂。其心正定情無顛倒，善思修習心無增減。有惑亂之事，不能為失正念，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心知諸法，色等諸法不能惑亂，不失正念。安定不散，情無顛倒，善解脫善修習，見生滅法。

「復次喻如城邑聚落，不遠有大石山，無有缺漏亦無孔隙，全為一石；或有大風從東面起，其山不動不搖亦不西傾，西南北風亦復如是不動不搖。過去色等如大暴風來於眼前，眼等心識無有顛倒亦復如是，不動不搖，其心安定無有散亂。若得解脫修習善已，見生滅法。復次耳鼻舌身意，能知聲香味觸等，此之六種惑亂身心，彼能得果不失正念，內情心等不失正念，無有散亂顛倒。善得解脫修集善已，見生滅法。」具壽苾芻說是語已，便以伽陀而說頌曰：

「出家解脫者，　心無病惱憂；
彼住寂靜地，　樂盡愛貪欲。
趣解脫盡者，　及心不失念；
了知意生法，　而心得解脫。
心若得解脫，　寂靜見諦住；
所作既作了，　不應而更作。
如彼大石山，　暴風不能動；
色聲亦復然，　不能為損害。
心意得定者，　而見生滅法。」

說是頌已，時諸苾芻咸皆有疑，世尊能斷一切疑惑，便即白問世尊：「具壽苾芻種何等業？由業力故生富貴家，而於足下有金色毛，每日常食五百種味，九十一劫已來足不踏地。纔生誕已，得二十俱胝金錢，後於世尊教中出家修學，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彼之具壽積習善業果報成熟，喻若暴流決定自受。汝等苾芻應知自作自受，廣說如餘。」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苾芻：「乃往昔時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毘鉢尸應正等覺，出現於世，十號具足。彼佛有六十二千苾芻前後圍遶，遊行人間漸至王城名曰親意。爾時城中有諸居士子，聞毘鉢尸應正等覺與六十二千苾芻，前後圍遶遊行人間來至於此。彼既聞已，皆共往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諸童子善說法要，示教利喜默然而住。

「爾時眾童子等從坐而起，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許我以四事供養三月安居佛及眾僧。』爾時世尊默然而許。時諸童子知佛許已，頂禮雙足辭佛而去。彼童子等既到城已，於議堂中共相議曰：『我等云何供養世尊？若共作一食供養？為人各作食供養？』其中或有云：『眾共作食供養，廢其生業田農等事。』時眾共議：『人各依次一日作食供養。』即隨力所辦作食供養。其中有一童子家貧，共母商量：『我家貧乏，依次辦食云何得辦？』時母答言：『愛子！可於最後而與供養，未至日來隨力收辦即以充足。』既至日已鋪以熊皮，如來踏上行至坐處，造五百味飲食供養如來，五輪著地發大誓願：『願所生之處，常得豪性富貴家生，亦願我足不踏於地，猶如如來足下有毛四指金色，行願如佛。當當來世有佛出時誓當供養。』」

佛告諸苾芻等：「爾時貧童子者，即寶德長者子是。彼於毘鉢尸如來所發誓願，業果成熟，感大富貴，足下有毛作黃金色，從九十一劫以來，不曾以足一踏於地。當生之日有二十俱胝金錢，隨其日日從地踊出。即於佛教中出家修學，得阿羅漢果。」

佛告苾芻：「若作黑業者當得黑報，若作白業者還得白報，諸雜業者還復如此。汝等苾芻！如雜黑業者汝不應作，當作白業。如未生怨，為彼惡友提婆達多故，於父王頻毘娑羅所，起大惡逆，擲矟打著手指，舉國人民共為恥笑談論：『如此惡者為友，未生怨王在胎中時，何不殺却？』或時有人談論：『此非是阿闍世王過也。由彼惡友提婆達多過。』或有說言：『為佛與提婆達多出家，不作擯罰致於他方自所安住。』或有譏說：『佛亦無過，為彼苾芻僧伽不依僧教住持故。』如斯眾議父王聞已，心不起惡，而云：『由我先世業故。』復有說云：『是佛及僧之過。』我由此說情懷憂惱。」

時諸苾芻各生疑心，請世尊曰：「何故彼人造過令此受殃？」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有如前事，乃往過去曾亦遭此。汝等諦聽！我今為說。乃往古昔有波羅疤斯城王名梵授，人民安隱富樂豐饒。時彼城中有其二狗：一黑、一白，食鞍轡皮繩。於異後時王欲出戰，告其臣曰：『卿速嚴仗。』臣即觀見被狗咬破不堪所用，便啟王知。王聞生嗔令殺諸狗，城中諸狗既遭殺害，因即逃竄出國去者。時有他國一狗從外而來，見其諸狗怖而逃竄，問言：『何意如是？』城中諸狗以事具答。報曰：『何故不白大王？』城狗對曰：『誰敢啟王？』外狗報曰：『仁等安住，我於此夜進詣白王。』便至王所行步端儀，說伽他曰：

「『大王宮中有二狗：　一白一黑備色力，
應當誅彼不滅我，　誅者不誅非是理。』

「是時王聞此頌，告諸臣曰：『卿等宜應為我覓取說伽他者，將來見我。』諸臣訪察：『誰於夜中為王說頌？』而有白言：『他國狗來為王說頌。』王曰：『卿等審推，實是宮中二狗食耶？為餘狗喫？』諸臣集議：『王今令推，云何詳審？』於中有言：『何假多論？但取頭髮安狗口中，若食皮者自當吐出。』既安髮已，王宮二狗便吐食皮。以事白王。王曰：『宜治二狗，餘狗無愆。』汝等苾芻，於意云何？昔二狗者豈異人乎？今提婆達多、阿闍世王是，由彼往昔過失令他受苦；今亦如此，彼等造罪佛僧招過。

「汝等復聽提婆達多無恩報事。乃往古昔於波羅痆斯城，王名梵授，治化人民。時有一人入山採木，路逢師子，便即逃竄墮落井中；師子奔趁不見其井，遂墮其上；而有毒蛇逐鼠鵄欲撥鼠，此三一時俱墮井內，各起害心欲相噉食。師子曰：『今此井中我有勢力，能食汝等，然而共在厄難之處，宜息惡心莫相損害。』因緣會遇屬有獵師，逐鹿至此向下看井，其井中人遂發大聲唱言：『丈夫！願見救濟。』

「是時獵師先拔師子令出井中，師子即便禮獵師足，白言：『我今知汝深恩，必當報謝。其在井中黑頭蟲者，不識恩義，必莫救之。』師子即去。於後獵師，所有井中人蛇蟲鳥等，次第悉皆救出。後時師子捉得一鹿，獵師因行遇至其所救，師子見來，即便以鹿授與獵師，跪拜而去。後於一時，其梵授王及諸宮人，出城遊戲至苑園中，恣意歡娛遂便睡著。時諸宮人見王睡已，心無畏懼，或有經行、或有立者、或有坐者、或有眠者、或有遠去、或有脫衣曬污、或有解脫瓔珞在其傍邊便即眠睡，墮井鵄鳥銜其瓔珞遂將遠去，與彼能救獵師，以報恩德奉上瓔珞。時梵授王眠覺，與諸眷屬臣佐速歸入城。于時失纓絡宮人，遍觀其處不見纓絡，詣王白言：『大王！在苑園中而失纓絡。』時王便告諸大臣曰：『在諸苑園已失纓絡，汝等須為訪覓，是誰盜將？』時諸臣佐既奉王命，即便訪覓。時黑頭蟲時時往彼獵師之處，而覓方便覩其纓絡，見已便知是王纓絡今在於此。其黑頭蟲便棄恩義，遂詣王所白言：『大王！所失纓絡我今具知在獵師處。』王聞是語便即嗔怒，即令使者往捉獵師。時王使人至獵師所告言：『汝於苑園中盜王宮人纓絡。』其獵師恐懼答云：『我等實不盜王纓珞。』具向使者陳說所得來由，還其纓珞。使者得已將詣王所，其獵師當處即被囚縛。于時其鼠見已急往報蛇，向蛇白說：『其黑頭蟲罪惡之人，不識恩德，遂令我善知識被王使者見今囚縛。』蛇聞語已答言：『汝報獵師，我今日為爾向王宮中螫於王身。汝當呪持，我即收毒。王當歡喜決定放汝，亦即與汝賞賜。』其鼠得此語已即具報獵師，獵師云：『善哉！當

如是作。』其蛇即螫王身，王時患苦毒遍其身，廣召醫師：『誰能治我？』時諸醫師無能治者。王既遍告，獵師聞已，遂遣所執當人：『汝當為我白王，我能治得。』其執使者具事白王，王言：『即令解放將來。』既至王所，獵師為治，手下即差，便即釋放。王甚歡喜重與賞賜。」

佛告諸苾芻等：「汝意云何？豈是異人耶？時獵師者我身是也。彼黑頭蟲不識恩義者，提婆達多是也。往昔之時無恩無義不知恩德，今亦不知恩義，亦不知恩德。」

復次佛告諸苾芻等：「如是提婆達多，不知恩義亦不知恩德。汝等諦聽！我為汝說。乃往昔時有非時，七日大雨不止，其鼠狼投入穴內，鼠亦入其穴中。後有毒蛇，覓避雨處亦入其穴。然而鼠狼欲害其鼠，于時毒蛇報鼠狼曰：『汝及我等遭大苦厄，汝等勿生相損害心，各自安住。』其毒蛇等各立名號，毒蛇名愛君，鼠狼名有喜，鼠名恒河受。其愛君及有喜等告恒河受言：『汝是勤健，當為我向餘處求覓飲食將來。』其鼠性行質直心意賢善，為彼蛇及鼠狼勤求覓食。未迴來間，鼠狼報蛇言曰：『彼若求食不得空來，我即食伊。』其蛇聞是語已遂作是念：『此鼠狼今遭此苦難，由欲擬害彼鼠，我今恐彼求食不得空來，決定被食。我今預須報彼鼠知。』作是念已即便附信報鼠令知，作如是言：『其鼠狼作如是言：「如鼠無食空來，必定食汝。」』其鼠苦求食飲不得，作是思惟：『我今食既不得，空去必定食我。』其鼠復附信與蛇，以頌報曰：

「『若人儉少無悲心，　飢火逼迫遂生急；
汝大有恩報此語，　我今無復更來親。』」

佛告諸苾芻等：「其鼠者，豈異人乎？我身是也。其鼠狼者，提婆達多是也。其提婆達多，往昔之時亦無恩義，今亦不知恩德。」

時未生怨王，於父前擲劍，王便問言：「愛子！汝因何意擲劍於我前耶？」答王曰：「我有瞋恚。父有受用，我無受用。」王聞是語便告子曰：「若如是者，其瞻波城與汝受用。」子得城用歡喜踊躍，便往提婆達多處，作如是言：「尊者！我今得瞻波城恣情受用。」時提婆達多報太子曰：「汝今用功現果報力交得受用。」太子答曰：「聖者！我今見也。」復言：「汝可更用大功必得增勝。」時太子遣往瞻波城，徵稅重役逼迫百姓，為被逼切各散投諸方，或有投王舍城、或投諸國，或有其中發使奏王言：「太子逼迫，瞻波城人散走外國。唯願大王制其非法。」

爾時父王即命太子告言：「汝今何故逼迫百姓？」太子答言：「為兵士不能存濟。」父王言：「若如是者，除王舍城已外，摩揭陀國

諸人民等，任子受用。」太子得已，即詣提婆達多所報曰：「聖者！除王舍一城已外，並是我得。」提婆達多答曰：「用功者今得如是果報，汝可更用功力。」爾時太子即遣使命苦役損害摩揭陀國城邑人民。時諸人民既被逼迫苦已，時諸人眾奏影勝王曰：「今被太子損害摩揭陀國人民城邑，願王制約勿許使。」王聞是語即命太子，太子至已父王告言：「汝復何故損害摩揭陀國城邑人民？」太子答言：「我諸兵士其眾甚多不能存濟。」王言：「若如是者，我今惟留一庫財物已外，及王舍城並任汝受用。」太子得已，即往提婆達多所：「我今更得王舍城，唯除一庫財物已外並得。」提婆達多答言：「此是用功果報成熟如是。」復言：「凡是國王以用庫藏為力，若有庫藏即是國王，為庫藏故須用功力。」時彼太子更遣損害王舍城人。時王舍城人民眾等，并瞻波國及摩揭陀國諸人眾等，各懷恐懼，密奏王知具陳上事：「被太子損害苦急，太王比來養育百姓由如赤子，今被太子損害，我等人民多有逃散諸國，我今還欲如是。」其影勝王情甚敬信，慈愍有情住持正法，聞是語已即命太子。太子至已，王以理言順太子意，以手摩太子頂告言：「我今所有城邑人民並付囑汝，汝今因何惱亂百姓？汝今正應合須養育。」太子答曰：「我為無庫藏所以如此。」太王報言：「若如是者，除我宮人，自餘庫藏任汝所用。」然其太子性懷暴惡，雖得庫藏由不厭足，更復惱亂國內人民，不肯止息。時諸人眾還詣王處具事白王，王聞語已告太子曰：「我今與汝人民庫藏，因何更復惱亂百姓，不肯止耶？」太子聞是語已便太嗔怒，告諸臣佐曰：「汝等應知，若有人訶罵剎帝利灌頂王者，合有何罪責罰？」臣等答曰：「合有極刑。」「今訶罵者是我父也。云何損害？今且令付後宮囚閉。」於時臣佐便即囚閉。大王被閉，宮人臣佐城中人眾聞王囚已並悉憂惱，皆念大王往昔恩愛。

王囚閉也，太子即位，暴惡磣刺凶猛獷烈，無有臣佐敢諫其王。時影勝王既被囚閉，心自念言：「是我宿業因緣且得。」隨日時國大夫人韋提希常以餉食。時未生怨王問守門人：「老王今者若為存濟？」時守門人便白王言：「王母每自送食將與老王。」未生怨王聞是語已語守門人曰：「汝當勿使更放飲食及水漿等入，告諸宮人亦勿送食，若有送者罪當極刑。」時諸人等見教嚴重，更無人敢送食至老王所，於是多日更無有人得到王處。時王夫人韋提希，念王恩愛不能自忍，以酥蜜和麨塗身，而以脚釧孔中盛水，將以上王，命且延日。時守當人心即猜疑，暫雖知覺已，為念王恩，其未生怨未問之間亦不報知。後於異時，未生怨王問守當門曰：「老王今者若為存在？」其守門人具述：「韋提夫人以酥和麨塗身，脚釧孔中

盛水奉王，王今以此存活。」時未生怨王勅守當人：「自今以後更勿令夫人入見老王。」

爾時世尊在耆闍崛山經行，當王窓牖，王遂遙見佛影，因此見佛心生歡喜，為此善根命存活。時未生怨王更問守當宮人：「我已斷使餉食，老王今若為存活？」門人答言：「為王於窓牖中遙見世尊，世尊慈愍攝受，因此福力王得存活。」王令閉塞窓牖，刺其足下令不得立。時守當人即依王勅，閉塞窓牖刺其足下。是時老王身患疼痛苦惱急，以哽咽啼泣流淚不止，即自思惟：「今在苦惱，世尊何不愍念觀察於我？」如來世尊無不知見。諸佛常法：有大慈悲攝受眾生，決定擁護即住正觀。若能調伏三事，超四暴流安四神足，五支具足超過五道，住七覺分示八支道，善巧方便隨入九定，具十種力，名稱遍滿於十方界，倍勝千轉自在輪王，晝夜三時以佛眼觀諸眾生故。隨轉智慧，誰減？誰增？誰逼迫？誰被逼迫？誰下惡趣？誰向惡趣？誰一向趣？誰負重擔？我今以何方便能救離此從惡趣中置人天趣，并得解脫？未修善根者令修習善根，已修善根未成熟者令得成就，已成就者令得解脫。

爾時世尊告大目揵連曰：「汝往影勝王所可傳我語：『願王無病。』作如是言：『佛告大王：「如善知識，應所作者我已作。我今救汝，離三惡趣。令汝常得在天人中過於生死處。」』」聞佛所說即入三摩地，從耆闍崛山沒，於王舍城王禁閉所，在王面前白言：「大王！佛告大王：『願無病惱。』」時王禮敬尊者大目揵連，時大目連白王曰：「佛告大王：『如善知識，我於王處所作已辦，令離地獄、傍生、餓鬼，建立人天，具如前說。』由業因緣，是故大王當知，依於業，因此在於禁閉、脚被刺破，又不得食苦害其身。」王問大目連曰：「何處有好食飲？」于時目連答曰：「於四天王處有好食飲。」具報王已，即便化身而去，往耆闍崛山。時未生怨王子患指瘡病將詣王所，王抱懷中以手摩挲以口嗍之。其時王子啼泣不止，王既嗍其癰瘺穴破，膿血在於口中，唾膿於地。太子見膿在地，更啼不絕。

時大夫人韋提希，見此事已吁嗟嘆息。時未生怨王見母噓嗟嘆息，問言：「何故噓嘆？」答曰：「曾祖已來未有此患瘡，汝亦曾有此患，王父嗍汝瘡上，有膿血便即飲，却不唾於地，畏見膿時恐見膿時汝更啼泣，緣此王父喫汝膿血。」問曰：「實有如是憐愛我耶？」母曰：「如是憐愛汝耳。」爾時未生怨王，嗔恚心止起憐愛心，語諸臣佐：「如有人言：『老王活。』者，分國半位。」人於老王皆生憐愛，聞王此語奔競走看。其老王遠聞走聲極眾，在獄驚懼，作是思惟：「必當喚我種種苦刑。」長嘆喘息迷悶於地，便即捨命，於北方天王宮，在天膝上忽然化生。時薜室羅末拏天問曰：

「汝是誰耶？」曰：「我名勝仙。」「何故名曰勝仙？」「有天飲食常在面前隨念而食，是故長號名曰勝仙。」
時諸苾芻心生疑惑，唯佛能斷，俱白佛言：「云何影勝大王造何等業果報成熟，有大富貴豐財受用，於王宮生。復得見佛知聖諦理，後被刺腳禁閉，身受飢渴苦困，因茲餓死？」
佛告諸苾芻等：「若作黑業感黑異熟，若作白業感白異熟，若作雜業感雜異熟。是故苾芻！自作其業還自受之。如有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是故苾芻！應當捨離雜業及黑業，汝等應修純白淨業，汝諸苾芻如是應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八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佛告諸苾芻：「汝等諦聽！乃往昔時無佛出世，空有辟支佛，時時怜念貧乏，自資少於臥具飲食。時世唯有辟支佛，此時辟支佛遊行，往至波羅疤斯城。居至一陶家輪舍所，亦有自餘商人等同共止息。中有一人夜在房中，遂失大便不淨污地，夜總即去。其聲聞緣覺，若不觀察，不預知其事。辟支佛夜止宿，擬於明日平旦乞食。主人入房，乃見房中糞污不淨。然而異生愚癡之類不識善惡，便發惡念報辟支曰：『汝出家人，脚不被刺，何因不出房外大便，在此房內而放不淨？』于時主人以鎖鎖門口云：『汝今可於此房餓死。』爾時辟支佛作是思惟：『恐此主人後受苦報，我若開門自出，又恐嗔恨。』默然居住。至中食時，主人嗔息，命辟支曰：『可來噢食。』告曰：『我時已過更不食也。』『若如是者，今夜更宿，明旦食齋。』辟支佛以慈愍而攝受故，便即為住。至於明旦，造淨妙食供養辟支。是時辟支為欲利益此主人故，現身變化而為說法，或現神通，或身上出火，或身下出水，種種變現。其時主人見此神變，心切悔過，猶如迅風吹其大樹連根俱拔摧折而倒，此亦如是而自摧撲口云：『大聖！願暫下來，我今墮在染欲垢中，願慈拔我。』佛更下來，其人禮足口發願言：『於聖者邊而發惡意，願無業報。又願供養功德善根，於當來世咸得廣大財富自在，亦常供養諸佛如來，心無厭離。』」佛告諸苾芻：「於汝意云何？爾時陶家人者，今影勝王是。當於爾時向辟支佛，心懷惡意口出麁語，業成熟故，今刀刺脚閉在房中飢渴餓死。由生悔心發願力故，彼業成熟，得生王宮富貴多財，於世尊所，破二十種身見山峯，以慧穿穴，證得預流果。」佛復告諸苾芻等：「行黑業者得黑果報，行白業者當成熟白業果，行黑白雜業者當得黑白雜業報。汝等苾芻！當捨黑業及黑白雜業，專修白業行，應如是學。」

時諸臣佐來白大王：「其老王身今已亡。」聞此語已悶落於地，於時以水灑面還得蘇醒，即入室為父持孝服，無人可諫令得離愁。時臣佐共議：「云何方便王得無愁？」當時南天竺國有伎樂人來，將至王所作諸伎樂。王心無樂，默然不對，不與善言，伎兒總去，遊行至世尊所，告言：「善哉丈夫！」心生歡喜即打鼓作樂。爾時世尊自即放光微笑，出種種光又如火星，其光或上或下，其光下至無間地獄。光所到處，冷苦者即煖，熱者得清涼。諸受苦者並得止息，皆作思念：「我得託生餘處。」佛化一人於地獄中，告言：「汝等亦不託生餘處，為有異人放光明苦得止息。」諸罪人見彼化

人，心生歡喜罪得消滅，皆得生人天處所，堪受聽四諦聖法。其光上至四天王、三十三天，至阿迦尼吒天，光中說無常、苦、無我、空法頌，其光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還隨佛後。若世尊乃至無上菩提事，欲說往昔事時，其光合從後入。若說當來之事，光從前入。若說地獄事，其光從足下入。欲說畜生之事，光從脚跟後入。若說餓鬼之事，光從脚指中入。若說人間生事，光從脚脛中入。若說轉輪王者，光從左手中滅。若說大轉輪王者，光來至右手中滅。若說天上之事，光於臍中滅。若說聲聞緣覺之事，光從於臂中滅。若說辟支佛法，其光從眉間入。若說授記無上正真等正覺法，其光從頂入等，廣如前說。時此光明到佛所，遶佛三匝眉間而入。爾時阿難陀合掌讚佛說伽他等廣說如前。以伽他讚佛：

「千妙種種色，　從口一道出；
遍照於十方，　亦如日初出。
無我而說偈，　聞者除憍慢；
皆作佛因緣，　無緣不放光，
降伏諸怨等。」

佛告阿難陀：「汝見彼伎兒於我歡喜打鼓作樂不？」阿難陀白佛言：「我見也。」佛復告阿難陀言：「此伎兒得辟支佛果，名雅和音。」

爾時提婆達多語未生怨王：「我以教汝今得王位，今須建立令我作佛。」時王語提婆達多言：「佛身有金色，汝身無金色。若為建立令作佛耶？」復白王言：「我身作金色，斯亦可得。」其提婆達多即喚金匠報言：「於我身上令作金色。」金匠答曰：「聖者！若能忍痛即可作得。」答曰：「我能忍痛。」金匠即以熱油塗身，受諸辛苦著金薄塗身。別有苾芻問孤迦里迦苾芻曰：「提婆達多今者何在？」答曰：「為染身金色不在。」時彼苾芻聞已，即往彼看提婆達多，見受諸辛苦叫喚為身上金色。苾芻即來白佛言：「其提婆達多，為身欲作金色受大辛苦。」佛告苾芻言：「時提婆達多，非是今時為身金色辛苦，於往昔時為金帽辛苦至死。往昔之時於婆羅疐斯城，有一婦人，夫主遠行不在。有一烏鳥來彼婦人前和美語聲。其婦人言：『如汝美聲我婿平安早到，與汝金帽。』不久中間夫婿到來平安至家，其烏復於彼婦人前還作美聲。時彼婦人即擲金帽與烏，得已即東去西。別有鵄鳥為彼金帽，打彼烏頭落地而死。」佛言：「爾時烏鳥者，今提婆達多是。」佛告諸苾芻：「於意云何？此提婆達多，於往昔時為金帽故，有如是習性仍在，為彼金薄身受其辛苦。」

又提婆達多白未生怨王言：「我建立王今得王位，須立我為佛。」王言：「如來脚下有妙輪相，若為建立得號為佛？」提婆達多復白王言：「我能作足下輪相。」時提婆達多，即召巧工問言：「汝頗能於我雙足下作輪相不？」其人答曰：「聖者！若欲能受痛，我當為作。」提婆達多言：「我能忍痛。」時匠念言：「其人有大氣力，若拓印時脚跟踏我，必因茲致死。」便即語提婆達多言：「可向房中出脚，我即印上。」答匠言：「好。」時匠即燒輪形鐵，如火色印其足下，其時受太辛苦。時有苾芻來問孤迦里迦言：「其提婆達多今見何在？」答曰：「今在一處作脚輪相。」時彼苾芻往彼房所，看提婆達多。至彼見提婆達多，為作脚輪相，燒脚受大辛苦，痛聲叫喚。時彼苾芻，心生疑怪往如來所，唯佛能斷疑惑，白言：「世尊！我見提婆達多，為作脚輪相，受大辛苦疼痛。」佛告苾芻：「往昔之時亦為脚受苦，習性仍在。如往昔時，雪山之中有一大象，下山飲水。有一野犴隨象後行，見象脚跡自作量度，我於此沒當生天上。因茲跳擲，忽被枯木以查其身，遂便至死。」佛告諸苾芻：「於汝意云何？時彼野犴即提婆達多是。當於爾時度量脚跡忘作觀意，今時還為脚輪受大苦痛。」

時佛世尊在王舍城住耆闍崛山深遠藥叉宮中，時提婆達多白未生怨王：「我今立汝為王，汝可立我為佛。然我今欲殺沙門喬答摩，王宜共我設諸方計。我今不知以何物打？先打何處而令命終？」時有工巧，能造拋車，從南天竺國來至城中。提婆達多聞已，即命巧工告曰：「汝能造五百人所牽拋車不？」答言：「我今善解造此拋車。」時提婆達多便即持咽珠價直千金而與巧工令造此車，復與一千人以為驅使，報巧工曰：「佛在鷲峯山，汝今應可於其山上近佛坐處安五百人拋車。復於餘處安二百五十人拋車。又復餘處令更安二百五十人拋車。」告諸人曰：「汝等應知，沙門喬答摩遊行來去，即以拋車打令斷命。」時彼人等受提婆達多教已，即詣鷲峯山上，造五百人拋車畢。時五百人共相議曰：「造此大拋車欲害世尊。」悉作是言：「汝等應知，寧各捨命，不害人天所共恭敬大聖世尊身。」作是語已即捨拋車，便從山頂求覓僻路而下，恐提婆達多見。爾時世尊知諸人所念，便化階道，眾人見已各相議曰：「此峻高山先無階道，汝等應當知，此是世尊威德。」于時諸人於佛如來發大清信，便於階道而下至世尊所。爾時世尊為彼諸人欲調伏故，經行鷲峯山，既至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欲聽法故。爾時世尊知彼根性意樂隨眠，為說如是四諦令其開悟。彼既聞已，以智金剛杵即能摧碎二十種薩迦耶見山，證預流果。既見諦已白佛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眾、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

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而得涅槃，超越骨山乾竭血海，無始積集二十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乃至命終，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是時工師情謂害佛，便持咽珠私自逃走。

時提婆達多數數遙望，謂佛世尊頭以落地，見佛安然了無損害。覩五百人佛所聽法，遂起嗔恨餘路登山，乃見工師持珠私走，因此自更將五百人欲發拋車。佛作此念：「是我宿業積集成熟業報來至，欲水暴流無能止息退。自作自受，若他受者無有是處。」佛知業已告五百人曰：「諸仁當知！提婆達多甚惡意，欲將汝等身登鷲峯山，此是我業決定須受，可共前進。」時諸天等便觀下方，于時執金剛藥叉便作是念：「此提婆達多既興惡逆欲害如來。」作是念已，即往金毘羅藥叉宮，報藥叉曰：「提婆達多於鷲峯山頂造大撞車，飛大拋石欲害佛身。世尊既在汝宮安住，提婆達多正發石之時，我當以金剛杵於虛空中而摧碎之，汝應相助；恐有碎石迸著佛身，汝應覆護。」金毘羅曰：「善哉！如是。」

爾時世尊從座而起，將入深山巖穴之內。于時提婆達多與五百人發機飛石直擊如來。時執金剛神以金剛杵於虛空中打石令碎，其石一片欲墮佛身。時金毘羅藥叉接石不著，遂打自身，從斯迸落損世尊足。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非在虛空中，　非海非山穴；
無有地方所，　能免於業報。」

時金毘羅藥叉被石擊身自知必死，便發善念：「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諸天常法，得生天已起三種念：一者今在何處？二者因何得生？三者復因何業而得生此？既審觀已知是天處。復知前世身為藥叉，於佛世尊發清淨意，得生廣勝三十三天。復作是念：「我得生天，不應經宿受茲妙樂然後見佛，宜時速往敬禮世尊。」作是念已，即於身手遍嚴瓔珞殊特妙好，并持四種曼陀羅等微妙蓮花，其天首髮柔軟香潔右旋紺青，身相端嚴不可比喻，威儀庠序下鷲峯山，以天威力光明赫奕遍照山野。詣佛所已，散華供養退坐一面，為聞法故。爾時世尊知彼根性意樂隨眠，為說如是四真諦法，令其開悟。彼聞法已，以智金剛杵摧壞二十有身見山，證預流果。既見諦已三白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眾、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而得涅槃，超越骨山乾竭血海，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智金

剛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乃至命終，更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即於佛前而說頌曰：

「世尊威力彌弘廣，　閉塞堅牢惡趣門，
開示妙善生天路。　我今獲得無為果，
親承諸佛大慈悲，　眾惡皆除得天眼。」

是時前身藥叉天神，如商人得利、如耕夫收實、如戰者得勝、如病得除，依舊威儀禮佛而去。

時諸苾芻始從初夜至後夜分，各自禪念，忽見佛前光明遍照，皆生疑惑詣佛請白：「有何因緣？梵釋諸天四天大王眾，來此奉覲。」佛告諸苾芻：「此非梵天，亦非帝釋四天王眾來此謁我，由提婆達多於鷲峯山作大拋車飛石打我，執金剛神以金剛杵空中打碎，時金毘羅藥叉接承不得，遂打自身。因發善心命終之後，得生廣勝三十三天，緣此故來稽首於我。我為說法，得見真諦歸還天已。是故苾芻！若作黑業得黑果，作純白業得純白果，若作雜業必受雜果。宜捨黑雜業唯集白業，當如是學。」

時諸苾芻皆生疑惑而白佛言：「金毘羅藥叉為護佛故自喪身命。」佛言：「非但今日為我喪命，於過去生亦為我故自喪身命。汝應善聽！乃往古昔波羅疐斯國有王名曰梵授，正法理國無諸枉濫。時世清淨人無災害，五穀豐盈萬姓安樂。當爾之時去城不遠有別聚落，多諸園林勝妙花果，雜類諸鳥和鳴可愛。時有仙人住此林內，絕粒苦行唯食根果，被樹皮衣以禦寒暑。即於此處有一獵師，每持弓矢殺諸禽獸而自存養。而此獵師於時林間往仙人所，仙見歲寒往來疲乏，心生愍念，乃將根果與之令食，遂結恩義共為父子。是時獵師敬事仙人稱之為父，仙亦憐愍愛之如子。後於異時其梵授王清晨縱觀入鹿園中，時有野鹿驚怖悲鳴急投仙人，時王即便射殺此鹿。既見命終，仙乃發憤報彼王曰：『汝之惡性深非道理，彼鹿投我輒事屠害。』時王聞已極生瞋恚告諸臣曰：『若有世人於灌頂剎帝王加麁惡語，合科何罪？』群臣白王：『非法惡人合當死罪。』王曰：『然此仙人輕毀於我。』其時群臣欲害仙人，獵師近見便作是念：『我見命存，豈彼敢害大仙人也。』是時獵師即共決戰，仙人避走。時王爾時有大威勢，其時獵師便被王殺害。」佛言：「諸苾芻！汝意云何？時仙人者我身是也。時獵師者，即前身藥叉天神是也。當於爾時，已為我故喪失身命。今還為我遂便致死，石打我足流血如是不絕。」

世尊忍痛，爾時醫王侍縛迦，每日三時來詣佛所，其王舍城人及諸國商人貧富貴賤有信心正見者，皆與醫王同往佛所。時諸眾人白醫王言：「作何醫方？」醫王答言：「我解此方，其藥難得。」時阿難陀問醫王曰：「是何藥草，難可求得？」答言：「此方用牛頭栴檀香，我先已於諸處求覓不得，縱令商人有者，怕未生怨王惡性，不敢出賣。王若須者，方始將出獻王。王若須香之日，無可與王必定被殺。何以故？為曾賣栴檀香來，已知有其香故。」時賣香商人在其眾中，聞侍縛迦所說，為世尊治病故，須栴檀香，便作是念：「未生怨王共提婆達多親愛，於世尊相嫉。若聞我與世尊牛頭栴檀香時，定當損我。」復作是念：「世尊是諸人天應供，我為此縱其身命被損，亦須奉上如來牛頭栴檀香。」即往取香來供養佛，蹦跪白言：「世尊！我得栴檀香來，世尊慈愍須當受取。」佛告具壽阿難陀言：「此大仁邊為受取栴檀香。」依命受得。商人生大歡喜，頭面禮佛退而還去。爾時世尊微笑，有五色光現青黃赤白，皆從口出，乃至其光於眉間入。廣如上說。時阿難陀以偈讚佛，廣說如前。

佛告阿難陀：「汝見彼商人心生歡喜，以牛頭栴檀香供養於我不？」阿難陀白佛言：「我見。」佛告阿難陀：「如彼商人，以無量善根敬信，捨施牛頭栴檀香，於未來世當證辟支佛果，名曰栴檀。因於我處生大歡喜，當得是報。」

爾時世尊得此檀香塗足，血猶不止。侍縛迦復白佛言：「用童女人乳汁塗點瘡上。」時諸苾芻心怪不識童女乳汁，時具壽阿難陀問侍縛迦言：「何者是名童女乳汁？」答曰：「若婦人初妊胎生子者，是名童女乳汁。」爾時四眾往詣諸處，求覓童女乳汁，在王舍城中除提婆達多及諸近友，於餘外四眾處，皆求此乳。其提婆達多及諸惡友唱言：「汝等勿與乳汁。」當欲作厭魅幻化之法，自無與心障破一切人。爾時是王舍城中唯有一婦人，身自瘦小，初生孩子身亦瘦小，其母乳汁子食猶不得足，況故更與他人。時彼婦人聞佛世尊須童女乳汁，便作是念：「我若以用乳供養如來，我自瘦弱多有禍起：一者子當必死、二者提婆達多與王親近，及有宿舊朋友，聞與乳必當殺我。」復作是念：「若我身死并我子亡，為天人應供養者，念患足指疼痛，我當持乳將供養如來。」時彼婦人出乳置於銅器中，持將往如來所，頭面禮足蹦跪奉佛，白言：「世尊！我將女乳來，聞佛須童女乳，我今將來，願佛受取此乳。」佛告阿難：「此女人心懷正信，汝當受取此乳。」時阿難陀依命受得，婦人頭面禮佛退還而去。爾時世尊微笑放五色光，其光遍滿三千，廣如上說。佛告阿難陀言：「汝見彼女人將乳來供養我不？」阿難陀白佛

言：「世尊！我見。」佛復告阿難陀：「此人以歡喜心捨施乳來供養於我，以此無量善根，當來之世得證辟支佛果。」

時佛世尊瀝乳塗瘡血流不息，諸方苾芻及梵志等，聞佛患瘡皆來佛所，或有塗香粖香安於瘡上，種種醫療竟不能差。爾時具壽十力迦攝波，以真實語發大誓願：「若佛世尊，於一切眾生普作子想，實不虛者，令血止息瘡得平復。」作是願已，血便止息瘡即除差。時諸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及王舍城一切道俗，皆大歡喜踊躍無量。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并拘迦里迦惡苾芻等，心不歡喜，口云：「得病差者，誠為善哉，因此能有諸善根故。」時諸苾芻皆生疑惑，唯佛世尊能斷除之。諸苾芻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十力迦攝發誓願已，血流止息瘡得除差。」

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有此因緣，過去世時亦有此事。汝應諦聽！乃往過去我被毒瘡，彼發實語已得除差。乃往昔時於一山野有一大村，去村不遠有大叢林，多饒根果。異類諸鳥在此栖遊，出和雅音甚可愛樂。有一仙人止住其中，但食根菓飲清流水，被樹皮衣專持神呪，於此村內有一長者，在於宗族娶一女人，以為夫妻共為歡樂，於後不久妻便有娠。歲月滿已誕生一子，滿三七日設會立名，字之喜樂。長成已，或時經行、或時坐臥、常思善事、常行善業。時彼村人見彼喜樂號名法愛，謂求善故。時時往詣仙人所承事供養，眾人見彼愛樂仙人勤修練行，復號其名以為練行。當於後時彼長者子身患毒瘡，以種種藥及諸呪法療治不差，然其父母將子共往詣仙人所白言：『仙人！侍者今患瘡極困，當願療治。』時彼仙人即作實語發願：『今此長者子，於親於怨皆生平等無有異心。若是實言，毒當除愈。』發此願已，毒瘡當時即得除愈。」佛告諸苾芻：「汝意云何？爾時長者子者，即我身是。時仙人者，即十力大迦葉身是，於彼時中為發真實願故，病得除愈；今時亦復如是。」

時提婆達多意生悔過：「我於喬答摩沙門，以石擊打不能損害，無益於事，眾人皆知虛獲惡名。」其提婆達多即於樹下，結跏趺坐諦自思惟。時諸苾芻見提婆達多已，各共籌量思惟議論：「提婆達多於如來所有如是嗔恨，以石擊打如來。」時孤迦里迦苾芻是提婆達多朋友，告諸苾芻：「汝具壽等不能諦思非語即語，汝等不見提婆達多今在彼樹住於四禪，是大人者不作惡事。」時苾芻等心生疑惑，唯佛世尊能斷疑惑。諸苾芻白佛言，如上所說。時提婆達多朋友苾芻孤迦里迦等見白佛已，訶諸苾芻：「汝等自無羞恥，即說我提婆達多云作惡事。」佛告諸苾芻：「孤迦里迦往昔之時亦復即說無羞恥事。汝等諦聽！如往昔之時，於王舍城有王，先立勅條令事王人，置兩摩舍那：一著丈夫、一著婦人。丈夫屍林著女婦，女婦屍林著丈夫。爾時後有一黃門死，將往深摩舍那，其丈夫屍林守人

不令放著，其婦女屍林亦不聽著，二俱無處。於王舍城不遠，有一林所，花樹林菓茂盛可愛，有諸雜鳥出和雅音。有一仙人居止其中，根菓為食飲清泉水被樹皮衣。近彼方所耕地之處，有楩痲樹，其人將此死屍置楩痲樹下。時有野犴聞死屍臭，尋氣而來即食死人。有一老烏在於楩痲樹上藏隱而住，便自思惟：『我今好讚野犴，彼應與我少多飡食。』老烏以頌讚曰：

「『汝胸如師子，　腰復似牛王；
我禮獸中主，　與我食飡者。』

「爾時野犴遍觀察已，以頌答曰：

「『誰居叢上樹，　後生中最勝；
身色照諸處，　如寶作一團。』

「老烏又以頌讚曰：

「『我多有用具，　故為見汝來；
今我禮獸王，　有殘食與我。』

「野犴還以頌答曰：

「『汝項如孔雀，　烏鳥甚可愛；
聲鳴最勝妙，　任汝來取食。』

「時烏下樹，共彼野犴同食死人。彼仙人見已，還作頌曰：

「『多時見汝等，　共合無羞者；
樹中最上音，　所食人中賤。』

「老烏聞此語已，復以頌答曰：

「『師子孔雀飡，　共食最上者；
禿人於此來，　關爾何物事？』

「爾時仙人嗔已，還以頌答曰：

「『老烏鳥中卑，　野犴獸中賤；

梗麻不堪樹，　黃門人中下。
地中三角醜，　看此不識羞。』

「時老烏起大嗔心，即往仙人祭火壇中，四邊觀望無可損處，以糞污其壇中，撥水瓶破便即走去。時彼仙人歸來，唯見祭火壇中糞穢不淨、水瓶被撥打破。仙人觀察，乃知是烏糞穢及打破水瓶，即說頌曰：

「『如彼獰惡物，　無羞多嗔者；
壞我祭火壇，　復打水瓶碎。
是類非是類，　一切莫共言；
應言少共說，　無言最安樂。』」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意云何。爾時仙人者，即我身是。老烏者，提婆達多是。彼朋友者，惡苾芻孤迦里迦是，於此時中非是而說、無羞而說。」
爾時諸苾芻心生疑惑：「唯願世尊廣說因緣，世尊共提婆達多，宿世以來因何有惡？」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諦聽！乃往昔時近此海邊有一共命之鳥，一身兩頭：一鳥名法、一名非法。其非法鳥當時眠睡，法鳥眠覺，見流水上有一甘菓，逐流而來嘴以取之，作是念：『彼既睡眠，我今欲喚睡覺共食？為復自食？』復作是念：『為同一身，我若食已彼亦得飽。』即便食之。後時非法睡覺已，見法有異復聞香氣，怪而問曰：『是何香氣？』答曰：『我食甘菓。』復問：『菓今何在？』報言：『非法！為汝睡眠，此已食訖。』答曰：『如汝所作非是好也，我自知時。』後時法鳥眠睡之次，非法見一毒菓於水上流，引嘴往取食之，二俱迷悶心狂昏亂。爾時非法即設誓言：『當來所生之處生生世世，共汝相害常共為怨。』時法答曰：『願我生生世世，常共汝為善友。』」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意云何？時法鳥者即我身是，非法者即提婆達多是，於彼時中始生怨結，我常行利益之心，天授常懷損害之意。」
佛告諸苾芻：「乃往過去於婆羅疐斯有王名曰白膠香，統化其國，其國豐熟人民熾盛，皆得安樂。近彼國界有一王女，共為婚娶，娛樂遊戲住此歡樂。後時懷妊乃生一女，其女漸漸長大。乃復有娠，月滿以後便生一子，形貌端嚴人所樂見。親族聚會，為子召諸臣議論，為彼日初出時生其孩子，故號名初。付八乳母侍養孩子(廣如前說)，如是將養用諸乳酪生酥醍醐等，其子如蓮花在水速疾長大。後令入學，教其文字曆數算計，種種伎藝工巧之法、乘象之事，弓弩箭射等法、王法之事，皆悉明解。後時老王立為太子。老王先有一

上宮王妃名曰達摩，復有一大臣名曰宰牛，老王甚大怜愛倚付其臣。時王共上宮遊戲，後時懷妊，相師占之必生一子，當定殺王自取王位。後時王患，用諸根苗葉花菓種種藥草醫療，病不能除。大王便作是念：『今須建立太子安住王位，我若死後太子必殺我上宮。』復作是念：『我作何計挍？』即喚太臣平章，多與受用資具財物，便寄達摩分付臣邊，令其覆護，告言：『汝是我親近大臣，其達摩夫人者，是我親近夫人。我今自知身決定死，若死已後太子正住位時，汝應慈念當須擁護，莫令殺却達摩夫人。』臣白王言：『我作如是，必不令殺達摩夫人。』王即說頌言：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說此頌已即便命終。作諸幡花寶塔殯王已了，便建立太子為大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八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是時太子既登位已，告諸群臣曰：『汝等殺却達摩。』時宰牛大臣白大王言：『不作觀察，無事何故即殺達摩？身現懷妊，未審生男或是生女，若生男時方可殺却。』時王答大臣言：『如是亦得，汝當自看。』時達摩月滿以後即生一男，其同日時，有一採魚師婦乃生一女，與漁師錢物將男換女，其大臣即白王言：『達摩生一女也。』王曰：『大好！我得解脫。』後時漁師養育其子漸漸長大，令入學讀書，乃能綴文巧作辭章，時乃立名巧作文章。大臣私來告達摩言：『汝子今大巧作辭章。』達摩復白大臣言：『今欲願見形貌，方便將來。』大臣答言：『何更須見？不須看之。』時大臣見彼愛戀其子，為作方便，令子手持一魚作賣魚人形，即往母所，其母遙見。相師占曰：『此持魚人者，必當殺我王，自住王位。』其語遞相告言，轉轉乃至王所。王聞此語告諸群臣：『乃可速即捉取漁師子，莫令逃逸。』其語轉轉漁師子聞已，即東走而避乃入一老婆家。其老婆見已隱藏深處，以大黃塗身，色如死人形，人輿將往深摩舍那之所，安著林所即起而走。近有一人，於林中採取花菓，遙見此人從死人中忽起而走，採菓之人隨後即趁不遠便止。王使隨後即到，問採菓人：『汝見一人作如是形容以不？』其人答曰：『纔見從此路去。』即速趁捉。其漁師兒忙怕，入一浣衣人家，其家以衣裳重裹駄於驢上，遠離人處河邊解放。其漁師兒起立觀察四方，遠望無人之處便即速走。路逢一人，見其疾走路兒赴王訪者，王使尋復到於村中，括訪其所，見者報曰：『從此走過。』時人被使趁急，復投一治皮作靴家，而彼家人一一具言：『被王逼迫今欲殺我等。』廣如上說，復告彼家人言：『願慈愍故，為我作一量鞋，鞋跟向前鞋頭向後。若尋跡者，無人知我去處。』靴師答言：『我先未曾作如此鞋。』即說頌曰：

「『曾見種種靴形狀，　隨彼尺樣便為作；
未有如此造靴鞋，　令跟向前鼻居後。』

「時彼靴師依言即作。著鞋走出，村牆既高無處踰過，即於水竇中出。時王使者尋其脚跡，乃見入靴師家處。其漁師子，情懷怖懼投身入水，龍王見已將入宮中。爾時大王展轉聞說，漁師之子投身入水在龍宮內。王勅諸臣：『於我國內，所有持呪之人，悉喚將來。』時諸呪師既聞皆來詣王所，時王告言：『汝等往彼龍宮，呪

龍將來。』聞已悉去。於別曠野有一藥叉名賓伽羅，常以魚肉為食，此藥叉住處樹木猶枯，況復人見存命。龍王被諸呪師呪已，逼迫救彼不得，即以神力，將漁師兒及諸呪師等裹為一服，將往藥叉住處曠野之中安著。龍王告諸呪師曰：『汝等所作非是好事，彼漁師兒被藥叉所害，我等亦被損之。』呪師問曰：『作何方計？』龍王答言：『汝等無益之事惱亂於我，我被逼迫將漁師兒置於曠野之中，令彼藥叉所害。汝等亦無所益。』時諸呪師漸行得歸本國，白大王言：『我等惱亂龍王逼迫極困，遂送魚師兒深曠野中賓伽羅藥叉所食。』時王語言：『汝等大好！更亦尋聽或時未死？』時漁師兒在於曠野東行西行，彼賓伽羅藥叉在一方所共諸惡狗聚集一處，漁師兒遙見此狗便作是念：『我今決定即死。』其狗遙見彼人，復命一狗往趁捉取。其人見已遠走上樹，狗在樹下，藥叉隨後即到。藥叉告言：『彼可不聞賓伽羅人形藥叉在於曠野之所。若有人來住此者，皆當損害，汝今時到下來。』其人答曰：『我以盡命在此。』時藥叉住，於悉柰纏結衣服，繫身而住。時人欲作計走，即往樹下向一方走，藥叉與狗同走而趁。其人事急即脫身衣擲於藥叉身上，遍覆其體。群狗謂是其人，眾共擒捉食噉，彼人便得走脫。復作是念：『我有親舅，見在仙人所出家，我今可往彼也。』其仙所住之處，花菓園林滋茂熾盛，有種種鳥出和雅音。時漁師兒展轉尋問，乃到仙所。時大王使諸處尋訪，亦到其中，於彼捉獲漁師兒，便即投身谷下，於空中捉得頭髻，髮入人手身墮谷底。時王使者作是思惟：『其人決死。』執得其髮，持向王所白：『大王！今我已誅害漁師兒訖。』王大歡喜賞賜其使。

「時護仙人所天來告仙言：『汝外甥兒，今苦逼迫何不觀察？』仙人報曰：『我若不擁護，必定命終。』彼仙能持如是明呪，令男作女令女成男。其仙即以呪法攝受外甥，即云：『汝勿怖懼。』時外甥既得仙人攝受，便化身為美女，相貌殊好特異常倫，即往波羅疐斯，於王園苑而住。其守苑人既見美女，心生希有速詣王所，白大王言：『今有美貌成就少女，見在苑內。』王聞語已報曰：『宜速將來。』便即以大威儀僕從迎入王宮。時王於彼美女深生愛著，生愛著已見王暫離，便變女身而作丈夫，即戴王冠命安地大臣曰：『冊我為王。』于時臣佐以大儀著，冊立為王。爾時諸天說伽他曰：

「『頭不斷者不為害，　復起能作如是業；
隨宜損彼不名害，　如害白膠王子者。』」

佛告諸苾芻等：「於汝意云何？其白膠王子曰初王者，即是提婆達多，於彼時中魚師兒者，我身是也。從彼王時起此怨讎。」

世尊復告諸苾芻：「汝等諦聽！昔時曠野有一大村，其中有二巧兒，作別寶人。其人各座一鋪市易，不得相侵。別時有一識寶貧人，將一寶器來至其所止息，三五日間持此寶器。彼一鋪人欲買其寶，酬價極下。時彼貧人不肯賣與，更將向彼別寶人邊，酬價平和，即生歡喜報言：『汝可買取。』鋪主答言：『我無爾許錢財可買。』答曰：『隨日所得多少與我。』其人聞已即便受取。酬價少者即來共爭云：『我先見此人寶器，汝今因何奪我市易？』從此已去遂至怨讎。」佛告諸苾芻：「彼酬價少者，即是提婆達多。於彼時中酬價多者，即是我身。乃至今時如是結怨惡意不息。」

復告諸苾芻：「往昔之日，曠野村中有一長者居住，同族姓家娶女為婚，共為歡樂，其妻有娠，月滿已後便生一子，母即命終。長者便作是念：『我更娶妻共為歡樂。』娶妻不久誕生一子，母亦命終。長者便作是念：『我亦娶妻不久還死，我為長子索娶一女。』當即娶女遊戲，多生子孫。其妻問夫已：『次童子者是何人也？』夫主答曰：『此是我弟。』其妻復問夫曰：『於後分我錢物已不？』夫曰：『世俗之事皆合兄弟有分。』妻報夫曰：『若當如此，汝今兒子極多，既分財物，當須殺却儞弟。』其夫聞已，凡夫之人為貪財物無不造罪，即作方計報其弟曰：『今者可共往入山中採取花菓。』至於山中，兄取大石打弟頭碎，因即命終。」佛告諸苾芻：「兄者即是提婆達多。弟者即是我身。於彼時中乃生怨惡。」

佛告諸苾芻：「我更說提婆達多共我作怨惡緣起。於往昔時，曠野中有一大村。有一居士同族姓家婚娶一女，共為歡樂遊戲。後時懷妊一子，月滿已後便生一女，形貌端嚴人所愛樂，居士曰：『有人先來從我乞者，我當與女。』時有一婆羅門來乞，口云：『無病。』居士告言：『我有一女奉賞與汝。』時婆羅門曰：『我占時候日星，非是穩便，我今不受。待於後時日星穩便，我當來取。』說此語已便即退去。別有一時，復有婆羅門，為求乞故還至彼家，口云：『無病，乞與我物。』答言：『我有一女奉賞與汝。』報言：『先有一婆羅門，來乞之時何不與女？』居士答言：『彼為星宿不便，口云：「星宿穩便來取此女。」』時婆羅門言：『我受此女。』問曰：『何不看星宿相宜即受？』時婆羅門便為頌，即受此女，受得女已即便歸還。先來乞者聞別有人來乞女去，即來詣彼婆羅門所告言：『此女先受得，因何將我女歸來？』答曰：『汝為瞻星非是穩便，不取此女。我不看星宿穩便遂取此女。』時彼婆羅門乃生怨惡嗔恚，從此即生怨害之心。」佛告諸苾芻：「爾時後來求

乞得女婆羅門者，即是我身是也。其先來婆羅門看星宿穩便者，即是提婆達多是也。」

時佛世尊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未生怨王有一大象名曰護財，極大獰惡性操常醉，每日損人，諸人皆怖不敢出門。時王舍城人悉來白王：「其護財象極大獰惡，每日出屋往於坊市，四道街衢損害眾人。王當處分看象之人，莫令每日出屋，須隔日出。若出之時，預擊鍾鼓令人藏避。」王告言：「好。」即勅大臣令喚看象人來。使人依命喚來，告言：「王舍城中諸人眾來白我，護財大象獰惡損害諸人，汝當隔日出。若出之時預擊鍾鼓告聲象出。」時調象人等再拜大王已依勅即去。其王舍城中有一長者，大有財物多有受用，發心請佛及苾芻僧。時提婆達多聞長者明日請佛并眾設齋，即持百千珍寶與調象人告言：「有長者明日請喬答摩沙門并聲聞徒眾，汝可將護財惡象當面放之踐踏喬答摩沙門。」答言：「聖者！依命如是。又須令王知之我等依命。」時提婆達多即詣未生怨王所白言：「汝不能立我為佛，為汝殺父今得王位，我今殺却佛自立一切智，大王可令護財象出。」時未生怨王語提婆達多言：「汝不聞諸佛世尊未調者能令調伏。」說已得即去，語調象人曰：「我已白王，汝可明日將象出。」時調象人持鈴擊聲告城中人：「明日放護財象，汝等自當防護。」時彼長者聞此事已心生愁惱自嘆：「我是薄福之人，今請世尊及苾芻眾過家設供，有此事起放惡象出，若為設齋？」復作是念：「我今須造飲食熟已將往佛所。」其夜即辦飲食，明旦向世尊所白佛言：「王舍城中擊鈴告人，欲放護財惡象，各自防護。今者世尊莫入城來，所造飲食欲將就此。」佛告長者：「汝可作辦，我今不怕護財惡象，我共聲聞眾同來入王舍城。」長者聞已歡喜即去，至家辦食鋪設座已，遙望世尊。爾時如來即持衣鉢，共苾芻眾入王舍城。時人即放護財象。時象見佛并諸徒眾，即生嗔怒，速走往如來邊。其提婆達多共未生怨王，上高樓頭遙望惡象，欲踐踏沙門喬答摩。提婆達多甚大喜悅，即說頌曰：

「我見十力者，　被象力所踏；
聲聞釋種子，　今日應消盡。」

爾時世尊以右手化作五師子，時象見師子已，當時忙怕失大便，奔走而去。世尊又放大火諸方熾熱，唯佛住所足下涼冷。其護財惡象東西遊走唯逢熱火，世尊住處清淨涼冷。當見惡象，諸聲聞等皆悉迸散遠走，唯阿難陀一人不離佛邊。其象醉醒羸弱來詣佛所，世尊即以百寶莊嚴輞輪相無畏之手，摩其象頭行無畏施，即說頌曰：

「莫樂象身處，　象趣是惡趣；
當莫損害他，　即得賢聖道。
汝為前身業，　故生在惡趣；
損害諸有情，　將是為歡樂。
從此死已後，　當生在何處？
復住在何邊？　賢首汝善聽。
諸行是無常，　諸法是無我；
寂靜是涅槃，　於我心生信。」

爾時世尊即往長者家敷座而坐，其護財象隨佛後行。佛在長者家，其象門外立，為不見佛故，即欲推門屋倒。佛以神力變其宅舍化為水精，內外相照令遙見佛。世尊食竟說施頌已從坐而去，其象隨佛後行，其國大臣具如上說啟白大王。王聞此事，轉告提婆達多：「汝大損我。其象去已，隣境國王聞者必起怨敵，汝大不是。」時提婆達多被訶責已默然而住。王勅諸臣言：「若佛出後當即關閉城門，莫令象出城外，勿令隨佛後去。」大臣依勅報守城門人，及語調象人：「繫捉取象，莫令隨佛後去。」依命即欲捉象。其象見佛出城，面前不見世尊，其象以脚踏鼻，氣息不通悶絕而死，當生四天王眾天。天法，當生天者有三種念起：從何處滅？生在何處？是何業報？當觀自身，從象中死已，生在於此清淨四天大王中。前生為於佛所發歡喜心。「我今在此歡樂，不往如來所，甚非道理。我先須共諸天圍遶詣如來所。」其象生天，有身百寶莊嚴，清淨之身內外明徹。其夜即衣裓盛眾妙花，往如來所竹林園中，其光遍照勝晝日。時以眾寶花散佛身上，即於前坐聽佛說法，世尊觀察隨所樂聽而應說法。其天聞已，以慧金剛杵摧破二十種我見煩惱山，即證預流果。既證果已心大喜悅白佛言：「世尊！無父無母能作此事，無王能作、無天能作、無親無友，亦無過去魂靈、無沙門婆羅門枯諸血海。唯佛能斷我苦惱海，超煩惱山閉惡趣門，安置人天勝妙之處。」即說頌曰：

「因佛閉塞惡趣門，　三塗之中多損害；
今蒙開闡人天路，　復證微妙涅槃城。
因佛斷除眾惡業，　患翳之目得清淨；
能證寂滅聖賢道，　超過有流眾苦處。
一切人天所應供，　能除生老病死苦；
於百千生不逢遇，　果報今時得見佛。
我禮大師垂瓔珞，　頂禮佛足心歡喜；
右遶三匝欲還歸，　騰身即往天宮上。」

爾時彼天，如商人得利、如農夫得豐熟、如壯士鬪敵得勝、如病人得差，所將諸天下供養已，還與相隨歸於天上。
于時林中有諸苾芻，於初夜念誦經行，見大光明遍照林野，心生怪愕來詣佛所，而白佛言：「世尊！於昨夜分是何因緣釋梵諸天下世尊所？」佛告諸苾芻：「此非釋梵諸天來於我所。復次諸苾芻！汝曾見護財大象以不？如此獰惡奔逸欲來殺我。」時苾芻等俱白佛言：「我等悉見。」佛言：「我已誨示，彼於我所生正信心起歡喜故，便即命終，得生四天王宮。其夜來詣我所，為彼說法得證見諦，却歸本宮。」
諸苾芻等心生疑惑，唯佛能斷，白佛言：「世尊！彼護財象，作何罪業墮傍生趣？復作何業，得生四天王宮及得見諦？」佛告諸苾芻：「彼護財象者，先集業報今自擔負，如暴流水必當受之。此護財自作自受，非他人受。」復告諸苾芻：「所作之業無地水火風為彼受之，亦非蘊處界善非善事。」而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諸苾芻：「過去世時，於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號具足，住波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是時此象於彼法中出家，持戒不能堅固、復不貴重、有所虧缺，常以四事供給眾僧，成就善根，所生之處食飲充足。見我正法心生歡喜，便即命終，得生四天王宮。復為在迦攝波佛時出家，讀誦四諦緣起蘊處等法，由彼三業修集善根今得生天，復得遇我證獲真諦。如是苾芻！若修白業等，如餘廣說。」
爾時諸苾芻等心生疑惑，佛能斷疑，白佛言：「世尊！彼護財醉象當來害佛時，云何諸聲聞眾皆悉遠走，唯阿難陀一人不離如來？」佛言：「汝等諦聽！非但今時，於過往昔阿那婆達多河邊，有一鵝王名曰提頭賴吒，有二子：一名滿、二名滿面，滿者大兒、滿面者小兒。其名滿者，性行極剛獰惡，常行欺打，種種惱亂自餘諸鵝。時諸鵝等每來諮白鵝王：『汝子呫啄打我。』鵝王便作是念：『彼既麁惡獰性。若安立太子位，我死已後必損殺諸鵝，我今須作方便。』即喚二子滿及滿面告言：『汝等可能往詣諸池有鵝之處撿行，若先來者我即與王位。』時鵝王子競意，各將五百鵝眾往於諸方，東西遊行遍觀池水。諸鵝漸行至波羅痆斯，於彼時中有一國王名曰梵德，正住王位，其國人民熾盛安隱豐熟。去城不遠有妙花池清流最勝，有諸雜色蓮花而覆其上，其池四邊亦有千花菓樹，亦有

雜類諸鳥翔集。時鵝王子名滿者，共五百鵝眾下來入彼池中，心無怖畏遊戲歡樂，其滿面共五百鵝眾在虛空中。時有一鵝報滿面言：『我等可下入此池中以不？』答言：『我且往無熱池中紹王位已，然後可來於此遊戲。』當即速疾往無熱池中即紹王位，還來至波羅疐斯池中遊戲。時池邊諸人，見鵝端正無畏遊戲，皆生怪愕：『人所樂見鵝中之王，從何處來至此池中？身體莊嚴，其池諸鳥無有比者，人皆愛之，無畏而住在池遊戲。』時波羅疐斯眾人聞已俱來，皆往池邊觀望看視而住。其國臣佐白大王言：『不知從何方有妙色鵝王共無量百千諸鵝圍遶，在彼池中，身色端正，勝自餘諸鳥，人愛不足，無畏而住。』時王告諸大臣言：『若當如此喚捕獵師來。』大臣依勅即喚集來，王言：『聞我池中有勝妙鵝王至，人所樂見，不知從何方來。汝等可作方便四面圍繞繫縛將來，莫令損彼身體肢節，將來見我。』其捕獵人依命即去，巧作方便緩緩繫縛已，時鵝王的知不得解脫，告諸群鵝：『汝等速往無熱池中。』五百群鵝皆悉走散，唯有一鵝涕淚而住。時採捕人見彼一鵝不被繫縛，在鵝王邊啼泣而住，心生怪愕，告言：『我懼王勅繫縛汝身，汝莫啼哭，我不殺汝。』即將此鵝王往波羅疐斯王邊，傍邊一鵝雖不被縛，心相愛念亦隨後去，將到王邊。王告獵人：『不繫鵝何因而來？』其採捕人白大王言：『我不繫縛，彼自隨來。』王生怪愕語採捕人：『隨後來者，的知是夫婦相愛不離。汝解放此鵝王，從彼同去，莫令有人損害。』其採捕人白大王言：『恐別有人損害於鵝王，勅群臣告諸百姓，勿令損害此鵝王也。』時王即喚群臣：『卿今可於波羅疐斯城隍之處擊鼓宣令作如是語：「國中所有一切人眾，從今已去但是眾鳥不應傷損。」』臣即如勅普告令知。汝等苾芻！勿作異念，往時滿面王者，即我身是。彼隨鵝者，即阿難陀是。其次五百群鵝者，即是今時五百苾芻是。於彼鵝時皆悉走散，唯有阿難陀不相捨離。今時亦復如是，眾皆走散，是阿難陀不捨離我。」

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等：「重為汝說，阿難陀不捨離我，五百苾芻走散之事。汝等諦聽！如過往昔，於波羅疐斯有王名阿吒，正住其位。其國人民熾盛豐熟安樂，有五百臣佐為彼威德，近境諸王皆來朝拜。時有一人從南天來名曰杖瓶，然此一人當敵千人，到臣佐所。大臣即將見王，白大王言：『聞王威德，此一人鬪已敵千人，王當攝受。』時王即賜受用財物。於後時中比境有王，軍馬漸多強盛勇健，即辦象馬車步四種兵士，來逼阿吒共為鬪戰。其阿吒王亦以四事兵馬出共鬪戰，其外境王被打陣破散走而去，各歸本所還來聚集。密遣一人諮五百群臣：『我更鬪戰，汝莫共我鬪敵。若得位時多與汝等財寶，勝阿吒萬倍。』其五百群臣皆悉迴意，共外境王

情同密契。時王復以四事兵甲，更來鬪戰，阿吒亦以四種兵士共為鬪敵，其五百大臣共外境王同情不戰。彼南天來者，共阿吒王心大苦惱，彼人即說頌曰：

「『一切友捨離，　多時好看侍；
唯有瓶杖人，　不離大王所。』

「彼勇健人殺彼五百大臣。」爾時佛告諸苾芻：「勿作異念！時彼阿吒王者，即我身是也。彼敵千人勇健者，即阿難陀是。其五百群臣者，即此時五百苾芻是。其五百苾芻皆悉走散離我，唯阿難陀不捨離於我。」
復告諸苾芻等：「汝等諦聽！阿難陀不捨離我之事。如過往昔，有一菩薩住不定聚，在一方所山中受獸王師子身。時有五百野狐，每常隨後求拾殘食，同住山中。師子殺得蟲獸，上味血肉食已捨去。餘有殘者，野干取食多時在彼。於後時中，彼師子王夜覓蟲獸，夜闇不覺墮在枯井，其五百野狐中有一野狐，見師子墮井，不離井邊思念方便：『作何計校，救拔師子得出井中？』自餘野狐見五百群鹿，隨後而行。其彼一野狐傍井東西遊行，見一土堆，以脚推土置於井中，土漸滿井師子得出。爾時諸天於虛空中，即說頌曰：

「『皆須作親友，　羸弱及強者；
我見一野狐，　從井救師子。』」

佛告諸苾芻等：「時師子者，我身是也。其一野狐者，阿難陀是也。昔四百九十九野狐，即此四百九十九苾芻是也。其四百九十九苾芻棄捨於我，唯阿難陀不捨而住。」
佛告諸苾芻等：「諦聽！乃往昔時有一菩薩在不定趣，時一方所與五百鹿為王。有一獵師欲害群鹿，於河側邊著弶柵網索計校捕獵。時諸鹿等心無畏懼遊行至彼，然其鹿王於前而行，遂被繫縛。既見被縛，諸鹿並皆走散。有一母鹿，住於王邊而不棄捨。于時鹿王欲斷其索而不能斷，母鹿見其鹿王不能斷索，便說伽他曰：

「『大威德鹿王，　宜速慇懃解；
安置弶柵者，　獵師今欲來。』

「爾時鹿王便以伽他以頌答曰：

「『我今作何計？　無能斷此索，

弶索極堅牢，　縛脚令徹骨。』

「爾時獵師，手執弓箭身著袈裟到此鹿所，母鹿見獵師欲害鹿王。于時鹿母即就鹿王，而說頌曰：

「『大威德鹿王，　宜速慇懃解；
安置弶柵者，　獵師今欲來。』

「爾時鹿王以頌報曰：

「『我今作何計？　無能斷此索，
弶索極堅牢，　縛脚令徹骨。』

「爾時鹿母心懷虛怯，即就獵師而說伽他曰：

「『汝是大獵師，　宜放弓箭却，
將刀先殺我，　然後殺鹿王。』

「爾時獵師聞是語已，心大驚愕而問鹿母：『此鹿是汝何等眷屬？』鹿母報曰：『是我夫主。』獵師聞是語已，便說伽他而報彼曰：

「『我今不害汝，　亦不殺鹿王；
令汝重相愛，　夫妻還得合。』

「爾時鹿母說伽他曰：

「『如我與夫同歡樂，　愛重夫主還相見；
願汝與諸眷屬等，　恒常愛重同歡樂。』

「爾時獵師聞是說已心大驚怪，歎言希有，便解鹿王與母鹿同去。」爾時佛告諸苾芻：「汝意云何？其鹿王者，豈異人乎？即我身是。其母鹿者，阿難陀是。四百九十九鹿者，是四百九十九苾芻是。其四百九十九苾芻棄我而去，唯阿難陀不捨而住。」時諸苾芻咸皆有疑，唯有世尊能斷疑惑：「大德世尊！宜可觀察提婆達多，自為臭穢為利養故，損害其身。」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非但今世以貪穢惡利養故而害其身。汝等諦聽！乃往古昔於一山中有大花池，時有大象住在池邊，復池一邊有野犴住，身多穢臭。是時其象

從池飲水而出，其野犴欲往池邊飲水。野犴告象曰：『仁可避路，若不爾者可共鬪敵。』象作是念：『此可愍物臭穢無上，若以足踐或鼻或牙害彼，皆悉穢惡，我今還已穢惡之物方可害彼。』而說頌曰：

「『亦不足蹋汝，　復不鼻及牙；
我用穢物殺，　當以穢殺穢。』

「時象復作是念：『我向一邊行，彼應必隨我後。』即向一邊速去。其野犴便作是念：『我以口辭彼懼退走。』即隨後趁象，其象見近，即以極努放糞打其野犴，便即命終。」佛告諸苾芻等：「勿作異念！爾時彼野犴者，即提婆達多是。當以穢物損害，今時亦穢惡利養故損害。」時苾芻心皆疑惑，唯佛能斷，來白佛言：「若能依佛教者，皆度生死苦難。若依提婆達多教者，墮在苦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二十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佛告諸苾芻等：「如過往昔，若依我教者，皆得離大苦難。若依提婆達多者，皆在苦難之中。汝等諦聽！乃往古昔於曠野中近有一村，其村樹花菓滋茂，隨近有二群猴，一部五百，各有一猴王。其中一王，夢見被五百猿猴擲此二王於熱鑊中。於此夢中，生大驚愕，身毛皆竪，便即夢覺。令喚群猴，即說此夢告言：『我今所見夢者，不是好耶？我等須棄此居所住之處移往餘處。』群猴白言：『如大王所說，當須走離。』菩薩是大威德，若見夢者必當真實。其王即喚第二王告言：『我今見如是夢，須往別處住。』王難信，告言：『凡所夢見，可即依此信耶？汝若欲往，隨意所去。我今於此境界得寬，我終不去。』彼王知其難信，領自管五百群猴，即移餘處。後時於彼村中有一賤婢炒麥，有一羊來至此婢邊，欲食此麥。其婢即以火燒木打羊，火著身上被燒急已，走入王家象坊。坊內多有芻草，其羊抖擻身火便落草上，然著草木眾象被燒，其當象人告王。時王即喚醫人告言：『眾象被燒，爾急作何醫療？』時彼醫人便作是念：『往日被群猴損暴我田農，我今得便當須酬冤。』白大王言：『此象被燒，須用猿猴脂塗身，方可得差。』時大王勅諸群臣：『汝等速須訪覓猴脂。』臣等依命，即喚獵師：『汝等可速覓猴將來。』獵師依命，即往諸方捕捉猴。彼難信猴王并五百群猴，俱被繫縛將來王所。其醫人為久結怨恨，將彼猿猴等活擲著於熱鑊之中。爾時諸天即於空中而說頌曰：

「『近冤不可住，　城及村野中；
婢嗔羊食麥，　猴等被銷鎔。』」

佛告諸苾芻：「汝等勿作異念！爾時見夢猴王者，即我身是。其難信猴王者，提婆達多是。所餘獼猴取我語者，免斯火怖。取提婆達多語者，悉遭劇苦。今時取我語者，並於生死大怖而得解脫。受提婆達多言教者，悉遭苦難。復次所有隨順我意者，皆得平安遠離苦難。隨提婆達多意者，悉遭苦難。

「汝等苾芻諦聽！乃往昔時有異方所，有二獼猴王，各有五百眷屬。其中一獼猴王，與五百眷屬遊行人間，至一聚落。於此聚落有一金波伽樹，其樹菓實茂盛。時諸群猴見此菓樹，白猴王曰：『此樹菓子繁茂，枝將欲折。我等遠來疲乏，取其菓食。』爾時猴王見斯樹已，遂說頌曰：

「『此樹近聚落，　童子不食菓；
汝等應可知，　此菓不堪食。』

「說此頌已，諸獼猴等即便捨去。其第二獼猴王，亦與五百眷屬遊行人間，漸至此村。是諸獼猴亦入其村，菓實繁茂，便告獼猴王曰：『我等涉路疲勞，欲食其菓安穩而去。』獼猴王曰：『善哉！』爾時五百獼猴即食其菓。于時諸獼猴等，所食其菓皆悉致死。汝等苾芻，勿作異念！其不食菓獼猴王者，我身是。其第二獼猴王者，提婆達多是。隨順我意者，平安得達遠離苦難。隨提婆達多意者，悉遭苦難。今時諸有情等隨順我語，於生死中而得解脫。受提婆達多言教者，悉遭苦難。」
爾時提婆達多，以石欲擊世尊。于時諸婆羅門居士等，悉懷嗔恚咸言：「我等即殺提婆達多。」其中有人是提婆達多朋友者，即報提婆達多。提婆達多聞已，即於閑林樹下安禪而住。時諸婆羅門居士等，見提婆達多在於樹下安禪而住，各相謂曰：「汝等應知，此提婆達多有大威德，我等云何而得殺之？云何今我發斯惡事？宜速各去。」時諸苾芻聞提婆達多住如是威儀，諸婆羅門居士等雖暫嗔怒而不殺害。是諸苾芻咸皆有疑，唯佛世尊能斷疑惑，以緣白佛：「大德世尊！今可觀察提婆達多作非法罪，於諸人眾示修善法。」佛告諸苾芻：「其提婆達多非但今世，作斯非法而現正法，誑惑老鼠以害其命。汝等諦聽！我為汝說。乃往昔時有異方所，有一鼠王與五百鼠為眷屬。有一猫子名曰火焰，其猫少年之時，所有鼠等悉皆殺害。後年老邁便作是念：『我昔少時氣力強盛，以力捉鼠而食。我今年既朽邁，氣力微薄不能捉獲，設何方便而捉獲鼠？』作是念已遍觀其地，乃見一鼠王與五百鼠而為眷屬住此方所，即就鼠穴詐作坐禪。時諸群鼠出穴遊行，乃見老猫安然坐禪，其鼠問曰：『阿舅！今何所作？』老猫答曰：『我昔少年氣力盛壯作無量罪，今欲修福除其舊罪。』時群鼠等聞是語已皆發善心：『今此老猫修行善法。』即與鼠等右遶老猫，行於三匝便入於穴。其老猫取其最末後者而食，不經多時其鼠漸少。鼠王既見此已便作是念：『我鼠等漸漸數少，其老猫氣力肥盛，是事必有緣由。』其鼠王即便觀察，乃見老猫於其糞中有鼠毛骨。心即知：『老猫食我鼠等，我今深觀捉鼠之時。』作是念已，便即於窟而看老猫，乃見老猫捉最末後鼠而食。鼠王見已避遠而立，遂說頌曰：

「『老猫身漸肥，　群鼠積漸少；
食苗實根葉，　糞不應毛骨。

汝今修禪不謂善，　為利詐作修善人；
願汝無病安穩住，　我今群鼠汝食盡。』」

佛告諸苾芻：「勿生異念！時彼火焰老猫者，提婆達多是，作非法罪，於諸人眾示現修善。」
是諸苾芻咸皆有疑，唯佛世尊能斷疑惑：「大德世尊！思審觀察，隨世尊言教者，安穩得度生死。順提婆達多言教者，遭大苦難。」
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非但今世隨順我言教者得度生死，往昔亦復如是。汝等苾芻諦聽！諦聽！我為汝說。乃往昔時有二導師，各有五百車乘過於磧中，或得水草、或不得水草，乃經數日，諸牛犢等極遭苦難。於後見一方所，其草青茂有多涌泉。時諸商人將諸牛犢就其水草，時諸商人入水澡浴，飲諸牛犢。既飲水已便息而住。其五百群牛之中有一牛王，告諸牛曰：『此方地所青草鬱茂，有好浴泉，我等恣意飲食而住。若有商人備駕於我，便須臥地不復受使。』第二牛王告群牛曰：『汝等應知！其商人等有大氣力，能調伏難調之物，宜可依舊隨順人等般運車乘，恐後有損。』其大牛王聞是語已，即嗔第二牛王：『汝所言者，依前受他驅使，是事非法。豈有人類能見自背。』復告群牛曰：『汝等取我言教，不須相去。』于時商人欲駕其牛，彼諸牛等見商人欲捉，便即瞋怒爬地攫裂。商人見已，各執棒打，皮穿流血即令駕車。餘牛牽車而去，皆不被打。爾時空中諸天即說頌曰：

「『今觀惡牛王，　妄語行惡行；
諸牛緣此苦，　飢渴身流血。
復觀善牛王，　淳和出正教；
由此諸牛類，　度險身肥飽。』」

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其最勝牛王出正教者，即我身是。時彼牛王出惡教令，令彼群牛遭苦難者，提婆達多是。昔時有能受我教者，皆得安隱，能越危苦諸險難處。諸有能受提婆達多言教者，皆遭如是苦難。非但往昔，現今能有隨我正見受其教誨，皆得安隱，越度生死煩惱大海。若隨順提婆達多耶見惡行，恒遭如是諸大苦難。」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唯佛能斷，以緣白佛：「唯願世尊！觀是提婆達多，自身愚癡眷屬亦愚。」
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非但今世愚癡，往時亦然。汝等諦聽！我為汝說。乃往古昔有一閑靜林野之處，有群獼猴遊住於此。時諸獼猴遊行漸至一井，乃觀井底見彼月影。既見月已詣猴王處，白言：

『大王應知！其月見墮井中，我等今應速往拔出依舊安置。』是諸猿猴咸讚言：『善！』便相議曰：『云何方便可能拔月？』其中或云：『不須餘計，我等連肱為索而拔出之。』時一獼猴在井樹上攀枝而住，其餘一一次第以手相接，獼猴既多，樹枝低下欲折。時彼最下近水之者攪水覓月，由水渾故月便不現，樹枝便折，一時墮水被溺而死。時有諸天而說頌曰：

「『此諸癡獼猴，　為彼愚導師；
悉墮於井中，　救月而溺死。』」

佛告諸苾芻等：「往昔獼猴王者，即提婆達多是。昔時由自愚癡故，以愚癡而為眷屬，今時亦為愚癡眷屬。」
爾時世尊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世飢儉乞食難得。佛告諸苾芻：「我欲三月靜住，不得一人輒來見我，除取食者及長淨日。大眾亦應共立明制。」時舍利弗、摩訶目乾連，在南山內三月安居。時提婆達多亦於夏中三月供給飲食及以雜事。滿三月已，提婆達多為諸大眾廣說妙法：「苾芻當知！沙門喬答摩常說法時，讚歎在山寂靜離諸煩惱解脫最疾最速：一者乞食、二者糞掃衣、三者三衣、四者露坐，如是四人去諸塵垢證得解脫。若有人不樂如是四種修道、不樂解脫者，即合受籌出離眾外。」說此語已，于時大眾五百苾芻人各受籌，隨提婆達多出離眾外行至門首。羅怙羅見語五百苾芻曰：「云何捨如來隨逐惡黨而去？」諸苾芻告羅怙羅曰：「我於三月安居飢餓。蒙提婆達多供給取食，并將雜物而供養之。若不祇濟我等死盡。」提婆達多分破僧時大地震動，流星晃耀四方火然，一切諸天擊鼓震響高聲唱言：「自今已後涅槃道息，無有得道果者，無有漏盡者，無有讀誦蘇呾羅、毘奈耶、阿毘達磨，心亦不著阿蘭若處，亦無修聲聞辟支佛道者，亦無修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人天浩亂。三千大千世界法輪不轉，眾生隨人不隨於法。」舍利子、摩訶目揵連見此奇怪，斂心入定，覩見提婆達多破和合僧，便相謂曰：「我等宜往滅諸諍論求令和合。」三月已滿三衣已具，即往世尊所，漸漸遊行詣王舍城竹林園中，安置三衣，洗足已往世尊所。見羅怙羅在門外立，謂舍利子曰：「鄔波馱耶知不？提婆達多已破僧訖。」舍利子曰：「我已知訖故為此來，汝勿憂愁，我當和合。」便入眾中見世尊，稽首頂禮却坐一面，而白佛言：「我聞惡人提婆達多已破僧眾，我欲和合。未審世尊，垂慈許不？」爾時世尊即便歎曰：「善哉，善哉！若能如是和合僧者，得福無量。」時舍利子并大目連，白此事已奉辭世尊，便往南山詣提婆達多所。時提婆達多作佛威儀為眾說法，孤迦里迦在右邊坐，褒荼達驃居在左

邊。時提婆達多遙見大德舍利子、目揵連來，便作是念：「我已成一切智人，而此大德入我眾中。」即遣左右侍從令起，即遣舍利子、目健連左右而坐。時孤迦梨迦、褰荼達驃，既被強移坐處心生瞋恨，善自思惟：「我等有大過失助破僧眾，若欲不起恐被瞋打。」便即移處，遣大目健連并舍利子居在左右而坐。提婆達多告舍利子曰：「我今背痛，汝為大眾演說妙法。」

爾時舍利弗默然受請。提婆達多說此語已，便疊僧伽胝支頭右脇而臥。時舍利子以神通力，令遣仰眠不令覺知，告諸大眾：「汝等大師眠如孩兒。」時舍利子告目連曰：「汝為大眾可速現神通迴心向佛。」是時大目健連，即便身騰虛空，具四威儀行住坐臥，入火光三昧，放種種光明青黃赤白，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東西南北具見四種神通。現神通已，從空而下却坐本處。是時大眾見大目乾連具此神通，心懷悲惱：「我若侍佛亦應具得神通道德。」舍利子告大眾曰：「諸苾芻！汝等若於佛世尊所有赤心者，可隨我去。」既聞語已，即隨舍利子後往詣佛所。僧眾去後，孤迦利迦苾芻，即喚提婆達多起，令趁舍利子。時舍利子恐提婆達多不見我徒眾故，必當懊惱吐血而死，遂便漸次緩緩遊行，使提婆達多得見我等。于時提婆達多從睡起已，拭眼而趁。舍利子以神通力當路作大深坑，提婆達多、孤迦利迦、褰荼達驃等五人，不覺墮坑，迷亂不知出處。復自思惟：「我今既失徒眾，莫知尋覓且歸本處。」時舍利子、目健連及諸僧眾，漸詣佛所，到闍鞞迦竹林園邊欲見世尊，極大羞慚不能舉目，各自思惟：「我等云何作如是非法無慚愧事？」漸詣佛前而立。時世尊大慈憐愍軟聲慰問：「汝等苾芻！極大疲勞來至我所。今者人身難得已得，佛法難聞已聞，六根難具已具，善惡之事已具知之。我已成就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我常演說寂靜涅槃究竟菩提，說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若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老死滅則憂悲苦惱滅。汝等苾芻！常思修學自利利他。自利利他之法：若法不善無利無樂究竟不善，及於他四輩所得飲食、衣服、臥具、湯藥自身不善之事，不應作者莫作；但觀自身及他有利益者，常須修學。」于時諸苾芻等聞此法已，心生歡喜疑網皆除，內外清淨。

有異苾芻等心生疑惑而問：「世尊！有何因業，今被破和合僧？」佛為諸苾芻說過去業：「我自聚集作業今自受之，非是他受。苾芻當知！有情作業還有情受，非無情受。」而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爾時世尊告諸芯芻：「乃往過去清淨山林有一大仙，五百小仙以為眷屬，俱共修道。時有客仙來過其所，主人不與如法供給看侍。客仙心生懊惱而恨，便破和合仙眾，誘引彼諸小仙言：『我善解種種道術及五神通，我當教示，汝當隨我。』後時大仙知此事已，勸彼客仙：『莫破我眾，非是仙法。』巧說善言令生歡喜，雖得如是滅諍之語，由勸不息設方便。時世有辟支佛，有大慈悲，少欲知足上勝福田，遊行世間漸詣仙所。大仙見辟支佛端嚴殊勝，心生歡喜供養恭敬，而發願言：『以此供養佛功德，願我當來得大智慧神通之力。客仙雖成一切智，願我能破彼和合僧眾。』結會古今，往時客仙我身是也。五百仙人中有大仙主者，提婆達多身是，為此因緣。黑業有黑業報，白業有白業報、非黑非白業有非黑非白業報。諸芯芻當知！宜捨一切不善之業，修集善業，應當修學。」
時諸芯芻復有疑故而白佛言：「世尊！彼提婆達多何故內作於外、外作於內？」世尊告曰：「是提婆達多非是今身內作於外、外作於內，過去亦復作如是惡。諸芯芻！諦聽我說。往昔有一野干其性饕餮，遊行聚落處處求食，日至染家，不覺墮於藍色盆中，染主見拽出擲地。于時野干遂宛轉灰土，既見身體污惡不淨，便即入河沐浴而去，身毛光澤似如藍色。時眾野干，見其毛色異於尋常，而生甚怪，眾共問言：『汝是何人？』彼即答曰：『我是帝釋天王之使，冊我作禽獸中王。』時野干作是思惟：『身是野干色非本類。』時眾野干共報師子知，師子便告大師子王，師子王遂即遣使令撿虛實。其使到已，見彼藍色野干乘大白象，諸禽獸等普皆圍遶如事獸王。其使見已還來王所，廣說如前。大師子王聞是語已，便與軍眾往彼眾所，見野干王乘大白象眾獸圍遶，大蟲及豹大力獸等親為左右，餘小野干遠避而住。心生懊惱便設方便，於野干中差一野干，令喚王母，其母問曰：『於我兒所有何伴屬？』野干答曰：『內有師子虎象我居外院。』母曰：『汝去定殺我子。』并說頌曰：

「『我在山谷中歡喜，　隨時得飲清冷水；
子若不作野干鳴，　得居象上身安樂。』

「使者還來報同類曰：『彼是野干，非是王種，我於山中親見其母。』諸伴報曰：『我可試看。』即便就彼。然野干法爾：若一鳴時餘不鳴者身毛墮落。餘即鳴叫，其王野干作是念曰：『我若不鳴

毛便落地，若下象作聲必被他殺，我今寧可象上作聲。』即便鳴叫。其象即知此是野犴，即以鼻牽下雙脚踏殺。空中天見說伽他曰：

「『在內翻居外，　合外乃居中；
斯皆不合為，　如野犴乘象。』」

佛告苾芻：「汝等當知：往時內翻為外、外居於中，自滅其身野犴王者，提婆達多是也。由彼過去顛倒業故，今亦如是破和合僧，內翻為外、外乃居中。」
時提婆達多既趁舍利弗等不得，迴還本處，生大忿怒，便打孤迦利迦等隨儻徒眾，而告彼言：「良由汝等失我徒眾。」時諸苾芻疑而問佛：「提婆達多以何緣故舍利弗等領其徒眾，應瞋不瞋；於自隨儻無辜，輒便漫打？」佛告諸苾芻：「非但今身枉作事業，亦曾過去別人衒婦枉殺他人。乃往過去有夫婦二象，居住山澤。母象婬妖與外象通，既被衒誘欲隨他去，恐其夫覺事有乖競。與其夫象入河澡浴，語夫象曰：『誰能沒水久住不出？』夫唱：『我能。』便共沒水。彼二伺其未出，遂私相奔走。其夫象入水多時，乃一度出看，其二象不見，復入沒水。如是再三便至困乏不已，遂便出水。尋婦不見，於其水中處處討捕，因此枉踏無量眾生至死。爾時空中諸天而說頌曰：

「『象身雖復大，　智慧甚微淺；
好婦被他將，　枉殺諸含識。』」

佛告諸苾芻：「時夫象者，今提婆達多是。今亦如是，別人作業別人受厄。」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問佛：「世尊是一切智，舍利子及目乾連，云何如是能作善巧方便，勸化導誘此五百苾芻，捨邪歸正來至佛所？」佛告諸苾芻：「其舍利子及目連等，非但今時誑得脫彼，於過去世亦曾誑誘。乃往過去世時有一丈夫，常在山居，善能弓射諸伎藝。後生一女，長養漸大。其人心念：『今我此女不應輒嫁。若有男子，弓劍業藝與我相似，方嫁與之。』於後不久有二男子來習伎藝：一者學成五種伎藝，一者唯學成一餘四不得。其人遂便將女嫁與業成之者。藝不成者，心便忿恨捨離而去，便就劫道賊邊共為伴侶。以解用刀，於要路處待彼女夫，欲相屠害。於後不久其人眷屬乘車將過，路逢商人多眾將度，便問之曰：『汝等諸人何故不過？』答言：『有賊當路。』其人報言：『我等但過無勞畏懼。』

諸人告曰：『汝若不畏，請在先過，我等諸人隨後而往。』既聞此語馳車便去。諸賊徒等上樹遙望，見彼車來報賊主曰：『今有車來。』其賊逆使一人：『汝今宜迴，不須來過，我於此處大有健兒。』其人報云：『汝雖極健，我亦甚健。』于時賊主差五人來令與共戰，咸皆致死。又差三七人來，亦都殺盡。後時總來眾戰，並俱被害。唯舊同學一人得存，最後二人交戰。然女夫放箭，皆被賊人以刀揮斷竟不能害，且五百箭皆悉放盡。唯殘一箭遷延而住，其婦問曰：『何以不射？』彼便報曰：『今我與君二人之命，併在此箭。所以然者，我留此箭有所防護，今若放訖，他來害我并君亦死。』婦人見此即便起舞，運轉之間彼賊樂觀，遂忘禁禦，其夫伺之即便放箭應箭便死。臨命終時而說頌曰：

「『此非彼車主，　而能殺於我；
由我起染心，　觀他便失命。』」

佛告苾芻：「汝等當知，彼車主者，豈異人乎？今舍利子是。時彼婦者，今目乾連是。其賊主者，今提婆達多是。如彼過去車主及婦俱得賊便，今舍利子及目乾連，善能得彼提婆達多之便，亦復如是。」

爾時世尊在王舍城王子侍縛迦菴沒羅園。時未生怨王曾於五月十五日夜將安居，時明月澄天光景花麗，與諸臣佐后妃婬女在高樓上，告諸人曰：「今既夜月清閑圓明可愛，我及卿等欲何所作？宜各述懷啟請其事。」時有婬女應聲報曰：「大王！人生行樂不可虛度，今此良宵可以遊戲，恣情受五欲樂是王之事。」復有一女言：「大王！我今意欲此王舍城一切道俗，共為歡會同受欲樂是王之事。」時王太子鄔陀夷白言：「大王！今此明夜，大王親領四兵罰不臣國，邊荒靜謐戰勝旋歸是王之事。」復有大臣是外道徒黨，白言：「大王！此明月夜觸目清閑，當十五日將安居時，可於尊者脯剌拏等六大明師人所遵承為物稱首，各有五百人無衣徒侶，常共隨逐。現在王舍城將欲安居堪消物利，我等宜應就彼足下奉事供養，此是王事。」復有王子侍縛迦，於眾中坐，王告之曰：「汝侍縛迦！何故默然一無所說？」侍縛迦白言：「大王！屬此芳辰，朗月澄淨人皆共愛，將安居時。然佛世尊具大威德，有聖弟子慈悲普覆，為世導師最上福田，在我園中為安居事，宜親供養是王業也。」時未生怨王聞斯說已，即整威嚴乘大香象，并將五百宮人乘五百象，各持明炬與諸眷屬詣菴沒羅園。

王於中路心驚毛豎，便作是念：「此是侍縛迦將非與邊賊相知來誘引我害我命不？」即問侍縛迦曰：「汝佛世尊與幾多人坐園中

住？」報曰：「與千二百五十苾芻。」王又問曰：「若非汝有異心，既有許多人眾，吾何不聞謦咳之聲？」侍縛迦答曰：「彼佛世尊，三業寂靜心常在定，弟子亦爾，以是義故無喧雜聲。」王聞此語心便決定，更無疑難。便至佛所下象馬已，見佛世尊與諸大眾諸根寂定湛然如海，遂便五體投地頂禮佛足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大慈三業寂靜，唯願善誘導訓我兒，得令似佛常無喧亂。」
爾時如來以慈善心慰喻王曰：「善哉大王！宜時就座，諸有疑難，恣其所問。」既坐定已白佛言：「世尊！於世間中有種種業行，有結花鬘者、有竹作者、或有屠膾、或作販賣、調伏象馬、或言話、或為弓射、或作乞求、戰鬪勇力事王、剃頭染浣縫衣，如是類各以自業求覓資財，隨情修福著五欲樂。世尊！頗有如是眾生之類，於現世中得沙門果不？」時佛却問王曰：「大王！於如是義，曾問餘人以不？」王白佛言：「世尊！於如是義，我以曾問外道哺剌拏等訖。彼諸師答曰：『於我經中說如是法：無善惡業，無善惡報；無施與祀，無施祀業；無父母，無父母恩；無有此世他世，無有修道得聖果者，無有聖人無羅漢果者，四大散已無所依止。若有人言：「今世後世業因業果真實有」者，皆是妄言，智慧所說、愚人所談，二俱皆空。』」時未生怨王復白佛言：「世尊！我聞六師種種實義，彼皆妄答。如人問菴沒羅果，便將梨菓而報答之；若問梨時，便將菴沒羅答。邪見六師哺剌拏等，正問耶答。是外道等雖作如是種種耶說種種耶答，皆不入我意，亦不隨喜，捨離而去。更問諸餘六師外道末羯利、俱賒離子等：『於今在世，一切眾生作種種業，作種種行種種技藝，侍養父母供養三寶供給悲田，於如是等眾生類中，依因此業類有得道及聖果不？』彼即答曰：『於我經中作如是說：無因無果無善無惡，無有煩惱無有斷者，無有涅槃無有得者，三世之中所有因果皆悉空無，一切皆是自然。智者自然智，愚者自然愚。無有修者，亦無有得者，亦無自利，亦無利他，一切眾生無因生無因滅。』如是師等皆作如是妄說，非善說非理說。我作東問他在西答。我雖聞如是種種邪說，不入我意，亦不隨喜，亦不領受，辭捨而退。更復詣彼散逝移所，亦作如是種種問疑如前：『眾生種種行業種種技藝行生死業，於此業中，頗有眾生，因如是業，能盡煩惱證聖果不？』彼即答曰：『大王當知！我所說者常教眾生，自行殺生、教他殺害，自斫斫他、自炙炙他，自行偷盜、教他偷盜，自行婬欲、教他婬欲，自作妄語、教他妄語，自行飲酒、教他飲酒，自行劫盜、教他劫盜，破家、破國，所逢眾生地行空中悉皆殺害，若殺無量無邊眾生，若能恒河此岸殺無邊眾生，作無邊惡。恒河彼岸，供養無量無邊眾生，作無量無邊功德，此二眾行，並無因無果、無得無失、無增無減。』世尊！我問正義，他作如是

種種妄說，我作東問他乃西答，我聞此已亦不歡喜，亦不隨喜，便捨而去。復往餘處阿市多雖捨甘拔羅所，我如前正問，他亦如前耶答，作如是說：『都有七物，是七種物體是自然，亦非他作。非是化生，不從化有。非聚非散，常是自然。何等為七？地、水、火、風、苦、樂、命。是七種物，無人能造亦不相妨，於善於惡及苦、樂、不苦不樂，此之七事作與不作，俱無記驗亦無報，無有死者亦無殺者，萬四千種樂更有六萬，三業二業一業半業等惡，若能具造如是種種諸惡，即得解脫生死苦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二十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